THE EASTERN MISCELLANY

東方雜誌

第二十五卷第四號

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
藏書
圖書館



民國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Vol. XXV, No. 4. February 25, 1928



東方雜誌

第二十五卷 第四號
民國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發行

插圖

闖入者(三色版)……一幅
關稅交涉中之兩要人……二幅
英前首相愛斯葵士之逝世……二幅
印度之憲法自主運動……三幅
美國潛艇S4號之撞沉……四幅

國際

全美會議閉幕……幼雄(一)
俄國放逐反對黨的經過……育幹(二)
德國對美輿論之變更……頌華(四)
希臘恢復兩院制的方案……頌華(五)
法國軍制改良的新法案……頌華(六)
十年來國際情勢中的幾種變動……張廷休(七)
歐洲列強對於空中權力之角逐(巴黎通信)……朱皆平(一五)
歐美刑事法規改良之新傾向……頌華(二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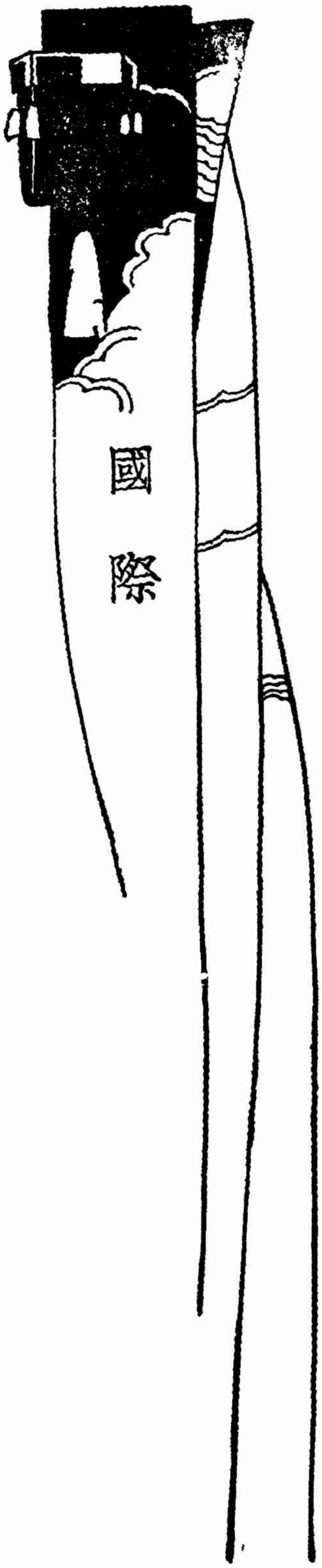


東方與西方

千五百年前之敦煌戶口冊與中國史籍上戶口數之比率……齋爾士（三）
德國在東亞方面之經濟的復活……每日新聞（四〇）
中國鴉片問題和日本人的責任……菊池酉治（四三）
發明……衞中（四七）
單體檢字法……何公敢（五九）
外蒙遊記……張鈍初（七三）

新語林

一篇記巴黎繁華生活的短文……哲生（八七）
第一次飛行成功者賴脫的前後……大宇（九一）
俄國的女性生活……微知（九五）
小黑人國遠征記……遂初（九七）
挪威旅鼠的投海運動……遂初（一〇二）
（圖）離婚四十年後的復婚者……遂初（一〇四）
綠徽火腿（小說）……張資平（一〇五）
餓（小說）（俄國賽米諾夫著）（完）……傅東華譯（一一七）
時事日誌……（一三五）



全美會議閉幕

一月十六日在古巴都城開幕的第六次全美會議，已於二月二十日閉幕了。這次會議所通過的重要提案確屬不少。如海上中立公約，外人避難權利公約，外僑權利公約及發展全美各國之交通事業等，固很重要，而（一）改組全美同盟公約，（二）贊成強制公斷之原則，主張在華盛頓召集會議，草擬一綜合的全美公斷條約，（三）公認各種侵略戰爭為非法諸案，與國際聯盟所處理的一般無二，可見全美諸國似乎已有「一致聯合自成一個『美洲的國際聯盟』」的趨勢，這是更值得注意的。

不過從會議討論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出為美洲盟主的美國與其餘中南美各國意見衝突的地方來，又可以看出美國的態度還是帶有帝國主義的色彩，因此使我們對於全美同盟的一件事，究竟不能無疑。即如當討論全美公約時，阿根廷代表堅欲載明廢除高稅率障礙，以利美洲各國間商業的自由流通，但美代表許士則以為將妨害美洲各國的重要主權。其後阿根廷代表卒因他的主張不被採納，不肯簽字公約，而辭去總代表之職，且連駐美大使之職亦一併辭去。

其次參加全美會議的國家本來都是獨立國，誰都不應該干涉誰的內政，但近來美國對於尼加拉瓜，墨西哥，海地，聖多明哥各國，藉着他的金錢與武力，無所不用其干涉，故會議中又有「無論如何不得干涉他國內政」之議案提出，由國際公法委員會加以討論。當時參加各國的代表，多數表示此案票決的時機已到，但美國代表怎樣呢？他說：『國際公法非本會所能修改，美國不能放棄其保護在外國美人之權利，』因此不干涉內政案終於未付表決。

此外海上中立公約所載『禁止戰時商船武裝自衛，致喪失其中立身分』一條，美國加以保留；外僑權利公約所載『禁止勒令外僑擔任軍役』一條，亦加保留；總一句話，可以說會議中凡有利於美國，或無關美國的議案，是大都通過了，而要美國改變政策——侵掠政策，獨霸美

洲的政策的議案，美國或則反對，或加保留，這就是這次全美會議的結果。

全美同盟的會員國，參加今次會議的合北中南美共計二十一國，面積一千二百萬方哩，代表人口二萬萬。據說加拿大政府亦可參加下次會議，但現在尙未加入，且不必說。這二十一國以人種來分，則除美國爲盎格魯撒克遜人外，餘均爲拉丁系人。所以美國與其他中南美各共和國在人種上，並無何種密切關係。此種拉丁系的國民，其所以要依賴由美國操縱的全美同盟，爲的是美國提倡門羅主義，有了門羅主義，他們的獨立得以保全。可是美國的門羅主義，現在換了解釋了，從前的門羅主義，是爲對抗美大陸以外的強國，不令他有侵略美大陸的機會；現在的門羅主義，卻要更進一層來說，就是美大陸不許美大陸以外的國家侵犯，只許美國發展勢力。如上面所說，尼加拉瓜內政的干涉，以及今回會議地點所在的古巴共和國曾受美國嚴酷的待遇，都是最好的例證。以保障美洲各國獨立自任，爲全美同盟盟主的美國，乃竟自行侵犯美洲國家的獨立，則各國又怎能不悚然危懼，而懷疑這個全美同盟呢？第五屆全美大會以及今次大會中，中南美各國提出種種議案以謀削減美國的權力，阻止美國的侵略行爲，又無怪其然了。

美國似乎也未嘗不覺悟拉丁系國家對自己的不滿，所以屢屢聲明美國決無在拉丁亞美利加樹立覇權的野心。這次美代表許士在會議劈頭亦主張謙讓，絕對避免有支配會議的行動。但是事實上，美國的言行，並不一致，派遣尼加拉瓜的軍隊，終究不曾撤退，不干涉內政案，終究不得通過，像這樣子能令各國安心嗎？各小國的疑慮不釋，全美同盟的組織能夠強固嗎？

全美同盟的組織，如上所述，因各國對美的反感本身既不鞏固，而在歐洲方面，又有政治上，商業上，文化上的反北美宣傳。其中最利害的是西班牙。西班牙天天盼望恢復他昔日在拉丁亞美利加的勢力，想在政治上作成大西班牙同盟，取全美同盟而代之；其次法國又有大拉丁同盟的理想，勢力也不可小覷；再加以意大利，德意志，各進行其特有的文化宣傳，各在商業上，政治上謀己國勢力的擴張，這都足以促進拉丁系的國家對北美的反感。

在這樣反美空氣十分濃厚的時候，在歐洲各國正在極力挑撥反美感情的時候，美國如果欲扶植他的勢力，維持他美大陸盟主的地位，我以爲非放棄一切侵略的政策，尊重各國的獨立，平等待遇各國不可，否則怨恨愈深，不但全美同盟成爲空想，美國縱有世界無敵的富力軍力，恐怕終有一日不能維持他的勢力罷。現在第六屆全美大會是過去了，雖然通過了很多的重要議案，可是美國對拉丁系諸國的關係，似乎仍然沒有什麼改善，下屆大會將於烏拉圭京城舉行，後事如何，要看美國自己的努力了。（幼雄）

俄國放逐反對黨的經過

俄國共產革命的兩大領袖列寧和脫洛斯基，最後的命運現在算是決定了。列寧因為死得早，所以他的偶像僥幸造成功了。不幸的脫洛斯基，為着他不死，為着他要和現在當權的斯太林派反對，為着他古怪孤僻的脾氣不肯同人家妥協，現在終於被敵派放逐了。在幾個月前，我們知道俄國共產黨幹部派和反對派的內訌，總會要造成一場惡劇的，卻不料斯太林輩竟這樣的辣手，霹靂一聲把三十幾個反對派領袖一古腦兒放逐到邊遠地界去。這真是俄國革命黨渡過尼瓦橋砲擊「冬宮」後的一件極動人聽聞的事情了。

俄國放逐反對黨是本年一月三日發動的。但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在幾個月前一般人早已喧傳有這樣的舉動。在去年九月間莫斯科共產黨中央監督委員會開會的時候，主席團便已通過莫斯科委員會關於反對黨十四人聯合無黨派智識界組織非常印務局之決議，並判定其中十二人要加驅逐，二人要嚴加申斥。逮後十月下旬中央委員會和共產黨中央監督委員會開聯席會議時，又以最近兩月迭接反對黨領袖局部活動的報告，便決議將脫洛斯基和徐諾維夫開除中央委員會會員之職，並開除其黨籍。可是這時情形還不甚嚴重。直到去年十二月十八日，蘇聯共產黨開第十五屆大會的時候，乃突然決定驅逐反對派要人七十五人。當時徐諾維夫和加美納夫等人眼看風色不佳，便向大會宣言，自認錯誤，聲明願完全無條件服從大會議決；不料大會竟不接受此項宣言，惟允在六個月內如被逐者言行相符仍可請求重行入黨。徐諾維夫等人受了這場沒趣，自然沒有什麼說的；獨脫洛斯基自恃革命元勳，對於這項決議毫不理睬；等到本年一月三日，蘇俄警廳便突然將放逐命令正式通知脫洛斯基及其同派賴戈夫斯基（Rakovsky）賴得克（Radek）……等三十餘人，限三日內離開莫斯科，各往其謫戍的地方。脫洛斯基因為反對派領袖的關係，所以他被指定的戍所最壞，那是在裏海西北窩瓦河入海的地方一座城名叫阿斯拉干（Astrakhan）；這地方熱得異常，到處又都是魚腥氣，本來不適於脫氏的體質的；（按脫洛斯基本患肺結核）但蘇俄現政府謂其罪大惡極，應長戍於此地。他如賴得克和加美納夫則放逐於西伯利亞西部的托波斯克省的一個小鄉村。賴得克他本是全世界蘇維埃革命中做宣傳革命的領袖，後來為莫斯科著名的中山大學的校長，該校中國學生極多，卻也有一部份擁護脫洛斯基的人，怕就是這位校長宣傳的效果吧！徐諾維夫放逐的地方是在東南俄羅斯的烏拉爾斯克（Uralsk）賴戈夫斯基則在威阿克斯的某村。賴氏在幾個月前還是俄國駐巴黎的大使，因為署名於「對無產階級市民宣言」的事情，纔由法國強迫俄國撤換。他原先本還有調任東京大使的傳說，卻不料現在也在放逐之列了。

在放逐的諸人中，最不值得的，要算徐諾維夫和加美納夫兩人了。他們一向在反對派中是和脫洛斯基齊名的，不過他們的倔強性格究遠不及脫洛斯基，然而也終於受同一的待遇了。脫洛斯基離開莫斯科時，是在一月十六日的夜間九時二十分；他雖然負着這樣重大的罪名

而遠戍，然而送行的羣衆集於車站者猶達數千人。當脫氏到站時，大聲歡呼唱國際歌，來歡送他，足見他在野的勢力也就不小咧。他們何以這樣爲斯太林輩所嫉視，這中間的內容據說不盡爲黨派的關係，並且也有私怨在內。便是當脫洛斯基帶兵征討俄白黨但尼金將軍的時候，斯太林曾因一件小事和脫洛斯基衝突過，這樣的便結成不解的寃仇了。至於派別關係，當然也佔一重大原因。斯太林派則因脫洛斯基等暗中反對政府，且敢私自組織非法機關，收容一般反對份子，並勾結居留莫斯科之外國資產階級，僞造種種不利於政府之消息，藉以傳佈國外；所以要取斷然的手段把他們放逐出去。反之，在脫洛斯基派方面，他們宣言反對政府，完全因爲內政外交被現政府弄得腐敗不堪，所以要來反對。他們所指摘的過誤：在國際方面，如對華關係斷絕，英俄絕交，對法關係變化，債務增多，國際孤立……等等；在內政方面，如工人階級生活未能改良，工人階級對於現政府政策冷淡，富農增加，物價低落，政策失敗，失業人數增加，新資產階級之政治的經濟的權力增加……等等，都是他們藉口最好的材料，而斯太林輩也對之無可如何的。

脫洛斯基現在已是放逐了；這位不可一世的紅軍首領，從前也曾主持解散民衆革命團體機關，放逐殺戮監禁過革命份子的，現在自己要求言論自由集會自由也不可得了。他的政治生命是否從此斷絕，抑或如路易喬治輩所豫測，將來還有握俄國政權的一日，卻都是未可預知的問題，我們只好慢慢的看吧！（育幹）

德國對美輿論之變更

大戰之際，歐洲現金，流入美國，爲數至鉅。戰後歐洲各國，財政空虛，經濟蹋蹶，好勝的歐洲人民對於美國戰後的暴富，自不免有些嫉視。德國於戰時因美國參戰而敗北，至於戰後，又擔負賠款重大的壓迫，民間對於美國的嫉憤不平，更是難免。然而德國因有利用外資的必要，故對美不能不表示親善。輿論上對於美國所取的態度，因此頗爲謹愼，各報大都沒有惡評加諸美國。惟於今春，忽在柏林，民間用許多傳單，發表反對道斯計畫並攻擊處理德國賠款的總代表美人吉爾伯特（Parker Gilbert）氏的宣言。雖然宣言中所攻擊的目標是「世界的資本主義」，並不籠統的攻擊美國；但對於美國所表示的不滿的態度，卻已很明顯的流露於字裏行間了。此外，日報上對於道斯計畫，近來亦都提出修改的希望。本年正月間柏林午報（Berliner Mittag）上有一篇文字，論英美間未來的戰爭，於結論中竟謂歐洲人去攻打美國，是世界上一件最當然的事情。對於今年在哈瓦那（Havana）所開的全美會議，德國各報，亦多評論。其中有三種報紙，一致的表好感於中南美各國，而對美則有許多微詞。那三種報紙，一種是守舊黨的，一種是向來鼓吹自由主義的，還有一種是社會主義的。在德國輿論上，對於美國，從前很少明白表示過這一種態度，如今則將多年鬱積在心中的氣憤，發洩出來了。

就他們近時輿論上對美所明白表示不滿者歸納起來，約有三端：其

一，不滿於道斯計畫；其二，攻擊吉爾伯特氏；其三，對全美會議左袒不滿於美國的中南美各國。至其所以如此的原因，就第一端論，讀者參看上期本誌道斯計畫壓迫下的德國復興問題一文便可明白。現在無庸詞費。就第二端而論，恐與吉爾伯特氏於去年歲杪發表的報告頗有關係。吉氏在他去年的報告裏面說：德國於第三年已付過了十五萬萬金馬克。『德國的賠款問題，總要等到指定了確定的要務，由德國自己去負責的做去，無需乎外國監督，才可以解決。』他還報告德國的金融狀況頗良好，商業十分發達，生產增加，失業人數，減少很快。無怪德國的教員，要求加薪，而政府對內的其他各種支出，竟要與賠款計畫，競爭財政上收入的分配。他以為確定賠款總額的時機已至。賠款總額確定之後，可予德國一種正規的刺激。他的報告，偏於樂觀，沒有將德國困難的情形，詳細敘述，并且也沒有對於德國表示什麼體貼的意思。德國人對之，那裏能不抱怨呢？這或者就是德國輿論上對他不滿的原因。至於第三端，大概是由於商業上的關係。德國是個工業國，他們國民經濟與國家財政上的進步，一大部分是靠着對外商務的發展。德國要想擴張中美南美的商務，對於中美南美各國，有表示好感的必要。今在中美南美，很有幾個對於美國的美洲政策表示懷疑的國家。德國報紙樂得趁此機會，發表左袒那幾國的言論，一面對於那幾國可以表示同情與好感，一面又可對於美國發洩他向來所懷抱積憤，豈不一舉兩得？德國輿論上近來對美態度變更的原因，就其要者言之，大抵如此。（頌華）

希臘恢復兩院制的方案

希臘在一八四三年曾由國王奧都(King Otto)創立了一個上院。他的目的是在牽制原有的議院。原有的議院的議員，是由普通選舉產生的，而那個國王所創立的上院，牠的議員是由國王任命的。到了一八六二年，希臘起了革命，另外產生了一個國民會議，宣言國王違憲。由他任意創立的上院，亦不合法。由是國王退位，上院也從此取消。自此以後，希臘又採一院制了。

但在希臘，近來又有恢復兩院制的呼聲。一般輿論，對之亦都表示贊成。而去年十二月中旬發表的一個恢復上院的方案，亦竟變成了一個議案了。考那議案的內容，就其議員產生的方法而論，就是規定上院議員的名額，總共一百二十名。其中九十名直接由一般人民選舉；二十名由工商以及其他職業學術團體選出；還有十名由原有的議院選出。上院議員的年齡須在四十歲以上，任期三年。

原來一院制與兩院制，從理論上講來，都有優點，同時亦都有缺點。德國革命後的共和憲法，是採一院制的精神。雖然有代表各州的參議院以及代表工商各職業的國民經濟會議，但立法的大權，仍是差不都完全操在直接由普選產生的「國會」(Reichstag)。在英國未嘗沒有取消上院的議論。但目前保守黨當政，這種議論不但絕無實現之可能，并且還有借重上院增加牠職能的傾向。這都是憲法學者所注意的事

質問題。現在希臘亦有恢復兩院制的議案，將來的結果如何，亦頗足供留心憲政，於實際上考究兩院制與一院制利弊得失者之參考。

再就那議案中上院議員產生的方法而論，於議員總額一百二十名中，有二十名由工商以及其他職業學術團體選出。這便是兼收職業代表制的精神。這與最近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選舉法上的改革，不無類似之點。大概希臘的議案，是參照了舊時一般的兩院制以及最近意西兩國選舉法上的特例作成的。（頌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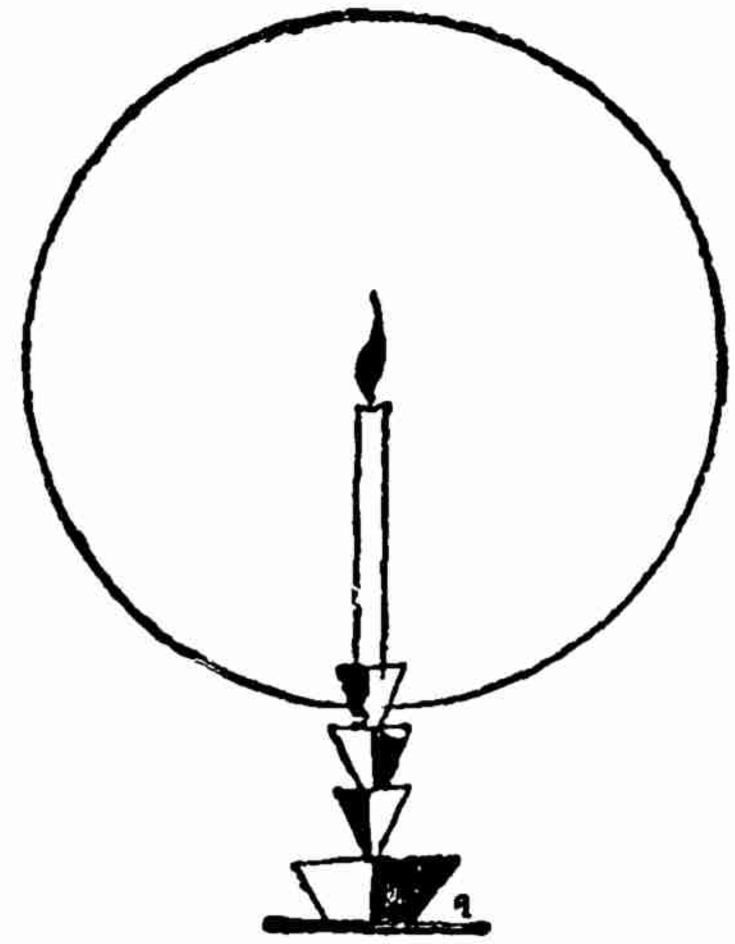
法國軍制改良的新法案

法國的徵兵法案已於今春經下院多數通過了。這個法案是政府關於軍事制度改良計畫的最後的一部分，而於法國今後的兵力是很有關係的。依此辦理，倘諸事進行順利，則陸軍兵役的期限爲從一九三〇年底起，由十八個月減爲一年。法國的陸軍經過了這種改革，亦將面目一新了。

依照這新法案，則兵役期限，從十八個月減至一年，雖將於一九三〇年實行，但於實行前，須先完成下列的條件（一）募集十萬六千名以從戎爲職業的，服長期兵役的軍人，而將這種軍人作爲軍隊的骨子；（二）加徵三萬名長期兵役的「共和憲兵」及陸軍警察；（三）軍務部添招三萬人，辦理原來一部分兵士所做的書寫以及其他非直接打仗的事務，以便全體兵士於必要時，個個可以執戈捍患。

從以上幾個條件看來，法國國民服兵役的年限雖將縮短，然而兵力則非但不因此減少，且反將因而增加。又兵役期限的縮短，對於從黑種與棕色種人徵來的士兵是不適用的。因爲法國的軍事當局嘗說，教練黑種棕色種人，很費時日，於短期間是很難收效的。

法國於大戰後，對於軍備，積極經營，如今又有這樣的新法案，無怪有許多人要說法國近已偏於軍國主義了。然從法國人方面說來，他們所以欲增加兵力，沒有什麼別的目的，單單爲欲防禦外來的侵略，保障本國的安全而已。今春德外長斯德萊斯曼曾在國會裏演說，公表他對於法國應當顧及羅加拿條約，將萊因區域的法兵撤退的政論。然而法國的輿論，大都反對萊因區域撤兵之議。因爲從法國一般人的眼光看來，德國的減少軍備，以及羅加拿條約上的擔保等等，都不足以保障法國的安全。而萊因區域法兵的不撤，可以說即爲法國政府與國民於國防上覺得有此必要，不能不堅持的緣故。法國一面設法減短國民服兵的期限，一面又設法增加兵力，大抵也因大家覺得非此不足以保障本國對外的安全。總而言之，法國一般人對於本國對外的安全上所發生的種種疑慮，如果不能消滅，則其軍備的裁減，是沒有希望的。（頌華）



十年來國際情勢中的幾種變動

張廷休

緒論

自俄國革命暴發以後，歐洲戰事也就隨着急轉直下而趨於結束，到現在恰好是十年了。在這十年之間，許多人眼見着戰後瘡痍之不易恢復，社會暴亂之日愈加多，都不免要發生一種撫時增感的心理。有的以爲現社會是病了，而且病象非常危殆；有的以爲現在的不安，正是舊制度的死刑宣告，新文化的胚胎已在那兒發榮滋長，另一個世界快要產生出來了。(註一)我們不管這些人的觀察是悲觀或是樂觀，但是引動他們發生這樣深刻的感觸的這個世界，正在醞釀着一個極大的變動，就不容我們忽視了。甚麼變動呢？熟知時勢的人，一定可以從凡爾賽會議到日內瓦會議，從俄國革命到中國革命，從列寧的獨裁到募沙里尼的獨裁等等出人意料的事件列舉出一大篇來。但這些只是變動中的現象，而不是變動的本體，我們所要知道的是：這些現象究竟從何而來？在最近的將來，能不能看出一點可能的趨向？這雖然是很困難而且很危險的試驗，但是大家的心理中，又好像都有這個需要，我們就根據這個需要，暫做一點冒險的工作，至於理由的充分與否，只好讓讀者自己去評判了。

一　政治系統的轉變

最近國際間變化頂大的事件，怕沒有再過於以國家爲中心的政治系統 (National State-system) 之衰微而經濟的獨裁之形成能夠惹人注意了。經濟力量之可以影響政治，本不是現在纔有的現象，已經有四百多年的歷史了，但是牠的力量始終只能影響政治，始終要受國家的指導，並不若現在居然變成政治的主體，把那一向被人公認爲「不

朽之上帝」(Immortal God) 的國家,驅逐到附庸的地位上去。從歷史上去推溯,近代經濟的發展,原有兩個不同的現象:如英法等國當初國家不問一切,讓個人以進取的精神,使富力逐漸膨脹,勢力擴大之後,國家乃起而扶持之,保護之。又如德國則先由國家製好一定的計畫,布置相當的勢力,然後讓國內的工商業放開脚步去經營,卽是一個由個人的經濟促進國家政治的發展,一個由國家的政治促進個人經濟的擴張,普通稱前者爲放任主義的經濟,後者爲國家社會主義的經濟。這兩個主義,只是歷史上的不同,其目的仍然是一個,因爲當世界初次開發的時候,不得不走放任的路,世界開發將次完了,就不得不走國家的路,兩條路匯合在一起,便都歸結到以國家爲主體了。既以國家爲主體,則經濟力量所至,國家力量亦不得不相隨而至,或經濟力量未至,國家亦可以其力量而爲之創造,因此國家的政治,遂突破了民族的範圍而變成最富於侵略性的帝國主義的強權政治或世界政治 (Power Politics or world Politics)了。換句話說,凡是在這種情形之下的工商業,無一處不需要國家的保育,而國家也以此爲唯一的職務。一般人稱此爲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實在不妥,不如稱之爲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較爲合於事實。

大戰以後,這個現象就逐漸改變了。卽以德國而論,她的政府已經不是從前那種可以支配一切的機關,她也沒有可以保護國外工商業的力量,更沒有替工業家拓植市場的野心。但是我們試睜開眼孔看看最近世界的商場,德國工業的活動,何以反突飛猛進的凌駕各國而上?她本國內的生產額,最近兩年來何以竟超過戰前的數目?(註二)許多人都說這是德國人在工業上有特殊天才的表現,正如德國人自己所說:「德國之崛起,全靠一種特殊的事實,卽政治與經濟的融合,和那人類不曾看見過的駭人的技術進步能够治爲一爐的緣故。這個駭人的技術是建築在自然界的系統知識和我國民族特質所表現的態度,兩相密合的基礎上面,甚麼態度呢?就是工作的忍苦耐勞,謹愼熱心。』(註三)德國人應用科學的能力,誠有過人之點,但這不能用來解釋最近的現象,因爲凡是工業先進的國家,都有此同樣的變動。甚麼變動呢?就是新資本主義的崛起。所謂新也者,並不是近來纔發明的東西,也不過是老店新開,重新加以整頓的意思。換言之,就是從前被國家加以限制的托辣斯,加迭爾一類的東西,現在已經是無限制的風行一時了。所謂加迭爾云者,就是各項工業之橫的或縱的大連合。其規模最大的在德國莫過於石丁納的 Konzern,在這個 Konzern 之下,有煤鐵業,電器業,機械業,銀行業,汽船業等等;在法國有 Schneider Creusot,隸屬於其下的銀行公司共有一百八十二個;在英國有 Lever Brothers,隸屬於其下的銀行公司也有一百四十個;在美國有美孚油公司,摩根銀公司等也各有百餘個大規模的工業組織。加迭爾的目的,最顯著的是(一)求同業間之諒解,減少競爭中無謂的損失,(二)使生產標準化,以免過度的消耗,(三)工業管理之科學化,增加生產之效率,(四)

體餘資本可以滾存以圖發展而不專作個人的利得（五）用委員制，可以免除個人的操縱，增進勞資的調協。綜結起來說，就是要如此纔可以造成工業獨裁的局面，纔可以避免政治上的衝突而自求生存。這也可以用德國的情形來作例證，譬如當協約國的軍隊進佔魯爾，波蘭割據細勒西亞的時候，德國的國家，眞是風雨飄搖，應付技窮了。然而在德國加迭爾下的各大工業，好像沒事一般的照常進行，始終沒有見牠受着一點影響，可見以國家爲中心的政治系統，已經管不到工業的進行了，英法等國不過靠着一時的戰勝虛榮，國家還能支持着場面，但其後面的空虛，也和德國是一樣的。現代社會已經離不開工業而存在，則那些以誇大虛浮的空論作背景的政治系統，當然是經不起這個眞切的實驗而讓工業來作主體了。政治系統若以工業爲主體，社會上我們可以看出幾個最有意味的變化。第一是政治家的活動此後必要逐漸減少或竟至於消滅。多少人都說近年來政治家中不曾出過非常的人才，卽以各國選舉而論，被選人的大體都是中等貨色，再也不見出類拔萃的人物。其實非常之才，未嘗沒有，不過現代活動的方式不同，在政治上不能表現出來罷了。（註四）如楪蔭凱賚，路易喬治，張伯倫之流，儘管用盡縱橫捭闔的手段，說得舌敝唇焦，而其效果終抵不上摩根，石丁納，開內基等的一聲冷笑。這就是說從前的政客政治現在已經變成銀行政治工業政治了。其次是政治特權之逐漸解體，人民由要求普遍的政治自由進一步又要求經濟的自由。這個歷程，原是很悠久的，現在沒有實行普選的國家還很多，但普選之成爲鐵案是大家公認的了；而已經實行普選的國家，因爲政治的中心改變得着政治上普遍的自由，也是無用，要從政治中心的經濟上獲得自由，才是正當的方法。因此之故，從前被大家認爲神聖不可侵犯的「薩威棱特」（Sovereignty）現在也動搖起來了。第三，政治家若果要占優越的地位，一定要備具下面的幾個條件：

1. 國家的工業比較落後，
2. 政治家的後面有一個堅固組織的黨，
3. 黨的下面有强固的武裝，
4. 利用國內的危機獲得政權，
5. 獲得政權以後，必要極力替資本家撑場或壓迫之使歸消滅。

說到這兒，我們的眼光，不得不轉到意大利和俄國來了。

列寧和慕沙里尼都不是政治上的天才，這是大家公認的事實，然而他們兩人居然成了震撼全世界的中心人物，就是因爲他倆都備具了上面所說的五個條件。意大利的經濟情形，和工人組織，較西歐任何國家都落後，俄國比意大利又差一點，她是一八九八年纔第一次聽見罷工的事，工業的幼稚，也就可想而知。（註五）這一點非常重要，假使意俄二國都和德國一樣，則列寧不見得比李卜克內西高明，而慕沙里尼還趕不上興登堡。惟其是工業落後，所以用政治來解決經濟，纔能有舒展的餘地，要令經濟不受政治的影響，必定要先造成一黨的政治獨裁的局

面。脫洛斯基說『無產階級革命後之所得是(一)無產階級專政(二)紅軍,(三)主要生產機關之國有,(四)國外貿易的獨占。』(註六)慕沙里尼說『法西斯運動,在生產利益方面接受減低工資的要求;法西斯運動不助長一切特殊的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又說『我們是依人民的同意來治國的,但是人民的同意,不難用武力來創造,即使人民的同意沒有,而武力還可以存在。』(註七)一個紅軍,一個黑衫,正好相映成趣。表面上他們是各走極端,實際上的用意還是一樣,就是意俄的工業既這樣落後,若果讓牠自然進化,不知要等到那一年才趕得上英德諸國,所以俄國要用國家的力量來管理生產機關,壟斷國外貿易,意大利就要用國家的力量來扶持工業,抑壓勞工。彼此間主義的解釋如何,姑且不去管他,而為要免除競爭,劃一管理,求生產效率之增加,減少勞資的衝突等作用上和英德等國的加迭爾有甚麼兩樣呢?我們在此地可以套馬克思的一句話,不是列寧慕沙里尼決定意俄二國的經濟政策,倒是經濟力量決定了他們二人的活動。

在這種由政治優勢變為經濟獨裁的過程中,不論在那一國,最使我們注意的一件事就是中等階級的日趨消滅。

二　新資本主義之國際的發展

國際這個名詞,鬧的時間已經很久了。由各國聯合起來共謀世界和平的國際聯盟計畫,在十六世紀時英國女王伊利薩伯和法國王亨利第四已經就發起過,不是美國威爾遜纔有這樣主張;在勞工方面從一八六四年的第一國際起到現在的第二國際第三國際也有了七十幾年的歷史。但是過去的國際運動,不管他是屬於那方面的,總不過是以個人為單位的掩耳盜鈴的勾當,始終沒有看見真實的結合。其原因就是上面所說在以國家為中心的政治系統下面,只有征服的合併,不容許平等的聯絡。就是勞工方面,雖然是勞工無祖國的口號,儘管人人都在呼喊;而實際上正如李卜克內西所說:『大日耳曼的觀念,不免要為社會民主主義的障物。』戰前各國社會主義者之各為其國努力的事實,已經證明其不誤了。前面說過,國家政治已經退處於附庸的地位,經濟成了政治的中心,國際關係當然也同樣受其影響,換言之,在經濟範圍以內兩個對立的團體之國際的自然趨勢,在這十年之中,頗有特殊的變化。從資本主義說,有兩方面可以看得出來,一是各國經濟勢力有趨於實際結合的傾向,如美國 National Provincial and Union Bank 及 Lazard Brothers 和奧國 Credit-Austalt 聯合共同操縱中歐的許多工業組織;這個美奧聯合的銀行又和荷蘭的羅之奇爾銀行團等聯合而成 Amstal Bank of Amsterdam。又美國摩根銀公司與德國銀行團聯合而成 Oesterreichische Bedenkreditanstalt,在這個組織之下,單是捷克斯洛伐克及匈牙利二國,就有一百個工業公司和許多小銀行歸其操縱。英國 Lloyds' Bank 及 Hambro's Bank 和奧國 Niederosterreichische Eskompt Gesellschaft 相

聯合，而 Niederosterreichische Eskompt Gesellschaft 又爲法國 Schneider-Creusot Group 所操縱。此外的例子很多，我們不必一一列舉，簡單一句話，這種現象在戰前雖然也有，如各國對華所組織的新舊銀行團，但因其組織的動機，不純粹是經濟的，所以往往給人以許多不安的疑懼，現在卻已司空見慣，視爲當然了。其次是精神的結合，這個可以拿一九二一年英國煤礦工人罷工的事件做一個例子。這次罷工的原因是由資本家要求縮小範圍 (reduction of life) 而起，事前英法比各國的資本家已經有了協議，所以英國首先開始，法比二國卽起而響應。當時三國工人雖也一致起來反抗，但是英國工人先以力量不及而屈服，法比工人也就不得不同歸於失敗。一國資本家的勝利，也就是各國資本家的勝利，這個國際資本主義之精神的結合，不是一件偶然的事。石丁納在法國占領魯爾的時候，曾經對法國某新聞記者說：「工業家的利益是相同的，且能互相尊重，人類中再沒有比他們能合作的了。」(註八)他這樣從容不迫，何嘗把法國幾十萬大兵放在心上！我們由此可以知道資本主義之國際化的程度了。

現在我們再來看勞工國際的情形。大家心目中總以爲俄國工人已經奪得了政權，各工業國的政黨中也以勞工黨的勢力爲最大，則勞工國際的情形，應該要比以前進步了。說也奇怪，事實的眞象，恰和普通的推測相反。從一九二〇年算起，各國的罷工風潮，都是接連不斷的起來，大有排山倒海之勢，但是罷工的結果，都以工人失敗的次數爲最多。卽以英國爲例，茲將最近幾年的罷工情形列表如下：

年代	罷工次數	工人勝利次數	資方勝利次數	調和次數
一九二〇	一六〇七	三九〇	五〇七	七一〇
一九二一	七六三	一五二	三一五	二九六
一九二二	五七六	一一一	二二二	二四三
一九二三	六二八	一八七	一八三	二五八
一九二四	七一〇	一六三	二三五	三一二
一九二五	五八九	一五四	一八三	二五二
總計	四八七三	一一五七	一六四五	二〇七一

一九二六年的空前大罷工，在歷史上的意義非常重大。在罷工初起之時，其聲勢之浩大，及國際間工人之活動，誰也料不到其失敗會到這一步田地。這不但是表示資本主義已經完全控制了全個英國的政治，同時也就反映出工人國際運動的弱點來了。許多人說工人缺少國際的知識，所以國際聯合的愛力也就因之減少，這是很不確切的。工人國際運動的弱點，別有許多可以指出來的事實：（一）是工人國際的分裂。資本家的國際聯合，正如石丁納所說，確是非常堅固，當勞資衝突的時候，他們常是從容有餘地應付；而勞工方面，就有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的水火，每個國際裏面又有左傾右傾的分裂，此外還有第二半國際（現在已經消滅）第四國際等等的離心運動，這怎麼可以去和那向來占着政治優勢現在又握着經濟命脈的資本國際對抗呢？(註九)(二)

是工人領袖之好作政治活動。資本家已經向前走了一步，擺脫了國家的羈絆而自成爲政治的中心，工人領袖們尙碰碰於舊政治上的爭執，欲以政治來解決經濟，不知以前大家所爭執的罷工立法等等問題，資本家都已接受了，但勞工問題依然沒有解決，這當然是要從經濟的本身去設想纔有可走的路呀！（三）是反動團體的壓迫。凡是在個人或少數人獨裁的局面之下，工人的命運是很悲慘的。即以意大利而論，在一九二一年全國勞工總同盟所有的工人是二百五十萬，一九二二年慕沙里尼執政後，因不堪壓迫而減少爲八十萬人了。同時，慕氏最近更頒布了一個國家可以任意取締勞工運動的法典(註十)因此工人們逃刑畏死之不暇，那裏還有國際活動的餘地！在俄國名是天天高呼國際工人聯結起來的口號，而實際上呼喝的是工人，聯結的只是共產黨的中央幹部，脫洛斯基等因爲反對幹部獨攬大權，竟遭非法的遣戍，更那裏說得上國際的眞實聯合哩！（四）是勞資方面常有妥協的可能。近代工業發展的三大要素，爲科學的管理，新機器的應用和勞資的調協。第三個要素很能吸收許多和平的工人去安心作工而不願問外事；同時，因第三國際專以破壞爲目的的暴動，使工人只有犧牲而無效果，轉而易和資本家妥協而不敢問外事，一個不願和一個不敢，也是工人國際運動衰減的理由。不過我們覺得在被壓迫的境地中，勞工國際的同情，無論如何要比資本家來得濃厚，其次是資本主義已經突飛猛進的向前發展，而勞工反日漸退縮，這當然是一個反常的現象。照前年勞工與社會主義的國際的宣言說：『……基於職業自由之信仰的勞工階級意識，要免除恐怖主義的施行，纔可以達到勞工階級裏面一切舨胸很深的原則及戰略等諸問題的討論而得成功。』這的確是目前勞工國際進退的緊要關頭，若果恐怖一時不解除，便是資本家的團結愈堅固，我們只希望這十年來資本勢力的結合是因此而起的暫時現象呵！

三　個人的沒落與人口的增加

從上面所說，新資本主義既然是無疑的占了優勢，我們試想現代的社會將要發生甚麼影響？我以爲第一個最顯著的事實，就是個人在社會中地位之沒落。原來社會之所以能够存在，必定要有健全的組織，表現組織的主要力量，這是生產。換言之，在經濟社會之下，以產生的效率而定其發展的緩速，生產效率之增減，則以組織之是否充分科學化而定，所以我們稱政府爲機關(Machinery)，就是組織之科學化的意思。在這種情形之下，個人的仲裁，就絲毫沒有效用，一切行動思想，都必得要以公衆的意志爲從違。上面已經說過，現在不常見政治上偉大的天才，並不是沒有，是因爲社會生活中已經用不着那種以個人左右一切的空洞人物，而是要能够跟着衆人走的技術家了。從抽象的方面說，在這個世紀開始以前，可以說是理性盛行的時代，甚麼是理性呢？就是『以哲學的玄想爲探討的方法，以立憲的政府爲實現的手段』(Philosophical Speculation, the method of inquiry;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the means of its realization) 其目的就是政治的自由。所謂政治的自由，就是個人的自由和民族的自由結合而成的民族國家的政治系統。這樣的理性中，個人的自由發展到極點，就是特殊階級的造成，民族的自由發展到極點，就是帝國主義的實現。現在理性的地位，已經在經濟的颶風之下，彼羣衆的意志克服而失其獨立性了。社會基於公衆的意志而成立，在公衆意志之中，少數人必須服從多數人而失其自由，這本是盧梭發明的一個典故。但盧梭自己不是個服從多數的人，從他的那個時候起，一直到十九世紀終了，大家都不會介意這一點而拚命的去爭政治的自由，恰好是以資產階級爲本位的國家政治得勢的一個反應。後來德國尼采主張權力意志(Will to Power)馬上就給帝國主義者利用去作兼弱攻昧的護符，也和現在優生學被白種人拿去做侵凌弱小民族的武器一樣。權力意志因國家政治的衰弱而無所附麗了，但意志仍然是存在的，牠的表現就依着社會制度的變化而成爲生活意志 (will to live) 了。爲報酬而工作，是人生最直接的目的，甚麼祖國的光榮，個人的良心，都要加上一個生活的條件。戰時衝鋒陷陣，戰後失業落魄的人們，見着勇敢愛國的十字勳章，敲不開工廠的鐵門，作不來一餐的代價，反不如那些喪失了性命的猶能使世人於夕陽弔古中發一聲同情的慨嘆！這種生活意志，在目前各工業社會中確是很普遍的。生活不能解決，個性從那裏去發展，社會已經逼着人離開自己而到羣衆之中去了。藝術上甚麼未來派，立體派，達達派(Dadaism)等之風行於世，無非就是個人沒落的寫照！

其次決定國家強弱之要素，不在武器兵力之精良，而在工業人口之增加，茲依美工團總會一九二六年的調查，各國有組織的工人如下表、

國名	總數	國名	總數
阿根廷	一二0、000	澳洲	七三九、一五五
奧地利	一、0四四、0六八	比利時	七三六、一二六
巴西	一0四、000	印度	一九五、八00
保加利亞	四九、八0三	加拿大	二0一、九八一
智利	一六二、000	中國	三00、000
古巴	一00、000	捷克斯洛伐克	一、六六九、四五六
丹麥	三0六、一五八	荷屬東印度	六0、000
愛沙尼亞	三0、000	芬蘭	四七、三一二
法國	一、0六八、0四六	德國	六、九00、000
英國	五、五三一、000	希臘	五六、六八0
荷蘭	五一七、九一四	匈牙利	二六七、八八五
愛爾蘭	一四八、五0一	意大利	二、二三四、五二0
日本	一三0、000	南斯拉夫	六四 000
拉特維亞	三八、八六七	立陶宛	二八、二五0
墨西哥	八三八、000	新西蘭	九六、二八[illegible]
挪威	九四、五六七	秘魯	二五、000

波蘭	三三九、〇八九	葡萄牙	三六、〇〇〇
羅馬立亞	四六、八六三	俄國	六、六〇六、六八四
西班牙	四三三、五七八	瑞典	四三一、六五〇
瑞士	二六一、七三三	美國	三、六〇六、七三八

表中所載只是有組織的工人數目；沒有組織的自然還很多。工業不發達的地方，工人的組織力亦必薄弱。如俄國雖然有那樣大的數目，但我們明明知道是由共產黨強迫而成的。強迫而成的組織，必定不能持久，但俄國有這樣多的工人，其國力當然是不可侮。其次我們拿工人數來衡量國力，要從全人口中求其比例，如英國人口四千五百萬，工人數五百五十三萬，占全人口百分之十三；法國人口四千萬，工人數一百零六萬，占全人口百分之二・六，英法人口差不多，而工人數目就相差五倍以上，即法國國力，也要比英國差得很多。這是近代歷史上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一八七〇年以後，德國人口增加的速率，遠過於法國，工人數目也是一樣，所以法國的國際地位，就一天一天的低落，大戰的勝利，在英美而不在法國，德國雖敗，仍然是未來世界中最重要的國家，只看他近來經濟的恢復，比法國還容易，也就不難推想了。

第三，都市發展的速度，比十年前要快得多，將來更快。我們只須看經濟的中心，已由倫敦移到紐約，政治的主張，要看美國的臉色，豈不是因為山繆爾伯伯(Uncle Sam)的掌中，拿着多量金錢的原故嗎？若以近幾年上海人口增加的速度來作例，我們可以斷定不久的將來，還有大過於紐約倫敦的都市發見。都市的發達，就是把人生的一切活動，都集中在工業家的足下，因此凡能夠操縱一個大都市的經濟的人，同時就可以操縱全國及全世界，真正的，像羅馬那樣的經濟大帝國，和厚大維那樣的經濟大王，還怕不會實現麼？在這時候，海上權力的爭執，比一九二七年的日內瓦裁軍會議還要利害過十倍，去年的爭執，是大家懼怕着將來的預兆，而現在的世界，怕的誘惑實際大過於愛的努力呵！

我們不能再走遠了，就此作個結束罷：十年前是國家政治的時代，到大戰停止而衰落，大戰後是經濟獨裁的局面，現在還不能看出他的結果，但是若果讓他自然進化，或者產生許多學者來替他頌揚，其影響之壞，恐怕不下於十年前的大戰呢！

(註一)Gibbons, Civilization or Civilizations, Chap. VII.

(註二)新生命第二期經濟復興中之德國。

(註三)Wallace, Thirty Years of Modern History 引 Rohnbach 之言。

(註四)同上導言。

(註五)Hyndyman, Evolution of Revolution, Chap. XXXIII 及 Bolithe, Italy under Mussolini, Chap. I.

(註六)Trotsky Prohlems of life

(註七)Wallace 引意報所載。

(註八)Wallace's Chap. IX

(註九)The Labour Year-Book 1927.

(註十)倪文宙譯最近英意兩國的勞動法（東方雜誌二十四卷十八號。）

一九二八，二，一〇。



歐洲列強對於空中權力之角逐

朱皆平

一　德國

歐戰以後，世界對於商業飛行之努力，沒有再比德國進步的了。德國雖受凡爾賽和約的限制，而其進步實亦由於這種軍事的限制。那和約上第一百九十八款，訂立下不許德國有任何海陸軍用航空隊。其後經戰勝國航空專家考究，以爲這一條虛文，不足以解除德國的航空武備，及其根本。於是在一九二一年「最高會議」(Supreme Council) 決定要對於德國任何航空器具之構造及數目，須另加限制條文，以便實行和約的規定。這些另加的條文便包涵於最高會議所定的「九條規則」(Nine Rules)裏。這些規定不但是禁止建造帶軍用性質的飛機，如擲彈飛機帶甲飛機單人坐飛機而馬力超過六十以外者等等，便是「有用的重載」(useful load) 也在限制之內，要使德國連製造够商業用的客貨飛機，均不可能。這些嚴格的條件，在他國自然是易於引到航空業的呆滯，而在德國卻似是作爲一種鞭策。不要說個人，便是銀行家，實業家以及市政府都來救這危險的局面。德國政府雖然爲條約限制，不得養飛行隊，卻能有力供給商用飛行事業以大宗的津貼。

在歐洲第一個受政府津貼的航空運輸公司，便是一九二〇年的德國空運公司 (Deutsch Luft Reederei)。其後多家航空業相繼而起，以得政府津貼而維持其利益。在這些公司中，最重要的當可推德俄航空公司 (Deruluft)。這個公司成立於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資本爲二百五十萬金馬克，俄國政府出資一半。但到以後，因爲經濟的困難以及「九條規則」的破壞影響，致公司合併，成爲刻不容緩之事。於是在一九二三年春，就祇有兩家主要公司：一是德國勞德航空公司，代表多數小公司；一是鏵克斯航空公司。最後，到一九二六年一月，這兩家公司合

併而成爲現在世界最大的航空公司，名爲德國漢薩公司（Luft Hansa），公司資本爲二千五百萬金馬克。在德國，自然還有其餘的小航空公司，但皆限於地方性質的，其作用祇在喚起公衆對於飛行之興趣，並和漢薩航空公司，謀德國外面省邦的聯絡。

自一九二六年四月六號起，漢薩航空公司所經管的，有五十四條航空線，所到的地方有十五個外國的，與五十七個本國的航空碼頭。這公司的航空線合起來，總長現已有一萬二千英里。在那七八月最忙的期間，他的飛機每日所行的路遠合起來等於繞地球一周。在一九二六年，自四月到十二月，航空運客有五萬六千二百六十八人，行李重有三百八十四噸，貨物重有二百六十噸，郵件重有三百噸。這些數目，以之與一九二五年比較，客運實加增百分之五十，郵運加增百分之八十六強。在這種令人驚羨的成績記載中，祇有一次發生死傷的意外事件；而尤足注意的，是狂風大霧無論常有，而德國的航空運輸卻仍能保守其次數與時刻。今年的結果現在尚沒有發表，但其進步是不卜可知的。因爲在今年，他的航空路線已增至八十條；乘客貨物等運輸也當然成比例地增加的。

漢薩航空公司的成功，原因甚多，如國家的科學的及地理位置的。在前面已說過，這公司是受政府，大城市商會，各種實業家以及銀行家的幫助，這些幫助自然是很有價值，而以德國人民現在對於航空事業，有無限的活動與趣，爲尤重要。尋常人民飛行的很多，遇着有飛行演習，總有成千帶萬的觀客。實在說來，德國人民現在漸成爲有「空中意識」的了。（beconing air-minded）這對於航空事業，給與一種健康的刺激，而爲將來進步立下一個堅固的基礎。

另一種成功的原因，便是那軍事飛行的嚴格限制，逼着德國的計畫者注全力於商用飛行器具；而他國則方津津於軍用飛機的「巧奪天工」，以費其時力。更有一層，便是德國的商用飛機現方收獲其五年來的實驗與研究之結果。在這五年中，「九條規則」須嚴格遵守，德國的科學家不斷地努力於飛機計畫，如關於馬力，速率，載重及甲蓋等事，均精益求精，以免避那無情條約之毒手。就大體而論，德國航空實業實因此外來壓逼之限制條文，而得益甚大；我們眞可以說在德國的商用飛機計畫，當已發生革命了。連着這個，有些發達步驟是很顯然的。那「吊槓單葉飛機」（Contilever monoplane）不但是「空氣動力學上」（Aerodynamically）較優勝於雙葉飛機，即就運客而言，也爲後者所不及的。因爲「吊槓單葉飛機」可使乘客得着一種較廣的觀界，客座人門離地甚近，可以不須有特別的梯級。當全金屬的飛機（All-metal aeroplanes）之建造，更見進步時，德人謂將來可造巨大「吊槓單葉飛機」，當能容坐客百人，速度每小時在一百四十英里云。刻正預備一個這種飛機，有十個一千馬力的動力，翼厚兩呎，裏面客座極其寬敞，以爲飛渡大西洋之用。這是就大飛機而言。但在到極小的一端，便有那二十馬力的小飛機，價值祇須四千二百元一隻。這種小飛機飛行限界爲三

百二十五英里，速度爲每小時七十五英里。這是以木材製造的，長二十四英尺，翼廣三十三英尺。此機可在五分鐘內拆開以備裝運之用；若要重行合起也祇須十分鐘，其靈便可知，實可名爲空中的自由車。這樣便利的小飛機，幾於人人可置一架，將來「整批製造」在航空實業裏，自當有其最顯耀的地位。

德國地理的位置無疑地是對其國極稱便利，倘飛行平均距離不過五百英里，則這樣便利將永遠存在。但長距離的飛機若能通行，則彼的便利自當減少；所以就地理位置而言，還祇能算是德國空中運輸進步之較輕因子。在奧國其位置實更爲在中心，但奧國的飛機事業卻遠不如德，似仍在幼稚時期。奧國也有其最精美的工廠與最巧妙的工匠；若以此兩件作根基，其航空實業將來自當興盛而成爲中歐主要航空國家之一。但就目前而言，奧國人實不見有若何的「空中意識」，更無德國人航空商業冒險的根性，因此在現在可以說德國已立下了「空中權力」(air power)之基礎。

二　俄國

俄國政府既已養起其強大的飛行隊，復利用政府的權威，來訓導全國國民，使有所謂的「空中意識」。這是最足注目的事了。或者是，俄國政府較之任何政府爲更靈敏些，預先看到「空中權力」的根本要件是在「空中意識」罷。比方，在俄國學校，飛行學作爲必修科；雖是最小的學校，也有模型的飛機陳列起。小學生均教之以「空氣動力學」大意。至於爲引起一般成人對於飛行事業的興趣，則在種種組織中有所謂「全俄義勇航空會」，會的目的便在使飛行成爲一種通常的消遣法。要明白俄國對於航空事業的宣傳程度如何濃厚，可以從下面的數目字，得見一斑。單在烏克蘭一邦，那裏便有四千六百六十二個地方的「飛行會」，會員總數在三十六萬人以上。有兩個團體，一名「飛行朋友會」一名「化學戰防會」，現在合而爲一，統名爲"Aviokhim"，彼的會員數目超過二百萬人！這種富於意義的合併，在全俄國業已成立了十九個飛行俱樂部與一千二百個圖書館，這些圖書館裏均收有關於飛行學的書籍。

從另一方面論來，俄國對於軍事飛行政策也沒有懈怠。倘以飛機數目作空中強力的標準，則俄國現在也是第一等的空中強國了！俄國軍用飛行隊說是有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隻飛機。向來俄國是須向德國購買飛機的，但現在已有國立的航空工業，並附有研究所。最近的俄國飛機便是由俄國自造與自己計畫的。俄國專事製造全金屬飛機，製料爲一種新的鋁合金，名爲"Koltchougaliminium"。這種合金既輕又堅緻，其引力強度爲每方吋八萬五千磅，經過各種試驗，其結果均稱滿意。曾有一個飛機，全用這種合金製成，配置一個四百五十馬力的自由動力機，曾從莫斯科到 Nijni Norogorod 作一個不停歇的來回飛行，距離計共四百五十英里。

在南俄，飛機隊用作噴散毒蝗蟲藥之用，功效極著；飛行術對於人類，沒有比這種用途再好的了；所以更足以動人民對於飛行的利益之信仰心。實在，在俄國那些農民心目中，無論是您的飛行技能如何驚心動魄，終沒有將在天空中如雲的飛蝗，頃刻掃盡，「還其禾稼，」爲再深入的了！

究竟俄國是否眞能成爲世界的空中大強國，祇有「時候」知道。但俄國幅員如此的廣大，那是飛行家試身手之理想的地方。斯拉夫族業已產生出許多著名的工程師，自當有好的駕手與工匠出來。這民族所缺少的是專注力與詳細組織的才能。但是，倘若俄國現在所行的宣傳政策得其效果，更造成一種國家的航空路線系統，並令航空工業足够國內需要，則如彼的財源之富與出產之豐，不要幾年，彼當能一躍而爲遠東航空線路之主人翁的。

三　意大利及法國

意大利的航空問題，有些像英國的。因爲兩國同是有很長海岸線，同是靠着海外的權利。這兩個原因致意大利非採用水上飛機或水陸兩用的飛機不可；所以在意國，空中權力的將來，靠在這一類飛機，而不靠在陸地飛機及炸彈飛機。意大利的工程師，駕機者以及機器工匠，均不在他國之下。倘是他們能現在即致力於空中運輸的設備與組織，以維持地中海及亞得利亞海兩岸間之秩序的來往運輸，則前途正是不可限量的。用這種方法，意大利實可以立下他的空中權力之基礎，較堅固於現在意大利所要養成的巨大航空軍隊，即如慕沙里尼所誇說的：「要使摩托的機聲寂靜了意大利的一切衆聲，要使飛機的翼蓋在這半島上，遮蝕了太陽！」這是很不幸的事，那意大利政府正和其他政府一樣，飛行隊的用費預算，是與年俱增。意大利政府實有這野心，謂將在一九三〇年，可有軍用飛機二千八百架！

屏納多侯或者對於空中爭強，有更明晰的觀念，他正竭力鼓吹着要製造海上飛機而同時可以在海面運駛如船。這種觀念實不如其表面的可笑之甚。海上飛機行駛海面的效力至可驚人，雖然這不難由飛行靜力學解釋明白；這一類飛機既不怕最凶險的海面，也不易被波浪拆壞，更不致沉在浪槽之中。屏納多的渡過大西洋，實使意大利引起最廣深的熱忱，在那裏他的名字已成爲「家喻戶曉」了。倘是他的信仰及其影響能長久維持下去，使他能將他的理想見之於實行，那不特是意大利一國之福，全歐洲也將受惠不淺。

法國對於飛行事業初期，供獻雖稱極多，而除英國外，可算再沒有似法國人那樣對於航空表示反感的了！不管政府怎樣，用盡方法來引起大衆興趣，法國人似是尚無「空中意識」可言的。航空旅行必須再廉價些，平穩些，法國人方可望來購航空票。不管現在的法國飛機旅費已不見較尋常火車貴，更在法國火車上旅行，也未必較上飛機還平穩些。但不管這些，法國確有些有用的航空實驗工作，足以令世界注意的。

有一個有趣的例子，便是那所謂「潛水海上飛機」(Submarine Seaplane)，這種飛機據他的計畫者說是既能在海上飛行，又能在水下潛泳的！雖然這種計畫在現在未必即有實用，但在航空初盛時期，這種新鮮的進步方向，總是好的。實在，在今日所謂不可信的東西，在明日便是可能的工具了。

雖然在軍事嚴格組織方面說，法國不能算是有眞正的空中軍隊，如海陸軍那樣；但就數目方面說，法國在現在是世界惟一的空中強國了。因爲種種緣故，法國的空中軍隊是隸屬於陸軍部的。這種組織最使感不便的，當算是海軍用飛行隊。後者所發的怨聲已是很高很長，如最近不滿意的海上飛機之試驗，便是一例。

俄意法三國，在將來無疑地可成爲空中列強。意法兩國所進行的空中發展，全由軍事方面下手，那是完全與限制德國的凡爾賽條約之精神成反映的。但在那一方面，俄國卻盡力於宣傳方法，同時也不忘卻預備一種強大的空中戰隊。果是莫斯科政府眞能神祕地將全俄農人化爲有「空中意識」的，那就是意法德三國合起來將也不敵俄國的空中權力！

四　英國

航空對於英國是應作偉大供獻的，倘有合理的發展，那不是歐洲任何國家所能比擬的。倘英人不被「甘居人下」的心理(Inferiority Complex)所阻，而來勇敢地解決這個問題，則將來的報酬正是未可限量的。從物質方面說來，這些報酬將是新的市場，更多的僱傭，易於到未開發的地方，以及大英帝國內或全世界內的交通關係更加密切。而從精神方面說，他們的價值也正是不可忽視的：如一種更寬廣的識見，更親善的瞭解，加增進步精神的速度，凡此種種，均爲興旺的國家所不可須臾離的。離了，必致這些偉大國家於停頓衰歇。更從他一方面論起，世界上沒有別國再比英國所受的打擊大了，倘是彼的航空事業沒有相當的發展。因爲英倫三島現在早已失其舊日的海軍保障了！海軍對於飛機的攻擊是完全無法制止的。所以不管英國的大城如倫敦，如伯明罕，如利物浦，如曼哲斯特等等，均爲英國國家生命所係之實地，而卻在大戰中不免爲飛機攻擊之偉大的目標。他們祇有靠着一樁法寶能作保護——那究是英國須建造出一種相當的航空軍力。這種建造根基必須既廣且深。要「廣」，是因爲從他們的性質着眼，那是必須要普遍得遠的。要「深」是因爲軍力倘不根據於和平時的實業發展與文事精神，那是無論他們的機械如何精良，人員如何熟練勇敢，均是無確實基礎的虛架子，因爲彼將無相當的後備以應常需的。

從這些論點看來，英人對於航空事業的漠視，不免令人驚詫。他們漠視飛行事業的情形可由統計的數字見其一斑。在一九二六年，「大英帝國飛行聯合會」會員祇及六千人，並且所示的加增速度也是很慢的。在德國，有這同樣目的會員人數達幾十萬。即以捷克斯洛伐克而論，

其人口不過一千五百萬，卻有飛行會員達八萬人。這上面的數目字，祇是代表英國飛行事業的黑暗方面的。但英國卻亦有其光明的方面，那便是大多數人的冷淡或可爲少數人的非常熱心所救補。在這全國內，嘗有小團體的愛國男女，願意犧牲其生命，而不爲錢所限，以殉飛行事業的。航空部對於「輕飛行俱樂部」所給的補助，大見感領，而得有相當的報應。至少有六個這種俱樂部，現已存在，其會員有加無已。最近關於所訓練的飛行學生以及所發給的飛行證之調查結果，尤爲滿意。在一九二七年，已有幾處航空競賽組織成功，此後前途，亦甚有望。飛行作爲一種遊戲運動，似已植根於英倫；而這一點實無論從那一方面看，卻都不可小視了的。

論及商業方面，英國的帝國航空公司（Imperial Airways, Ltd）與歐洲大陸上，通有常期的航行；他們的航空用機之平穩安全，極爲有名。英國的司飛機者也極得人信任，雖至膽小的也敢於嘗試。自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六年間，肇禍率祇爲飛過一一四一〇〇〇英里有一次險。

雖然英國的航空隊軍力，數目不及歐陸上諸國的強，但其效率實足以補救其數目之不足。凡是看英國航空隊年操的觀客，對於英國航空隊員之技藝與勇敢，總不能不有深刻的印象，而實在在他方面的飛行技術裏，也有這同樣的高等成績。不幸，在空中戰爭裏，死傷數將是可怕的。設是將來大戰，眞個不免，有一樁大事最不可忽視的，那便是英國的空中戰隊，將代其海上艦隊，爲第一條國家防線了。作這種用時，必將預備着有長期的消耗戰爭，爲渡過這戰事，而得最後勝利，那是必須有一種航空實業與空中運輸系統作靠山的。正如海軍一樣，從前與現在，均是要有造船工業與商業海運作根基的。

英國人雖說是守舊性成，不輕於更新，但究竟他們似已脫離了戰後的反動，而起首極注意於飛行事業了。所以我們最好是向遠處着想，而不必拘拘於目下一時的「炫耀」時髦。這裏所用的「炫耀」兩個字，不是隨便用的，因爲在英國飛行事業的背景裏，那航空部裏的技師與航空業製造者，實在業已做出許多有用的實驗與研究工作了。英國的地理情形，正如意大利，所以一定要多靠着在海上飛機，作空中交通之用。這或者可以由於飛艇計畫者，眞能解決「輕於空氣」的交通器具之問題，那末這種器具將在客運與貨運裏，佔一個極重要的位置——目下這種問題的解決時期，似乎不遠了。但是這種重要的位置，祇是飛艇將與海船競爭，而非與飛機競爭。因爲在大英帝國內，海上飛機終有其不可奪的地位，祇要是彼的「有用載量」及「飛行限界」能有所擴加。在這一方向，現在已有非常的進步，將來海上飛機有其飛行限界爲一千五百英里的，當屬意中事。這樣，將使一個人，自英倫起身，祇消得十回不停的飛行，便可以達到其對端的澳洲了。這路程所需的至多不過一百五十飛行點鐘。這所經的飛行站地大概如下：馬耳他，埃及，布雪，喀吶奇，哥侖坡，新嘉坡，達爾聞港，澳洲兩站，新西蘭。在這種情形下，時間

的經濟是不可忽視的。所以凡有緊急重要事情的，總不愁不來乘飛機，要是有這樣飛行限界的飛機，則大英帝國內的空中交通正有商業上的價值了。

現在一切國家，對於航空事業均有同樣的叫苦聲，那就是營業者不能賺錢。自然這是不賺錢的營業。要有比現在十倍多的運輸量纔足以使英國航空事業有盈利的。但是那些人們叫苦聲最高的，似乎是忘卻輪船與火車在初興的時候，也是要有政府津貼的，津貼對於現在的航空業，其重要實等乳對於小孩子。要是現在餓殺了這種新芽的運輸方法，以及其相聯的工業，便是「為其小失其大」了，後世必要喫大虧的。將來的希望，祗有是航空業發達的國家能享受的，現在的政府津貼，正是將公中錢用在最好的地方。大概這種津貼的最好用途，是用在修建空中運道裏。這些空中運道對於一個國家，其重要正不減於航路與道路。倘是忽略空中運道而不加修整，其無理性，亦正等於海岸線不立燈塔，海港不加挖濬，橋梁任其倒蹋。但這後者種種的修理費均出之於捐稅，為什麼航空道路獨不然呢？

航空事業對於英國，重要自不待言。遲疑祗是招禍，因為英國建築於海軍根基上，為保護海軍現在必須有充分的空中戰隊。從前英國的興盛，是賴其政府激勵水手，使有一種商業民族的先見與良能，所以能飄洋過海建築起大英帝國，跨有五洲。他們的航空者，也正可以結凝這個大帝國，而予之以新的希望與生命。那是祗可以由冒險精神得來的，航空事業是在三向空間的，那更是廣漠無限，任其所之了。（讀者注意！英國對於將來空中霸權，也有獨佔之野心。）

五　國際的航空軍隊

倘使國際的軍隊果是在實際政治上有成立的可能，那最有望的當算是空中軍隊了。這裏面理由甚多，玆為略述於下：第一，如在上次大戰裏所示的，那空中軍隊不過是略施其技，而其所造的恐怖現象，已夠得永記不忘。將來非常的破壞能力還是待發現呢！空中攻擊之目的，是在一國的內臟。彼的目標是大城市，實業中心，是在海陸戰防線以後的地方。所以彼的影響正如長距離的破擊，其犧牲品不為兵卒而為後方的平民百姓。大概有一個兵卒死亡，當將有十個平民在家裏或在工廠裏身亡於空中攻擊的。倘使要禁止這種慘酷的攻擊，惟一有效的方法，便在以同樣的手段，待敵國的後方。這樣一來，強悍的敵人或為此所慟嚇而限制其用途。

第二，空中軍力足以為國際公法與正義之保障，其效力當遠過於海陸軍隊，已為一般人們所承認。假設供給這國際的空中軍隊之列強，沒有他心，而將此軍隊完全統屬於國際聯盟之下，那國際聯盟即可以有一得力軍隊，既是非常集中統一，又屬十分易於駕馭。在歐洲與北美陸地上，這種國際軍隊總是能運用得有十分效力的。不過國際聯盟會議在決議之後，一定要小心使執行事宜放在合宜人們手裏。如在亞刺伯

所經驗到的，空中軍力對於維持和平與秩序，其價值是不容忽視的。要像這樣做下去，將見一種域區內干戈紛擾不休，人民生命財產不保的，能在幾年以後，爲國際聯盟承認爲一個有主權的獨立國家。

以上不過略就要有國際的空中軍隊理由而言。而對這建議不贊成的最大理由，當是列強對於戰爭的態度無根本改變，這議爲不合實際的。因爲飛行軍隊的亂用，是一種結果而非原因。倘祇從結果方面而設法限制其惡劣影響，而不問其原因何在，那是無用處的。祇要戰爭一起，戰爭便是無制限的東西了！兩方軍隊各爲國家爭存亡，那就無所謂規章法律了。倘是精神上沒有到必要的改革以後，則現在無論爲主戰者與非戰者均將批評這種國際航空軍隊之建議。顯然地，倘是國際聯盟眞有這種軍隊，那彼自己將成爲「超國」(Super State) 了。要作爲「超國」或「太上國家，」那便有許多熱烈的主張和平者要出來反對了。他們有些是相信一九二四年條約與仲裁的，有些是相信互作保結與國際議和的，但是很少有眞正的主和者，贊成和平是必須武力維持的。而在那些更自信的人們，將以爲戰爭本身，或比這種國際聯盟的精神，還要好些呢！而在那一方面主戰者必將以用在伊拉克 (Iraq) 有效的方法也可以應用到全世界。這種思想，爲最可笑。他們將指出，那實是不錯的，無論在歐洲在美洲，國家主義引放的權利以及商業的競爭實較之於世界主義或和平希望，爲更要緊些。他們將要反問道：「怎麼能建議到將這所有不同目的的飛行軍隊單位，混合在一堆而使之隸屬於一個統制之下？在這種軍隊裏，訓練與效率同是不可能的事。這種軍隊祇可以給出猜忌與陰謀。」也眞是不幸，他們所說的實是不錯。在現在，無論怎樣，這個計畫不是一種醫方。

雖然如此，但在飛行事業眞正發達裏，或可以找出這問題的解答來。眞正的空中軍力，祇是那些有航空工業的國家方能有的。那些工業愈發達，則那些國家有這種工業的，也愈強盛。這些工業在須受國家津貼的情形下，是有國家性的。但祇要有他們存在，即可以示出那維持這工業的人民，有相當的智識與求進步的精神。他們是必須要有高級技藝的工匠的，這一級人民的政治傾向常是民治的與世界主義的。這些人們祇有受戰爭之累而一無所得的；但他們是一切工業國家的柱石，他們的勢力現在正是方興未艾的。他們的勢力對於戰爭是不可少的分子，但他們卻未必輕於委身到無目的的殘殺裏。雖然他們是比較上不會發什麼言論，而常被亂說的議員代表錯了。但是倘若這國際的空中軍隊之根本觀念得以解說給他們聽，他們定是歡迎的。這根本的觀念便是——究竟這人類最近的，最新奇的機械發明，能不能使成爲一種和平的利器，而不加入戰爭的武備呢？

就實事而論，工業國家的戰爭的危險，已是遠的很了。危險之點，實在那些退步的國家裏，在那裏，輸入了許多飛機，給出一種安全的錯覺。他們再要用「以攻爲守，」作算是無上的信條，於是即可以成爲一種衝突的原因了。這些國家既不關心於內部情形，或戰後的損失，還能藉空

中軍隊，僥倖一試，那時國際聯盟也不能管的。防止亂用飛行機，祇是這些大強國之責任及權利；最好他們應當互相議定禁止輸出軍用飛機於其他弱國；這實在是正道，因爲照這政策，其結果是將空中軍力祇歸爲有航空工業的國家所有，他們既知道怎樣發展，也領會怎樣善用。那一方面便將那些半開化的國家與易爭好鬬的民族，奪去其最可怕的近世破壞利器。但現在，仍以製造軍用飛機的爲得利，而商業飛行因之大受打擊，不過瞭望前途，現亦正起首有轉機了。現在世界已見征服空氣的機會愈過愈多了。在一方面，這雖足以引起諸國的競爭，而在另一方面，卻也造出新鮮的國際精神。這種精神初發生於歐戰時，那時對方的空中打手，各對其敵方勇敢者致其敬禮；既更在最近幾年內，與自然的威力奮鬬。除此以外，飛行者彼此之間有一種「同業相憐」的感想，而在飛機乘客間也有這同樣的情緒。實在空中乘客，自視爲「世界社會」裏的人員。這種精神當較國際航空軍隊，爲更持久的和平基礎。

六　附言

以上是從英國觀察週報(The Observer)譯出。譯者譯述既竟，不禁發生深刻的感想，附誌於後，以作本文之結束。

如新近英國文事學派的社會學家 Prof. Geddes 所宣稱的，現代的文明可分爲舊機械時代及新機械時代(Paleotechnic and Neotechnic era)。目下便是從舊機械時代到新機械時代的過渡時期。舊機械時代的兩大主動東西是蒸汽及煤，新機械時代的主動東西便是電與汽油。美德兩國是代表新機械時代趨勢最甚的國家。其餘列強則多仍留在舊機械時代裏。新機械時代裏的交通利器自然是飛機，汽油車及電化的鐵道。交通利器在平和時期是發展民生的最偉大因子；在戰爭時期，便是攻守最有效的工具，預言將來戰爭爲空中戰爭的人們，斷不宜忘記將來的交通也當爲空中的交通。在歐戰後，列強均不遺餘力地增加空中戰鬬力，即文化落後如我們的中國也拚命榨出農民的血汗，去向英法等國定幾十架飛機，打起仗來炸南京，炸北京，自炸自地鬧得不亦樂乎！也可見全世界人對於航空事業狂熱爲何如了！但人們似乎全將「有文事必有武備」的意義誤解了！他們以爲是必先有武備而後可談文事的設施。殊不知文事設施得良好，便自身是有武備了。德國在戰前的文事設施，爲英美所最健羨，到了大戰時期，英國人嘗宣稱不怪德國武事利害，他的文事設備就遠高於我們。飛機在現世似是與擲炸彈爲異字同義的名詞。卻不知道飛機對於文事的利益，是最不當漠視的。如交通商運，如測量廣大地面，如噴散農作害蟲的毒藥等，均是目下各國最顯著的飛機用途。如我國的這樣幅員廣漠以及山嶺重複，鐵路交通及陸地測量或將爲最難最難的事，但都不難藉飛行器具的力量，一一解決。我國要想發展空中權力，尤不能不先從飛行文事設備方面起首。幾個月前我與一個朋友討論到川藏隴等處交通問題，我以爲要等造鐵路，也不知道等到那一年，倘能將新式的飛艇及飛機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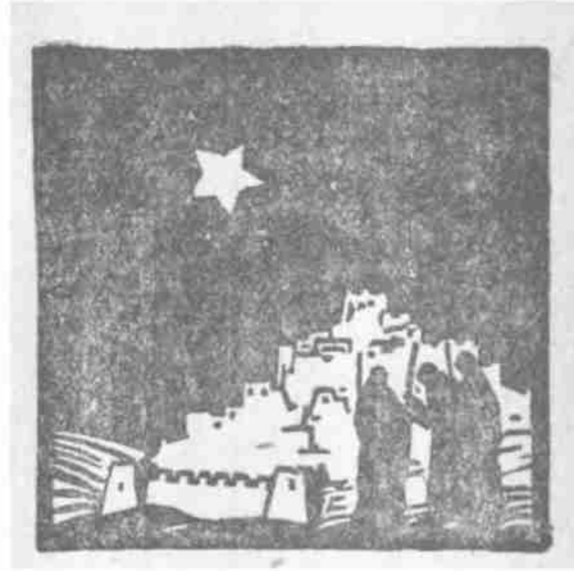
作商業運輸工具那這種鐵道便可以不造了。講到這裏，我不免恨現在各國均致力於軍用飛機而置商用飛機於不顧。及近讀英國觀察週報所載的 Supremacy in the air by Lord Thomson of Cardington，論述歐洲大陸各國空中權力之互爭雄長情形，極覺意味無窮。其中尤以德國的航空商運，及俄國的飛機農用，為最引人入勝。Lord Thomson 是英國一九二四年內閣之航空部長，自可稱為英國的航空政策專家。其評論各國航空政策之優劣，最為平允，論寓武備於商運，尤見眼光遠大。他諄諄注重於所謂「空中意識」(Air Sense) 最能見到經驗心理的根本。我國機械工業不發達之原因甚多，而國人沒有「機械意識」(Mechanic Sense) 自是重要原因之一。如從前及現在國內自辦的工廠，鐵路，或他項重大工程，攬大權的均屬之於最無「機械意識」的腐敗官僚手中。所謂應用科學專家，倘是不願腐化的，多以早自引退為妙。其不引退的，便也是腐敗官僚而已。從前我國的滑稽航空部，最足以代表一切。近來國內戰爭，因為要學步泰西，於是軍閥送留學生學飛機的很多。但此輩均是為虎作倀，獵得高官者流，我們正不必驚羨「飛行家」的新官銜，恐怕他們也是「空中意識」少於「勢利意識」的。我覺這篇文字雖短，而對於「新中國」之航空政策的形成，極有價值，故特為介紹。原著者在結論，預言俄國的空中權力之將來，最足以給我們有遠大希望。記着，我們的進步方向，當總在『我們能直接去開汽力說電力，不乘火車而駕飛機了。』總之，我的感想是：

（一）中國倘竟如此紛爭下去，以至於滅亡，自不必說了。倘是有一線希望能興起，中國對於世界的飛行問題，應取什麼態度呢？我國的海陸防線似完全在別人手中了。將來一線爭生存的希望定在空中軍隊裏。觀於俄國現在極力訓練航空事業，著者那樣為英國擔憂，確給我們勇氣不少。

（二）戰爭不在表面的「堅甲利兵」，正是今與古同。從前我國寓兵於農，現在英國海軍寓於海運工商業，將來的空中軍隊寓於航空工商業，均是一理。現在論者每感於舶來利器，而生一種「安全的錯覺」，以為自己陸軍至少可與日本及英國一試雌雄，殊不知我國外「破」中乾，那裏經得起一打！記着，機關槍應是「吳稚暉公司」出的，其製造原料為工業發達與政治修明，而非自德國或意國運來的自相殘殺的鋼鐵凶器。我國對於將來航空軍隊，也應作如是觀。那就是將來航空軍力必須建築於航空商業與工業上，而不建築在法國英國的飛機上。

（三）『利器愈發明得利害，世界和平愈有希望。』全篇結尾語句雖短，卻有深味。倘是我國能在二三十年內，自造成幾千幾百架飛機，直接向英倫放炸彈，英國便再亦不用武力來向我們挑戰了。飛機為武裝和平的利器，著者的見解極可佩服。

一九二七，一二，一〇巴黎旅次。



歐美刑事法規改良之新傾向

頌華

古語云『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蓋謂勞動於人生爲必要。凡爲社會一分子者，一方食報於社會，同時亦必對社會有相當之貢獻。若不勞而受社會之供給，將使社會直接或間接蒙其損失也。然犯罪者，則非惟不能爲社會生利，且爲損害他人，或擾害社會秩序之行爲，以視不勞而食，無貢獻於社會者，其不利於社會尤有甚焉。是故犯罪爲社會一種病症，國家爲保障社會安寧計，不能不設立刑事制度，且亦不能不施防止犯罪於未然之方策。文明日進，社會之組織愈複雜，黑暗之方面，往往亦隨而俱進，故欲使囹圄全虛，措刑法於不用，難期實現於今日。惟文明各國，因思想學術之進步，關於刑事法規之改良，防止及救濟犯罪方法之研究，較諸往昔顯有進步，此則吾人所未可忽視者也。

英國國會議員威爾遜 (P. W. Wilson) 氏曰『刑法學爲一種國際的學問。一國所得之經驗，往往足以影響他國之政策。』此言頗足玩味。吾國刑事制度之改良，固須斟酌國情，然亦不能不外察歐美之情形，擷其所長，以資參考。今在德國，輿論上有廢止死刑之運動。美國則於去年十一月二日三日，在華盛頓開「全國消滅犯罪會議」(National Conference on Reduction of Crime) 對於如何消滅犯罪之問題，多所討論。茲考德美關於刑事之時論，略述西方最近刑事法規改良之幾種傾向，或足邀留心犯罪問題者之一察歟?

一　歐美刑事法規執行上不同之點

各國之刑事制度，各有其歷史與習慣，故於相同之中，仍有許多各別之特點。今請於討論德美改良刑事法規問題之前，將歐美刑法上幾種不同之點，臚舉於後。

在歐洲大小三數十國，大都由中央立法機關所通過之法律，能在全

國發生效力，不若美國，各州與中央，於立法上各有權限，彼此不能相侵。然在歐洲，瑞士實爲例外。蓋在瑞士，各州（Canton）自有其處理犯罪之特權，非中央所得干涉也。至於德國，以前亦爲聯邦國。雖其各州之司法官常由本州人充任。然法庭之制度，則全國尙屬劃一。職是之由，依大體而論，在歐洲各國，所有關於刑事上之法律，僅僅適用於地方者，殊屬罕覯。又歐洲各國之法律，大抵由法律專家起草，而於起草之時，以全國國情爲基礎，不以地方之個別情形爲中心。歐美情形，彼此不同，此其一也。

歐洲各國之刑法，起草時以全國國情爲基礎，而其適用之範圍，遍及全國。故刑法之改革，動輒牽動全局。以較美國之各州，自有其立法之權限，易於改革，則可謂歐洲之刑法比較上富於剛性。例如英國以前以重典處輕罪。此種缺點，以改革困難，流沿頗久，然後改正。又如法蘭西將犯人流於鬼島（Devil's Island）之積習，洎乎二十世紀猶未剷除盡淨。歐美情形，彼此不同，此其二也。

美國於比較上爲新邦。其立法也，着眼於未來。歐洲各國之制度，則植基於長期歷史上之習慣。如英國倫敦之星庭（Star Chamber），法國巴黎之巴士的（Bastile）監獄，吾人對之，不禁迴想中世紀時代治罪之情形。中世紀時代治罪之鵠的，不僅在保護國民，且更進而懲罰不利於國家者。積習相沿，以致有僅僅爲政見不同而成爲犯罪者焉。近代國際之間，雖有保護政治犯之習慣，惟如今日俄意兩國，除殺人偷盜之罪犯，國家依法懲辦，以保障被害者之權利外，更有因政見不同，獲罪於政府之政治犯，亦不在少數。此種情形，在美尙較少。此其不同之點三也。

歐洲各國之法官，由政府任命後，終身其職，不致無故調動，且亦不致由政府任意減俸。舉例言之，如在法國，法官由總統任命之後，惟有最高法院（Cour de Cassation）根據充分之理由，得免其職。在英及其屬地，法官之任免，略與法國相同。依大體而論，歐洲其他各國之待遇法官，及任免法官，與英法亦大同小異。美國則異是。各州之中，有法官民選，並有得經國民之公決而撤任者。此其不同之點四也。

英國與大陸及美國之情形，亦有若干不同之點。舉其最顯著者言之，則大陸之警察，不但有嚴密之組織，而且往往武裝。英之警察，亦有嚴密之組織，惟通常並不攜帶武器。英之警察雖無武裝，然其緝拿罪犯，非特不因而遲緩，且頗敏捷。夷考其故，則因英人甚信賴其警察。不但一般人民，見有警察逮捕之舉，信其不致枉法，斷無貿然爲難之舉動，抑且警察舉發之證據，法庭方面亦往往不加懷疑，立予接受。此關於檢舉逮捕刑事犯，英與大陸，不同之情形也。

檢舉刑事犯之司法警察，歐洲各國，皆於中央有類乎司法部之一種組織，而其權力亦涉及全國。英國倫敦警署有蘇格蘭所（Scotland Yard）所中搜藏全國犯人之手印照相記錄等，以便適用各種方法，以判別犯罪證據之誠僞。所中吏員皆屬終身職之事務官，年老休職，有養老年金，其處理刑事案，無所顧忌，恢不受政治之影響，成績卓著，殊足多

也。在美國則以刑事犯之判決與處罰，乃屬各州之責任，中央政府不加干涉，故於中央此種組織，向屬闕如。又美國刑事起訴，視爲代表「人民」(People)而起訴。而在英則將刑事犯視爲擾亂國王之治安者。故以皇室(Crown)之名義，課罪徒之責任。此又英美情形之不同也。歐美與英美關於刑事上彼此不同之點，更僕難數，未遑枚舉。以上所述，不過其一斑耳。今請進述近時美國對於減少犯罪方策之輿論。

二　美國對於消滅犯罪之輿論

文明進步，社會內部漸臻複雜，各人於日常生活中所蒙之刺戟亦日煩，而社會組織與其活動力之有待於法律釐定者亦愈多。故於文明社會中誤蹈法網之機會，往往較往昔生活比較上單簡之時代更爲繁夥。美國雖尚少全國犯罪之精密統計，第犯罪案件，在美國幾州之大城市，頗有增加之趨勢。朝野上下，對此問題，頗爲重視，輿論上亦多有力之主張。雖衆說紛紜，各有特別之見解，未易妄爲軒輊；然其中主張改革十二人之陪審制(Jury system)與批評鮑墨斯律(Baumes Laws)者頗多。

主張改革陪審制者，大都以爲就美國而論，此制有兩種缺點：(一)辯護被告者之律師，往往爲欲增進其地位與收入起見，不論被告之有罪無罪，強爲辯護，冀脫被告於縲絏；而對方之律師，亦爲促進其聲譽計，往往設法證明被告之有罪。至於事案之眞相，雙方反不置重。(二)雙方律師，時有不盡忠實於眞相之虞，若法官明鏡高懸，注意事案之內容，尚可彌補其缺憾。今取陪審制，若陪審員十二人，昧於法學，搜求之事實與證據，無大價値，結果難免有不公或不適當之判決。然欲求深通法學之陪審員，大非易事。故原有之陪審制有改革之必要。

凡贊成鮑墨斯律者以爲應用此律足以消減犯罪。紐約州(New York State)行之已著明效，是其鐵證。在批評之者，雖不絕對否認其指出之明證，卻懷疑於此律之是否果足減少危害社會之犯罪。鮑墨斯律中有對於累犯四次罪者，然後處以死刑判決之規定。批評之者以爲此種規定未能予社會以切實之保障。死刑之應否廢止，固屬另一問題，若任犯罪者一再犯罪，不早使與社會隔離，結果足使社會蒙無謂之損失。此種缺點，非革除不可。

以上所言，均於消極方面不滿於現行制度者之意見。至關於積極改良陪審制缺點之方法，白納斯(H. E. Barnes)教授嘗提出具體意見。主張刑事上之被告，應由集合專家組成之恆久的團體，以審查判決其是否有罪。所謂專家，包括刑法學者，偵探，醫師，精神病理學家，心理學者，社會學者而言。此種專家須由政府優予俸給，俾得專心本其學識與經驗審查被告，處理罪犯。按白納斯教授所見，以爲若能循是而行，不惟足以補救原有陪審制之流弊，且得收適當處理罪犯之效，以期犯罪之逐漸減少，一舉而兩善備焉。

批評鮑墨斯律者以爲此律之流弊在於實際上未必果能消滅

罪惡，且又未能予社會以切實之保障，既如前述。但在贊成白利克律(Briggs Law)者，則謂鮑墨斯律誠有缺點，苟能推行白利克律，則其缺點便可矯正。按白利克律乃由精神病理學家白利克博士(Dr. L. Vernon Briggs)所發起，故卽以博士之姓氏命名此律。考此律最先實行於麻塞曲塞斯(Massachusetts)州，其主要之特點，乃在集精神病理學專家，組織審查部，審查初犯罪及第二次犯罪者，俾法庭得其相當之助力。此律當實行之初，頗遭法庭之法官，書記官以及律師之反對。然實行以來，已及六載。迄於今日，頗有成效。昔之反對之者，近亦改變態度。不寧惟是，紐約州現有採行此律之議。在歐則近頃英與比利士人士亦不乏鼓吹推行之者。此實歐美刑事法規改良上之一種新傾向也。

夷考此種新傾向之由來，乃在現代對於處罰罪犯之觀念，以較往昔，大有變遷故也。曩時以爲對於罪犯，必須「罰當其罪」(to make the punishment fit the crime)，方爲公允。但在現代，學者公認刑法上取報復主義之欠當，故求對於罪犯，「適當處理」(to make the treatment fit the criminal)，以代替「罰當其罪」之舊觀念。近來贊成推行白利克律者，其鵠的亦在務求對於罪犯，有適當之處理耳。美國白納斯教授近更本此新觀念，主張凡因精神病而犯罪者，其精神病苟爲不治之症，則無論其罪案輕重大小，應一律使之與社會隔離，庶幾社會上犯罪可以減少。蓋此亦不失爲消弭犯罪方法之一種也。

關於如何消滅犯罪之有效方法，近頃美國論壇上所提出者，當然不止乎此。就其較爲扼要者言，尚有以下數端：

（一）警察之改良　英國年來人口雖增，而按之犯罪之統計，則每年犯罪之平均數並不增加。其所以致此之由，原因雖殊複雜，而其警察制度之富於效率，要亦一種原因。加拿大之警察辦理亦甚得法。以故美國人士，頗多主張酌採英加之長，改良警察與公家之偵探制度，以救濟犯罪之增加。

（二）監獄之改良　美國鄉村地方之看守所與監獄，其中頗有簡陋者。因此初犯罪者往往與重犯爲伍，致初犯罪者於無形中受重犯不良之薰陶。非但無補於犯罪之救濟，且充其流弊，實足以增加犯罪。故監獄與看守之急須改良，亦已成爲一種輿論。

（三）限制武器之銷售　使社會上購買武器困難，足以減少多種犯罪。此在美國數州實行銷售武器之禁律後，已奏明效者也。現在美國有二十四州已頒布此項法律。主張應用此項方法者，以爲在未施此項禁律之各州，爲減少犯罪計，於立法上亦當注意及此。

（四）精密之犯罪統計　美國諸州，各有其處理犯罪之責任與權限，以故中央政府，對於犯罪向少完密之統計。雖近來司法部已着手徵集此項統計，然猶未足。是故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馬雷氏(Raymond Morley)以及其他學者，主張當局應從速整理並編製精密之犯罪統計，以供各方面之研究探討。更有人主張所有罪犯之手印，照相等等，亦當仿英國倫敦蘇格蘭所之辦法，加以搜集。蓋以此種資料，不僅足爲當

局者判別被告是否犯罪之一種基礎，抑亦各科學者研究消滅犯罪方法上之絕好參考品也。

(五)生計之改良　美國著作家卡佛東 (V. F. Calverton) 赴俄考察，回美之後，本其觀察所得，主張欲期犯罪之減少，須先改良貧民之生計。並謂俄國以嚴刑峻法，對付反革命者，結果則反革命者未嘗減少。但俄國對於別種犯罪，常從經濟方面加以救濟，殊有令人注意之價值。舉例言之，如廢娼一事，對於娼妓不加處罰，而從經濟方面着手救濟。教以謀生之術，爲謀相當之位置。便可使爲娼者脫離火坑，另求高尚之生活矣。吾人若單從統計方面考察，往往不能瞭然於犯罪與經濟之關係。惟細究美國之情形，則犯罪與失業，關係殊切。以故改良社會經濟之秩序，以促人民生計之進步，其有裨於犯罪之消滅，決非淺細也。

(六)矯正求暴富之人生哲學　著作家勃勞特南氏 (Spencer Brodney) 以爲在舊大陸，社會上頗有安貧樂道，澹泊守拙之風。而美國人普通一般之心理，則本機會均等之原則，好爲爭強鬬勝之舉。「求暴富之人生哲學」(get-rich-quick philosophy of life) 雖不普及於全國，然懷抱此種人生哲學者，實繁有徒。如在法律範圍以內，企圖暴富，未爲有害。其因企圖暴富，不恤蹈法網，且冀規避其責任，則於社會前途，危險甚大。爲減少犯罪計，此種人生哲學有矯正之必要。

上舉數種方策，在美國各州中有已實行者，亦有正在着手進行者，亦有尚未實施者。其實行新方策之各州，無論其成績如何，要爲一種試驗。此種試驗，非惟有裨於其本國刑事法規之改良，以及犯罪之減少，實亦足爲世界各國攻錯之資，可斷言也。

三　德國之廢止死刑運動

死刑之應否廢止，原爲近代聚訟之問題。現在世界各國之中，保留死刑者尚多。但廢止死刑之國家，據最近世界新聞社之報告，已達十六國。茲錄其原文如下：

「目下世界各國中廢止死刑的，已有荷蘭，挪威，瑞典，葡萄牙，羅馬尼亞，塞爾維亞，立陶宛，南美阿根廷，古巴，古倫比亞，洪都拉司，烏拉圭等十六國。此外如丹麥，比利時，芬蘭等三國，因多年不執行死刑，已成無形的廢止。至於瑞士，於一八七四年憲法上規定廢止死刑，但各邦中尚有不廢死刑的，其廢止死刑的有十五邦，餘十邦四十年來執行死刑僅有七次。在美國四十八州中，八州已完全廢止死刑。意大利於一八八九年宣布廢止死刑條例，自暗殺慕沙里尼的密謀發見後，立卽恢復死刑法。德國最近已由律師會向國會提出廢止死刑，不久卽有通過國會的希望。法國自一九一七年以來，一般法學家之間，往往有主張廢止死刑的，近來法國議會擬將該案正式討論云。」

最近德國，有廢止死刑之運動，假令成功，則在中歐，又添一取消死刑之國家矣。考德國之舊刑法，乃頒布於一八七一年，迄今已歷五十七年

之久。文化日進，舊律勢難適用，故大戰以前，早有改訂之議。惟以大戰勃發，朝野上下，注全力於軍事，故對刑法之改訂，未遑顧及。及大戰告終，政府乃從事改訂。至一九二五年，司法部將新刑法之草案完成，現此草案已交付國會司法委員會。俟該委員會審查修改完畢，即交由國會議決。此所以死刑應否廢止，成爲今日德國朝野注意討論之問題也。

德國新刑律之草案中，未將死刑廢除。起草者亦明知仍將死刑，保留於新刑法中，必有一部分人反對，故於草案說明書中，述論及此，謂廢止死刑之時機，尚未成熟。蓋以經過多年大戰，習俗未免流於粗野，殺人之罪犯，有增無減。死刑廢止，似嫌過早。然而新刑法草案中並不以死刑爲處置殺人犯之唯一刑罰。又有規定，容許法官斟酌情形，以監禁服苦役之刑罰，處置殺人犯。國會司法委員會中，對此問題，多所辯論。傾向於自由主義之政黨與報紙，均鼓吹並希望修改草案，廢止死刑。惟偏於保守主義之政黨黨員，大部對此問題，贊同新刑法草案說明書中所表示之意見。

就各政黨對此問題之意見言之。主張保留死刑者有「國性民黨」(Dl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民黨 (Volkspartei) 天主教教徒之中央黨 （Zentrum） 以及取保守主義之國民社會主義自由黨 (National-Sozialistische Freiheitspartei) 也。其他社會主義者以及多數之民主黨黨員 (Demokraten) 則皆主張廢止死刑。共產黨之代表漢萊氏 (Hollein) 在國會司法委員會中，申言共產黨員向反對資本主義的國家保留死刑。德國現爲資本主義的國家，故共產黨員一致主張德國廢止死刑云。

近頃德國廢止死刑問題，因經一般抱自由主義之法學家，刑法學家所唱導，已成爲一種運動。主張之者於報紙上從事鼓吹，並集會討論進行，努力宣傳。考其所根據之理由，比較上最爲足以動其國人之聽聞者有二端：其一，即荷蘭（於一八七〇年廢止）丹麥（於一八九二年廢止）挪威（於一九〇五年廢止）瑞典（於一九一〇年廢止）諸國早已廢止死刑，重犯並不因而增加。其在未廢死刑之諸國，重犯亦未必因而減少。其二，德奧兩國之刑法，幾完全相似。所最爲差異者，即奧於刑法上已將死刑廢止，而德猶保留之。德國既期望與奧遲早聯合，則於刑法上又何必存此差別之點。

德國國會中主張與反對廢止死刑之兩派，勢均力敵。本文屬稿時，雖尚未審勝利究屬何方；第就趨勢而言，德國似已有廢止死刑之傾向。何以言之？蓋德國刑法雖爲全國所遵行，然適用刑法之習慣則互殊。即如巴威略州 (Bavaria) 頻頻施用死刑，而黑塞州 (Hesse) 對於轄境內之重犯若於巴威略須處死刑者，州政府概處以監禁服苦役之刑罰，故已措死刑於不用。且德國在事實上已廢死刑之地方，除黑塞州外，尚有巴屯州 (Baden)，德國最大之普魯士州(Prussia)及漢堡(Hamburg)自由城。合而計之，不用死刑之區域，已占全國一半以上。縱新刑法仍保留死刑，未必能改變以上各地向來適用刑法之習慣也。

不寧唯是，黑塞州州議會，近又通過一項法律，凡經本州法庭判決死刑之罪犯，即由本州司法部自動的改處監禁之刑。如德國新刑法仍保留死刑，則在多數主張廢止死刑之各地，何難仿黑塞州之成例，不用死刑？由此觀之，更可見新刑法草案通過於國會時，如經修改，取消死刑，則今後德國全國將一律廢止死刑；否則事實上死刑之保留，亦惟限於若干傾向於保守主義之數州而已耳。

或謂德國不但於新刑法上廢止死刑，不致有何不良之影響，即於軍法上亦未必無廢止死刑之可能。蓋當革命及反革命時代，誠有若干軍民人等嘗受死刑。然後來往往發見死者之罪，罪不致死，殊有冤屈。因此德國人士之中，有更進一步，主張於非常之時，亦廢止死刑者。更有若干軍事家以爲文明民族之軍隊，自有健全之紀律，即在軍隊中，實亦無死刑之必要。考諸事實，即在戰時，德國軍人因犯法而處死者，亦較諸英法爲少。依此而論，則謂德國軍法上亦有廢止死刑之可能，或非全無根據之談也。

關於死刑問題，德國近時之情形略如上述。對於新俄之情形，吾人亦不能無一言

按美國哈佛大學講師史諾氏 (Francis Snow) 之所見，俄人受托爾斯泰 (Tolstoy) 與陀斯妥以夫斯基 (Dostoievsky) 著作之影響甚深，故普通心理，對罪犯頗存仁慈悲憫之懷，視罪犯由於社會不良之環境與本人精神上之缺陷而發生。善處罪犯，以及仿美國白利克律辦法，由精神病理學家審查犯人，當深合人民一般之普通心理。現蘇俄政府除對付反革命者仍用死刑外，對於別項重犯，則已不用死刑。在俄國殺人犯僅處八年之監禁。惟共產黨黨員苟盜小款，政府立予鎗斃。即不鎗決，至少亦須受十年監禁之刑罰。較普通殺人犯所受之刑罰加重，以期黨員之廉潔云。

四　結論

各國之國情，環境，歷史，習慣，各有不同，其犯罪之發生，往往各有特別之原因。苟欲對症發藥，消滅犯罪，自非先將犯罪之普通特別種種原因，加以研究不可。蓋必種種原因明瞭，然後可以針對實況，爲拔本塞源之謀，立一勞永逸之計也。吾國通商大埠，以及內地各處，雖無犯罪之精密統計，然就日報所載，近來各地之犯罪，亦不無激增之象。其所以致此之由，當不外乎貧困及無智兩種原因。而救濟此兩種原因之方法，舍增進民生，普及教育莫由。雖然，各地有各地之特別情形，其犯罪之發生，亦必有若干特別原因，須本統計與調查，細心研究，方能發見。故今後苟有機關，一面調查並統計各地之犯罪情形，將調查統計之結果，加以整理，供各方面之研究。不惟有裨於犯罪之消滅，抑於刑事制度之改良，亦多補助。欲圖救濟國內之犯罪，誠宜先從審察國情入手也。至於廢止死刑之問題，雖在今日之中國，尚未爲一般人所注意，逆料嗣後文化日趨進步，刑事制度日就改良，不久必將有熱烈之討論，如今日德國之情形也。

本篇所用參考資料如下:

"Criminal Law Enforcement in America and Europe" by P. W. Wilson.

"The Scientific Treatment of Crime" by Harry Elmer Barnes.

"The Nation-wide Campaign to reduce crime" by Watson Davis.

"Economic Factors in Criminality" by V. F. Calverton.

"The View of Crime Held by Eminent Russian Writers" by Francis Snow.

十八,二十八,脫稿

本社收到新出版物一覽 以二月份收到者爲限

新路一卷一號	上海安南路泰威坊一〇一號	現代評論七卷一六四至一六八期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銀星一五期	上海北四川路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清華週刊二九卷一號	北京清華學校
生路一卷一至二期	上海棋盤街上海新學會社	北新二卷七號	上海四馬路北新書局
雪花一期	江灣勞動大學鄭之綱轉	海潮音九年一期	泰縣南門內回子牌坊泰縣佛教居士林
世界畫報五五期	上海大馬路生生美術公司	良友二三期	上海北四川路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醒獅一七〇至一七三期	日本長崎市博多郵便局私書函七番轉朱國翰	一般三卷四至四卷一號	上海望平街開明書店
語絲四卷五至八期	上海四馬路北新書局	幻洲二卷七至八期	上海四馬路光華書局
青年進步一〇九册	上海博物院路二十號中華青年會全國協會	眞美善一卷六至八號	上海望平街眞美善書店
貢獻七至九期	上海哈同路民厚南里六三二號嚶嚶書屋	醫學原著索引五卷一號	奉天八幡町三番地實驗治療社奉天支社

東方與西方

千五百年前之燉煌戶口册與中國史籍上戶口數之比率

翟爾士

本篇爲英人翟爾士 (Lionel Giles) 所著，原文載通報 (T'oung Pao) 第十六卷。除所錄敦煌戶口册殘片，可略睹古代一部分戶口册之體制外，其主要之發明，則爲根據文獻通考『女口不豫』一語，以釋宋代戶口比率特異之故。吾國學者，罕知歷代戶口記載之不可靠；而於宋代特別現象，未加精密之注意；即注意及之，亦不能明其本源。雖李心傳馬端臨二氏，生當宋代，猶未能注意本朝法令之變異，故戶口數之疑團莫釋，僅能作泛常之懷疑。且馬氏身歷宋元二代，所著文獻通考，既自述『女口不豫』之令，乃不能與所記戶口數相會通，必待數百年後之英人，始作此輕便之解釋。豈不異哉。因迻譯如次，俾研究中國古代戶口者留意焉。

王庸識

下錄斷篇爲不列顛博物院中斯坦因彙集之中國寫本 (The Stein Collection of Chinese MSS. in the British Museum) 第九百二十二號，即紀元後四一六年間敦煌城戶口册之一部分。距今千五百年之久。是不但與中國戶口記載之問題有關，即因其年代之久遠，亦有刊行之價値也。元後四一六年，當西涼國始主李暠末年之前一年。西涼事略，可參考一九一四年七月份皇家亞洲學會雜誌 (J. R. A. S.) 余之敦煌錄 (Tun Huang Lu) 一文。此國雖與其「父母國」(Parant State) 北涼有戰爭，但因其君主開明之治，國勢頗臻隆盛。及四二〇年頃，復爲北涼所併。四〇五年後，西涼即以酒泉爲都城，故當時之燉煌，雖仍爲國中重要城邑，但非實際都城耳。

此種斷篇，其留存於吾人者，共有四紙，聯爲一卷，縱橫 89×24.5 生的米突。反面密抄佛典，年期較後。

A

1. 道男弟德年廿一驛子

□ □ □

2. 仙〔?〕妻趙年十七

□ □ □

3. 仙〔?〕息女宮年一

□ □ □

4. 建初十一年正月籍

B

1. 〔敦〕煌郡敦煌縣西宕鄉高昌里兵裴
晟年六十五

2. 息男鬼年廿九

3. 魄男〔弟〕湊年廿五

4. 湊妻馮年廿九

5. 〔丁男二〕

6. 次男〔一〕

7. 女口一

8. 凡口四

9. 居趙羽塢

10. 建初十二年正月籍

C

1. 敦煌郡敦煌縣西宕鄉高昌里散陰懷
年十五

2. 母高年六十三

3. 丁男〔一〕

4. 女〔口一〕

5. 凡口〔二〕

6. 居趙羽塢

7. 建初十二年正月籍

D

1. 敦煌郡敦煌縣西宕鄉高昌里兵裴保
年六十六

2. 妻袁年六十三

3. 息男金年卌九

4. 金男弟隆年〔卌?〕四

5. 金妻强年卌六

6. 隆妻蘇年廿二

7. 金息男養年二

8. 丁男二

9. 次男〔一〕

10. 小男一

11. 女口〔三〕

12. 凡口〔七〕

13. 居趙羽〔塢〕

□ □ □

E

1. 敦煌郡敦煌縣西宕鄉高昌里散呂沾
年五十六

2. 妻趙年卌三

3. 息男元年十七

4. 元男弟勝馬年七本名臈

5. 勝男女妹華年二

6. 丁男二

7. 小男〔一〕

8. 女口二

9. 凡口五

10. 居趙羽〔長?〕

11. 建初十二年正月籍

F

1. 敦煌郡敦煌縣西宕鄉高昌里兵呂德
年卌五

2. 妻唐年卌一

3. 息男明天年十七

4. 明天男弟愛年十

5. 愛女妹媚年六

6. 媚男弟興年二

7. 丁男二

8. 小男二

9. 女口二

10. 凡口六

11. 居趙羽塢

12. 建初十二年正月(籍)

G

1. 敦煌郡敦煌縣西宕鄉高昌里大所吏

隨嵩年五十

2. 妻曹年五十

3. 息男壽年廿四

4. 壽妻趙年廿五

5. 女市皇年七十四附籍

6. 丁男二

7. 女口三

8. 凡口五

9. 居趙羽塢

10. 建初十二年正月籍

H

1. 敦煌郡敦煌縣西宕鄉高昌里散隨楊

年廿六

2. 母張年五十四、

3. 丁男(一)

4. 女口一

5. 凡口二

6. 居趙羽塢

□ □ □

I

□ □ □

1. 女口一

2. 凡口二

3. 居趙羽塢

4. 建初十二年五月籍

K

1. 敦煌郡敦煌縣西宕鄉高昌里散唐黃

年廿四

2. 妻呂年廿六

3. 息女皇年六

4. 丁男一

5. 女口一

□ □ □

註(1)「舜子」二字若指職業,則按此册程式,應在家主姓名之前;且每戶副丁,又不認有分立之職業也。原卷第一聯接處即在此,以下所記,當另屬一家。

(2)原文作「仙,」可疑。但此字定係人名。設以仙爲道與德之兄,亦未始不合。

(3)此册中凡妻皆僅記其處女時姓。

(4)據教士黃氏年表 (Pere Hoang's tables),當紀元後四一六年二月十四至三月十四日。

(5)前漢書食貨志示下表:5家=1鄰;5鄰=1里;4里=1族;5族=1黨;5黨=1州;5州=1鄉。據此,則一鄉有一萬二千五百家。但敦煌城總人口,從未達此數;故此所謂鄉,比較甚小。圖書集成食貨典戶口部卷十八總論,言唐

制以百家爲甲，五甲爲鄉。此制當較近似。

(6)由其年歲等關係，可知中間必奪一「弟」字其既記一家人口，如連環式法頗奇異。下此皆然。

(7)雖次子已漸長成且已結婚，乃不包於丁男之內而另立一項，是可異也。C款之項亦然

(8)是卷所記戶口，似皆居此處，惟一家(C)一爲例外。康熙字典釋「塢」字曰『小障也，一曰庳城。』又引服虔通俗文曰：『營居曰塢。』大抵趙羽塢爲一兵營，占高昌甲之一隅，外環土牆，牆之興築者爲趙羽其人。此稱假設，當無大誤；

(9)「散」字複見E款1項，H款1項，及K款1項。此與他戶之稱「兵」或「吏」者相對，必指一種境況或職業而言。又似爲「散居」之簡稱。由是以解，則此輩乃移殖之民，大都爲墾地而來者。隋書（卷二十四）食貨志云：『晉……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並謂之僑人，皆取舊壤之名，僑立郡縣，往往散居，無有土著。』

(10)婦人年至六十三而其子僅十九歲，未免過大。但原本文字上初無可疑之點也。「高」當即指處女時之姓。

(11)青年稱成丁，是是否曾經規定至十五歲以下，余未知之。參觀下文總釋惟此處當屬例外，蓋本戶中僅陰懷一人爲男子也。

(12)此處原本上有一小孔，無多大地位可容他字，但龍已娶妻，則不能不加「卅」或「廿」字樣。

(13)裴保年屆六十六，仍列爲「丁」；可知此處「丁」字之應用，非有嚴格的法定意義。蓋男子至六十五歲，或不及六十五，即稱爲「老」而免役矣。參下總釋。

(14)此下爲原卷破裂處，故末行年月遂缺。蓋當原卷綴成時，此種戶口册紙，固不認有保存之價值，僅取其背面以爲抄錄之用之而已。

(15)原本「勝馬」二字頗密接，竟似一字但康熙字典中無此種組合字也。

(16)「[illegible]」爲膾之變體，又作鱠。

(17)此處末字原本作『長羽』狀，不解。

(18)「店妻」之誤寫原本有一小符號，作×形，示此二字當對調。

(19)又一雙名之例，亦密接如一字者。其義爲「次日」，似係混號而非平常名字。

(20)此「所」字之用法，字典中余未見其例；但可與西安府景教碑文中之「所司」比觀。

(21)「皇」姓頗爲奇特，恐係個人名字。則此女爲未嫁者矣。「皇」名又見K款3項。

(22)「附籍」之義，或因此册初次編纂時，偶將是女之名略去。或則當時此女尚未加入此家，蓋人死而無子，其保養之責，自屬諸弟兄矣。（庸按末句之說，較近事實，前書「附籍」之解，似係「蛇足」。

(23)此下爲原卷黏接處，其餘款項，大部裁去。

* * * * *

以上共十家，二家（A，D）之姓，已經脫去。其餘八家，分爲裴，陰，呂，隨，唐，五族。此諸族又與趙，馮，高，袁，張，蘇，曹七族聯姻。更有呂唐二族通婚者二事。(F：1,2；K：1,2)每家即中國戶口册之所謂「戶」(household)此中有九戶完全，(B－K)共計三十六口。其戶與口之比率適爲1:4。雖事例太少，不足以據爲論證，但此率可與下列戶口數所得相比較：（據圖書集成食貨典戶口部卷九至十一）

紀元後2年	140 年	280 年
戶 11,200	戶 〔7〕748[1]	戶 6,300
口 38,335	口 29,170	口 (缺)
比 1:3.43	比 1:3.76	

609 年	740 年
戶 7,779	戶 4,265
口 (缺)	口16,250
	比 1:3.81

下列各時代全國官記總數，此處當注意其每家人口之平均數甚高。

紀元後2年[2]	140年	280年
戶12,233,062	戶 9,698,630	戶 2,459,804[3]
口59,594,978	口49,150,220	口16,163,863
比 1：4.87	比 1：5.06	比 1：6.57

464 年	609 年
戶 906,870	戶 8,907,546
口 4,685,501	口46,019,956
比 1：5.166	比 1：5.166

732 年	740 年	755 年
戶 7,861,236	戶 8,412,871	戶 8,914,709
口45,431,265	口48,143,609	口52,919,309
比 1：5.77	比 1：5.72	比 1：5.93

紀元後七五五年，安祿山反。既而戰亂相尋，中國居民，經慘酷之蹂躪。設通典所述爲可信，則七六〇年頃其戶數與人口各降至 1,933,134與16,990,386之譜。圖書集成戶口部卷十八總論(30－31頁)引駒陰冗記謂大歷間戶數，一時降至 1,300,000，『此古今最耗者』云。

此等古記載，其所謂「口」常可視爲「凡口」，意卽人民之總數。孟子云：「八口之家」亦此義也。晉書地理志言蜀國於二二一年頃有男女口 900,000，戶 200,000。求其比率，則爲1：4.5。由是總觀唐宋間戶口之比率，頗能得其常度。惟自1：4.87 漸升至 1：5.93，則可謂爲人口增盛之表徵也。乃降及宋代，（五代無適當記載可引）而其變化之驟突，彰然可覩：

紀元後1021年	1075年	1083年
戶 8,677,677	戶15,684.529	戶17,211,713
口19,930,320	口23,807,165	口24,969,300
比 1：2.29	比 1：1.51	比 1：1.45

1099年	1110年	1223年
戶19,715,555	戶20,882,258	戶12,670,801
口43,411,606	口46,734,784	口28,320,085
比 1：2.2	比 1：2.23	比 1：2.23

此中每家人口平均之數非常減殺，中國作者，未嘗不注意及之。圖書集成引地理通釋云：『李氏心傳曰「西漢戶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戶爲四十八口有奇。東漢戶口，率以十戶爲五十二口。……唐人戶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戶爲五十八口有奇。……自本朝元豐至紹興戶口率以十戶爲二十一口。以一家止於兩口，則無是理。蓋詭名子戶，漏口者衆也。」此節文獻通考亦引之。又云：『然今淛中戶口率以十戶爲十五口有奇。蜀中戶口，率以十戶爲二十口弱。蜀人生齒非盛於東南，意者蜀中無丁賦，於漏口少爾。』

俄人薩查羅夫 (Sacharoff) 所著中國人口之升降（二四頁）頗重視民戶之分裂，與宋代官吏之希冀陞遷賞賜而舞弊。故彼輩卽

禁止成年兄弟共居一家，俾案册之上戶數加增，而人數未嘗增多也。又謂『宋代戶口册，皆現有司濫竽之跡。所有統計，其戶口數咸爲一與二之比例。是以此等表册，僅有人數尙屬可信，戶數則無注意之價値』云。

凡此論者，同以宋代戶數之突增，由於人爲之作僞。惟中國人（李心傳，馬端臨）責諸人民之避賦，而俄人薩查羅夫則以官吏之貪婪爲主因耳。今雖不得史實足爲二說之證；此二種原因，似同時有相當之效力。然戶口比例之增加，如是其重大而急速，若以此爲充類至盡之解釋，似屬幽謬之見。且此種戶口現象，獨不先不後，適與宋代相終始，又將何以解之？蓋蒙元第一次戶口調查，立即恢復舊狀矣：

紀元後約1260年	1290年
戶11,633,281	戶13,196,206
口53,654,337	口58,834,701
比 1：4.61	比 1：4.46

此處應注意一二九〇年之比率，適與一一一〇年及一二二三年相差一倍，是其要點也。

文獻通考卷十一有一〇八〇年之戶口報告，薩查羅夫亦列入其表中，而未能注意其最要之點。蓋該數不僅記通常之戶口，且有丁數也。今將歷史上各時代對於「丁」字之義，悄先加以考察。紀元前一五五年頃，男子年屆二十而充役。前漢書卷五所謂『景帝二年冬十二月，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是也。其後此詞男子通用，故前漢書卷六十四有『丁男被甲，丁女轉輸』之語。嚴格言之，則「丁」字不僅指一成人，乃成人之能納稅與供役者也。「丁男」一詞，已暗示連帶之「丁女」。但今所錄册籍，不另列丁女，凡女子統歸「女口」。晉武帝時制，凡男女年在十六與六十之間爲「正丁」，十三至十五及六十一至六十五爲「次丁」，十三以下爲「小」，六十六以上爲「老」。此四類中，第二類之少年及老年男子，又通稱曰「次丁男」。（此與敦煌戶口册中之「次男」不同，乃係另一通稱。）後此制又變更如下：

紀元後504年(北魏)	582年(隋)
(男子)	(男與女)
15 以下＝小	3 以下＝黃
16至17 ＝中	3至10 ＝小
18至65 ＝丁	10至17 ＝中
66 以上＝老	18至60 ＝丁
	60 以上＝老

五八三年，規定男子成年爲二十一歲，服兵役；六〇五年，改爲二十二歲。唐代改制，記載如下：

紀元後623年	705年	744年
(男與女)	(男與女)	(男子)
4以下＝黃	22至59＝丁	18至23＝中男
4至16＝小		23＝成丁
16至21＝中		
21至60＝丁		
60以上＝老		

763 年

(男子)

25至55＝丁

宋初九六三年頃，以年二十至六十者爲

「丁」而登錄者僅限於男子。文獻通考卷十一，有一節不可不特別注意：原文云『乾德元年，令諸郡歲奏男夫二十爲丁，六十爲老，女口不預。』此末句者，殆無第二歧義。是令苟繼續有效，（宋亡之前，未見撤銷之事。）則女子之不見登錄，彰彰甚明。故吾人可無需另求證據而得一正當之結論曰：凡後此所記「口」之數，量非指全國人口而言，乃僅指男子而言之也。且其戶口報告，即可以供實證。蓋所謂丁者，乃與戶口並立爲三，其數如下：

紀元後1080年

戶 14,852,684

口 33,303,889

丁 17,846,873

今戶口之比率爲1:2.24，與一〇九九，一一〇一，一一二三年之比率相埒；其亦同時承認此等名詞，可由此假設矣。然以二十至六十歲之男子有千七八百萬，則三千三百萬總人口之不免太少，是又至爲顯明者。故吾人若以三千三百萬爲男口總數，則其總人口可粗略估計（爲今之計已頗正確）爲六千六百萬；由此可得戶口之比率約爲1:4.5，即與元初之比率略等矣。至於戶數比例，仍較唐代爲大，則殆由於前述諸原因也。

此外有二種報告，有丁數而無口數者，亦當注意：

紀元後1088年

戶(1)8,289,385 { 主戶(1)2,134,733；客戶 6,154,652 }

丁 32,163,077

原文『主戶』下『二百一十三萬……』之上，定脫『千』字。今姑不以訛文作據，觀第二表如下：

紀元後1097年

戶 19,435,570 { 主戶 13,068,741；客戶 6,366,829 }

丁 33,411,606

此項統計，相隔二年，中間並無戰亂之事，數量當無多大差異，故戶數之增加不過三十萬。今知一〇九九年口數約有四千三百五十萬，則一〇九七年之口數，即可假設爲四千三百萬。但同年丁數，有三千三百萬，是其所謂「口」亦必爲男子無疑。故一〇九七年之人口總數，約有八千六百萬之譜，其戶口比率則1:4.5也。

此等全國戶口總記之外，余又參考中國方志若干種，其示宋代戶數之比較增多，皆屬一致。中有以「口」字回復古義，或兼用新義者。例如畿輔通志（卷三十）載大名府戶數155,253，口數568,976，所得比率爲1:3.66；與霸州1:1.35之比率（戶15,918；口21,516）相矛盾。宣化府志中因攙入「丁」之一目，問題加雜，其丁數幾無不較口數爲多。如西寧縣有

戶 2499

丁 8569

口 5773

欲求解釋此數，其惟一滿意之方法，只可以丁數爲成年男女之總數，非丁者總稱爲口。其總人口則等於丁數加口數之和，即 14,342 是

也。此其比率爲1：5.73，與唐代最盛時七三二年及七四〇年之比率相同。

關於明清戶口册之複雜問題，非本文所注意。十五六世紀間人口升降之記錄，其變動離奇，至使續文獻通考一概抹殺之，謂：『國家戶口登耗，有絕不可信者』云。關於清代，則此處僅可指明者，即其「丁口」一詞，用於官府報告，不過爲「丁」字較完密之字樣。譬如吾人（英人）之稱 adults（成年）爲 Adult persons（成年人）也。薩奇羅夫似誤解「丁口」二字之義，故至陷於大謬。彼記述一七一一年（康熙五十年）中國之總人口爲二千四五百萬，實則該數僅示成年男子，已屬不成問題。吾人但觀一七四九年（乾隆十四年）人口有一萬七千七百萬之多，可以明矣。蓋當時雖屬太平降盛之期，但中國民族，能於三十八年內增殖如此之鉅，彼明識之統計家，必不信也。（庸按此乃齊氏臆推之語，蓋康熙五十年始以丁賦攤入地粮，人丁之隱諱者少，故其統計漸近眞實。乾隆十四年人數之突增，乃眞爲之不同，非名稱及計算法之差異也。）

註(1)七四八之數，未免過小，原文『七百』之前，當脫『七千』字樣。

(2)是爲漢代戶口之「高潮點」(high water mark)

(3)册府元龜作二千二百萬有奇。圖書集成謂戶數大於口數，必有錯誤，其最簡易之改正法，可略去起首之二千萬。惟口與戶之比例，未免太高耳。蓋在擾亂時期之戶口報告，常不如太平時代之可靠也。

(4)此在劉宋之世，僅據中國南部。

(5)此時人口雖激增，而戶口之比率與上表相同至小數二位。

(6)唐代高潮點。

(7)此數配置奇異，似有可疑之點。

(8)宋代高潮點。

(9)此僅應用於已婚婦女，處女年屆二十爲丁（隋書卷二十四）

(10)據晉書卷二十六。所可異者，圖書集成不錄晉書而引册府元龜，以五十至六十爲正丁，十三至十五爲次丁，且此制又限於男子。是說明明不確。

(11)「黃」爲「黃口」之簡稱，嬰孩與幼年兒童之古名也。淮南子汎論訓，『古之伐國不殺黃口』或謂唐代三年一調查之戶口册，名曰「黃册」，其源即復由於此云。

(12)圖書集成食貨典戶口部卷十七。

德國在東亞方面之經濟的復活

每日新聞

德國在東亞之經濟活動，素稱顯著，歐洲大戰時雖陷於一敗塗地之境況，但戰後恢復能力之旺盛，殊堪驚嘆，尤以在北滿洲方面發展更速，其勢銳不可當。此篇載在上海每日新聞，論述德商在北滿方面之活動頗詳，亟譯之以饗讀者。

幼雄識

德人在北滿之經濟活動，始於一九〇〇年頃，即中東鐵路建築時也。當時在哈爾濱設店

營業之德商僅有三家，即孔斯脫、埃里倍爾斯商會，開茲曼埃惠倫加倫及留茲脫爾曼。居留之德人，最初亦不過三十戶左右，但至日俄戰爭前後不特居留德人驟然增加，商店戶數亦達數十。此種商店以經售布疋及製成衣服為主，而上述三家其最著名者也。德商之在北滿方面，既以此而立其經濟的基礎，於是不特商業，在工業上亦有着手者，如華爾勃萊夫斯基（德籍波蘭人）設立麥酒釀造廠於哈爾濱，以供給北滿一帶之需要是也。

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開始，北滿之經濟界頓呈興旺之象，德商乘機活動，藉西伯利亞鐵路，直接自本國採辦商品，又復聯絡與北滿有特別貿易關係之俄國巨商，以廉價輸入，因此別國商人無從抵抗，哈爾濱市場，幾完全為德商所獨占。迨日俄戰爭終結，哈爾濱之商業益行發達，德商更逐漸增加，德政府又於哈爾濱設領事館，任命黑采為領事，德國在北滿經濟界之地位，乃愈加上進，至一九一〇年在松花江對岸且有德商所經營之砂糖製造廠創設焉。

惟其時日本及其他各國亦開始活動，漸次蠶食德國之勢力範圍，故北滿市場中各國商品之競爭亦漸次加劇，降而至於一九一三年下半，因歐洲戰雲瀰漫，德商不免受其影響，一九一四年初，德商中已有縮小其事業範圍而準備閉門歇業者，是年夏，歐戰勃發，全部德商竟不得不停止其事業，將十餘年來所築成之經濟基礎完全拋棄而離去北滿矣。至是以哈爾濱為中心之北滿市場，乃為日英美三國所占有。惟其中英國亦以戰爭之故，不能充分活動，故為己國商權之擴張，而起激烈之競爭者僅有日美二國。然而歐戰告終，世界復趨向經濟戰爭之途，一九二二年德商又復捲土重來，作恢復其舊有地位之圖矣。

戰後之德國，財政方面固陷於極度疲弊之境況，然對於遠東市場之爭霸，卻始終不肯落後。如重設領事館，設立商業會議所，均所以謀德商發展之便利。當一九二三二四年時，雖因馬克價值暴落之故，德商之活動尚不十分顯著，然其後馬克穩定，德國商品卽遍佈於北滿市場。以前北滿市場之德國商品，僅有機械，電氣器具，琺瑯鐵器，陶磁器，人造絲，玩具，金屬製品，藥品，染料等，至於最近則毛織品，洋紙等亦有輸入，而洋紙一項且竟有壓倒素占首位之日本品之傾向焉。戰後之德國商品，以品質言，似較戰前為劣，惟較諸他國，卻仍堅牢遠勝，價值低廉，切於實用，以是外國人亦均歡迎之。尤以俄國人向來迷信德貨，故德貨在俄人間之勢力，可謂牢不可破，中國商人亦喜德貨之價廉物美，多喜與德商交易。今則德商尚不滿足於德國商品之僅供給於都市也，更進而企圖直接販賣於地方農民，使此計畫而固實現，則從來賴農民為顧客之日本商品，其所受之打擊必更大矣。

目下在哈爾濱之德商，已有店基者，約有二十餘家，均有堅實之交易，在着着發展之地步，今擇其著名數家，介紹其內容於下：

一、西門子電機公司支店　此為德商中規模最大者，開辦於一九一二年，建築中東鐵路

時，凡關於發電所及修理工廠之建設，均由該公司一手承辦，支店開設後，又建設二百馬力之發電所，至今日計有發電廠三十餘，製粉廠二十餘，均由彼承造。最近哈爾濱中國電業公司之市內電車敷設工程，亦由該公司承接，定於本年十月完成云。

二、孔斯脫、埃里倍爾斯公司支店　此為漢堡孔斯脫埃里倍爾斯公司之支店，為哈爾濱德商中規模廣大牌子最老之商店之一。從前於遠東各地均有支店，歐洲大戰時，曾一度縮小範圍，最近又復發展。經營事業除機械類、電氣附屬品藥品以外，又為 Berlin A. E. G. 電氣公司，及德國某大公司之代理店。

三、留脫維克、克奈倍公司　此為不來梅弗里登堡倍林格爾公司之代理店，目下交易金屬製品及琺瑯鐵器類。該公司創立於五十餘年前，戰前係在錫蘭島活動，經營進出口，栽培橡皮，被稱為實業大王。大戰勃發，該公司財產被英政府沒收，事業頓挫，但近來復起，在遠東各地開設支店及代理店，其活動更較疇昔為勝焉。

四、維思內爾公司　在哈爾濱德商中牌子最老。該公司在遠東設立，遠在三十年以前。最初在海參崴，一九〇四年，為開發北滿地方事業起見，由海參崴移設哈爾濱，以後繼續從事於輸入商品。哈爾濱市消防署之最新式自動車及消防用具，穆陵煤鑛之機械器具，均為該公司所售出。此外該公司又以製粉機，製油機，製米機等供給哈爾濱及中東路沿線之各市場，以鐵路材料供給中東路亦頗不少。

五、德亞商會　此為多數大公司所合成之製粉工廠及工業股份公司之支店，以在北滿建設製粉廠，油廠，釀造廠，及其增設，修繕，並裝置昇降機，通風器等為其主要業務。又為弗力特立盧克魯伯等公司之代理店，售賣鐵路材料，中東路亦採用之。且因其規模宏大，經驗豐富，他公司殆莫能與抗也。

六、愛玆開爾脫公司　此為遠東著名之漢堡巨商第克曼、由尼翁公司及從事於漢堡美洲航線之德國汽船公司之遠東代理店，自一九〇三年起，開始在黑龍江尼古拉愛弗斯克市活動，其後公司即移設該市，今為德國門占公司之代理店，且有副代理店設於傅家甸，吉林，海拉爾，滿洲里等處。

七、尼古拉埃脫萊爾公司　最初此店亦在海參崴，一九二一年始遷至哈爾濱。以販賣金屬製品，建設工廠，及設備等為其業務。由該公司承接建造者，現有材料廠二，製絨廠一，製米廠二，皮革廠一，製蠟廠，自來水廠一。

八、查開爾曼、華拉衣姆蓋不魯台爾公司支店　本店在漢堡，此支店開設於一九一五年，與柏林之雪林公司及其他大公司製造廠相聯絡，供給機械類，保險箱，琺瑯器具，鋁製品，洋紙，文房用具，及電氣附屬品於該地。

九、梯霍可不夫公司　該公司之開設，較為新近，即在一九二三年。以販售活字版，石印版，鉛版，釘書機及其附屬品，謀改良當地之印刷業，廉價供給印刷材料，為其主要之任務。

綜觀德國在北滿方面之輸出入貿易，大致為由北滿輸入原料品之大豆，豆油及豆餅，而

輸出機械類，金屬製品，電氣附屬品，藥品，琺瑯鐵器，陶磁器，染料，文房用具及玩具。今將其自民國十一年至十五年五年間之貿易數列表如下：（單位海關兩）

	一一年	一二年	一三年	一四年	一五年
輸入	一、〇八一、四三三	一、一二七、八一八	二、〇二二、四九三	一、九六八、三九八	一、五七二、〇七四
輸出	一、一九四、三一七	二、四三五、九六四	四、一〇四、六七七	三、〇八四、五八二	五、一九四、〇三四
合計	二、二七五、七四九	三、五六三、七八二	六、一二七、一七〇	五、〇五三、三八〇	六、七六六、一〇八

觀表可知德國在北滿之貿易輸出量，除在十四年較前一年略減外，大體逐年增加，而由北滿向德國之輸入則反之，即自十一年至十三年雖逐年增加，而此後即顯見減少。是可知德國在北滿之貿易，蓋以輸出為主也。此種輸出超過之傾向，此後必將益形顯著。今寓北滿之俄國人及歐洲人均已成為德貨之顧客，而德商猶以為未足，於中國人方面亦方竭力圖德貨銷路之擴張，如每年在利俾瑟所舉行，英，法，美，意，丹麥，瑞士等均參加之展覽會，常向中國商會勸誘其加入，即其努力之一端也。

考德國商品之能在北滿占絕大勢力，其原因有下列幾種，即

一、採顧客本位，

二、對於需要者之趣味，嗜好，習慣，均有精密之研究，

三、品質堅牢，適於實用，

四、價格低廉。

即此諸端，已足操勝券而有餘，況又加以德國商人之勤勉與信用素著，宜其日益發展，莫可遏止，而為日本及其他各國所羨妬也。

中國鴉片問題和日本人的責任

菊池酉治

近年來我國鴉片日益充斥，日本人乘機做鴉片生意的也一天多似一天，報上也時常看到日本土販被破覆的新聞。然而煙販的事仍舊不曾減少。奸商惟利是圖，本國人尚且如此，我們自然不用深責外人。但我們所不肯放過的，卻是日本政府的鴉片政策。他們暗中保護到中國來的煙商，利用領事裁判權在中國橫行無忌。這種萬惡的手段是我們所不該忘卻的。現在讀到這一篇，菊池酉治先生能為正義人道起見，促日本政府和僑民的覺悟，足見公理自在人心。實有介紹之價值。原文登在東京基督教聯盟第四十號，由訂國基黃嘉謨兩君譯為華文，登載本年一月份出版的拒毒月刊，茲特轉錄於此，以廣宣傳。　記者

我們要研究鴉片問題，應該先去審查中國鴉片問題的現狀，然後再進一步去考究在日本的麻醉藥物的取締法和麻醉藥品在各殖民地的合用狀態。但是在這裏我所要論到的，就是我們日本國民對鴉片應抱的感想和責任。把這個來促進居留中國的日本同胞的自覺和猛省。

本來鴉片問題所關係的範圍是很廣闊的，但是這是在乎各國政府的自制問題，所以直到今日還沒有加以論及。不過現在的情形與

前大不相同了。試看中國的鴉片防止會（按即中華民國拒毒會。以下即用中名。）最近的活動。他的對國內和對國外的追求其職任的積極方針的大運動的結果已經造成一種新局勢，使我們在這局勢之中，再不能夠把這問題漠然不問了。

現在，第一所應該研究的問題，就是在中國居留的日本人——對於鴉片貿易有關係的日本人，他們對正當的法律和道德都抱着掩飾和强詞的解釋。本來，鴉片之在日本政府老早已在禁制之列，就是在中國也是違禁品之一，這是誰也知道的了。其他的麻醉藥品不過是單屬於劇毒物取締法的範圍之內。但是那班在中國的日本人，卻以爲日本人是屬於日本政府法律管轄之下，在中國可以享受治外法權的利益。他們如此的曲解，那裏知道這事不但也違背了日本的法律，而忘卻了國際協約公法等等，和對於在世界列國面前日本所聲明的，以及對中國應盡的善鄰指導者的責任。而竟然去做那比鴉片毒害十倍的嗎啡和其他毒物的買賣的介紹人，而且做那種買賣的，每年還增加買賣的數量。但他們卻藉口說是人道上所不得已，說是要繼續延長吸用人的壽命的必要元素，順應他們本能上的慾求，這是很當然的事。因此他們便公然販賣起來，使得那一班在絕望苦悶中的連續的中毒的人完全變成習慣，使他們完全成了癮一點同情心都沒有，而且販賣得一天比一天的增加。像這種的毒害，可以說完全是日本人包辦着在販運傳播。這種事實，實在叫我們無詞可以自己諱飾。我們只要一到滿州各地，以及同胞居留地。（按即各地之日本租界）視察一番，這種實例是不勝枚舉的。這是令人多麼觸目驚心的一件事。因此使現在中國民衆對日本人發生一種劇烈的反感，時常在找尋機會來對付在中國居留的日本人。試看下列幾個實例我們一切便明白了。

去年在山西省石家莊地方有兩個日本人私運金丹（就是嗎啡細丸。）將要運入內地，給國民軍逮捕起來，受到非常的侮辱。天津日本警察署聽到這個消息便要求引渡，當地軍隊頑强拒絕交出，反要求兩千塊錢的賠償金。這種事實在當時的中國報紙和外國報紙都一齊痛罵。直言指摘日本私運者之衆多。而且，中國新聞紙如果有說到日本人的私賣毒物的事，每次總引濟南日本人藥房的白丸（嗎啡丸）事件爲例，前年爲了此事曾發生了慘殺的事件，各藥房競爭製造和販賣的事都是實的。中華國民拒毒會已經把這些販賣者的姓名和內容調查清楚，而且都已經在新聞紙上發表過了。最近上海給三國警官包圍事件和在各國人士的監視中而竟然發生這次的事件，實在可以叫我們驚心，叫我們非常的抱憾的。

在大正十四年十月（按即民國十四年）日政府在關東州將沒收的鴉片賣出問題，在那時候，這層是否合法，舉世的人士都在紛紛議論。像這種拍價拍賣，好像是政府把搜查到沒收了的爆烈彈再賣出去一樣。這種非常識的事，眞叫人大失所望。試看中國，她是對於鴉

片十分需要的地力，但是中國政府還用斷然的手段，把早日沒收到的鴉片和毒物一切都在官民聚會的面前焚燬了。像這類的事實我們應作何等感想。但是在列國非常注目的關東州，當時日本代表卻大言是爲正義人道。自從國際聯盟開設以來，最爲人所注意和引起了得未曾有的議論的日內瓦鴉片會議那一年的事件，雖然是在鴉片法規外的事，但是就沒收的目的和取締的方針看起來，實在令人感覺到他的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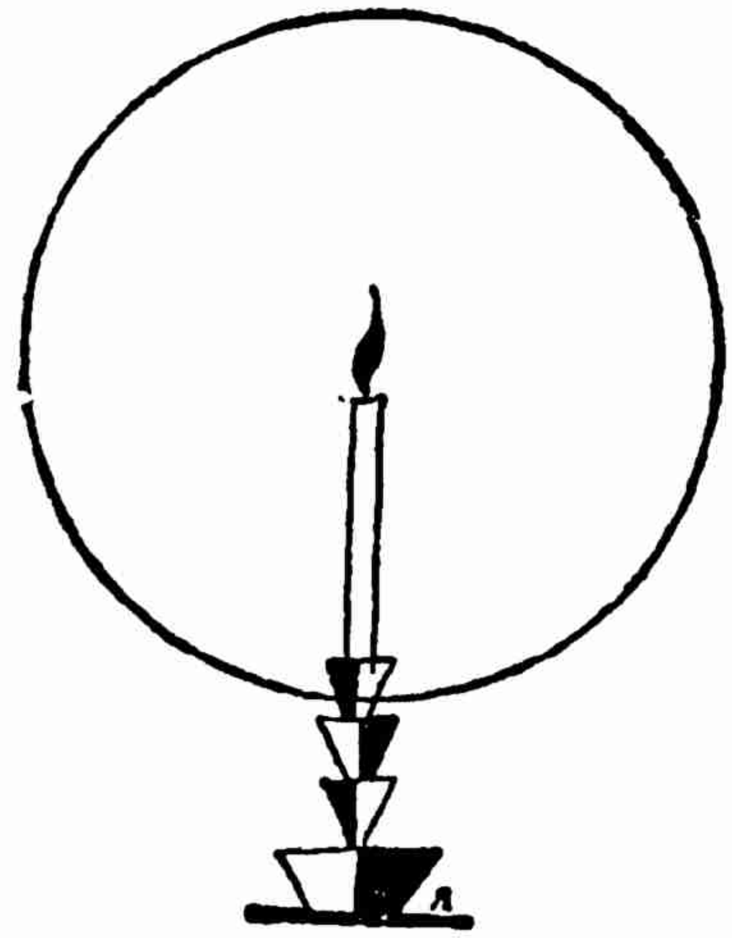
私賣私運的事在本國內地也是非常之多的。像是大板道修町二流以下的藥種商，可以全說是偷運和偷運的關係者，中國滿州交易關係的常習的不正當的商人。他們所做的都是非常的跋扈。種種的悲喜劇可以推想得到的。而且我國的人（按即日本人）自負在台灣的鴉片政策，究竟現時是在什麼狀態呢？自從鴉片法實施以來已經經過了幾十年的今天，就鴉片金額和密賣者以及吸烟者等等的成績，在列國中稱爲模範禁止國。而且領有異土的我們這個先進國，但是實際上的效果究竟怎樣，實在令人發生不少的疑問。

現在在中國鴉片消費總額年年統計共有二十幾億元。嗎啡及其他麻醉毒物的私運入額大約有四十噸。金額計算有三千五百萬元。至於鴉片私運的額數還是無從知道。這多巨額的嗎啡和其他的麻醉毒物大多數是曾經過日本人的手私運來的，這是確鑿的事實。這實在是有心人應該憂慮的責任問題。近年的著名事件像是上海領事館警察廳的醜汚事件。在浦魯浦奄斯（按即海參崴）大港所發起高田商會嗎啡沒收事件，「星」製藥會社的鴉片私運問題，在大連所發起的大正製藥嗎啡私賣事件，降期（人名）政務長等所發出的海羅因輸出證事件，在上海所發起的三國警官武裝包圍事件。不能够一一舉了出來。這些原因乃是在乎我國政府當局的無方針和麻醉毒物取締法的不完備，這都是確實的證據。但是對於政府責任的研究等到有機會再發表。現在第一希望在中國居留的日本同胞的自覺的大問題。他們明曉得這新事實，和麻醉藥的根本破壞中國民族，和使中國滅亡的慘淡的利害，要他們猛省！請看看因果應報的的確。我深深希望日本大商家回顧死屍殘骸排列遍地的可慘，大家做正義人道的勇者罷！大家做那國際後進國的善導者，這乃是我的大希望。那些卑鄙無謂的鴉片需要供給論如果不加以排斥，那末我國對中國的禍根永遠要存留着。我相信必定有一天會看見這禍根的爆發。前年在日內瓦鴉片會議時，當那日本和英國論戰最激烈時，在中國的報紙上卻登出很深刻的嘲諷的論調，把這會議看做盜賊騙術的發表。（譯者按：大概即指所謂分贓會議。）像是潑婦的互相毆擊，互相指摘彼此的醜事。說是又在暴露帝國主義的現實的暴露。像這種的現狀，可以說是當然的結果。而且當時美國的報紙上也敢揶揄酷評。美國是被內外自他所公認爲中國的良友的一個國家。他的論調竟然也是如此，可以證明這種事實是理所當然的了。

在今日的中國的鴉片問題，誰也承認這是英國人種的禍根，實在是英國鴉片政策的發端，英國人將要藉此來壓制中國使他滅亡使中國的上下民衆在過去的時間內發生無限的怨嗟痛恨。我斷言此種心情將要轉移到日本來了。我深望日本政府不要為了稀少的私運關係者的利益而毀壞了日本國際上的名譽，誤了國家百年的大計。我一面警告當局，一面考察因襲的惰性從中國人的實在生活裏面看去的鴉片毒害的慘狀，和考察我們日本人民的直接間接的關係，我們不禁大聲疾呼，警告在中國居留民和關係的日本國民責任的重大，催促他們趕速猛省！

更正

本誌第二十四卷第十九號東方與西方欄內轉載允我君譯英日同盟不能復活之推測一文，原著者英文名為 C. T. Liang。誤作 O. T. Liang。又該文第四十一頁上格第七行『英美日均在南京擴張商務』「南京二字」為「南美」之誤，茲由原著者來函指示，合亟更正，幷致謝忱。



發明

西洋的發明是如何產生的?
東方如何可以產生發明?

衛中

引言

今天的題目是很特別的,也是吾很注意的,因為吾擬介紹一種新的學問——發明的心理學。——這種新學問在西洋現尚未有,在東方更不用說了。吾近來所欲闡明的新學問,卽是此種發明的心理學。今天在貴校講講「發明」(Invention),不啻草一段引言。

「發明」的問題,在吾看來比任何問題都要緊些,尤其是在今日之中國。現在人都愛講新學術咧,新中國咧等等時髦大話,說一句話帶一個「新」字,要知道這個新的事物都非去發明不可。不去發明,怎樣會有新的?說話是容易的,用什麼方法實地去發明,才是重要問題哩!

許多人以為「摹仿」是發明的初步,其實摹仿與發明絕對相反,發明家原初不是摹仿家,摹仿家也當不了發明家。發明是創造新的,摹仿是抄襲以前有的;雖然抄襲新的,也要變為舊的,故抄襲永遠不會有新的!看看日本,直到今日還是一個舊日本,並沒有做出一點新的事物來,牠在新世代沒有位置站。什麼原故呢?因為走了摹仿的路,一味抄襲。一方面抄襲本國的舊式禮教,一方面抄襲西洋的物質文明,不但不能產生一個新日本出來,反為產生新日本的障礙!而落後的中國看見日本抄襲的手段靈敏,戴起舊式物質文明的假面具來,好不羨慕死人,遂專效日本的猴法,倣着戴物質文明的假面具。這樣如何能創造新的物質文明出來,而建設一個新中國?

偷戴着物質文明的假面具，終於創造不出新的物質文明來，所以應當丟開摹仿，而走發明的路。吾今天就是要大家究研這「發明」的問題。且看西洋的發明是如何產生的？西洋用過什麼力量去發明？西洋的發明的力量在中國有沒有？如果中國有這種發明的力量，那好極了，如果沒有，那就應當培養。並且培養這種力量須用什麼方法呢？非快快解決不可！今天時間共祇兩點鐘，不能細講，只能大概說說。茲分綱目為兩條：一，西洋的發明是如何產生的？二，東方如何可以產生發明？

一　西洋的發明是如何產生的

要明白西洋的發明是如何產生的，首先應當注意一件事，就是西洋的發明——物質文明——為最近一百年的奇蹟。比方電燈現在很普及了，但是那發明電燈的 Faraday 是十九世紀的人 (1791-1867)。照像術也只有五十多年的歷史。電報，電話，年歲也才五十掛零。再如駕乎一切發明之上的達爾文的「進化論」也是七十多年的事。為什麼以前許久的年代沒有發明？突然在這數十年內產生了多種發明？在中國二千五百年前就有孔子，老子，許多精神文明的人物，當時印度的精神文明已極隆盛了，但到如今還不會有物質文明。獨獨西洋在一百年內竟建設了前古未有的物質文明，這是什麼原故呢？

要找這裏面的原因，應當看看西曆一八〇〇年前西洋的歷史。看看一八〇〇年前西洋人幹過什麼？一八〇〇年之前與後有什麼關係？非把此中關係因緣弄清楚，恐怕不能了解西洋的發明究竟是如何產生的。

一八〇〇年前的西洋與以後的西洋，有一個不同的地方：一八〇〇年前的西洋受宗教支配極深，能脫去宗教的羈絆的人極少；一八〇〇年末，則由微而著躍出宗教的範圍的人漸漸多起來了。一八〇〇年以前西洋文化只有一個原動力，一切悉聽宗教支配。看西洋歷史可以知道的。從教育方面觀察，有 Graves 著的中世紀教育史 (History of Education, Vol. II) 敘述甚詳，可以參考，茲不具引。到了一八〇〇年末，西洋文化始有第二個原動力發生。

宗教對於人類的唯一着眼點，是人類的精神。但是牠無意中以為發達精神，必須抑壓身體。東方的宗教傳到歐洲時，變本加厲，抑壓身體的方法更嚴密，利害了許多倍。因為見西洋人尚在野蠻時期，又有地理關係水多陸少，身體極好活動，抑其身體冥然用心是辦不到的，遂出以拐灣的手段。

這種拐灣的手段，用兩個字表示，就是「吃苦」。「吃苦」的目的是使人厭惡身體。於是創世紀上亞當被上帝驅逐的故事，就由此而實現其作用了。亞當因偷食樂園禁果獲罪，被上帝逐出，上帝對他說：『今後你當以血汗換你的飯吃。』自此以後，人類的罪惡，前生鑄定了，非吃苦不足以贖罪。宗教利用無論什麼事情，使西洋人吃苦。吃苦愈甚，對外界厭惡之感愈深；厭惡外界到了極點，則自然輕忽身體，傾向於天堂聖域

之路。比方使人作農作工，目的不在農業與工業，乃在使人厭惡外界活動。此種辦法先行於寺院僧侶身上，後即漸漸普及到民間。總之，西洋民族處在這種支配之下，一切行為活動，全是乾燥無味，沒有一點樂趣。簡直外界活動之乾燥無味，變為道理；按道理說，人歡喜作的事是不應當作的，不歡喜作的事是應當作的。後來宗教又得帝王諸侯的幫助，所以能行之久遠，擴之廣大。帝王諸侯看見此種教義，是頂好的愚民政策，不惜低首下心扶植之，推行之。王侯借宗教以維持地位，宗教亦利用王侯以擴張教義，二者狠狽為奸，相依為命，儼然是一對夫婦。可以說宗教為夫，皇帝為妻，因為皇帝完全聽從宗教的命令。宗教加皇帝，苦上加苦，所以一八〇〇年前的數百年間，西洋人的行為及一切職業全沒有什麼變化。

因為當時西洋人的行為職業全沒有變化，所以沒有發明。在文藝復興後，雖然有過一點，但不能算數。發明唯以外面的趣味是賴，外面活動乾燥無味，當然不能有發明。發明家全靠外面活動的趣味，有發明家的傳記可以作證。舉幾個例看看：比方一個博物學家 Linnaeus 常走到樹林對植物跪倒在地。一個禽鳥學 (Ornithologist) 家叫 Audubon，最喜歡繪鳥，先客居美國，沒有人買他的作品，後來用他妻的錢到英國，希望英人能懂得他的作品，但頭幾年也是沒有人要，他自己常在倫敦大街兜售；後來又由英返法，由法返美，到處難邀歡迎；但是他一生只是繪鳥六十年如一日。又一個天文學家 Harschel 當他研究天文的時候，買不到適用的望遠鏡，他並不因為沒有合適的望遠鏡掃興，反而自己立願造一個，他的忍苦耐勞和工人一樣，他的全家好像工廠。後來合用鏡頭終於造成了，遂發現了天王星 (Uranus) 出來。這種種事實，就是因為發明家深覺出來自然活動的趣味的原故。這種有趣味的外面活動，在西洋宗教與政治支配之下是很不容易有的。西洋宗教與政治把人制服在苦痛的工作之下，只許你苦惱，不許你快樂，所以在一八〇〇年以前，西洋人雖然忙得要命，但是沒有發明。這種吃苦的工作直到如今還很普及，看西洋社會上那一個人不是整天的忙着？但是誰會發明？因為這是一種苦忙！發明家所以能發明，乃是用自己特殊強大的身體力量偷找一種物質的趣味的結果啊。到了一八〇〇年末，則與以前顯然不同了，能用自己的身體力量偷找物質的趣味的人，突然多了，這就是十九世紀的發明家。如英國天文學家 Herschel (1738 1822)，德國博物學家 Humbolta (1769-1859)，法國生物學家 Cuvier (1769-1832) 英國化學家 Davy (1778-1829) 法國禽鳥學家 Audubon (1780-1851)，英國地質學家 Sir Charles Lyell (1797 1875) 瑞士生物學家 Louis Agassiz (1807 1873) 法國化學家 Louis Pasteur (1822-1895) 昆蟲學家 Jean Henri Fabre (1823-1915) 英國物理學家 Lord Kelvin (1824-1907) 先後輩出。最重要的人物達爾文 (1809-1882)，瓦拉斯 (Wallace) 也在這個時期赫然出世了。還有達爾文的老友 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 亦為同時期的

重要角色。

現在講到題上了。西洋的宗教與政治，束縛西洋的身體在苦痛的工作之下，中間一千五百多年，爲什麼到了一八〇〇年末，西洋的身體，忽然能找物質的趣味呢？這完全是出於宗教與政治的意料以外的，很値得吾們一講。西洋人是近水的民族，自然物質與身體均極活動，並且開化又遲，身體尙保存原氣，西洋宗教雖然束縛牠一千五百多年，不但未把牠壓倒，反而給牠儲存不少的潛伏力。這種潛伏力愈積愈多，到了一八〇〇年末，就暴漲起來，如決堤之水，莫之能禦。因爲牠的活動力極強，所以能找物質的趣味。所謂找物質的趣味，包括覺得物質的力量和運用物質的力量，這就是發明家的本領。十九世紀許多發明家之出現，就是西洋人儲滿潛伏力的身體反動起來的表現。

這發明家的出現與一七九〇年的法國革命，同一意義。不過自法國革命以後，身體的反動更較容易了。皇帝爲宗教唯一的維護者，幫助宗教以遏抑平民，無微不至，所以把皇帝打倒，宗教的勢力就減去了大半。

自從法國革命之後，西洋身體力量的發展，異常神速，高漲的速度有一日千丈之勢！西洋的宗教與政治，把精神抬得愈高愈好，把身體壓得愈低愈好，像運動場上的軒輊器一樣，身體伏在地下的一端，精神坐着高空的一端。發明家科學家，乃是把身體抬起來，把身體抬得愈高愈妙！一抬起身體來，精神就從高空的一端跌下來！原來精神高坐在軒輊器的一端，身體低垂在軒輊的下端；到了一八〇〇年末發明家出來死命往高跳躍，把身體由下往上愈抬愈高，宗教與政治所維護的精神遂起動搖，日陷於危亡之途！

這種反動而起高漲不停的身體力量，爲西洋物質文明的原動力，即前面所說西洋文化的第二個原動力。十九世紀開幕之後，如萬花齊現的物質的發明——電燈，電話，火車，輪船，留聲機，電影術，汽車，飛機以及無線電報等，無不由這種原動力創造而來。機械的發明以外，還有更重要的科學的發明。達爾文，瓦拉斯的「進化論」不用說誰也曉得，其餘的許多發明大家即前面所列舉的人物，也各有專門的貢獻。總之，西洋在一百年內，竟造成了一個人類僅有的物質文明！考人類歷史未有一種文明事業之發生和此一樣奇突的，成功和此一樣神速的。倘非賦有由一千五百多年蘊蓄而成的力量，何能出此震天撼地的發明？

此種發明力愈走愈高，發明的範圍亦愈擴而愈大，降入二十世紀，科學的進步又高一級，不特打破「物質只爲物質」的陳舊觀念，且能從物體中採取力量了！Cuvier 發明「X光線」即爲一例。一九〇五年，更有法人黎朋博士 (Le Bon) 出來，宣佈了「物體生力量」的新理論。(他的專著爲物質進化論 "Evolution de la Matière" 一九〇五年出版。)

由此又建立了新生理學，新心理學，新教育學以及新社會學，新政治學的基礎。將要漸漸造成一個科學的文化了。不過科學的文化尙在希望之中，此處不細講牠，只爲闡明西洋反動而起的身體力量高漲的勢

力耳。但西洋的身體力量進展至今日究竟到什麼程度？大家如欲探求，可以一讀近人 Dorsey 的名著 "Why We behave like Human Beings" 便能得到相當的瞭解。這本書內表現着西洋反動而起的身體力量在今日的程度，特別清楚。

二　東方如何可以產生發明

上面說明，西洋發明的原動力為西洋身體的潛伏力。那麼東方有沒有此種身體的潛伏力？東方人受宗教與政治的壓迫，年代更久，為什麼沒有產生發明？就以今日之中國而論，君主政治的壓迫早已脫離，宗教的壓迫也解放了；身體果有潛伏的力，就應該乘時而起，致力於物質，有所發明，但適得其反。不特未見有所發明，反而造成大亂！發明之道與大亂之道正相反；發明是身體之力同化物質的結果，大亂乃身體無力攝引印象的表現。

為什麼東方的身體在宗教與政治的管理之下，沒有儲存下潛伏的力量呢？這是因為東方的地理，人體，宗教與政治三種元素，全與西洋不同的原故。西洋水多陸少，自然物質極為活動，刺激力強，所以身體常有反應活動的機會；因為身體常有反應活動的機會，所以宗教與政治施以嚴格的壓迫以抑制之。西洋人雖在宗教與政治的抑制之下，但身體與物質交感的活動，始終未斷，所以能儲積力量而起反動。東方民族棲居大陸，大陸上的自然物質比較不活動，刺激力弱，所以身體缺乏反應活動的機會。因為身體缺乏由反應外物而生活動的機會，所以就傾向於依靠內部的刺激而活動之途去了（東方所以為宗教的產生地，原因在此。）依靠內部的刺激而活動，與宗教的主旨不背，所以東方的宗教與政治的壓迫，較西洋為溫和，只順身體的性質使之只靠於內部的刺激為其主動而已。因為身體的活動只聽命於內部的刺激，所以外緣就完全斷絕了。於是身體的攝引力由不用而衰減，由衰減而消滅了。因此，五千年來東方人的身體完全沒有儲存力量的問題。

詳言之，因為東方人的身體與西洋人的身體不同，前者可以不接受物質活動，後者則不可，所以東方政教所用的工夫與西洋政教所用的工夫各異。西洋宗教與政治專在身體方面用工夫，東方宗教與政治則在心方面用工夫。西洋宗教與政治抑制身體往內部進化的活動多少，東方宗教與政治則抑制內心往外界表示的活動多少。東方宗教與政治抑制內心的手段，就是「禮法」。只許精神在「禮」的範圍內活動，出了「禮」的範圍以外則取締之。因此，西洋民族儲積「身體」的力，東方民族則儲存「內心」的力！要拿東西民族所儲積的這兩種力，比較其多寡，恐怕東方民族所儲積的心力比西洋民族所儲積的體力還多。為什麼呢？因為東方文化的年歲長，儲積的時間久。

但是東方民族儲積內心愈多，失掉培養身體力量的機會也愈多。因為身體力量的發展，全靠接觸外物印象的機會，如果只受有限的內部的刺激，（因為內心往外界表示的活動受禮教的抑制，所以身體所受

內部的刺激也是有限的，）不與外界物質相往來，如何能發達身體的力量？可以說，因爲東方民族心的儲力很富裕，所以身體之空虛好似骷髏，找不出一點能產生發明的力量來！因爲東方沒有發明的力量，所以不能覺出西洋的發明是如何產生的，而以「摹仿」爲建設物質文明的方法！

東方民族所有的發明，爲藝術的文明。藝術文明是心的儲力的表現。此種文明雖然很豐富隆盛——音樂，繪畫，詩歌，雕刻，磁業，建築，以及心理道德，諸學都特別發達，但不能算作物質的發明。不但不能算作物質的發明，恐怕還是產生物質發明的最大障礙呢！因爲在此種藝術文明之下，身體只知供應有限的內部的刺激，不知接受物質的活動。照這個樣子，必然是身體的力量愈用而愈盡！並且身體的力量消耗淨盡，也覺不出來，因爲內心的刺激常不斷絕，身體憑藉有限的內心的刺激時，可以有一種吸鴉片煙式的活動，這是最危險不過的！所以吾說，東方人在此種藝術文明之下薰染愈久，不與自然物質生關係的習慣愈深，身體愈陷於斯文無力之途！

因爲中國的身體斯文無力，內心的表示又不完全，所以今日一旦解除了宗教與政治的束縛，與物質相見之下，立卽被物質所同化，與西洋發明家之接觸物質完全相反。西洋發明家之接觸物質，是同化物質的；中國人之接觸物質，是被物質同化的。政治上之攘權奪利，社會上之好詐欺騙，教育上之盲目抄襲，在在都是身體無力以吸引印象而爲物質所同化的表現。

那麼，中國如何可以生產物質的發明呢？唯有在此身體接觸物質印象時，發達其同化力。身體的同化力發達，自然會攝引物質，運用物質。從前中國人崇拜孔子，老子，釋迦牟尼，以及這個子，那個子，把自己的耳，目，鼻，口，手，足，弄成死的，失去接受物質印象的力量；今日則應當轉過方向來，敬畏自己的耳，目，鼻，口，手，足，以及物體！但是所謂敬畏身體與物體，不是使身體對外物被動，乃是使身體對外物自動接觸物體時身體自動而活動，身體的同化力才可以發達。身體的同化力發達，則一方面可以消止大亂，他一方面可以產生發明。

身體被動而活動，與身體自動而活動完全相反。身體被動而活動，是身體活動向物質活動退化。比方小孩子伺候玩具咧，學生伺候皮球，網球，籃球以及科學儀器咧，闊人伺候衣食住行的衞生法咧，社會民衆伺候大洋電影話匣子咧，都是。身體自動而活動，則是使物體活動向身體活動進化。比方發明家的用物質法，足以當之。前者是伺候物質，身體完全沒有攝引物質的問題。後者爲同化物質，能攜帶物質的活動。惟有此種能帶物質的身體活動，能昇達於物質最完全變化的境地。物質完全變化的境地，就是發明的境地。

身體活動達到發明的境地時，如果要給他一個名字，可以叫做「發明的心。」

「發明的心」是以起於物質活動的身體活動爲基礎，是非有同化

物質的身體活動不能出現的，倘沒有同化物質的身體活動而談論心性，一定是空話。「發明的心」與宗教的心之區別，就在這個地方；宗教的心，是由摒棄身體與物體的活動而後所生，發明的心乃由物體與人體的活動的進化而生。因此，「發明的心」的動力比「宗教的心」的動力強大的多，此點要請大家格外注意。不但如此，且因為此兩種心的來源不同，所以宗教家（神學家，哲學家以及讀書人全包括在內）與發明家一切外面活動也有大區別。宗教家的一切外面活動全是死硬的，冷酷的：（一）因為「宗教的心」不動身體，不受外物；（二）因為在此種內心之下，外物與身體全無進化的機會。發明家的一切外面活動，都是活動的，有熱度的，且活動大與熱度高的：（一）因為「發明的心」是時時取源於身體與物體的活動的，物質與身體的活動時時在向上進化的歷程中；（二）因為由物體到物體完全變化了的境地，中間的活動範圍是很廣闊的。物體活動通過人體，人體帶物體活動再進而遞達於發明的境地；這個中間，「物體」「人體」與「發明的心」三層活動，是永久不停息的。（這是把達爾文進化論移在人類心理方面的說法，也就是吾的教育的原理。）

分別言之，第一層活動為物質的，第二層活動為人體的，第三層活動為發明的。第一層活動終了為第二層活動的開始，第二層活動的終了為第三層活動的開始，第三層活動完成，第一層與第二層的活動復起。一個發明家常在活動，為世界上最無停息的人，就是因為這個原故。易經上以「自強不息」四字解釋君子，吾們現在藉此四字來解釋發明家。或者還不切當，因為易經上所說的自強不息，難保不是「宗教的心」之自強不息！

說到此處，可以明瞭一種能產生發明的身體活動，是多麼複雜的了！一種能產生發明的身體活動，須經過三層力量的進化：

第一層，要物體的活動能向人體的活動進化；

第二層，要人體的活動能攜帶物體的活動向其最高的境地進化；

第三層，要人體最高處的活動能把物體活動完全變化過。

這三層力量的進化，為發明的一週，缺少一層力量，便不能完成這一週。這發明的一週，在東方可說完全沒有，因為東方的人體離開外物的原故。人體離開外物，則物體活動不能與人體生關係；物體活動不能與人體生關係，人體自始是空疏無物，如何有攜帶物質，更如何有同化物質的問題？

因此東方要想產生發明，首先要使人體接觸物體，感受物體的活動。這個方法，是科學的，不是宗教的。

此處所謂物體，是指自然的物體而言，因為非物體是純粹自然的，不能刺激身體的活動。發明家的動力的根源是在自然界，不在物質文明之內，更與精神文明無干涉。發明家活動的開始，不但不在精神文明之內，連物質文明中亦躍不出來，因為文明範圍內的物品，都經過人的變化，不復帶物質的活動，高出了身體力量的程度了。吾反對東方摹仿西

洋的物質文明的根本原因就在此處，大家可明白了嗎？前面說過，東方因了地理，身體與文化的關係，脫離了自然界；爲今之計，只有投身自然界，與物質活動爲友。但偏偏要摹仿西洋的物質文明——經過人的變化的物品，眞不啻自築壁壘啊！

物質的活動是多麼強大的一種力量，恐怕科學發達到今日以前沒有人曉得。用一句話形容，可以說，物質活動爲身體活動的滋養料！當人實在感受物質的動力時，衣食住不够滋養的身體，也可以變爲衣食住够滋養的身體。看看發明家的傳記，大多數發明家在發明的時期，非常窮苦，衣食不充足，居住不衞生，可是還能支持完成其發明。是什麽原故呢？就是因爲物質的動力充其身體的滋養料的原故。並且有許多發明家，因忙於接受物質的活動顧不到衞生，常引起身體器管的疾病。物體動力的強大，於此可以概見。由此看來，要想發明，不必吃的珍饈，穿得漂亮，住洋房，乘汽車，過那貴族式的生活。恐怕須反過來，非過平民式的生活不能發明。可是不要誤會，吾並不是說發明家應當受苦，乃是說有物力的輔助時，雖沒有方便也可以發明。用意在鼓勵東方人不要因了衣食不足，衞生不良，就提不起擔子來；並且要反過眼光來：因了衣食不足，衞生不良，更要接近自然界，領受物質的活動。大家須明白啊！非接近自然界，領受物質的活動，不能培養身體的同化力！

東方的地理雖然與西洋的地理不同，但是在那裏有自然的物質，在那裏必有活動，只要接近牠，就能培養身體的動力。因此，在吾們所提倡的「發明的教育」(Cultivation of the Spirit of Invention)內，不怕過盧梭在"Emile"上所說的野人式的生活。過野人式的生活，才能實在與天地接近，與物體的活動相往來而得其滋養。在這樣毫無隔膜的，自由的與物體作關係時，能直接培養耳，目，鼻，口各種感官的同化力！

• • • • •

這使身體感受物質的活動，完全是靠方法的事。方法對了可以成功；方法不對，則無成功的希望。現在東方有三種物質的方法，全是阻礙物質與身體發生關係的，茲分三項說明之：

（甲）第一種阻礙物質與人體生關係的方法，就是由歷史遺傳而來的「宗教的農工業」。

要使身體感受物質活動，非從農工業起身不可，因爲農工業爲完全靠自然界的兩種工作，爲身體與自然界作關係的最好媒介。可是現在的農工業，還是由宗教時代遺傳而來的「死的農工業」，不足爲身體與自然界作關係的媒介。自來宗教之利用農工業，乃在耗費身體接受物質活動的力量，所以農工人處在這種農工事業中只有耗費身體力量的苦楚，而無接受物質活動的樂趣！身體在農工業中無接受物質活動的樂趣，則是死的農工業。人類生活的一大部分變爲純粹討厭的，原因不在經濟困難，乃在死的農工業。死的農工業不但使農工人覺得討厭，且妨害農工人產生發明！自有史以來，農工業未曾當過人類發明的

基礎，就是因爲這個原故。

今日中國由西洋摹仿此種農工業及職業教育，當然也是乾枯無味的。這種乾枯的農工及職業教育的工作，與一八〇〇年前西洋宗教行於僧侶工讀院而遺傳至今日的吃苦的農工業及職業，沒有分別。如果長此下去，不但無產生發明的希望，且其結果恐怕比沒有農工業與職業教育還要壞什麼意思呢？因爲在此種宗教的農工業及職業底下工作，與受苦無異！一八〇〇年以前西洋人在此種農工業及職業之下受苦，而能得到儲存身體力量的益處，乃由於西洋人的身體强健的原故，前面已經說過了。中國人的身體與西洋人的身體完全不能比較，不但原來薄弱，且在精神方面消耗盡了，如果今日再以此種宗教的農工及職業教育加之，豈不更糟嗎？中國舊式的農工業也夠壞了身體力量，如果再添上西洋宗教的農工業及職業教育，那簡直是把牠打入棺材去，還討論什麼「發明」的問題呢！

因此，東方人要想培養身體的同化力，以作產生發明之準備，則不能不以打倒「宗教的」農工業而建設「科學的」農工業爲前提！

「科學的農工業」與現代農工專門及職業學校的「宗教的農工業，」完全兩樣。前一種是有興趣的，後一種是無興趣的。進一步說，有興趣的農工業，是產生發明的；無興趣的農工業，是不產生發明的。至於農工業的興趣與產生發明的關係，前面已經說過了，不再贅述。

農工業能不能有興趣，則全以農工業能不能使物質活動與身體活動作關係而定。使物質活動與身體活動作關係，是很不容易的。因爲不容易，所以今日尙未聞有此種農工業，古時更不用說了。物質與身體二者關係之所以難作，是在物質與身體的變化不居，方法難定。

在農工業內包含許多種物質的與身體的活動，所以在農工業內不能用章程式的方法。農工的方法，第一方面靠天時，第二方面靠地理，第三方面靠人體。天時地理與人體如何變化，農工的方法亦須隨之而變化。因爲天時地理與人體是常常變化的，所以農工的方法不可一時不變化。如果農工的方法不夠應付天地與人體的變化，則不能使天地的活動與身體的活動作關係。

取譬言之，天地的活動爲一種電流，人體的活動爲一種電鈴，農工的方法爲一種電線。人體的電鈴能否作聲響，全靠農工的方法能否傳達天地的電流而定。如果人體的電鈴作聲響，則是天地活動與人體活動生了關係。不然，則是未生關係。所以科學的農工業內，方法雖然千變萬化，目的則是一個。這一個共同的目的，就是聲響身體的電鈴。

科學的農工業的方法，一時不能細說，吾將於「動的學校」(L'Ecole Active en Chine) 一文內詳述之。「動的學校」一文是吾在山西試驗教育的有系統的報告，已在教育雜誌上發表（由第十九卷第十一期刊登）喜歡究研者可以參看。今日所講，只爲農工業的新觀念耳。

（乙）第二種障礙物體與身體生關係的方法，卽現代教育內的物質科學教授法。

現代教育內的物質科學教授法，也完全是宗教式的！從前宗教在農工業內務使人覺得物質的厭惡，今日在物質科學內也防備人領受物體的興趣。因之，教授物質科學必從儀器與標本模型三者起身，以壟斷身體接受物質活動的機會。

科學儀器，爲發明家得到物質經驗而後分析物體的方法。所以儀器之所由發明，是在物質的經驗，科學儀器的目的是在收物體於人的支配之下。如果沒有物體的經驗以前，使用儀器，那是取消了自己身體攝引物體活動的機會。所以教授物質科學而從儀器起身，也是宗教的方法。

自然的現象與在儀器之下考查所得的物質現象，有一個極大的分別。自然現象都是有關係的；因爲都是有關係的，所以是複雜的。此複雜乃物質活動的表現；因爲有活動則生變化，有變化則呈複雜。科學儀器是把複雜變而爲簡單。使複雜變爲簡單，等於去物質活動的一大部分。如果不先充分接受物質的自然現象，而使用儀器；不先領略活動的自然現象而取其死的一部分來研究，如何可以覺出物體的活動？不覺出物體的活動，如何可以培養身體的同化力？不培養身體的同化力，如何可以產生發明？

現在中國的學校有兩種：一種是沒錢的，一種是有錢的。沒錢的學校用「書本」教授物質科學；有錢的學校則有科學儀器。沒錢的學校羨慕有錢的學校，四出奔走，向爺爺奶奶們募捐。錢到手了，快快跑到商店訂購大批的儀器，招聘工程師，築起試驗室，以陳列儀器。再不然，一直買外國的儀器，聘外國的工程師，更要過癮些。豈知這還是舍本務末的方法呀！按吾人的眼光看來，如果一個學校眞正辦「發明的教育」，何必要首先注意儀器？只要學生實在攝得了自然印象，他們自己便會發明和自造製他們的儀器！學校應當辦的事，乃是一方面給學生以接受自然印象的機會，一方面給學生以發明儀器的時間和製造儀器的工廠而已！

教授物質科學而從儀器起身的毛病，不在花錢，是在阻礙學生的身體接受物質的印象！就按經濟一項而論，在這樣貧窮達到極點的中國，似乎白花一文錢，也不應當。倘把中國學校二十年來購買儀器與建築試驗室的花費，統計起來，必然是個很大的數目。可是他們在購買儀器和建築試驗室上面，不怕花錢；因爲儀器，乃是他們的掩面具，沒有儀器恐怕要把眞面目暴露出來！他們不會使學生的身體感受自然的印象，如果不買大批的儀器，陳列在試驗室，就連形式也不可得！

說到「模型」和「標本」，那眞是欺騙小孩子，更是可笑的事！「模型」爲人造品，固非自然物質，任人皆知；「標本」雖由自然界採集，也是殘缺不全，失掉牠的環境的關係了。一物而失掉環境的關係，則無完全的活動；無完全的活動，則不足以刺激身體。

（丙）教授物質科學而從「標本」「模型」與儀器三者起身，已經是本末倒置的根本方法。可是現代教育用此三者之前，更從「書本」

開端，本末倒置尤深一層！前面說過，沒錢的學校只用「書本」，可是有錢的學校也是從「教本」「講義」開步走，這更足以暴露其物質科學教授法與宗教的關係了！

「書本」爲研究物質科學的最末一步的方法。頭一步方法，乃是使身體接受物質的活動。待至受過物質活動的身體，在農工業與科學研究中同化物質而後，如有參考的必要，自然可以看書。「書」也是一種發明（非創造的書不算），也是身體先接受物質活動，再經過同化的工夫而後始生。如果在自己的身體未攝引物質活動，更未同化物質活動之時，先看人家的書，那是用人家的書本代替自己的經驗，代替自己的發明了！用書本代替自己的經驗，則自己的身體不需要攝引物質活動的機會與從事農工業的操作，科學的研究。自己不攝引物質活動與從事農工業的操作，科學的研究，如何可以培養身體的同化力？西洋發明家之用書本，乃在自己有充分經驗之後，引爲旁助，絲毫不是代替自己的經驗。如果發明家在自己未攝得並同化物質活動之前而用書本，吾敢保他不會發明！大發明家 Louis Agassiz 曾自述云：『吾年幼時無錢購書，甚感困難；而今始悟，當日之困難，未嘗不是今日之幸福，因吾未受書本的牽掣而屈服於他人理則之下。』(My inability to buy books was, perhaps, not so great a misfortune as seemed to me; at least, it saved me from too-great dependence on written authority.) 此語爲發明家的自述，當可證明吾言之不謬。其他例證甚多，不勝枚舉，要之，如欲培養東方身體的同化力而爲產生「發明」之準備，第一步應當使學生的身體有接受物質印象的機會，第二步使之由接受物質印象而自然從事於農工業之操作，第三步使之由農工業之操作而漸進於科學的研究。依此而行，才是科學的方法哩！開頭既不可用「儀器」，更不可用「書本」！

現代西洋教育界，除了幾個極幼稚，極無能力的新學校以外，都還是沿用着由歷史遺傳下來的宗教教育法，所以由「書本」與「儀器」起身教授物質科學的方法，到處皆是，儼然成了一種牢不可破的定律。害了西洋，又害東方，眞堪浩嘆！大家以爲現代西洋教育內有物質科學的課程，就是科學的教育嗎？以爲現代西洋教育內教授物質功課很多，就對於物質科學的發展有幫助嗎？如果這樣想，那就錯了！其實現代西洋教育還是宗教教育，牠對於物質科學的發展有極大的阻力呢！爲什麼現代西洋教育對於物質科學的發明有極大的阻力呢？因爲由「書本」與「儀器」起身的物質科學教授法，是本末倒置的宗教方法，是完全韞斷物體與人體的關係的！西洋直至今日發明家所以如鳳毛麟角，不可多得；全部物質文明僅爲少數天才者的功績，未嘗不是因爲有這個心腹的仇敵——宗教教育的原故。而東方人不辨黑白，竟把此種宗教教育的方法，奉爲金科玉律，眞是大上其當了！

• • • •

總起來說，東方不欲產生「發明」，那就罷了；

倘願產生「發明」，就非培養身體的「同化力」不可！

要培養身體的「同化力」，就非要身體接受自然物質的活動不可！

要身體接受自然物質的活動，就非取消以上所說的三種障礙不可！

把上述三種障礙，全取消了，而易以「發明的教育」，東方的人體始得培養其同化力！

末了敬贈大家二語：

培養身體的同化力爲東方產生物質發明必經的途路！

建設「發明的教育」爲東方培養人體同化力的唯一方法！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日在大夏大學演講，楊君維鏞，丁君曼垚，錢君臨照，楊女士增錫，杜君太爲合記。

介紹『當代』

我們爲了求智識，或者爲了消遣時光，誰不想找本書來看？但是書籍除了小說詩歌，枯燥無味的居其多數，並且一本書的出版，常因成書非易，其中所述，多有與現時情狀乖謬者。書籍是固定不能隨着時代而同進的。能夠常與時代的進步保着同一步調的，則惟新聞雜誌。

但是世界之新聞雜誌，每日，每週，每半月，每月，每季，層出不窮，固無論非個人的財力所能盡購，而各國文字，彼此不同，亦非我們的能力所能通曉無遺。因此之故，在歐美日本，常有專譯述最近報章雜誌之文字，以介紹世界情勢於其國人的刊物。

我們僻處遠東，本來已病風氣鄙塞，不能與世界時代思潮相應，竟連這種專門介紹翻譯的刊物也沒有，似不免是一種缺憾。然而現在，有了『當代』，我們這點缺憾，或者能夠彌補一點了。

『當代』發行者爲上海哈同路民厚南里六三二嚶嚶書屋，各大書坊都有代售。一二兩編，現已出版，其中如巴比塞對智識階級的宣言，越飛的絕命書，美國文明的批評，巴爾幹的戰雲，一九二七年國際政局之回顧，哈瓦那會議之背景，中國革命的一大轉機……等，都是記者覺得有向讀者諸君推薦的價值的。



單體檢字法

何公敢

緒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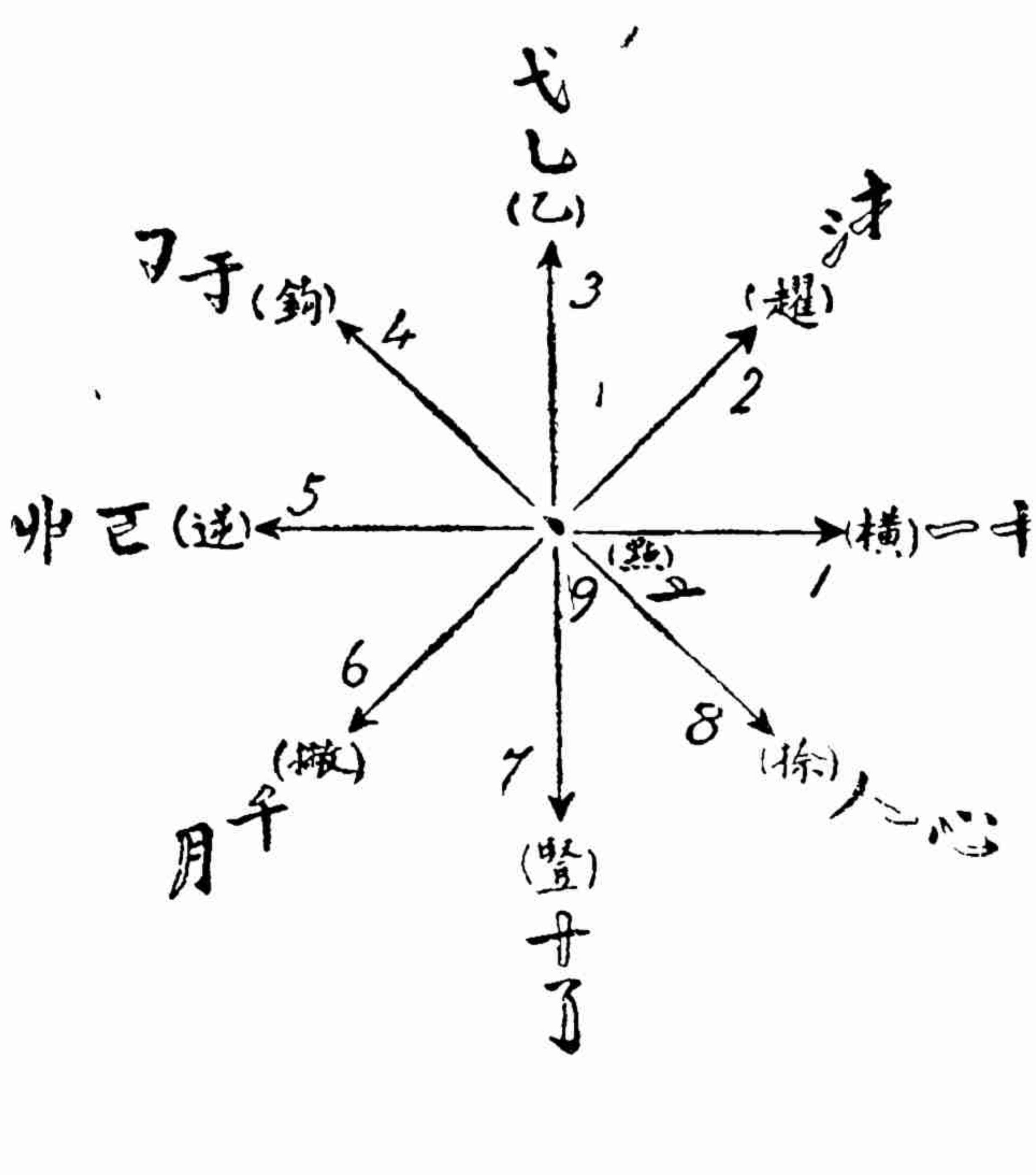
楷書構造，始於「筆向」如「丶」「一」「ノ」「丨」等；等筆向連續，成爲「字畫」如「乙」「フ」等；字畫結合成爲單體，如「木」「子」「亻」「可」等單體相配成「復體字」如「李」「何」等。

一　筆向與其記號

運筆之方向，稱爲筆向。例如：「乚」字，係二筆向；「乙」字，係四筆向。筆向凡九，以自1至9之數碼表示之如次圖：

（一）向右者爲「一」，定名爲「橫」。記號「1」。例如：「三」字，以記號表示之爲「111.」。

（二）向右上者爲「㇀」，定名爲「趯」。記號「2」。例如「レ」字，以記號表示之爲「72.」。



（三）向上者爲「丨」，定名爲「乙」即「乙」「乚」等字畫之

末筆。記號「3」　例如：「乙」字，以記號表示之，爲「1613.」。此一筆向，不能獨立成爲字畫，常居一字畫之末，故特稱之爲「筆末。」實用上，此種「筆末，」或書或省，漫無定則。茲爲避免混亂起見，凡以記號表示一字時，此向均從省略。即「乙」字之記號概作「161.」，不作「1613.」「弋」字之記號概作「189.」，不作「1839.」。

（四）向左上者爲「丶，」定名爲「鉤。」即向左直鈎「亅」之第二向。記號「4」。　例如：「丁」字，以記號表示之，爲「174.」。此一筆向，亦「筆末」之一種，在實用上亦或書或省，故當以記號表示一字時，本向亦均省略。即「丁」字之記號，概作「17.」不作「174.」

（五）向左者爲「一，」即逆寫之橫。定名爲「逆。」記號「5。」例如：「㔾」字，如照字書作二畫算，以記號表示之，應爲「17571.」，即「1」爲一畫，「7571.」爲一畫。但現今寫法，概作「1717l.」，故本記號，在實際上可以不用。

（六）向左下者爲「丿，」定名爲「撇。」記號「6。」　例如：「彡」字，以記號表示之，爲「666.」

（七）向下者爲「丨，」定名爲「竪。」記號「7。」　例如：「十」字，以記號表示之，爲「17.」。凡直灣鈎「亅」均準作「竪，」故「了」字之記號爲「167.」。

（八）向右下者爲「㇏，」定名爲「捺。」記號「8。」　例如：「人」字之第二筆向。凡橫灣鈎「乚，」均準作「捺，」故楷書「心」字之記號，爲「9899.」。

（九）向紙面當中落筆者爲「丶，」定名爲「點。」記號「9。」　例如：「小」字，用記號表示之，爲「799.」。

九種筆向之順序，如上圖所示，先向右之「橫，」次向右上之「趯，」次「乙，」次「鈎，」次「逆，」次「撇，」次「竪，」次「捺，」最終爲「點。」即按時針運轉之反對方向，定其次序也。

筆向有九，實用上祇取其六，即「橫」「趯」「撇」「竪」「捺」「點」是。又字之起筆，祇有四向，即「橫」「撇」「竪」「點。」故昔人嘗用起筆分漢字爲四大類，以便檢字，此四大類或呼爲「江山千古」（林則徐氏，）或呼爲「元亨利貞，」若照本書之順序，可呼爲「居仁由義。」

綜上所述筆向與記號之關係，可表示如次：

筆向	名稱	記號	舉例	注意
一	橫	1	一十	
㇀	趯	2	氵扌	
（丨）	（乙）	(3)	乙弋	實用上，不分有乙無乙。凡遇此向均省略。
（丶）	（鉤）	(4)	フ于	實用上，不分有鉤無鉤。凡遇此向，均省略。
（一）	（逆）	(5)	㔾卯	實用上，本向均改作橫。

丿	撇	6	千月
丨	豎	7	十了　凡直灣鈎「亅」，均認作豎。
㇏	捺	8	人心　凡橫灣鈎「㇂」，均認作捺。
丶	點	9	㇀シ

二　字畫

運筆之際，每一起訖（「起」卽筆端落紙，「訖」卽筆端離紙之謂）稱爲一畫，又稱「字畫」。

字畫有由一筆向所成者，如「一」「丿」等是。有由數筆向連續而成者，如「㇆」「乙」等是。

單獨一畫，稱爲「單畫」；二畫以上，稱爲「複畫」。

單畫之種類如次表：

單畫一覽表

種第	單畫	記號	舉例	備考
1	一	1.	二、七、	
2	㇖	16.	宀、予、	
3	㇇	16.	又、夕、欠、丑、五、	
4	乙	1613. 省作 161.	乙、	
5	㇌	16164. 省作 1616.	乃、	
6	㇆	164. 省作 16.	刀、万、母、	
7	㇕	17.	口、聿、	
8	㇈	1713. 省作 171.	几、九、	除飛，風，卂等字之「⺄」作「18.」外，餘概作「㇈」。
9	㇆	174. 省作 17.	司、月、卩、	
10	㇏	18.	入、八、內、	入、八、等字之「㇏」，通行楷書，均作「乀」。
11	⺄	183. 省作 18.	卂、風、飛、	

12	㇀	2.	刁、冫、	在址、此、中之土、止、等字，其末向之「㇀」係「一」之弱變化，記號仍作「1」詳後。
13	㇏	28	又、丈、之、叐、辶、	宋體有此單畫；通行楷書均作「㇏」。
14	丿	6.	三、人、	在非、丯、夫、册、丹、等字係「丨」之弱變化，記號仍作「7」詳後。
15	ㄥ	61.	乡、互、母、毋、	
16	乙	61614. 省作 6161.	乙、	
17	ㄅ	6164 省作 616.	丂、专、	
18	㇜	62.	厶、幺、	
19	ㄏ	66.	虒、	今分作兩畫。
20	ㄑ	69.	巛、幺、女、	
21	丨	7.	十、廾、	
22	乚	71.	匚、匸、丏、	
23	乚	713. 省作 71.	儿、尢、	
24	ㄣ	716.	吳、	
25	㇉	7164 省作 716	弓、与、吩、	
26	ㄣ	717.	亞、	
27	丄	72.	卬、戉、齓、	
28	亅	74. 省作 7.	丁、于、刂、	
29	㇁	74. 省作 7.	了、犭、乎、乃、	

30	亅	75.	卟、劄、	今凡逆均改作横，即「卟」作五畫本畫廢。
31	㇉	7571.	已、	今凡逆均改作横，「已」作四畫本畫廢。
32	㇏	8	八、人、乂、	
33	㇃	83. 省作 8.	弋、心、必、	
34	丶	9.	氵、灬、	在八、人、乂、木、等字，係「㇏」之弱變化，記號仍作「8」，詳後。

以上三十四種字畫中第十三種之「乀，」惟宋體字有之，通行楷書，均改作捺「㇏。」第十六種之「乙，」今通作「乙。」第十九種之「厂，」第三十種之「亅，」第三十一種之「㇉，」今分為二畫或三畫。故現用楷書之字畫凡二十九種。

三　單畫字與複畫字

由單獨一畫而成之字，稱「單畫字。」三十四種單畫中單獨成字者祇十八種。如次表：

單畫字	記號	
一	1.	
𠃌	16.	古文「及」字。「今」字，从「亼」「㇇」會意。
乙	161.	
㇌	1616.	古文「乃」字。
㇂	18.	同迻。流也，今借移。
乀	28.	音弗，左戾也。今謂之捺。
ノ	6.	音瞥，右戾也，今謂之撇。
ㄥ	61.	古「厷」字。
乚	6161.	音軋，玄鳥也，今通作乙。
厂	66.	音曳，抴也。
く	69.	與「甽」同。
丨	7.	古本切，讀若袞，今謂之豎。
乚	71.	「隱」本字。
ㄣ	716.	同上。
ㄣ	717.	同上。
㇙	72.	音厥，鈎識也。
亅	74.	其月切，音橜，鈎之逆者。
丶	9.	古文「主」字。

其餘單畫，均不能單獨成字。

由二個以上（本書凡稱「二個以上」時，均包括二個而言）之單畫結合而成之字，稱「複畫字」。如「木」「口」等是。「複畫字」中，有「單體字」與「複體字」之分。詳後。

四　字之結合

字之結合，與筆順有密切之關係，卽筆順之先後，每因結合如何而異。故在說明筆順以前，先說明字之結合。

漢字之結合，從其接觸之程度言之，有「離立結合，」「接觸結合，」與「交叉結合」三種：

（一）離立結合　單畫與單畫，或單畫與複畫字，或複畫字與複畫字，彼此離立而又合成一字者，稱離立結合。例如：「八」字，爲單畫與單畫之離立結合；「引」字，爲複畫字「弓」與單畫「丨」之離立結合；「品」字，爲三個複畫字「口」之離立結合。

（二）接觸結合　單畫或複畫字，彼此互相接觸，合成一字者，稱接觸結合。例如：「人」字及「入」字，均爲單畫與單畫之接觸結合。「丙」字，爲單畫「一」與複畫字「內」之接觸結合。「甘」字，爲複畫字「廿」與複畫字「二」之接觸結合。

（三）交叉結合　單畫或複畫字，彼此互相交叉，合成一字者，稱交叉結合。例如：「乂」字，爲單畫與單畫之交叉結合。「中」字，爲複畫字「口」與單畫「丨」之交叉結合。「東」字，爲複畫字「木」與複畫字「日」之交叉結合。

又從漢字結合之位置言之，有（一）上下結合，（二）左右結合，（三）左上右下結合，（四）右上左下結合，（五）內外結合，（六）對稱結合等。

（一）上下結合　單畫或複畫字上下重疊之結合，稱上下結合。例如：「二」字，爲單畫與單畫之上下結合。又如：「安」字，爲複畫字「宀」與複畫字「女」之上下結合。此種結合之範式，爲「∶」及「⁝」等。

（二）左右結合　單畫或複畫字，左右並列之結合，稱爲左右結合。例如：「八」「川」「灬」「心」等，爲單畫與單畫之左右結合。「衍」「蹤」等，爲複畫字與複畫字之左右結合。此種結合之範式，爲「‥」「∙∙∙」「▬」等。

（三）左上右下結合　單畫或複畫字，彼此合成一字，一方居字之左上部，他方居字之右下部者，稱左上右下結合。此種結合，有「冋」「𠃊」兩種範式。如「仄」「序」等字，屬於前者；「斗」字屬於後者。

（四）右上左下結合　單畫或複畫字，彼此合成一字，一方居字之右上部，他方居字之左下部者，稱右上左下結合。此種結合之範式，亦有「可」「叵」兩種。例如：「勹」「司」等屬於前者；「辶」「建」「造」等字，屬於後者。

（五）內外結合　單畫或複畫字，彼此合成一字，一方居於他方之

內部者，稱內外結合。此種結合有「冋」「回」「可」「叵」等四種範式。例如：「同」「向」屬於範式「冋」；「日」「四」屬於範式「回」；「彐」「丑」屬於範式「可」；「匪」「匹」屬於範式「叵」。

（六）對稱結合　凡由左中右三部合成之字，中部成為一字之中軸，左右兩部，居於中軸兩肩之上，或居於中軸兩腋之下時，（此左右兩部常相同，或大小相若；）稱為對稱結合。前者稱為兩肩對稱之結合，後者稱為兩腋對稱之結合。兩肩對稱之範式為「𦍌」「火」。例如：「半」「半」「平」屬於範式「𦍌」；「火」「光」「夾」屬於範式「火」。兩腋對稱之範式，為「朩」「示」「小」「业」「⺍」「亚」。例如：「木」「永」「㐬」「來」屬於範式「朩」；「承」「彔」「巫」屬於範式「示」；「小」屬於範式「小」；「光」「叟」屬於範式「业」；「卯」「业」「並」屬於範式「亚」「⺍」「业」。

兩腋對稱之字，均中軸高於左右兩部者。至「川」「爪」「鼪」「衍」各字，左右雖亦對稱，但中部之一字，與左右兩部全然並列，故均認為左中右三部結合之字，不認為對稱。

五　筆順原則

漢字運筆之順序，稱為筆順。茲就一切楷書歸納研究之結果，得筆順原則八條：（一）上下原則，（二）左右原則，（三）兩肩對稱原則，（四）兩腋對稱原則，（五）橫竪交叉原則，（六）撇捺交叉原則，（七）獨立點原則，（八）整畫原則。分則說明如次：

（原則一）上下原則　凡上下結合之字，其筆順由上而下。

（例一）「𠃌」（先「丶」後「㇀」，）「安」（先「宀」後「女」，）「凶」（先「㐅」後「凵」。）

（例二）「厂」（先橫後撇，）「广」「疒」「戊」「成」「戚」「皮」等字中之「厂」，均從本例。

（例三）「月」（先「⺆」後「二」，）「囚」（先「冂」後「人」後「一」。）故凡內外結合之字，其範式屬於「冋」或「回」者，寫法均先在上之「冂」，次在中之「。」，次在下之「一」。

由以上各例觀之，可知由上下部或上中下各部合成之字，均從上部順次書下。內外結合之字，其結合範式為「冋」或「回」者，寫法亦準上下結合。

（例四）「仄」（先「厂」後「人」，）「斗」（先「⺀」後「十」。）故凡左上部與右下部之結合，其範式為「𠮠」或「叵」者，寫法均先左上部。

（例五）「司」（先「𠃌」次「一」後「口」，）「建」（先「聿」後「廴」，）故凡右上部與左下部之結合，其範式為「可」（註一）或「叵」（註二）者，寫法均先右上部。

（註一）勺、勿、凰、乃、等，均屬範式「可」。

（註二）迄、廸、世、匕、巳、巴、乜、也、止、𣥂、与、丐、焉、必、艮、民、氐、這、延、等字，其左下部為「乚」「𠃊」「乚」

「辶」「廴」者，均屬範式「巳」。

〔例六〕「彐」（先「ㄱ」，次中間一橫，後最下一橫）「丑」（先「ㄱ」次「ナ」後「一」。）故凡內外結合之字，其範式爲「司」者，寫法照例五，卽先右上之「ㄱ」次在中之「。」，次在下之「一」。

〔例七〕「匡」（先「一」，次「王」，後「乚」；）「匹」（先「二」，次「儿」，後「乚」；）「馬」（先「一」，次「丰」，後「㇉」。）故凡內外結合之字，其範式爲「叵」者，寫法照例五，卽視爲「司」與「乚」之結合，先書上部之一橫，次「。」，次「乚」。臣、陞、區、馬等均屬本例。但「長」字上部之「臣」與「巨」字，屬上下左右原則，不屬本例。

由以上例三（範式「同」）「回」）例六（範式「司」）例七（範式「叵」）觀之，可知內外結合之字，寫法均準上下結合。

總之，左上右下或右上左下之結合及內外結合之字，寫法均準上下結合。

〔原則二〕左右原則　凡左右結合之字，其筆順由左而右。

〔例一〕八、川、丬、（先「レ」後「丨」；）門（左邊先「丨」，次「ㄱ」，後「二」；右邊先「丨」，次「丁」，後「二」）「州」「冂」「月」「門」「叚」「目」等，均屬本例。長、巨、（先「一」，次「丨」，次其他部份；）可（先橫，次「口」，後「亅」。）

〔例二〕颱（先風後占，）起（先走後巳；）処、隨、凡、魁、彪、尨、等字，均屬此例。此類之字，其範式爲「㐌」，寫法先左後右，與範式「㔾」之字，寫法先右上後左下者不同。

〔例三〕繼（先「糸」，次「㡭」，後「糸」；）楙（先「木」，次「矛」，後「木」；）雠（先「隹」，次「言」，後「隹」。）此類之字，左右雖對稱，但左中右三部均平列，與兩肩或兩腋對稱之結合異，故其寫法，不歸對稱原則。輿、與、輿、器、兜、樂、鬱、學、各字之上部，亦均屬本例。

〔例外〕臧（先「一」，次「丿」後「亍」；）爿（先「亠」次「㇗」後「氵」）尸（先「ㄱ」次「一」後「丿」；）尸（先「ㄱ」次「丄」後「丿」；）倉（先「人」次「ㄱ」次「丶」後「丿」。）在「臧」「爿」兩字，「氵」及「亍」均在左而反後書；「尸」「倉」二字，「丿」畫均在「一」「丄」「二」各部之左，亦反後書；故均爲本原則之例外。

〔原則三〕兩肩對稱原則　凡字屬於兩肩對稱之結合者，均先書左部，次右部，次中部。

〔例一〕半（先「丷」次「く」後「十」；）半（先「丶」次「ノ」後「丰」）凡屬於範式「半」之字，如平、乎、黑、熏、彝、息、乘、等均屬本例。

〔例二〕火（先「丶」次「ノ」後「人」；）爽（先「一」次在左之「百」次在右之「百」後「人」。）凡屬於範式「火」之字，

如火、夾、臾、夾、夾、爽、等均屬本例。

〔原則四〕兩腋對稱原則　凡字屬於兩腋對稱之結合者，先書中部，次左部，次右部。

〔例一〕木（先「十，」次「丿」後「㇏」；）朿（先「十，」次在左之「人，」次在右之「人，」後「一；」）來（先「十」次「人」次「人」次「丿」次「㇏」。）凡屬於範式「朩」之字，如禾、朮、未、朿、果、束、秉、乖、雨、繭、隶、賚、喪、畫、敝、等，均屬本例。

〔例二〕承（先「了」次「フ」後「く；」）巫（先「一」次「丨」次在左之「人」次在右之「人」後「一；」）亟（先「𠄌」次「匸」次「コ；」）並（先「丷」次「‖」次「丶」次「丿」次「一」。）凡屬於範式「亞」「亟」之字，如永、承、丞、豕、豖、亟、亦、赤、兼、晉等，均屬本例。

〔例三〕小（先「亅，」次在左之「丶，」次在右之「丶；」）水（先「亅，」次「フ，」次「乀」。）幽（先「丨，」次在左之「幺，」次在右之「幺，」後「凵」。）凡屬於範式「小」「业」之字，如小、少、小、小、氺、氷、少、豳、豐、率、燕、變、斃等，均屬本例。

〔例四〕卝（先「‖，」次「乚，」次「亅；」）业（先「‖，」次「丶，」次「丿，」次「一；」）兆（先「儿，」次「冫，」次「く；」）黽（先「冖，」次「ㅌ，」次「ヨ。」）凡屬於範式「卝」「业」之字，如卄、非、丠、业、韭、帶、龜、等，均屬本例。

〔例五〕米（先「丶，」次「丿，」次「十，」次「丿，」次「㇏。」）本例之範式，爲「米。」寫法兼用兩對稱原則。其先「丷」後「十，」係先左右後中，爲兩肩對稱原則之應用；次先「十」後「八，」則係先中後左右，爲兩腋對稱原則之應用。如采、術、朿、爾、噩、鼎、等字，均屬本例。

〔原則五〕橫豎交叉原則　橫畫與他畫（卽豎、撇、捺、）在橫畫之中心點相交叉時，先書橫畫。在本原則平撇（如「丰」字之撇）亦準橫畫。

〔例一〕十（先「一」後「丨；」）卄（先「二」後「丨；」）丰（先「三」後「丨；」）丯（先「彡」後「丨；」）卅（先「一」後「‖」。）冊（先「一」後「川」。）此爲橫豎交叉之例。寫法均先橫後豎。

〔例二〕ナ（先「一」後「丿；」）力（先「𠃌」後「丿；」）夫（先「二」次「丿」後「㇏」。）此爲橫撇交叉之例。寫法均先橫後撇。

〔例三〕弋、曳、——此爲橫捺相交之例，寫法先橫後捺。

〔例外〕子、本中間之橫（指第二橫）係後書，爲橫直相交之例外。女、五、九、瓦、等字中間之橫，係後書，爲橫撇相交之例外。

〔原則六〕撇捺交叉原則　撇捺相交，先撇後捺。卽兩斜畫交叉時，先向左而後向右。

〔例〕乂（先「丿」後「㇏」）又（先「フ」後「㇏」）

〔原則七〕獨立點原則　凡獨立一點，在字之右部者，均最後書。

〔例〕犬（先「大」後「丶」；）玉（先「王」後「丶」。）如尤、弋、戈、犮、朮、甫、戌、求等字，均屬本例。永、ネ、衤等，獨立一點，在字之上部者；氷、升、飛、等，獨立一點，在字之左上部者；今、令、丹、叉、等，獨立一點，在字之內部者；寸等，獨立一點，在字之左下部者；與太、丸、凡、瓦、等，獨立一點，在字之下部者；均按上下原則書之。又如丬、以、心、乒、丹、等字中之點，則係按左右原則書之。必、字之上部一點先書，其左右二點，係以「乂」為中軸，按對稱原則書之，故除本原則所指在字之右部之獨點外，均係按照其他原則書之。

〔原則八〕整畫原則　凡筆向相連成為一畫者，先儘此一畫寫完，然後及於他畫。

〔例〕「母」字寫法應先寫「ㄥ，」次「㇆；」不能先寫「丿，」次「一。」卽第一畫之「ㄥ，」不可斷而為二。

六　單體複體與分析原則

（一）單體與單體字　單體之來源有三（甲）由複畫字所成者；卽凡複畫字，按照分析原則，認為不可分析者。例如：「十」「五」「乂」等是。（乙）由離立部分所成者卽凡一字中之離立部分，為二個以上之單畫所構成；按照分析原則認為不可分析者。例如：「亻」「扌」「氵」「夬」等是。（丙）由餘部所成者。卽凡字之餘部（凡字分析之結果，中間有一部分，祇為二個以上單畫之集合，不成為單體時，稱此一部分為餘部。例如：「覓」字下部之「几，」「鼠」字下部之「𠀎」等。）成為二個以上之字之共通要素；且按照分析原則，認為不可分析者。例如：「几」「𠀎」等是。

單體之獨立成字者，稱單體字。如「十」「五」「乂」等是。

（二）準單體及準單體字　除單點外，其他單畫，在一字中，與構成該字之其他部分相離立時，稱「準單體。」例如「旦」字下部之「一，」「引」字右傍之「丨，」「么」字上部之「丿，」「幻」字右傍之「𠃌，」「乞」字下部之「乙，」「乳」字右傍之「乚」等是。

準單體之獨立成字者，稱「準單體字。」如「一」「丨」等是。

（三）複體字　凡字，按照分析原則，可析為二個以上之單體，或準單體者，稱複體字。例如：「李」字可析為「木」「子，」「何」字可析為「亻」「可，」故「李」「何」均複體字。

（四）分析原則　凡五條：

第一條　分析之際，不得違反筆順。因若不按筆順，則每一字之分析方法，可有數種，無一定標準之故。例如前人析「亘」字，為「二」「日」（亘字入二部，）此為不按筆順之析法，如按筆順，則應析為「一」「日」「一。」

〔例外〕凡字與「弋」「戈」「戊」「コ」「匚」「口」「大」「山」等字相結合，成爲「式」「或」「成」「可」「叵」「回」「夾」「凼」之範式之字時，可不按筆順，先將「弋」「戈」等字析出。例如：「式」字可析爲「弋」「二」，「或」字可析爲「戈」「口」「一」，「咸」字可析爲「戊」「一」「口」，「臧」字可析爲「戈」「爿」「臣」，「匡」字可析爲「匚」「王」，「匹」字可析爲「匸」「儿」，「因」字可析爲「口」「大」，「夾」字可析爲「大」「人」「人」，「幽」字可析爲「山」「幺」「幺」。故「或」「咸」等字，均係複體字。

第二條　交叉之結合，不得分析。故「十」「乂」等字，均係單體字。

第三條　凡單畫，除認爲「準單體」者外，不得單獨析出。例如：「天」字上部之「一」，「太」字下部之「丶」，均不得析出。故「天」「太」均係單體字。

〔注意〕凡與「戊」字相結合之字，如咸、威、歲等及與「𣪊」相結合之字，如毀、轂、穀等，中間之「一」，認爲準單體。又「成」字中間之「㇆」，與尋、齒、蚤、丞、巠等字中之「一」，亦均認爲準單體。即「成」字可析爲「戊」「㇆」，「咸」字可析爲「戊」「一」「口」，「轂」字可析爲「士」「冖」「一」「車」「几」「又」，「尋」字可析爲「彐」「一」「寸」，「齒」字可析爲「止」「人」「人」「一」「人」「人」「凵」，「蚤」字可析爲「𠂉」「乂」「一」「一」「生」，「丞」字可析爲「氶」「一」，「巠」字可析爲「一」「巛」「工」。

第四條　全然單畫之離立結合，不得分析。例如：「三」「川」「巛」「彡」等，均不得分析。即單畫在此等字中，不認爲準單體。

第五條　凡餘部，除認爲單體者外，不得單獨析出。例如：「皮」字上部之「𠂆」，係餘部，不得單獨析出，故應合「𠂆」「又」兩部分，認爲一單體。但如「[illegible]」爲「鼠」「鼴」之共通要素，「儿」爲「兔」「莧」之共通要素，均認爲單體，故得析出。即「鼠」字可析爲「臼」「[illegible]」，「莧」字可析爲「十」「十」「口」「二」「儿」。

七　字之變化

單體字成爲複體字之偏旁時，其固有之字畫，或筆順，每發生變化。變化有兩種：（一）爲弱變化，（二）爲強變化。

凡字之畫數及筆順，均仍舊不變，惟中間一橫，轉變爲趯（如「土」在左傍變爲「土」，（註一）或竪變爲撇（如「丰」「牛」變爲「丯」「𢆉」等），（註二）或捺變爲點（如「八」「人」「入」「乂」變爲「八」「人」「入」「乂」等）（註三）時，稱爲弱變化。弱變化以外之變化，統稱爲強變化。（如「人」變爲「亻」，「水」變爲「氵」「手」變爲「扌」等。）

凡弱變化均認爲與本字同一，並其記號，亦從本字。即凡弱變化，均不

認爲另一單體字。例如「七」字成爲「坦」字之左偏旁時，其下部之橫，常變爲趯，但認爲與本字同一。其記號仍作「171」，不作「172.」。又如「柳」字左旁之「木」，「判」字左旁之「半」，均認爲與「木」「半」同一，記號亦從同。

（註一一）二（二）工（丁）七（七）匕（匕）巳（已）豆（豆）亡（亡）止（止）王（王）生（生）九（九）宂（宂）匠（匠）亞（亞）且（且）瓦（瓦）巫（巫）甲（甲）車（車）革（革）女（女）耳（耳），均以橫變爲趯之例。

（註一二）十（十）凡（凡）于（于）丑（丑）丩（丩）羊（羊）聿（聿）史（史）廾（廾）——以上各字均屬豎變爲撇之例。

（註一三）又（又）久（久）火（火）尺（尺）欠（欠）夬（夬）失（失）天（天）夫（夫）犬（犬）太（太）夫（夫）夭（夭）央（央）庚（庚）木（木）不（不）秉（秉）東（東）束（束）本（本）耒（耒）朱（朱）未（未）末（末）米（米）采（采）果（果）柬（柬）英（英）艮（艮）良（良）衰（衰）衣（衣）豕（豕）永（永）皮（皮）隶（隶）——以上均屬於捺變爲點之弱變化。

弱變化如上所述，認爲與本字同一，惟間有與他字結合，在形態上，不能以本字代之者，認爲另一單體。例如：「手」之弱變化「手」，在「看」字中，不能以「手」代；「于」之弱變化「于」，在「爰」字中，不能以「于」代；故均認爲另一單體。

凡強變化之偏旁，按照分析原則，不可分析者，均認爲另一單體。如「亻」「氵」等。

八　基本單體與異體廢體

玆將上述分析原則與其例外，就漢字四萬二千餘字，實際適用之結果，得單體、單體字及準單體、準單體字一千一百有奇，而古文、俗字、譌字、極罕僻之字與音義殘缺之字，實居過半。故此等單體及單體字，從實用上，可大別之爲基本單體，異體與廢體三種。

凡單體或單體字，在音義關係或形態關係上，非他單體或他字所能代用者，認爲基本單體。例如：「重」「山」等單體字，在形、音、義上，均無他字可代，故認爲基本單體。又如「亻」「氵」，雖係「人」「水」之強變化，「手」「于」「丰」，雖係「手」「于」「丰」之弱變化，但構成「仁」「江」「看」「爰」「着」等字時，在形態上，均非本字所能代，故均認爲基本單體。

基本單體之別種寫法，統稱異體。例如：「曳」爲「夷」之異體，「羽」爲「羽」之異體。

詳言之，即凡數個單體字，音義相同，惟形體不同，即凡係一字而數體者，選擇其一，認爲基本單體。選擇之際，以通行楷書爲準，其與小篆符合與否次之。例如：「八」「八」兩字「八」較通用，認爲基本單體。又如「屯」「屯」「乇」，均係單體字，「乇」爲俗字，常外列入異體，「屯」「屯」通行程度相若，而「屯」字與字源合（說文「屯」從屮貫一，）故認「屯」爲基本單體。

又異體有由併合近似而來者，詳言之，數個單體字音義不同，而字形近似，或本來無別（例如：辰巳之「巳」與已止之「已」，又如「疋」「疋」古文均無別，）後人強析爲兩字，或本來有別，而一般混用已久者（例如：「先」（簪本字）與「旡」（音寄）「夊」（音吹，「憂」「愛」等，在下者从之，）與「夂」（音黹「夆」「夅」等，在上者从之，）擇取其較通用者之一，作爲基本單體。其被併合之字，均列入異體或廢體。例如：「二」（上下畫均齊，一二之二）併入「二」（上短下長，古上字）「匸」（戶體切，「匹」「匿」等字從之）併入「匚」（音方，「匪」「匧」等字從之，）「彐」「彑」併入「ヨ」，「巳」「㔾」「巳」均併入「已」，「襾」併入「西」，「丯」併入「丰」，「夊」併入「夂」，「壬」併入「壬」，「禾」併入「禾」，「七」併入「匕」，「冂」併入「皿」。

檢字法

（1）目的　本檢字法之目的，在使每一漢字，各有其應占之固定位置；且其排列方法，爲科學的、實用的。

（2）排列規則：

（一）按筆向筆順排列　漢字之排列，先按起筆之筆向；起筆相同者，視第二筆向；第二筆向復相同者，視第三筆向，以下類推，至成一單體爲止。

（二）按結合關係排列　兩單體之筆向、筆順，均相同者，視第一筆向與第二筆向之結合關係。先離立結合，次接觸結合，次交叉結合。例如：「八」「人」「乂」三字，先「八」字，次「人」字，次「乂」字。

（三）按位置關係排列　兩單體之筆向、筆順、結合關係，均相同者，視第一筆向與第二筆向之位置關係。先上下後左右。其係上中下或左中右之比較時，則先上次中次下，或先左次中次右。例如：「丅」「丄」兩單體，其第一筆向，均係一橫，第二筆向之直，在「丅」字係與第一筆向成上下關係，在「丄」字則成爲左右關係，故應先排「丅」字，次排「丄」字。又如「卜」「乚」兩單體，第一筆向均係一直，第二筆向之橫，在「卜」字係與第一筆向之中間一點相接觸，而「乚」字則係與第一筆向之最下一點相接觸，故其次序，應先「卜」後「乚」。又如「匚」「工」兩單體，均係一直與一橫相接觸，「匚」字在最左，「工」字在中，故其次序，先「匚」後「工」。

（四）按長短關係排列　兩單體之筆向、筆順、結合關係、位置關係，均相同者，比較筆向之長短，短者居先，長者居後。例如：「土」「士」兩字，「土」先「士」後。第一筆向長短相同，則比較第二筆向。例如：「壬」字居先，「壬」字居後。總之，單體之排列，視其筆向筆順如何而定。其筆向筆順相同者，視其結合關係（先離立，次接觸，次交叉；）結合關係復相同者，視其位置關係（先上下後左右，或

先上次中次下，或先左次中次右；）位置關係又相同者，視筆向之長短關係（先短後長。）

吾人以自1至9九個數碼，代表九種筆向，故筆向不同之字，其號碼各異；筆向同而筆順不同者，號碼之組合亦各異。至筆向筆順均相同者，號碼自亦相同，乃視其結合關係、位置關係、長短關係如何，以定其排列次序。而於同一號碼之右肩上加一「指數」以表明之。如「匕」字為$171.^{1}$，「工」為$171.^{2}$，「七」為$171.^{3}$，「土」為$171.^{4}$等是。

以上四種排列規則及筆向記號，可綜合為簡單歌訣如次：「橫一趯二撇為六」「直七捺八點居九；」「結合先雛後接交，」「上下左右短長求。」

（五）按單體排列　由若干單體所組成之字，稱複體字。複體字之排列，從其第一單體（按筆順先寫之單體，稱第一單體。）第一單體相同者，視第二單體之筆向筆順等定其先後，以下倣此。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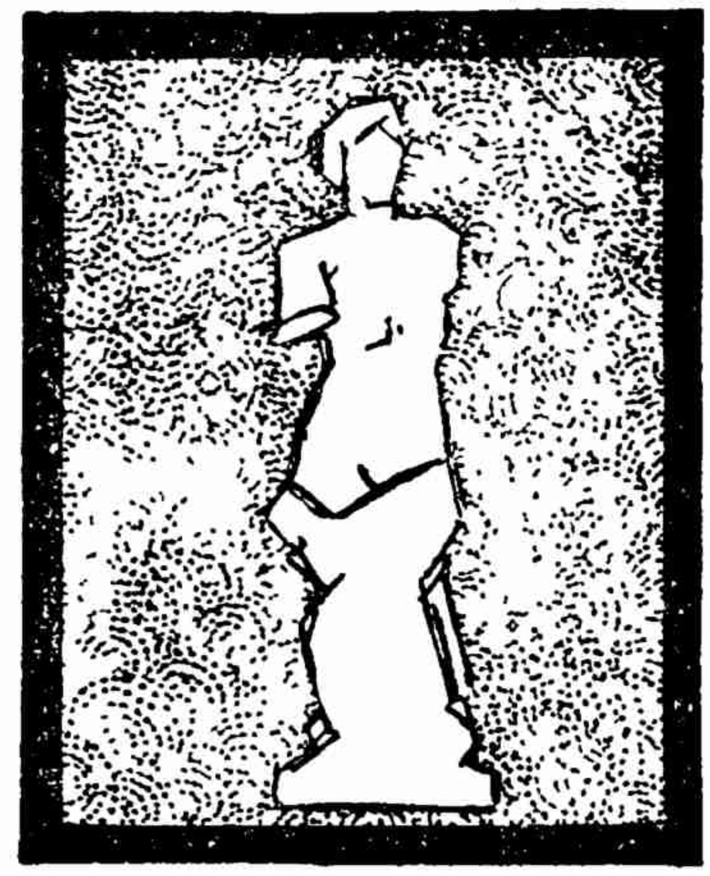
「仁」「仕」兩字，其第一單體，均為「亻」字。乃比較第二單體之筆向筆順，先排「仁」字，次排「仕」字。

如此排法，則第一單體相同之字，均聚在一處，第二單體相同之字，亦聚在一處，極便於檢查。

倒文之排列，從其正文之筆順，即從本字之後，如「𠫓」列「子」後，「𤼽」列「𤼾」後，「𠄏」列「了」後，「冂」列「凹」後。

（3）檢字　凡採用本檢字法之字書，當檢字時，祇須察看其所欲檢之字之第一單體，按該單體之號碼，一檢便得第一單體相同之字，檢該字之第二單體。餘類推。

每一單體之號碼，至多不過八位。因單體之號碼，相同至八位以上者，祇「西」「酉」等十餘字。「西」字為1717,6711，「酉」字為1717,6711,1，吾人為便利起見，號碼均截至八位為止，而比較其八位以上之號碼，決定其排列先後，以「指數」表示之。如「西」為$1717,6711.^{1}$，「酉」為$1717,6711^{2}$……等是。



外蒙遊記

張鈍初

一 自包頭至庫倫

去年（民國十五年）冬天，馮玉祥曾組織一個蘇俄參觀團，到莫斯科列寧格勒一帶去考察；一切作者是參觀團的一份子。我們的路程，來回都是假道於外蒙古的，所以對於外蒙方面，有些見聞。

馮於十五年九月十七日，由蘇俄回至五原，由五原至包頭，整頓軍隊；同時選派軍官佐等二十二人赴蘇俄參觀，以鹿瑞伯（鍾麟）為領袖。

十一月二十日，我們和馮等由包頭坐汽車到五原。沿路地廣人稀，人民憔悴不堪。過了兩天，鹿瑞伯率領我們前去見馮。馮說：『……同志們一到庫倫（外蒙京都，）無論是抱國家主義的，或是抱世界主義的，一定要有一番感動。前清管轄外蒙二百餘年，一點沒有為他們謀什麼利益，而康熙皇帝倒利用喇嘛教叫他們有滅種之禍！現在他們獨立才四五年，已建築了許多房屋，其他建設更不必說。……』

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三時，參觀團全體分坐汽車五輛，向北而行。

我們的服裝：大概是頭戴皮帽；身穿皮襖，皮大衣，皮袴；脚穿皮襪，皮靴。自頂至踵，幾乎無所不用其皮！簡直可說是一個皮人了！

第一日傍晚至烏蘭腦包，寄宿於新編第六軍司令部。第二日進行，就見外蒙古的光景了。但是一片沙地，那裏有什麼村屋或行人看見呢？汽車駛了三小時，到吉利根廟，傍邊有一個蒙古包。我們就下車走入包內去參觀參觀。

蒙古包是圓形的，直徑約有一丈二尺；周圍是用一寸寬二分厚之木片搭成網格式的短垣，以細羊皮條穿入兩片接交的地方，以為聯繫；木格以外，附以白毡；外面以麻繩縛住毡垣，垣高約四尺；蒙古包之頂有木為椽，椽上也有白毡覆蓋；中央約八尺高；地上所鋪的也是白毡。中間有一個圓鐵架，架上有鍋，以乾羊糞或駱駝糞為燃料！這種糞製之燃料，一方面令人烤火取暖；一方面是為煮茶做飯之用。其門以木板為之，平時

板門常開，僅把雙層之白毡掛上。門之對面的毡垣那裏有一張小長方桌，上供神像，像的面貌好像多手觀音。據說蒙古包是冬暖夏涼的。冬天包內常生糞火，又有不易傳熱之白毡包圍着牠。如果糞火冒烟，只要揭開一部份頂上之白毡，烟即直衝而上，散之於包外了。夏季天氣太熱，可將周圍靠地的毡垣捲上一半，再揭開頂毡，於是乎清風徐來了。況且可以把整個的蒙古包隨便遷移，即以長木頭一根，按着包的直徑一放，就可把牠擡舉而走。冬季遷入山谷，以避寒風；夏季遷至平地，以便交通。

我對於蒙古包一方面，恐怕說得太多了；現在要說蒙古包的主人翁。他是一個漢人，家居張家口，在此地做買賣，已有十九年了，他所銷售的，以茶葉布疋爲大宗，蒙古人拿羊皮或羊毛等物來換他的商品。這個蒙古包是他自己建築的；他爲了佔據一小塊蒙古包基地的緣故，曾經花了七十餘元給蒙古王公，買一張護照。

我個在那裏喝茶談話約一小時，又動身向北而行。至晚上又到了一個蒙古包。包內一人，身上很不乾淨，兩手擘糞生火，替我們煮開水泡茶。我以爲他是一個流落的漢人，豈知他是久居此地的石參謀！他的任務，是招待過路之人。他指着羊糞告訴我們說：『這是寶貝呀！我們平時出去收拾儲蓄起來，以備煮飯烤火之用。如沒有牠，簡直要凍死餓死啊！』

我們在道上，曾見一羣馬，約有一百頭左右，又大又肥，是沒有人約束的，牠們瞧着汽車將到，老遠就跑開了。我以此事問石參謀『何以只有馬而無放馬的人呢？』他說『蒙古人放馬，不論多少，是不去跟隨或監視的；不過隔了三天或五天，要出去看一看。如果遺失一隻，他們會到人家那裏去找回來。因爲他們認識自己的馬，每隻馬的高低長短和毛色如何，都很能牢記的。』

他又說『你們明日要到蒙古兵營，兵營的那邊是外蒙古的勢力範圍。無論中國人外國人，在這邊可以行動自由；一到那邊，就絕對要聽外蒙人的指揮。從前西北軍有十一人到庫倫去，又有幾個人是送客的，同到蒙古兵營。他們請蒙古人換護照，不知道是他們說錯的呢，或是外蒙人聽錯的呢，所寫的護照上，多寫了一個人。他們請他改正；他怕麻煩，終不肯改。爲他一字之誤，竟使送客中一位同志湊足所寫的人數，直到庫倫，在庫倫重辦護照而返！……甚至於有一個西人在外蒙境內犯了法，竟被蒙古人鎗斃』我聽到這裏，幾乎把我氣死！中國有四五千年的文化，四萬萬的民衆，四千萬方里的面積，弄到主權喪失，治外法權，至今尚在，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爲所欲爲，旁若無人！而一個文化極低，方才獨立幾年的外蒙古，倒有全權處置一個西人！

從石參謀的蒙古包至蒙古兵營，僅僅四十里。次日上午我們繼續進行。離兵營有四五里地的地方，就有三個蒙古兵在那裏巡查，一見我們的汽車，馬上爬到汽車上來引導我們，直至蒙古兵營。到兵營時，是上午十點半鐘，連忙將護照信件交給蒙古軍官，請他立刻換給蒙古護照，以便趕路。不料他回去看了護照之後，對我們說：『寫蒙古護照是很遲慢的，要等到明日上午十點鐘才可辦妥。』我們很發脾氣，以爲一個小小

外蒙古，如此夜郎自大，擺起架子來對待我們。鹿瑞伯和幾位與我們同行的副官同聲說道：『此次蒙古人還算客氣咧，前日某高級軍官在此等候了一個星期，才拿到他的護照呢！』

此地蒙古包有十餘個，蒙古兵約有一連之衆，有一個俄國顧問。蒙古軍官身穿深黃綢子長袍，腰束綠色綢帶，頭戴尖頂軍帽，足穿皮靴。（靴底前頭有尖向上翹着，走沙地和騎馬以這種皮靴爲最合式；蒙古獨立後，曾改變靴樣，後因不合實用，仍復原狀，無論男女都穿那清一色的翹底皮靴。）衣服面目，尙爲淸潔，與普通蒙古人骯髒的樣子不同。他的妻子是蒙古女學生，垂下一條長辮，身穿深藍綢袍，用黃綢帶束腰。見我們的時候，很自由自在，沒有什麼羞澀的態度。

蒙古護照按所應許之時給我們了，我們就再前進。晚上到山谷中一個蒙古包裏去投宿。那裏共有五個蒙古包，只有蒙古人八個，但不見有小孩。蒙古野地，當然沒有旅館，不過每家蒙古人，都肯招接旅客的。我們每天每人給他們宿費洋五毛。如能操蒙古語，只要送給蒙人一些禮物，可以住蒙古包，吃蒙古羊肉和蒙古飯，而不必給錢。如既不懂蒙語，又不知送禮的規矩，那麼，就要多花錢，而又不舒服。他們所要的禮物，並不是貴重的物品。夏天可送西瓜，冬天可送洋燭，洋油桶醃肉醬菜之類。我們的食物是自己備帶自己烹飪的。當吃飯時，請蒙古人各人吃一點，他們是很歡喜的；更可以等我們吃罷之後，把鍋內剩餘食物送給他們吃；甚至於把自己吃不下去的殘餘東西，倒在蒙古人的碗內，他們也是歡迎而大吃特吃的！

所喝的水是很清潔的井水。凡有蒙古包的地方，必定有井，井深不過兩三丈。井旁有木質水槽一個，爲駱駝羊羣等飲水之用；又有布囊一個，囊上聯繫着粗麻繩一條，約八尺長，此囊卽是汲水的器具。布囊木槽都是公共之物，誰都不會佔爲私有的。

他們雖有井水，可是懶於洗衣和洗澡。他們的身體衣服十分骯髒，挨近他們時，聞得着一陣羊酸氣。他們洗臉不用臉盆，僅將小木碗舀半碗冷水，先吸水入口，其次吐到手掌裏，其次以手掌摩擦面部，吐水摩面是同時舉行的。

我們現在與蒙古人接觸了，也學會幾句蒙古話了。最普通的話是「賽白那」和「門搭鬼」。「賽」是當「好」字講，「白那」當「有」字講，「賽白那」就是有安好之意，換句話說是「請安」二字。「門搭鬼」就是說：「不知道。」凡蒙古人和我們講話，我們往往以「門搭鬼」答覆他們！

至第八日下午一點鐘的時候，我們到一個蒙古包的地方離庫倫有四十里之遠，肚裏覺得很餓，就下車走進蒙古包，要想弄些東西吃喝。在那裏看見兩個蒙古婦女，一個中國男子。我們自內蒙邊界起至此地，約有三千里，只看見蒙古人百餘人，而沒有遇見一個中國同胞，就是樹木咧，房子咧，牛咧，貓咧，也絕無而僅有。這裏的中國人雖然還未剪辮，身穿藍布棉襖棉袴，是一個沒有什麼智識的老百姓，我們也當他爲知己朋

友，要和他暢談一番。他在此地已有十餘年，而從未回家。他與蒙古人說話，像很熟悉；可是沒有忘掉祖國的語言。某同志問他：『你娶蒙古老婆沒有？』他說『沒有。』又問：『你和蒙古女人一塊兒睡覺沒有？』他說：『蒙古女人是亂七八糟的，隨便誰都可以和她們睡覺的！』

將近庫倫，看見很多的山，山上有許多樹，名曰「神樹」，是禁止採伐的。又有金山，山中金礦極富。

我們在沙地大海裏走了七八天，見不着什麼繁盛地方，一到庫倫——外蒙的京師，許多房屋和我們的眼簾接觸，自然覺得好像別有天地，喜不自勝。此地蒙古人不像途中蒙古包內的愚蠢；一對蒙古兒童穿着西式短服，對腿而走，如西洋人走路的步伐整齊；又有兩個蒙古女子，也是對腿而行。

一回兒，我們到蒙古稅關，等候了半點鐘，跑來三個蒙古兵，身穿深黃色的皮制服，十分魁梧，將我們的行李統統拿下來逐件驗過，箱子裏的衣物，也翻出來檢查，查完之後，他們幫助我們捆好。某同志攜帶一個望遠鏡；又有一隻皮箱，鑰匙丟了，不能揭開，就被他們暫時扣留在關上，以備負責的辦事員回來查驗。約定如非違禁物件，則明日送到國民軍代表駐紮地。但到晚上，他們就將原物送到我們那裏。先到庫倫的同志問我們蒙古人檢查行李如何，我們說：『他們檢查我們的行李，雖然是很仔細的；不過查完之後，還替我們收拾，態度還不錯。』他們說：『昨天蒙古人對我們大發脾氣。』我們以爲昨今兩次來的人，都是中國人，都是

參觀團，何以前倨而後恭呢？他們說：『其中有一個原因，因爲某副官自以爲庫倫政府與國民軍有些友誼，他既沒有護照給他們看，（護照由鹿同志保管，而他的汽車最先到庫倫，以致後來的車都沒有護照。）又沒有和他們聲明清楚，不待許可就想動身。他們因此大發脾氣，將一切行李完全檢查，任意翻鄉，簡直不成體統了。』某同志看見蒙古人這種舉動，很是生氣。他屢次說：『中國只要派遣十萬雄兵到庫倫來，看他們再能像煞有介事否。』

二　外蒙的今昔觀

自五原到庫倫，若是汽車不出毛病，沒有意外的躭延，只要四天就可達到。我們因爲所坐的汽車時常要停頓修理，所以走了七八天哩。到了庫倫，因各種手續沒有辦妥，一時不能繼續西行；我們趁此閒暇，就一方面參觀，一方面訪問，以滿足我們的智識慾。好在很有幾位內蒙同志，如霍冠生金某陳某等已在此多年，對於外蒙的前前後後，知之極詳，而言語又無隔膜。因爲他們的原籍多是熱河，而在北京蒙藏院求學或畢業，現在或已入外蒙古籍，或在庫倫辦公。又有中國同志如陳繼淹張允榮等也是熟悉外蒙之人，給我們不少的材料。

中國自有歷史以來，曾亡國兩次，第一次是元朝，中國亡於蒙古人；第二次是清朝，中國亡於滿洲人。元朝版圖之大，爲中國空前所未有；可見蒙古人當時萬分強悍，東歐洲人士都怕蒙古人，叫他們爲「黃禍」，曾

幾何時，蒙古人爲什麼如此衰微呢？這是因爲前淸康熙皇帝用了一個極巧妙極惡辣的手段叫他們自己滅種。他拚命提倡喇嘛教，給喇嘛許多權利和虛榮。「喇嘛」二字是「無上」的意思，表明喇嘛的地位是再高尚沒有了。蒙古人不知康熙的用意，反而信以爲眞，拚命去當喇嘛！一家兄弟五人，倒有四人去做喇嘛，過那寄生蟲的生活。喇嘛教是主張獨身主義，不許喇嘛娶老婆的。於是賦閒的怨女，剩餘得太多了。這種怨女和喇嘛的生活——獨身生活，都是反乎自然的性慾；那裏會守貞抱璞？其結果爲喇嘛怨女都要吃天鵝肉！夫婦期限：或半年或三月或幾天，隨便離合！一夫多妻；一女多夫；性交自由；弄到大糟其糕！以致楊梅瘡滋蔓難圖！近來蒙古政府招壯年之兵查驗身體，害梅毒的，有百分之八十七。若以老少男女平均計算，患梅毒者，約百分之九十八！因喇嘛的不娶妻，蒙古人性交太濫，和梅毒的蔓延，人口的統計，當然有劇烈的減少。當康熙時，蒙古人（專指外蒙）有一千二百萬；至蒙古獨立時，只剩下五十萬。現在因有布蒙人（布利亞脫蒙古人之簡稱；他們在外蒙之西，屬蘇維埃聯邦。）遷移進來，共有八十三萬人。

滿洲政府既然如此待遇外蒙，又因鞭長莫及，不去注意他們；他們就在民國紀元前一年獨立。後來徐樹錚帶兵前來征伐他們就取消獨立。民國六年俄國革命，白黨不能立足於本國，想在庫倫立一根據地，以便反攻紅黨，就將中國駐庫軍隊打敗和驅逐。民國十年（？）紅黨到庫倫來驅除白黨；叫留俄求學之外蒙學生回國組織政府。

蒙古人是最服從和信仰活佛的。當徐樹錚在庫倫時，曾向活佛借款二十萬元；活佛許以向蒙人轉借。他馬上洩露自己無款應付徐樹錚，盼望蒙古人轉借二十萬的意思。蒙古人一聽見這個消息，無論男女老少智愚賢不肖爭先恐後來貢獻金錢於活佛！不滿四天，二十萬元如數繳足。活佛的魔力如何的大呵！蒙古人害了病，即向活佛許願說：『如蒙活佛保佑，轉危爲安，願將一切財產奉獻於活佛。』一旦病若痊愈了，就把所有的銀錢蒙古包鍋鏤桌箱器具什物羊羣等等，破破爛爛，統統送到活佛那裏！就是他手指上戴的銀戒指，價值不過兩三毛錢，也不敢留下，恐怕得罪活佛！弄到一家精光，然後出去要飯，以爲虔誠！

照喇嘛教的道理，或按普通人想起來：活佛爲一教之主，喇嘛的首領，一定是一個至聖至潔的模範，非常規矩，不近女色不犯姦淫的。豈知大謬不然！他的正夫人如夫人情人等等，總有五十餘人之多！他雖是活佛，連楊梅瘡也不會避免的！連自己的楊梅瘡也不會醫治的！倒反把他兩隻眼睛也都因梅毒而爛瞎了！

至於活佛的來歷，也很有趣味，值得我們注意的。前淸時，中國常派一個駐庫辦事大臣住在庫倫。前任活佛一死之後，就有三四家蒙古人向辦事大臣報名說：『我家生了一個男孩，是活佛轉胎——繼任的活佛』。其中一家要送十萬元給大臣；大臣卽將那家小孩的姓名複寫數票，預先放在一把金壺之內，約期當衆開壺。蒙古百姓不知其中的搗鬼，也不敢近前去監察，由大臣自己以金筷夾出一票，乃朗聲宣讀新活佛的姓

名，且放禮砲二十一響，將新活佛的姓名等榜示於外，活佛就從此產生！活佛最怕中國更換辦事大臣。新大臣上任，活佛一定要大大孝敬他；換句話說：重重賄賂。不然，大臣要暗中貢奉毒藥，請活佛早早上西天佛國裏去享福！然後他老人家可以得那繼任活佛的十萬元呵！

蒙古政府知道活佛一切把戲，也知道蒙古人民如何信仰活佛；於是利用活佛的金字招牌來發號施令。活佛一見蒙古政局大變，自以爲活佛的金飯碗要被打翻了，活佛的地位要打倒了，戰戰兢兢地在宮裏等候新政府宣布他的塲臺；豈知乎新政府却和他談判，願尊他爲皇帝，將蒙古改爲帝國。但是有一個條件：凡國會通過的議決案，皇帝只管宣布，不得批駁或修改。活佛一聽他尚有做皇帝的威風，已喜出望外！還管他什麼批駁不批駁，於是一口答應。從此一切新政，都以活佛之名宣布。而蒙古人因活佛高高在上，凡以他的名義發出來的命令，當然甘拜下風，一致服從。

外蒙古有兩大障礙物：一是喇嘛教，一是王公制度。王公們是壓迫階級。他們是地方上的大地主，也是封建式的君王，可以袖手而享富貴；一般小民畜牧耕種，千辛萬苦，反因種種剝削，生活十分困難。王公看見某家兒童生來伶俐，或要到遠方去求學，他怕他學成之後，要來革他的命，便不管他的父母意見如何，把他弄到王公府中，做他的奴隸使他永永不見天日！

蒙古政府要想打倒王公，不敢進行太快。外蒙的基本組織爲十戶，這是最小的單位，十戶有十戶長；以上有五十戶，亦有長；一百五十戶，名之曰劍，（古時傳令以劍爲符號，故曰劍。）有劍長；劍以上曰旗，有旗長，一旗至少有三劍，至多二十六劍；旗以上有盟，即是中國的省，外蒙共有四盟，盟有盟長。自十戶長至盟長，都是選舉的。國會當初立法：王公之比較賢明者，可選舉爲旗長或盟長；後來改爲凡王公概無被選舉權；再後來以活佛的名義，取消王公制度；現在王公已無選舉權，還將他們的產業重重抽稅，以後也許會共他們的產！

活佛左右的喇嘛看出活佛只有虛榮而無實權，因此極爲不滿，暗示於活佛，請他想想法子。未幾被隔壁鳥（又譯爲內防處，是偵探機關，以鎮壓反動份子的。）調查出來，立將有關係的喇嘛十六名一律鎗決。

前年那瞎眼的活佛患病去世，蒙古國會商議：究竟還要有繼任的活佛不要？國會議員都知道活佛是騙人的東西，可要可不要。當討論的時候，只有兩位議員說：可以再有活佛，做號召百姓的人物；意思也並不堅決。等到付表決時，議員二百七十餘人全體一致通過廢止活佛，改蒙古帝國爲蒙古民國。我於中華民國十五年十二月在街上看見華文的佈告上有「蒙古民國十六年」字樣，這是從最初獨立時計算的。

某日我，和三位同志前往活佛宮去參觀，有霍冠生同志爲領導。宮的背後環山爲屛；宮前有一片平原草地，風景很好；夏天十分涼快。佛宮有好幾處，相隔有半里之遙，大半已改爲校舍。形式像中國北京的淸宮，而規模較小。宮門上畫有執戟之武士二人，宮內空虛，正預備改爲博物館，

一部份屋內，已有許多動植物標本。院子裏有活佛御用的蒙古包。該包比較普通的包大得多，中央特裝四根柱子，上有盤龍的花紋。據說當活佛在世時，有衞隊五百名保護他，有很多蒙古人在佛宮面前，步行兜圈念經，以表敬佛之心。

我們又參觀幾處喇嘛廟。廟宇非常之大，屋上都有樓閣和金頂。廟中大小喇嘛很多。念經時，盤膝而坐，聲音多屬鼻音，有喇叭鑼鈸爲樂器。休息時，有一人擕茶桶（銅質長圓形，二尺餘長，有耳爲手提）在各喇嘛之前走過；喇嘛每人都從懷裏取出一隻小木碗，受茶而飲。念經旣畢，則出外至露天蹲踞大便便溺，習以爲常。

廟門之前，有圓帳蓬若干，男女信士在那裏兜圈子念經。又有木板若干塊，大大小小等於牀板。蒙古人竟俯伏在板上連連叩頭。板面上因多年的摸索叩頭，異常光滑，叩頭之處，已成凹形，將來必有叩穿木板之一日！

道旁又有小屋，屋內陳列佛像，像之前有木柵爲欄。敬佛者瞻拜之餘，往往將瓦片或甎塊一方或布條一條，放在木柵的框上，這是供佛的禮物！

尙有祈禱輪：輪形如走馬燈，不過他是用木頭做的，染以紅色，上有佛像，輪有六角，高約一丈，中貫木柱，可以旋轉。該輪有木板屋，以庇風雨。走路之人常常到屋內去，將祈禱輪轉動轉動，跟着牠兜兜圈子，就算是祈求佛爺保佑他們的。

有一天，是楊七郎誕日，許多喇嘛都到一片空地去集合。彩綢的萬民傘和鑼鼓等很多。喇嘛念經之後，依次坐於地上，蒙古婦女多帶上煮熟的麵條，倒在喇嘛的碗裏，他們拿到就吃。居中有一個臺，臺上有一匹紙馬，馬上騎着一個紙人，代表楊七郎。兩傍立着兩個人，手裏各拿一個長柄的布球。臺的四周圍有蒙古兵擕鎗排隊站立，維持秩序。一囘兒，喇嘛們紛紛走到臺傍，脫帽低頭，請臺上的人拿布球觸他們的頭。如觸中了頭，就算得了福，是很快活的！否則就算倒霉！他們上去受球觸的人太多了，過於擁擠；就有兩個人拿老虎尾巴對着他們身上亂打！他們方纔紛紛走開。

現在蒙古政府有反對喇嘛教的決心；但喇嘛教在蒙古根深蒂固，勢力當然不小，若用過激的方法來限制牠，恐怕不容易收效，乃在宣傳上用破除迷信的工夫。蒙古學校已設立不少。蒙古青年初入學校時，都擕帶小佛；在學校一住幾個星期，聽教員和同學的談話，又看了新文化的戲劇，他們自然而然把以前所崇拜的小佛，都擲在廁所裏去了！

外蒙當局又用以下三個政策來應付喇嘛教：（1）派人向年長喇嘛們講演，勸他們要按喇嘛教的本意，眞正淸心寡慾，不要和婦女親近。他們於是分成兩派：一派是不要婦女的；一派是仍要貪色的。他們自己分裂起來，團體不堅，政府就比較從前易於對付他們了。（2）由青年團每星期一二次向青年喇嘛演講喇嘛教種種黑幕；他們因此覺悟而脫離喇嘛生活的很多。（3）國家立法：凡不滿十四歲而沒有在初級小學校畢業的青年，不許當喇嘛。這樣就截止喇嘛的來源。一般老喇嘛

對於當局這樣的設施大不滿意，可是無可奈何！不但如此，以前外蒙是政教混合的，當喇嘛的有種種權利，而沒有義務；現在呢？政教分離，喇嘛的土地也得納稅，與非喇嘛一樣。前年某地喇嘛五百餘人一致抗稅，政府中若干要人就到他們那裏去調查，叫他們派幾個代表來談話。他們不派代表，一齊拿起石頭來對着政府中人亂投！政府連忙用嚴厲的手段來鎮壓，將他們兩個領袖鎗斃，將其餘的喇嘛分別監禁，有的監禁六個月，有的監禁三個月不等，依他們暴動的程度而定。

蒙古的黨是國民黨；不過蒙古人是摹仿蘇俄的，終免不了染着一點紅色。中央黨部委員長名曰旦巴，是外蒙古最著名的人物，他的口才是很好的。外蒙國民黨的威權，是很高的。某鉅公曾贈送五千元給旦巴，他正在考慮應否接受時，一般黨員已萌攻擊之意。他立將那五千元交給政府，不敢佔爲私有。我們到庫倫時，他剛出國去遊歷日本（？）他的任務由加旦巴氏代理。加旦巴是一個很明白黨務的能人。

政府的產生是這樣的：先由國會議員二百七十餘人舉出三十八。此三十八人，或由議員中選出，或由非議員中選出，都可以的。此三十八中，又公推行政委員會委員五人內閣總理及各部總長等等。（有內務部，外交部，陸軍部，教育部，司法部，財政部，經濟部——主管生產商務事宜，使國家經濟充實——等。）現任行政委員長（如大總統）名曰鈍耿，已連任了三年了。他的學問不大高深，但肯虛心研究，而又十分忠實，只要他知道某事應辦，他就毅然決然地實行出來。內閣總理車某已六十餘歲，穿的衣服也很不講究；但他的腦筋是很新的。政府裏面有三個要人，（車總理是三者之一）政見是一致的，所有應辦的政事，他們三人總是預先考慮商量，然後再提出於會議討論表決。政府差不多每天開會，無論大政小事，都要由行政委員會通過，委員長一人不得獨斷獨行。例如我們要參觀軍官學校，要等他們的委員會表決之後，才給我們切實的答覆，再約定時間去參觀。

政府是聽命於國會。國會所有一切議案，黨部必須預先討論通過，然後交給國會裏的黨員。國會議員約有二百名非黨員七十餘名黨員。因爲黨員預在黨部裏詳細研究各種議案，什麼利弊都很明白；在國會裏討論起來，當然說得格外動聽。而黨員又是意見一致；不像非黨員胸無成竹，隨風轉移；所以國會的議決案終不出乎黨的範圍。政府中人員都是黨員，他們一定要在黨的指導之下進行一切，不能由他們自作主張的。

蒙古憲法的原文爲蒙古文，尙未譯成華文，故不能知其內容；但知其第一條是『……以共產主義爲目的。』

人民之中，凡當喇嘛或有值三萬元財產者，概不得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這些被剝奪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之人，並未註明王公在內；但是有值三萬元財產者，決不是平民，一定是王公，王公當然在排斥之列。

庫倫僅有銀行一家，就是蒙古銀行，是國家設立的，生意頗爲發達。除例假外，每日辦公鐘點爲自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我們去匯劃貨幣時，

若在下午一點之後，銀行人員必說：『要等到明天了。』因爲匯款堆積太多，若再接兌，至四點鐘還不能完結。我們匯一次款，總要在銀行裏守候兩點多鐘，纔能完其手續。銀行裏辦事員有蒙古中國俄國三國之人。在午飯時，送派麵包和茶的人，是一個俄婦。應用的文字：以蒙文爲主，其次爲俄文，其次爲華文。外蒙紙幣都在這個銀行兌現，信用很好。蒙古紙幣蒙古銀元和中國銀元三種，都是一樣通用，毫無折扣。不過中國銀元的重量爲七錢二分；蒙古銀元只有五錢。中國銅元在庫倫的價格，原來與在中國的差不多；近來蒙古政府屢將牠的價格壓抑下去。現在每元可兌中國當十銅元五百餘枚，將來非如數抵制不可。蘇俄的紙幣銀幣銅幣在外蒙境內，都不能通用。外蒙自己除紙幣外，有銀元毛錢銅元三種，上面刻有國徽。國徽像以下之圖：頂上是日，其次是月，此二者代表天；當中太極圖代表蒙古民國；下層一畫代表地。外蒙的國旗，就用這個國徽，再加上一塊紅布。

庫倫商店要算華商最多，次爲俄商；近年俄商較前增加。蒙古政府已在庫倫設立國家商店——協和公司。其中百貨俱備，規模很大。凡重要任務，都由蒙古人擔任。貨價較爲便宜；因牠不出房租——房屋是公家的，而一切商稅，諒必可以減少；所以協和的貿易是最發達不過的。最近蒙古政府又要禁止華商開設旅館，另闢國家旅館。國家旅館的房飯費等特別低廉；即使華商旅館不被勒令停歇，也是不能和國家旅館競爭的。

外蒙的捐稅是非常複雜的。商家應納的捐稅，約有七八種：如營業稅，人頭稅，印花稅，房捐，進口捐等種種。捐稅的原則，是合乎累進稅的。換句話說，凡營業愈大者，捐稅愈重，營業資本在五十元以下者，免捐免稅。進口稅稅額，抽百分之五十或百分之三十不等。稅局抽稅時，不按發貨單上所開之價爲貨價之標準；是由局員自己隨意規定。舉一個例子來說：某商由張家口以汽車運來貨物一批，內有銅墨盒一物，照原價每隻墨盒爲兩毛錢；蒙古稅局局員說牠值一元。按百分之五十抽稅，每隻應納稅五毛。一批貨物總算起來，應納稅五百六十四元。貨物扣留於稅局，等到某商將五百六十四元交付清楚，然後由他取貨。俄商要在外蒙做買賣，也與華商同等待遇。以中國這樣大而古的國家，外貨進口，只納稅百分之五，和附加稅百分之二·五；貨價還不能照當時市價，却以一二十年以前極便宜的貨價爲標準。不料一個小小蒙古而能關稅自主呀！

庫倫的華人是很可憐的。他們沒有本國領事照看他們；偶有爭論，只由中國商會調解，如商會調解不了，則由蒙古機關判決。庫倫沒有什麼華文報紙和中國學校。一般商人也不注意中國時局，不懂什麼革命不革命！蒙古某同志買了許多本的三民主義送給庫倫華僑看，他們也不去理會。某商號掌櫃將一學徒託他教育，他送給學徒三民主義一本，對他講解講解。掌櫃知道了，就說學徒赤化了！把他辭歇；某同志大爲反對。掌櫃當時卽收回成命；後來暗中將該學徒送至遠方，不知去向。某同志要想起訴；但因爲有商會董事出來再三說情，就算了結。

庫倫街市每日在上午九時開門，下午四時關門，星期六下午二時歇業；星期日休息。一到關門時間，警察即吹警笛，商家馬上關門結束。

蒙古政府每年收入約八百萬元；教育經費占百分之三十。庫倫所設學校有電報學校，軍官學校，軍醫學校，內防處學校（外人不許參觀）小學校，中學校，大學校等。這些學校最早的不過辦了五年。中學校學生尚未畢業，而大學校勢不能成立，故大學校僅有其名，其實爲一師範學校。蒙古當局因要普及教育，正在用大規模擴充師範學校，以造就相當的教員人才。所有學校都是男女合校，完全免費。一般學生的程度尚淺。所用課本都以蒙文爲主，（蒙文的字母與日本字母相同。或謂日本字母，是從蒙古移植過去的。）每星期教授俄文四小時；華文六小時；有些學校的功課表內，毫沒有俄文的。蒙古兒童是很聰明的。他們能做銅鎖，十分精緻，比機器製造的還好，每把鎖的鑰匙是各別的，用此鎖者不容易失竊。故蒙古機關所用之鎖，不要西洋鎖，而要蒙古學生自製之鎖。

某日我們至軍官學校參觀。由校長（蒙古人）教官俄顧問等引導，并說明該校之內容。新校舍落成僅僅幾個月，係洋式樓房，其結構頗合實用與衞生。此校成立於五年之前；當初是速成性質，曾畢過兩次業；現在已正式進行。內分騎科砲科。蒙古因地勢關係，不設步兵科；騎兵下馬，就是步兵。不久還要添設機關科航空科。目下砲科學生有六十一人，騎科有一百零九人。初入之學生先入混合班；數月之後，纔選擇程度較高者入軍官班，特別訓練。在校學生與兵士同等待遇，每月除供給衣食住外，每人只給零用二元幾毛。兩年畢業，軍官班畢業後，充當連副，幫助連長工作。此外尚有兩班：一爲補習班，專收已在軍隊中服務之軍官。他們於軍事上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雖有經驗而缺乏理論，故加以補習九個月，再出來當官。他們升官不講資格，只要有本領，馬上就升，且可越級而升；如犯過或怠工，立刻降職，毫不客氣的。一爲黨務班，此班學生由普通學生中選其身體強健軍事學優等者訓練之。功課除軍事訓練外，有黨義，黨史，第一國際，第二國際，第三國際之沿革等等。學生有三十一名。兩年畢業，畢業後充當軍中黨代表或政治工作員；如政治工作沒有位置，就充軍中教官。因爲他們於黨務軍事，是同樣擅長的。校內有列寧室；室內有列寧等肖像，各種圖表書籍，以便學生課餘研究。教官二十餘人，俄顧問六人。

庫倫近年設立一個國民公園，開辦費花去七萬元之譜。

庫倫的宗教黨務政治商業教育的大略，既如上述；還有幾件事情，雖似瑣碎，卻很有意義，故拉雜紀之如下：

我到照相館（華商）去買蒙古要人的相片，館中人都說：『非得蒙古機關許可，是不敢出售的；若要買活佛，扣扣（蒙古處女）破靴（出嫁之婦）的照相，是可以的。』我連走三家照相館，在他們玻璃架內，都有蒙古重要人物的相片；可是要買的時候，都遇着同樣的答覆——不敢賣，究竟沒有買到。

蒙古政府對於婚姻制度的改良，也予以相當的注意。他們一方面用

演戲演講的宣傳叫蒙古男女注重一夫一婦制度。不論蒙人華人俄人，任憑選擇一個，不當繼續那種隨意離合的舊惡習。一方面命令凡至二十歲的女子，非嫁不可。但婚姻流弊，由來久矣，非短時間所能收效也。

蒙古男女常在街道上——甚至在熱鬧的大街上——蹬下來便溺，即不講公共衛生，也未免不成體統。公安局爲禁止隨意便溺起見，定了一個辦法：凡逮捕一個沿街小便之人，即賞以罰金之七成。初次小便者，罰兩元；逮捕者得一元四毛，公安局得六毛。第二次小便者罰金加倍；逮捕者賞金也加倍。有些遊手好閒的人，老在街上侍候女子小便！一天捉往五人，就得賞七元，的確是一樁很好的生意！

我們對於俄蒙的關係，是很注意的，與人談話時，無不詳加詢問。約略說起來是這樣的：（1）政府中人與各機關負責人員，都是蒙古人；（2）各機關大半有俄國顧問；（3）外蒙與第三國際似有關係。

庫倫居民共有二十一民族之多，人口約六萬餘人，其中中國人約有二萬人，蒙古喇嘛二萬人，蒙古平民俄人猶太人及其他民族約二萬人。

參觀團領袖鹿瑞伯在庫倫應酬既畢，我們各人的護照既都辦妥，西進的汽車也同時雇就，我們就離庫倫向恰克圖出發。途中有旅館，大半是俄人開辦。房屋材料都是木質（將圓木駢立爲牆，以代甎石。在庫倫之屋已是如此。）可見此地森林豐富，木價極廉，和庫倫以南不同。室內也還淸潔，所用杯碟碗盤，也已有些西洋色彩，與蒙古包的氣象大不相同。地土尙肥，人口較密。居民除畜牧外，兼有務農之人。中國人在此地耕種者，亦以不鮮。由庫倫至恰克圖約五百里，沿途厚雪鋪地，汽車很難開駛，以致走了三天，方纔到達。

我們到了恰克圖，又就延兩天，以待汽車之後至者。在就延時，即出去探問華僑。此地華僑在十年前是極繁盛的；只因俄國白黨與中國駐蒙軍隊開仗，及紅黨驅除白黨，將所有街市毀壞殆盡。現在之房屋多是近年建築的。華僑遭此兵災，非常狼狽，損失也極多。目下剩餘華僑，只有八百人左右，都沒有受什麼教育。他們的光景，是十分蕭條的。

我們在恰克圖所住的是俄人所開的旅館。房屋器具及一切裝飾尙爲雅緻；所吃的飯菜也很可口。而服務的人，都是女子。她們的工作，頗爲努力。但是寄宿費甚爲昂貴，普通房間每人每日兩元，特別房間每人十二元，連膳費在內。

參觀團諸同志齊到恰克圖之後，即向上烏丁斯科出發。恰克圖是俄蒙交界之地。邊境只用木柵爲界限，那裏有一稽查處。該處有蒙古兵，能通蒙古中國俄國三種言語。我們共坐汽車四輛，三輛先到稽查處，一輛因爲有事在後停頓。我們先到者就在那裏等候，看見俄蒙人來往都拿護照出來查驗。有一個俄國青年，年約十八九歲，狀似工人，由蒙境而入俄境。他坐一輛馬車，並沒有什麼行李。蒙古兵上前盤查，他就呈交執照。蒙兵拿到執照閱看還不够；又檢查他大衣的衣袋，以及身上衣服所有的衣袋；並且仔細摸他的全身。這位俄國青年毫未抵抗，只聽其搜索而已。劉燕泉同志看見這種情形，就說：「倒還氣得過！……」迴想外人入

我中國境界，關卡上人員差不多都不敢看他們的行李，何況搜查他們的身子？只拿諂媚之聲亂叫「洋大人」罷了！

三　由恰克圖囘至寧夏

本篇題目是外蒙遊記，記載恰克圖以西之事，勢必俟諸將來，務請讀者原諒。現在且先記些由恰克圖囘至寧夏的經過。

我們於民國十六年三月十九日晚乘火車離莫斯科，六日而囘至上烏丁斯科。鹿瑞伯一人即坐飛機先至庫倫，路程計一千二百里，某日下午二時乘飛機動身，當日下午六時我們已在上烏丁斯科接到鹿的電報說：『已安抵庫倫矣。』

未幾，我們就坐汽車囘至庫倫；再由庫倫奔寧夏。途中前半段坐汽車；後半段坐駱駝。以爲五原那條路，已被張作霖部下佔領，不得不由甘肅北部繞道而歸。我們現在是向着西南方而行。這條道路是新近探出來的，道上連蒙古包也少見，我們自己隨帶布帳鐵鍋麵包等物。每輛車所坐的六人編爲一組，公推組長一人發號施令。其餘或搭帳篷，或鋪被褥或做柴，或拾糞——燃料；或燒火（加糞，看守食物煮熟否）或洗碗筷；各司其事，分工合作。我們起初怕走這條難行的路；到了實在處此，身入其境，倒也覺得趣味橫生！

途中一小部份黃沙頗厚，汽車經過，必須坐車的人統統下來，將攜帶的木板皮褥等鋪在車前沙上，由許多人將汽車前拉後推，纔能活動而過去。有時將道旁的矮樹硬草拔下來，橫列在沙上，也可以使汽車過去。這些地方有一種野獸，名叫黃羊，形狀如狗，後足較高，身黃臀白，往往有百餘橫列一排而奔。某同志前日在此經過，曾用洋鎗打死牠們，每日可得五六頭，烹而食之，其味甚佳。

在途中晝行夜宿，四天至白申圖。此地有華商兩家，都用蒙古包爲店屋。我們再由白申圖繼續前進，又四天而至沙拉子廟。那裏有華商一家。喇嘛廟的屋宇，與喇嘛的衣服，皆甚潔淨。或者因離中國已近，與中國人易於接近，故得沾染中國比較清潔之風氣。

由沙拉子廟至寧夏是騎駱駝的。駱駝跨步甚大，牠的背峯按其步伐而時高時低，騎駱駝者的身子，就要搖動，如鞠躬一般。那麼，我們的腹部，自然有一種運動，所以吃了東西下去，不多一囘，就餓起來了。

某日，我們到達一個地方。那裏有蒙古包五個，我們的一組，佔領一個包。包主沒有在家；包門也沒有鎖；包內應用什物衣箱等，都像有人在家那樣的佈置。次日我們離開的時候，主人還沒有囘來。當地的華僑告訴我們說：『蒙古人常常全家十幾天的出去放羊，或做其他工作，家中雖無人看守，也不鎖門，是沒有人來偷東西的。就是你們把所有行李，整整齊齊地放在蒙古包外露天之地，十幾天不去動牠，也沒有人來偷的！』這比「夜不閉戶」豈非更進一步麼？

又至一地，見蒙古人拿拾來之糞，打成糞甎，面積約二方尺，厚約四寸，砌成很大的圍牆，好像大家的墳墓上周圍的牆垣，牆內放些草料。那一

天，我們免了拾糞的工作！僅將糞瓢打碎，以煮食物。

後來離中國愈近，即見中國式的房屋，內有陝甘二省人爲商。他們招待我們，且說：『中國人在此地常被蒙古人招爲女壻。』又指出他們一個同伴說：『他就是蒙古人的女壻。』大概在外蒙沙地裏營業的商人，都是中國北部之人。他們販賣米糧油鹽得些利潤。外蒙交通不便，地曠人稀，時起狂風塵沙塞目，爲商者有特殊的艱苦。他國人恐怕不容易忍受，因此在外蒙古野外爲商者只有我勤儉最著之中國同胞而已！

此地自開天闢地以來，從沒有汽車經過。國民軍代表或人員由庫倫回國者因五原那條路不通之故，即假道於此地。有時或坐汽車而行，蒙古人初見汽車，大驚失色！紛紛遷居；過了幾星期，漸知汽車不害他們，纔敢出來瞭望汽車！

蒙古人一死，其家屬必請喇嘛念經三天；然後將死人身上衣服完全脫下！扛至野地上蓋白布，用石頭五塊壓在布上，以待狗來吃食！如狗不來吃這屍身，則以爲死者罪大惡極！連狗都不要吃他的肉了！心大傷悲，再請喇嘛念經，務必請狗來吃。有時狗竟不吃屍身，屍骨暴露野外，萬蟲出入其間，令非蒙古人見之，無不心悸肉跳也！

由沙拉子廟至阿拉善走了八天。此地是中國地界了，就有棺材和墳墓接觸我們的眼簾。

我們在外蒙地方走了許多日子，看不見河溝樹木及中國婦人和孩子；有時走了幾百里地，見不到一人一屋，精神上寂寞極了。更談不到要看什麼報紙函電，所以我們想見中國的心格外熱烈了。及至阿拉善街道，眼見了我國男女老少店家住屋，草木河溝等等，眞正快活之至！那一天比新婚之日，還快樂得多呵！

再騎駱駝兩天我們就到寧夏，寄宿於國民軍北路總司令部。因得聞南方已以嚴厲之手段淸黨了。六月十九日，馮玉祥與蔣介石等會議於徐州，實行合作。於是改組國民軍政治部，令共產派份子完全退出；而在國民軍之俄顧問烏斯曼諾夫等，不久也都回到蘇俄去了。

四　末了幾句話

著者在外蒙日子不多，所知有限，語體文又不大內行，所紀述的當然不能盡如人意。中國的背景和現狀，與外蒙大不相同；我們要建設「新中國」自然不必抄襲外蒙的文章。但若將以上所紀的思索一下，也未嘗不可爲研究今日國際情形的細壤之助；未嘗不可給國民黨同志們一些參考的材料；也似乎與同胞們有一些勉勵罷！

一九二七，一二，七，于鄭州。

商務印書館發行

教育雜誌

第二十卷一號要目

- 教育新論 周谷城
- 中學校分科問題的商榷 姜琦
- 鄉村學校的社會中心運動 胡家健
- 與小學校教師談教育測驗的用度 杜佐周
- 兒童的音樂教育與藝術的陶冶 豐子愷
- 威爾士之世界教育論 張銘鼎
- 日本教育之最近概況 李洪康
- 太倉全縣測驗報告 葛承訓
- 新聞紙在中國歷史科中之地位 于化龍
- 改革考試制度之我見 李華民
- 中等生物學教科書之新趨勢 陳兼善
- 倪煥之 葉紹鈞
- 樂園（水彩畫）

此外目繁不克備載

定價 每月一冊一角（郵費二分） 半年六角五分 全年一元二角（郵費在內）

教（一）

學生雜誌

第十四卷十二號要目

- 明年的預算 穩因
- 忠告求學青年的一段話 王歷農
- 科學的探問與解釋 哲平
- 人類眼睛的進化觀 邵子風
- 再談生物學上的生死問題 王歷農
- 遺傳與個性 吳振茲
- 環境的影響 歷農
- 學習與習慣 王歷農
- 科學研究與工業的關係 湯荷驥
- 說文解字研究法（續） 種因
- 蓋氏傳略 胡夢佛
- 中華貨幣的沿革 吳熙
- 日本學生的體育生活 宏君
- 青年們對於學校生活必具的信條
- 想和諸位同學說幾句話 趙眷第
- 讀「到民間去」 龔寶善
- 花露水（續） 朱秉國
- 在滬的一週 朱星如
- 青年文藝（十四篇） 平廬
- 答問 蔡文辟等
- 學生世界語欄（四則） 意民等

定價 每月一冊一角 半年六角五分 全年一元二角 郵費 每冊二分

學（十二）

婦女雜誌

第十三卷十二號要目

- 中國職業婦女的現狀與救濟 友新
- 外人眼光中之中國婦女 明養
- 革新運動
- 關於廢娼事件的討論 儲褘等
- 瑞典婦女的運動 何君超
- 豐年多嫁娶（徵文當選十篇） 望透等
- 新俄婚制的一斑 少英
- 嬰兒不宜給哺母乳的時期 李劍農
- 鑑定乳母的簡易法 李劍農
- 漁獵民族之葬禮 李寓一
- 勸姊妹們學習寫字 夢萍
- 貓的飼養法 王穆清
- 讀「攝影術上的新意匠」後 童錄
- 好潔的鄰婦 何明仁
- 馬丁先生的畫室 學昭
- 劫後族行記 錦江
- 冬日的農婦（徵文當選七篇） 黎芬等
- 婦人的勝利 徐蟾林

此外目繁不克備載

定價 月出一冊二角 半年一元二角 全年二元四角 郵費 每冊二分

婦（十二）

少年雜誌

十七卷十二號要目

- 皆大歡喜 大均
- 虹之金 瑜
- 鸚鵡的惡作劇 王沂清
- 蛇吞相 王穆清
- 黃金笛 瑜
- 金髮少年 慧
- 老人莊 符業祺
- 天眼通 小園
- 電話 臧幼博
- 無線電收音機製作法 潘龍光
- 少年做事的要件 王沐清
- 少年求學應有的精神 蟲琴
- 三件難事 成維翰
- 華縣無謂的忌諱 劉中寬
- 兩樣世界 徐愛波
- 一句說話 方炳銓
- 遷居 F
- 高升 汪祖貴
- 答問

此外目繁不及備載

定價 月出一冊八分（郵費一分） 半年五角五分 全年九角六分（郵費在內）

少（十二）

新語林

△一篇記繁華的巴黎生活的短文……哲生
△第一次飛行成功者賴脫氏的前後……大宇
△俄國的女性生活……徵知
△小黑人國遠征記……遂初
△挪威旅鼠的投海運動……遂初

一篇記繁華的巴黎生活的短文

哲生

以小品文的筆調，記繁華的巴黎人生活，確是有趣味的。法人比奧潑瀾（Robert de Beauplan）有一短文，題曰金錢的巴黎，以替法人聲辯的態度，記述世界性的巴黎人的游樂生活，這在熬受貧乏的隔着一個大陸的人們讀之，頗有點心往吧！節譯這一篇的短文如下：

有一時期的巴黎是這樣的：那時俄國的貴族中人，似乎是法國來客中的最迫急的了。於是法國人也就替他們組織觀察內部的遊散隊，同到巴黎的平民窟中。他們由平和的警察引導着，爲的是要維持他們的自重。他們就跟着探訪了巴黎幾個奇異區域中幾處的地下室。在那裏他們看到 apaches 跳華爾資舞，飲熱酒。在那裏他們又看到兇暴的流氓的打罵。當天明的時候，女子們摔掉了肩巾，男子們換了小帽，各去尋個休息。那時，這些公爵和爵夫人們，目擊了所經的危險，遂以爲他們終於獲覩了眞的巴黎了！

談到蒙脫馬禿，牠原是英國的負販，英國的武官，日耳曼的學生，列帆丁的商人，所夢想向往的地方。蒙脫馬禿是巴黎的心，有燈光，有塵囂，有跳舞的酒館，有錦衣的歌女，有法國特有的狂跳舞。旅行的種種經營機關，把蒙脫馬禿的威力，推擴開去。每天晚上，那藍色的巨大的公共汽車，滿載着客人，在 Place Pigalle 卸車。那夜總會，便把載來的人接引進去。在那裏，你如走進一個酒排間，你可聽到世界上各種的語言。在這些語言中，以英語爲最得勢。其次便輪到俄羅斯語，西班牙語，意大利語，及其他巴爾幹各國的國語。那些肩背相摩的人們，並不一定是來酒飲的。有的是從阿根廷或高加索來的跳舞者；有的是玩特別音樂的黑人；有的是日耳曼的藥販。要是你再上一層的話，你可以看到鋪着白布的酒桌，桌上莊嚴地擺着一瓶香檳。在一團濃厚的煙霧中，巴黎人的夜生活，完全顯出了。不過我們要曉得，巴黎人決不是法蘭西人。你只要看，在那裏有許多紅面孔，深黃面孔的種種國籍的人。你只要聽談話中語言的混合。你如還不相信的話，你再看酒館出來的賬單，這賬單上開列的物品的價格，有幾個法國中等階級中人能出得起？這只有那些手中拿着金鎊的，拿着金洋的，拿着金馬克的，拿着配沙斯的，才出得起這些價錢，而不以靡費爲意。他們拿着千法郎的鈔票付賬，他們見了蒙脫馬禿之後，回家就告訴人他們已看到巴黎和法蘭西了！

蒙脫馬禿，雖有的是種種的事物，有的是富麗，但牠也有過了時的東西，就是牠有傳說存在着。但僑居巴黎的外國人，自歐戰以來，把巴黎的形態全給改變了。他們看得巴黎太拘束不合胃口，他們於是來建起種種娛樂的場所。目前巴黎變動的迅速，眞足令人驚異。在昔有錢的人們，午夜以後所過的生活，是有嚴格的界限的；即牠在聲和光的小圈子以內，圈子以外，便是和平的夜色了。現在則狂縱的生活，到

處都是牠從巴黎市的中心衝流出來，向西移動。Place Pigalle，像一點油在水面鋪展開來了。繁華的 Rue Pigalle，擴展爲 Rue Fontaine, Rue Notre Dame de Lorette, Rue Blanch, Rue de Clichy 了。人們圍繞着奧潑賴，Rue Cammartin, 和 Rue Daunou，玩戲跳舞嚴峻的 Faubourg Saint-Honore，早是堅持不住了。噪鬧的羣衆深入了 Champs Elysees，凱旋門的嚴肅，也爲近處有黑人音樂隊的飯館子所擾亂了。有時 Avenue des Ternes 靜下來得早一點，而 Avenue Machon 的歡聲便遲遲未息。牠的樂隊的噪聲震聾了附近 Rue des Acacias 的居民。當夏天的時候，那滿鋪綠草的 Bois de Boulogne，有幾處熱鬧的聚集。塞納河的那邊，拉丁區的非正式的餐館，只成記憶，而世界的遊客，已把牠變成熱鬧之所了。

這個新巴黎應該稱牠爲什麼呢？還是稱牠爲銷金窟罷！在這個浪費的時代，人們決不顧於沒有錢的不愉快上再加一層不會用錢的難堪，住在巴黎的人，於晚間戲館中，總要化二十五路易斯一餐晚飯來點綴；處在這個時候，經濟打算簡直是一件希有的品德了。在這銷金窟的巴黎中，法蘭西人卻是例外。旅行者是過路的客人，他們受不到本土人所受



在巴爾幹火山山嶺開裁軍會議。

種種的不方便。本土的巴黎人，不得不滿足地佔一個侍者喧雜，接近庖廚的坐位。那戲場或酒館的主人，甚至不肯正眼看他們一看。管門人，也不感謝所給的小賬。一個法蘭西人如得被允許而入一個娛樂的場所，他必感到喜悅。那些時髦場所中夜的開放，在本土的巴黎人，真是一個誘惑的觀念。時髦場所的門對他們是關着的，門口守着一個制服的官人，不讓他們進去。要是想進去的話，則其人必須有整桌的宴客，保證有大交易時，才得進入。這些時髦場所的華貴富麗，自不消說，但主持者必須要顧到時髦的不安定的性質。一個娛樂場所的成立，必須在兩年以內賺錢，過了兩年不賺錢，便無希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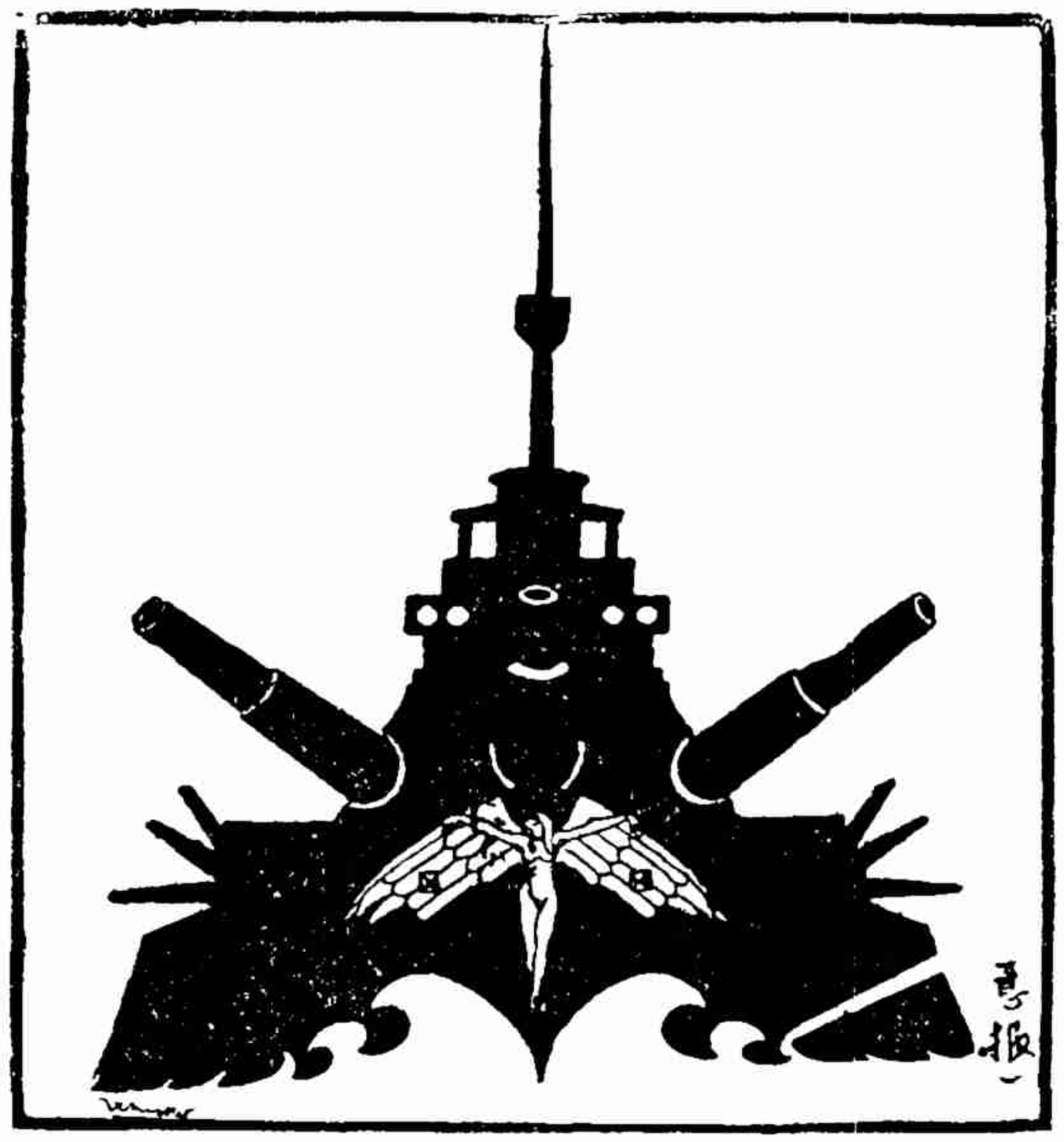
在不久以前，俄國的小酒館最流行。在地下餐室中，聽到悲鬱的吉卜賽人的歌唱。有高貴而粗野的高加索人，戴着羔皮的帽，穿着長統的靴，持着刀狂舞。在薄黯燈光的幕場下，香檳酒在銀杯中熠耀。當跳舞的中間，管理人宣告有從前的一位侯爵夫人起來跳舞。

俄國酒館風行過了，接着風行阿根廷的酒館。這些酒館中的湯戈舞的音樂，一時很流行。此時一對對的人，在光潔的地板上和着手琴跳舞。現在則阿根廷的湯戈舞過去，而黑人起來了。

瘋狂的卻司登舞經過了大西洋侵入了英格蘭和法蘭西而黑人起來了。當夏日靑年們在海岸上也學着這個跳舞。有種種的卻司登舞，也有種種的湯戈舞卻司登舞的粗俗性，正合醉酒遨夜的巴黎人的脾胃。

再拿 Boeuf sur le Toit 來做例；這個名，是從 Jean cocteau 的文學幻想上借來的。Jean 氏曾在 Theatre des Champ Elysees 中主持同於此名的一個處所過。Boeuf sur le Toit 最初只是一個藝術家常聚的酒排間來的是些文學家，畫家，他們飲點冰苦酒，大家交換藝術的見解。畫家在那裏得到模特兒，人們在那裏跳舞消遣。這裏的空氣，原是充滿着純粹的熱誠的，後來一般人也趨向牠了，所以牠變成了一個奇怪的地方。裏邊的人，便是盎格羅人，西班牙人，亞美利加人，巴黎人的混合羣衆了。但牠終不失爲一個溫馴的場所。在有幾個晚上，名畫家 Guy Arnoux 來時，他穿得像海盜一樣，有名的女伶也到這裏來出風頭。這裏邊有各國籍各階級各年齡的人。在樂聲的混亂中，各等人的衣飾，紛亂混雜而不易辨了。

再談佛羅倫斯，牠原是一個小小的花園地點在 Rue Blanché 的近處，頗有些寧靜的空氣。忽然有人把牠變成了一個夜總會。這夜總會，定名爲佛羅倫斯。這地方因來了一個黑白混合種的歌女，名字也叫佛羅倫斯，於是 Rue Blanche 便從中夜到晨六時的時間，熱鬧得不可開交。這裏邊酒醉舞狂，更不消說。有時看見一個人喝醉了香檳，蹣跚着出來散步；有時一隊來客，向守門的黑人情商坐位，門開處，酒香，笑聲，樂聲，紛紛入耳。裏邊的人，都跳着狂熱的卻司登舞，分不出誰是看客，誰是舞者了。



日內瓦的和平女神：「和平鎗得住了。」

在 Bois de Boulogne 巨大的樹蔭下，Chateau de Mabrid 的燈光所照耀的，又是一翻景象。法蘭昔司第一，曾於此間造有邸第，以紀念被困於西班牙的恨事。法蘭昔司的建築，於一七九三年毀掉了，現在改建的也堂皇富麗，頗合於新式的大旅館。到這裏來的人，都是些上流階級中人。

安倍賽在昔是一個有音樂的酒館，牠的園庭，特別適於夏夜生活，向晚的時間，政府中小吏多數此間小飯。近來也繁華日進，有餐室，有舞場，有戲館，園中叢樹間，更有列炷的點綴。

還有些時髦的事體，如 Ciro 的晚餐，在 Rity 的星期日晚在 Perroquet 或 Florida

的夜聚。還裝扮得珠玉盈襟相互紛擲着彩色的棉球，爭奪紙製的酒杯和布製的玩偶呢？

這些狂縱的巴黎人的生活牠那誘惑是很強的，嚴格的道德家，也許不肯寬貸。不過法國人還是法國人，有些責任，要讓四方踵至的外國人去負擔了。

第一次飛行成功者賴脫氏的前後

大宇

飛行事業驚人的進步情形，是不容易了然的，除非你已知道人類開始試行飛機成功，只是二十四年以來的事，在最近的四分紀中，人類始漸漸的戰勝了空氣層。美國賴脫兄弟(Orville Wright Brothers)的拙劣的機器，是第一個飛行於空中的飛機，自此以後，飛機的大小和飛行速率逐漸進步，現在則一分鐘能行五英里，可載旅客，可運幾噸的重物，可經過廣闊的大洋了。

最初的粗劣的飛機，漸漸的發展為安全的機器。牠可在空中飛轉像活的東西一般。最初的脆弱的結構，漸漸的堅實起來，只要駕駛者的決斷不錯，安全也有把握了。

在二十四年以前即一九〇三年的十二月十七日，按照了科學原則控制的機器飛行，第一次被看見了。其時賴脫兄弟在吉堆霍克(Kitty Hawk)地方，試驗滑動機已有三年之久，既發明了滑行時保存側面控制的方法，於是他們就在滑動機上加一個馬達，準備作四次短短的飛行了。

當他們第一次坐上飛機，離開地面的時候，旁人很為他們憂。賴氏兄弟已解決了飛行的大原則，就數學上論，他們的機件，是根本佳良的，但這還須看飛起時如何。他們第一次的飛行，並不十分可喜，飛行的時間只有十二分鐘。在海邊莎岸的空闊之處，看這兩個兄弟和一架機器的只是幾個鄰人，幾個海鄉的警兵。

這天他們試飛了四次，第四次的試飛，他們飛了八百五十二英尺，在空中停息了一分鐘，這停息就靠了當時的風力，而機件的八百五十二英尺的前進，則由於引擎和推動機，這推動機，就是賴氏兄弟研究的結果。

當時人們已知道將有旅行的新方法產生了，但卻少有人實現這個，即賴氏自己，初料亦似辦不到。一九〇四年，他們始得每次飛行歷五分鐘之久，一九〇五年，可飛行二十四英里，自此以後，他們便得了專利的註冊，不使他人倣造同樣的機器了。

六年以後，美國政府始對賴氏兄弟的飛機加以信任，購取一架，在購取前，並為幾次的試驗。但賴氏以後的幾年中，飛行這件事，進步總極遲緩，人們總料不到今日飛行的結構和馬達的力量，能使今日的歐洲和美國，空中航路竟如網佈一般。即賴脫兄弟自己，也以為飛機的功用，頂多在戰時作巡邏之用，此外便不見得有用了。

賴氏兄弟，使他們對於理論試驗和飛行的實試，到達了一點，這一點是他倆的前輩所不

及的在衆人的歡贊中。賴氏以前的人們的工作，遂被忘卻了。其實賴氏兄弟那時如不飛行，別個人於幾年以後，必也會來做這事的。因爲賴氏以後曾有人發明了兩架飛機，他們有舉起空中的充分的力，不過不能作相當控制。而藍萊氏(Langley)的機器於他死後，人們乃知牠必可在靜好的大氣中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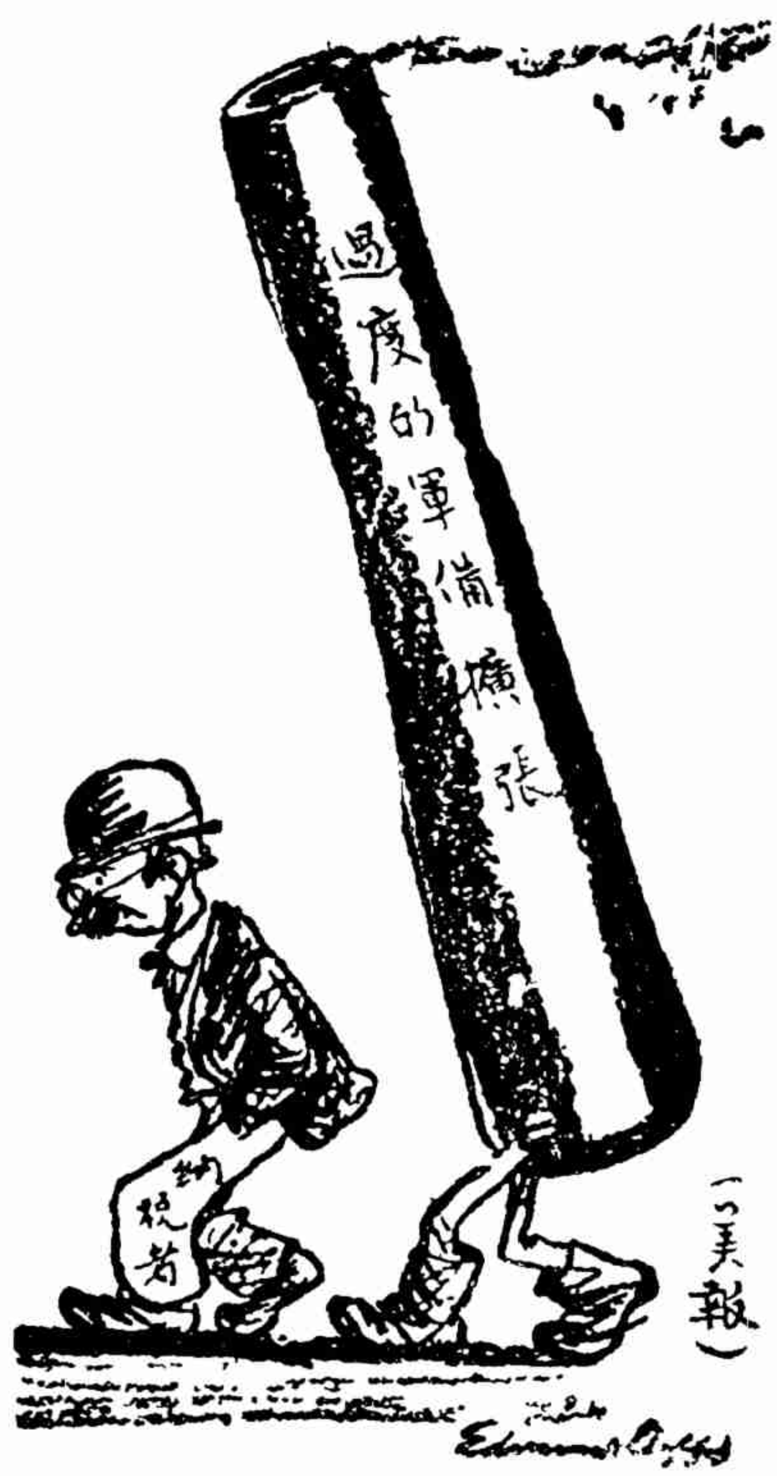
在賴氏兄弟試驗以前的幾年，是飛行史上最浪漫的歲月，這時期顯示了人類暗中捉摸，征服空間不顧危險的大無畏的精神，不可不一爲敍述的。

現代飛機試驗的開山祖，是奧土列劉推爾(Otto Lilieuthal)。一八九一年他在飛鳥般的滑動機中開始試驗，他終於在飛機中死了。列氏不但是一個能幹的試驗者，他也是第一個觀察得飛行中兩翼的性質。在他的書中他記載了他的觀察。他的敍述，非常簡明，後人易於讀解。

他的觀察的能力是非常可驚的。他觀察得的第一個事實，是說鳥類的雙翼，是曲線形的，他因此想到鳥類在飛行中支持的力量，就是這個原故。於是他開始試驗造一個翼子，這翼子，可以最小的空氣抗力得到最大的舉力。他又注意到，在一條繩上懸着的布，吹起時成一曲線形的平面，而高舉出於所懸的繩的上面；列氏便說，這就證明曲線形的平面是向上舉的。他做了許多曲線形的翼子，用機器把他們轉動，觀察他們的力量，他果然發現翼身的厚處，或在全部，或在中段，或在邊上，是沒甚差別的，鳥類的雙翼也是如此。

雖然列氏並不明了這個理由，但他發現厚邊的翼形，能增加舉力，這翼形，現在的飛機上都採用。

列氏在他的書上寫着：『似乎這個翼形，關於空氣壓力，有特別相宜的性質。即有大的舉力，與極小的下退壓力，特別是移動於極尖的角度時。』



我和我的影子

列氏確是飛行歷史上一個奇才，他如果不早死，他的成就，是不容易預料的。不過我們可以知道，他必定能更進一步來指示人們以空中飛行實現的可能性。他生前已造成了一個鼓翼的引擎，他以爲翼是一定要如鳥這樣被鼓動的，這卻是他的錯誤了。他的最大的失敗，是他沒有方法來維持兩側的平衡，他只好移動身子來維持，這自然是很笨的。

列氏以後，畢爾邱(Pilcher)起來了。畢氏是英人，他曾造了幾個成功的滑動機。他想造一個近乎單翼飛機的機件，用輪由引擎轉動推進機，向前推進。他不贊成列氏的鼓翼的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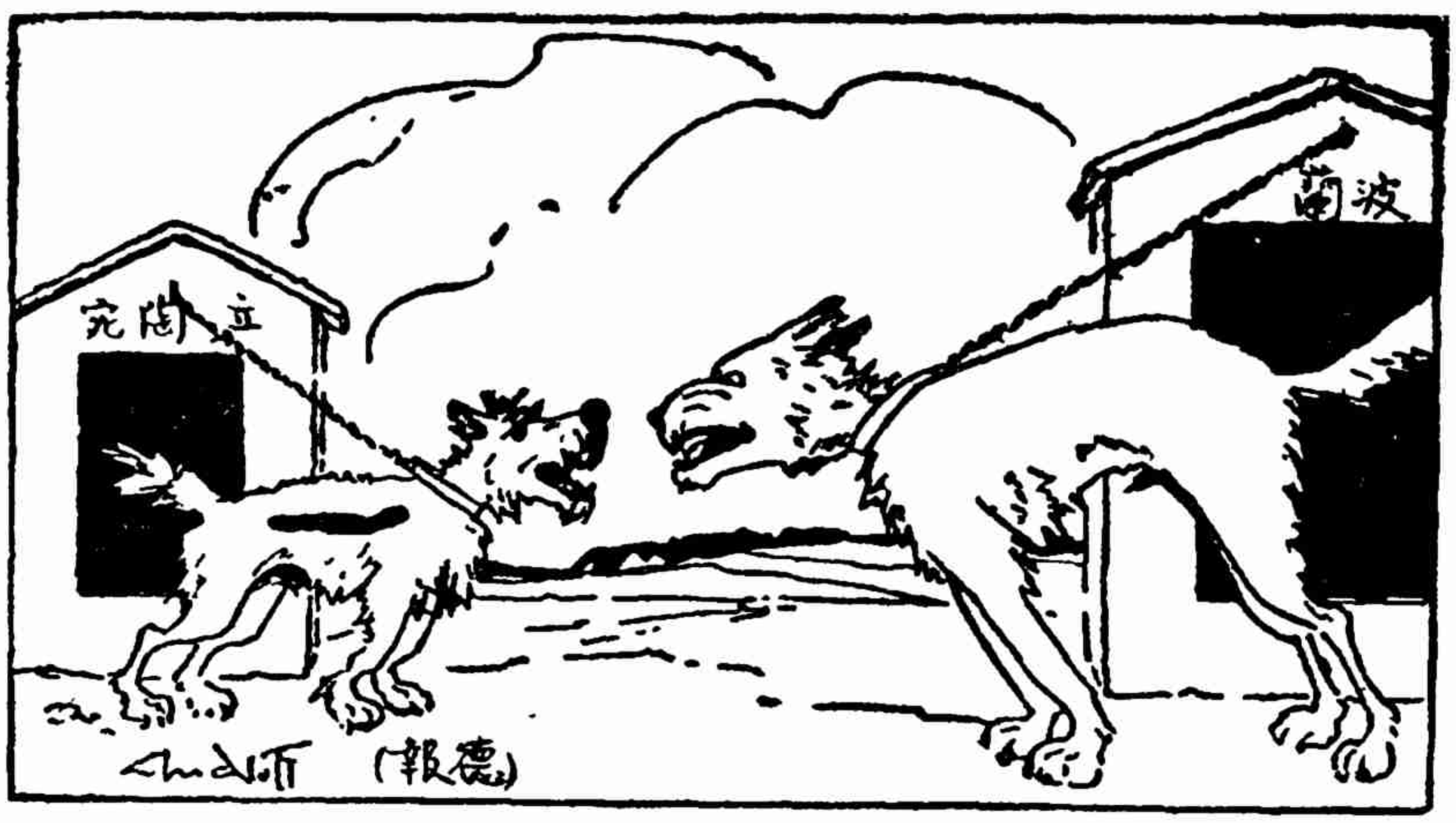
法，但他也無法控制機器，他也於飛機破裂中死了。終於沒有機會來完成他的理論。

當列劉推爾試驗滑動機以定飛行原則之時，有一個法國人亞特爾(Cement Ader)也開始製造飛機，他費了幾年功夫，研究鳥類的飛翔和體構。他的飛機，是一個單翼飛機，是模倣鳥翼的形式的。這單翼機有機輪，有引擎，據說他於一八九〇年第一次試飛時，飛了一百五十英尺。

第一次嘗試成功以後，亞氏便膽大起來，再造一架機件。全機計重一千一百磅，機上有五十四馬力的引擎，法國陸軍部非常注意他的工作。一八九七年八月，亞氏又試他第二架的飛機，順着風飛了一段短短的距離，但當時一般人頗對亞氏的成就致疑，他得不到人的贊助，他就毀掉了他一切的工作，只把第一架機件保留着，這機件後來陳列於巴黎的飛行展覽中。

上述的這些機件，都不能及得葛倫寇的司(Glewn Curtiss)所發明的，現在飛機上所用的三角圍的效力。寇氏以此起代扭轉的制翼機。——就是制飛翼的尖使之彎曲的機。這個側面控制的方法，後爲賴脫兄弟所採用，而且是由賴氏兄弟專利了。爲了這事後來很鬧了一場官司。

東方來的消息



波蘭與立陶宛的爭執經國際聯盟調解，平和解決了。但他們都已白費很大的氣力呢。

有馬克塞姆者，(Sir Hiram S. Maxim)於一八八九年，造成一架飛機，他計劃了一個曲線形的機翼，想有側面控制的安定，但這大概不甚見得有價值。關於馬氏試驗，引人注意的事實，是他很勇敢地製成了一架飛機，其中有滾水鍋，有引擎，全機有四噸之重。馬氏並不曾將這大機件試飛過，他只是要想證明那伸張在飛機站臺上面的大翼子，是會高舉的；試驗的結果，大翼子果然能高舉；於是馬氏把這架機器，置在半英里長試道中去試。飛機舉處，有護軌擋着，在一次試飛中，機件舉起得太有力了，護軌衝破了，馬氏被高舉在空中，不久便倒向地上了。此機雖曾離了地，但終不能明證飛行飛機的原則，牠只是一個有趣的試驗，化費了一〇〇、〇〇〇的金元。

教授藍萊的試驗，是一個極大的機器，有兩個翼子，一個放在其他一個的前面，駕駛者坐在兩翼的中間，機上有猞司林引擎，現在飛機上應用猞司林引擎，藍氏是開始的一個。藍氏先用一個小模特兒的機件，上邊放一個小引

擊，倒飛得頗成功，但大機件才由河面浮泛而起時，便顛覆在河中了。

賴脫兄弟開始工作以前，美國有許多飛機的試驗者，如張牛德(Octaru Chanute)與赫林(A. M. Herring)諸人。赫林曾造過一架小的雙翼飛機，上置一空氣推壓馬達，這小飛機據說曾飛了幾尺的距離。這幾個人以後，奧維爾賴脫 Orville)兄弟便開始了。他們的努力，是根據於幾個試驗的。賴氏兄弟的供獻是在彎曲翼的造成，有了彎曲翼，便可以保持滑動機。飛機上是用柁的，以左右移動機身，又用升起機，以升或抑飛機的前端，但賴氏則又使飛機可以依牠的別一軸旋轉，以阻止迴轉時的的側傾。

賴氏兄弟最初在 Kitty Hawk 的幾次試飛，是先有試驗，以決定機的樣式。賴氏兄弟的飛機是幾經研思而成的，後來雙翼飛機上所用的翼與賴氏的機上翼，正極相同。

賴氏機上的兩個翼，是用支柱連接起來的，計長三十二英尺，闊十五英尺。在他們的機上，用一個水平置的柁放在前面，但在用十六匹馬力的馬達的機上，則也有一個垂直置的柁放在後面。這馬達，乃是賴氏兄弟自己所計劃的。

弱小民族的保護



(1)南非土人：「幫忙呀！幫忙！這裏的羅馬尼亞人虐待匈牙利人呀！」英美紳士「不要緊的，打了一兩下，不會傷着他們的。」

(2)南非土人：「不過，先生呀！還有你們英美人也遭虐待呀！」英美紳士：「怎麼的？為甚麼你老早不先說出來呢？」

賴氏兄弟以所發明的飛機，為其特有產業，因此要圖專利，為了專利的事，費了他倆不少寶貴的時間，直等到一九〇八年，他們總算來重理飛行之業了。同時，他們得到了法國人熱意的歡迎，在法國也有許多人在進行試驗，也有些比較的成功的人，如山宅杜蒙（Santo Dumont）法爾曼(Farman)勃斐力奧(Bleriot)等。一個法國公司，後來買得了賴氏的專利，與賴氏訂約製造飛機，教授學生。

後來美國陸軍部要有一架飛機，其中可坐兩個人，每點鐘行四十英里，飛機代價的付與，則取額外津貼的方法，即原價為二五、〇〇〇金元，再加上以每點鐘行四十英里為標準之每一英里之價之百分之一。

這架政府所購的飛機的最初幾次試驗，舉行於一九四八年的九月，由賴氏試行駕駛。九月九日他試飛有一個鐘頭，當時看的有美總統塔夫脫，有國會議員，及外交官。九月十

七日的試驗，少將舍爾亞列治同駕而上，不幸飛機行近華盛頓的密由砲台的場地時，飛機的機件壞了，舍氏做了飛行中死亡的第一人，賴脫也受重傷，住了六星期的醫院。

第二年，賴氏又爲政府試飛飛行的時間，有幾次在一小時以上，後來竟計劃作向亞力山特力亞來回的飛行，同駕者，爲少將福羅合斯(Foulois)經這次飛行，乃確實算得賴氏之機，每小時可行四二・六英里，賴氏又多得了五、○○○金元的報酬。

賴氏的試驗是大告成功了，他們對於飛機機件的工程，算是竭盡心力的研究的了。

飛行事業，近來進步得非常之快，賴氏的示範宣傳，雖並不十分力，但這個空中的把戲，在繼續的吸引青年做作種種的奇形的飛機來，最近因需要的迫促，飛機的研究和發展，遂以加速，直至去年林白橫斷大洋的飛行乃益使人們有空間征服的喜悅。

俄國的女性生活

微知

赤色的俄國，革命的俄國，他的政治情形怎樣，我沒有知道清楚，不便妄說，我只就俄國女性的現狀，從外國報紙摘錄一些出來，隨便談談。

在俄國女子的心坎之中，是只有一個情熱的世界，戀愛的世界，除了衣食，歌舞，戀愛三者以外，是沒有其他理想的了。而且她們把戀愛視同酒食一般，戀愛就是她們的美酒美肴；對人講談自己的戀愛事件，不但泰然自若，毫無羞澀之態，還可以看出她們的眼目，唇舌之間，是在充滿着快樂，心坎之中，盛燃着情火，要如祕而不宣，反會把她們悶死呢。

她們有時也難免嘗着戀愛發生破綻之苦，不過她們一忽兒便忘懷了，便去設法展開第二次的戀愛局面了。她們認定人生的一切，是在色食二者之中，她們不顧一切，只求在戀愛的世界中，贏得絕對的自由。

極端和徹底，是俄國女子的特性，雖其間往往發生矛盾，但是她們視矛盾爲人生的一種現實；從前開夫地方的一位烏拉狄米爾大公，有妻妾八百人，俾晝作夜，沈醉於酒食的享樂。但他默察當時人民的生活都是淫亂無度，執迷不悟，覺得開夫快要滅亡，欲藉宗教以謀救濟，乃親往君士坦丁堡，迎接希臘僧侶，建築教堂，樹立希臘正教，他的救濟市民的方法，是把開夫市民以兵力驅入河中，自己則與希臘僧侶同立岸上，誦經祈禱。像這般淫亂的公爵，乃代天父以超度衆生，也可謂矛盾已極作僞已極了，但這正是俄國人的特性，而於俄國女子的生活中，表現得尤爲顯著。

俄國產生了一位卡太里那女王，她的面首，何止三十，若以俄國式算盤的算珠數來計算，怕有幾倍幾十倍呢。其中有男子十二人格外受女王的寵遇。

在過去的俄國，我們可以看出有二種的女性生活：一種是貴族世界的，一種是平民世界的。貴族世界的可以卡太里那女王爲代表。大凡貴族的夫人們，多少總有幾個青年男子共

度歡樂的光陰，這個名爲社交生活，其實與酒食相對待可稱爲「男食」的生活。文豪托爾斯泰也曾告白他自己成爲餌食的經過。其實恐不止托爾斯泰，作她們的餌食的，正不知多少呢。

貴族世界的女性生活，是酒食的生活，華衣寶飾的生活，花言巧語的生活，戲館澡室的生活，旅行的生活，和淫亂無度的生活，但這個由於大革命而消滅了。

除了貴族世界的女性生活，尚有平民世界的女性生活。這個到今日革命以後還延續着。她們雖然受着貴族，僧侶，地主的壓迫，過着汚穢，慘澹的生活，但她們的熱血是在沸騰着，她們在廣漠的坂野，星月皎潔的夜間吟着戀歌。她們出現於村中的小酒店，她們尋求好夢於荒野，爲了戀她們會在夜裏踏着沒人行走的荒徑，不復有什麼恐怖。工廠的陰隅，地下的秘室，常是她們歡會的所在。去了一個男子，再換一個男子，走過一個地方，再到一處地方，這樣放浪的生活，實是俄國女性所特有的罷。

此種放浪不羈的女子，自從革命以後，雖然獲得了自由，獲得了與男子平等的地位，但是她們的戀愛生活，還是照常不變；她們的貧窮境況，與往昔也沒大差，所變更的只是貴族生活的終了。俄國禁止跳舞場，說跳舞場是資本主義文明中最惡劣的遺物，可是跳舞場雖然

藝術家的故鄉——維也納



「孩子們，快把蛋包牛肉藏起來，藝術家來了。」

沒有，而街頭巷门，倚門賣笑者卻還是很多。她們往往也有相當的教育，也有正當的職業，但她們還是喜歡操這樣賤業，這是什麼原因呢？原來她們在帝政時代，過慣了中流社會以上的生活，一時改變不得，又沒有餘資可供揮霍，不得已惟有出於賣淫之一途了。她們所求的只是華麗的衣飾，甘美的酒肴，和放浪的戀愛生活。貞操觀念，在她們是沒有的。

總之，俄國的女子，對於人生享樂一層，是非常徹底的，今日有錢今日用，明天縱然忍飢挨餓，也所不顧。她們又以滿足性的本能爲至高無上的理想，決不忌諱，決不掩飾。現在大名鼎鼎的意大利首相慕沙里尼，從前曾戀過一個俄國女子，名叫安第里亞、白賴婆諸夫，她是一個社會主義者，面貌奇醜，而且是個駝背。但頗足以代表一般俄國女子的性格，她在公開的社會主義宣傳演說的時候，常常連帶說到自己的戀愛故事，有時更把慕沙里尼的大名也捧了出來。到使在旁聽着的慕沙里尼很覺難以爲情呢！白賴婆諸夫是個有學識的女子，尚且如此，則其他無知識的女子，可想而知了。

據最近調查，俄國因挪用公款而犯罪的非常之多。試就一九二五與一九二四兩年來比較，一九二五年的此種犯罪事件，在莫斯科爲一九二四年的十倍，在鄉間竟達二十倍。此種犯罪者其中有百分之五十八，是把公款消費

到女色和酒食去的。這決不是新近發生的現象，從前帝政時代也是如此。革命後的政府，固知女色酒食之爲害，想努力埽除這種弊害，無柰國民性生成如此，決非一朝一夕所能革除，也是無可柰何的事情啊。

革命以後的俄國女子，是進步了，已經懂得新思想了。到過俄國今日新家庭的人，定能看到她們家室的佈置，一壁廂懸着耶穌聖像，還有十字架，這是年老的母親所日夜禮拜的；一壁廂懸的，卻是李甯的肖像，還有種種的標語如『宗教是國民的鴉片』等，這就是新女子的信仰了。不過時代是不同了，所信仰是不同了，但其爲俄國女子則同，而講到老母從前所過的生活，與少女目下所過的生活，其放浪不羈也還是相同。

又試至莫斯科的公共廁所，則見其中也有女廁所，但並沒有門戶遮隔，婦女們平氣使用，毫無羞澀之態，被別人看見，也恬不爲怪。在這種地方，也可以看出俄國女性自由開放的習慣，而她們對於性的觀念，可以說同她們對便所的觀念是沒有差別的。

小黑人國遠征記

遂初

小黑人國，諾格洛黑人民族的住居地，是位在新幾內亞的拿騷山的深處，那裏的一切是完全和文明的世界絕緣的。在一塊高山環抱的地方聚居着許多小黑人，他們的體高平均才不過四英尺多些。他們的文化還正是石器時代的文化，而在遠征隊未達到以前，這班混沌的人類對於金屬物及其他物質文明的產物的享用是絕不知道的。

據人種學家的考查，新幾內亞的黑人民族實係從亞非利加州移殖而來的。從荒涼的亞非利加，他們漸漸的沿着亞細亞洲海岸和其他的島嶼向東北移殖，其大部分雖不久都給後來的強有力民族所消滅，然而還有少數部落保存在與世界隔離的地方。比較重要的部落現在還能從熱帶的非洲，安達曼島，馬來半島，菲律濱和新幾內亞幾處尋見他們的蹤跡。其中尤以後者爲最大而亦最與外界隔離的部落。正因爲這個緣故，那裏或能遺留下比任何部落都多的古代風俗，習慣和言語，留待世人作爲研究的資料。環小黑人而居的是野蠻的巴布愛民族，但他們間還隔着一座峻險的無人烟的山嶺，因此，他們在今日還能繼續保持閉關自守的政策。因僻處深山的緣故，小黑人的生活狀況差不多還是屬於原始狀態，他們在今日是代表另一時代的人類文化，這個我們的祖宗在數千年前早已經歷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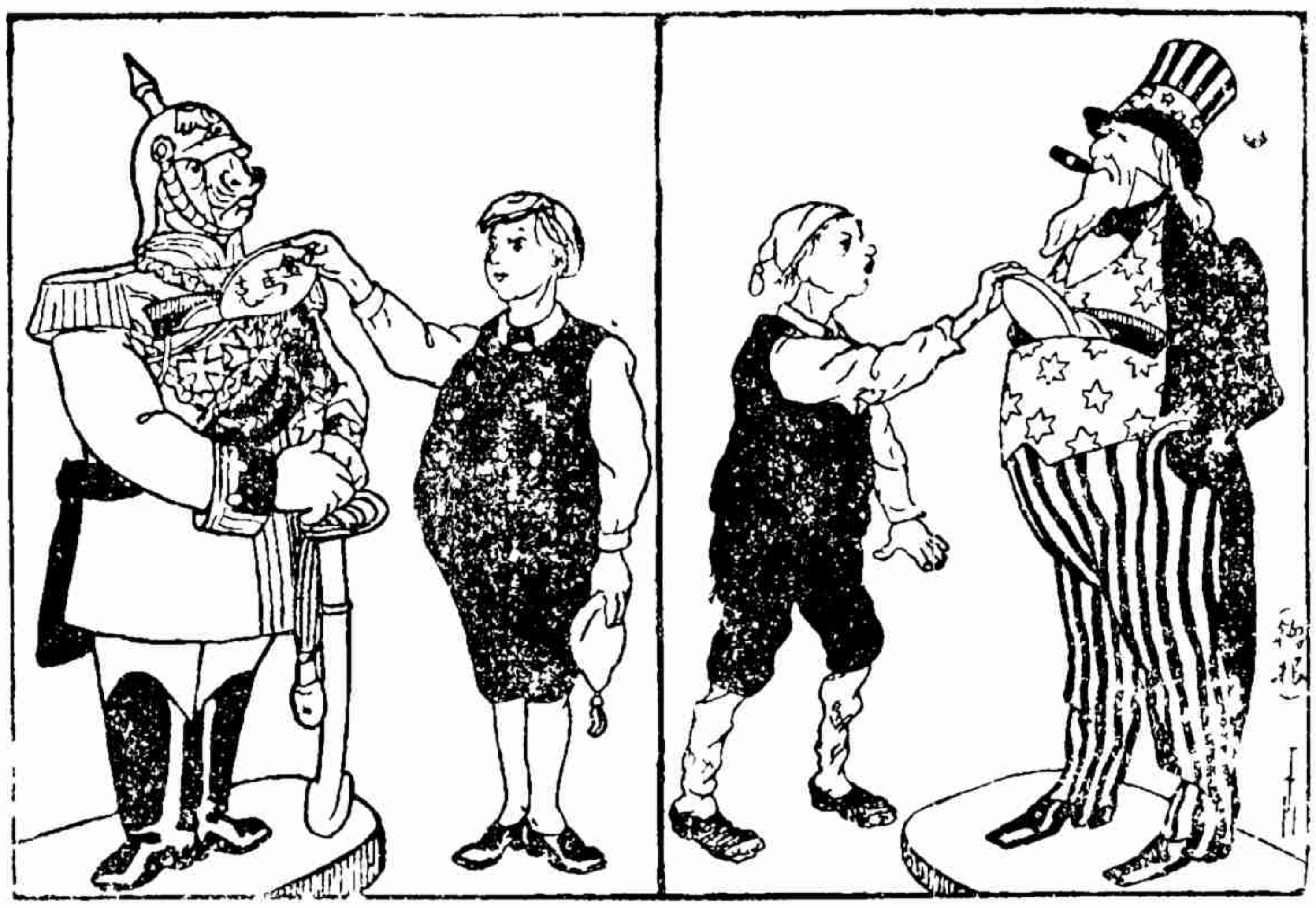
三年前，美國國家博物院人種學部助理史特林(Stirling)組織遠征隊出發到新幾內亞尚未發見的部份，他們的目的是研究相傳聚居在那裏的小黑人民族。遠征隊的全體隊員約在四百人左右，其中除去主幹的美國和荷蘭科學家外，尙包含婆羅洲中部的帶阿克土人一百三十八人，已經定罪的馬來人二百人，

和安波兵士七十五人。

我們進入了新幾內亞境後就在麥布拉諾河旁許拿騷山尚有九十里路的地方建立了五個巨大的幕帳。在我們未發見小黑人民族以前，這支河流實在是源源供給陷在山凹中的四百隊員的糧食的唯一運輸線，全線的長度凡四百里。我們運輸的工具是飛行機和帶阿克士人駕駛的粗陋的小艇。自此前進，兩岸山巖高聳，水勢亦漸超峻急，這時即素以善馭著稱的帶阿克士人亦索手無策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只得棄水道而走崎嶇峻險的山路，最高的山峯竟在一六、〇〇〇尺以上。最後，我們到達了一座峭深的峽谷，上面橫着一頂籐製的吊橋，於是我們知道目的地是快到了。我們吃了這服興奮劑後，更加努力前進，後來在四千尺高度的地方忽然發見一塊用強固竹籬圍住的廣大的田地。距田地不數武，更有幾所用木板茅草築成的矮屋，一樓樓的黑煙正從其中的一所冒出。

德國孩子的錢箱



戰後　戰前

我們穿過竹籬越田地而到一座矮屋前，看見一個年約六歲的小女子正倚門立着，身上除去腰部圍御的用狹長樹皮製成的短裙和白果殼的頸飾外，其餘的部分可以說是完全赤裸着。出於我們意料之外的，這個小女子看見我們走近時，非但一些不露出慌張或驚懼的神態，倒反報我們以微笑。我們送她許多念佛珠，她便欣然率領我們去見室中的一個老婦人。她也同那小女子一樣的沒有絲毫疑懼的表示。更由她招集了許多男婦到來。

他們是海洋洲的小黑人，但他們是靜穆，和善一些沒有膽怯或兇蠻的態度。他們引導我們到他們的住所參觀，並且自動地允許招集其他鄉村的黑人。我們爲要獲得他們的好感起見，每人餽送了許多珍奇的禮物。當晚，約有三十八人一隊的黑人抬了一只活豕和三大球香蕉到我們的幕帳，表示敬客的意思。

他們宰豕的方法是很奇特的。先把豕紮在一根長棒上，由兩個人扛着。其餘的人圍團地圍住，幷且做記號叫我們也加入他們的團體。當一切都完備後，再由一個第三者在相隔數武處，放箭穿過豕的心頭。

我們在旅途的海邊陸續採集了許多貝殼，這在他們看來簡直是同我們看待金剛鑽一樣的寶貴。他們需要貝殼比要我們的刀斧還

要來得熱烈。因此，當我們表示願意與他們交換貨物時，他們的喜歡眞難以描寫咧。他們雖未嘗做過物品的交易，他們經商的手段倒也不差。但一次標準的價格定下時，他們決不會再和你斷斷論價的。我們覩出他們是十分重視信義的，所以要置辦一物，儘不妨將物價預先付給他們，絕不會賴去或躱避的。

在未實行交換貨物以前，他們送給我們每人一件禮物，上至隊長下至帶阿克士人都是同樣的物品。在我們駐留時期中，他們對於我們的團員未嘗發生些微階級觀念的意識，他們對於我們的一切待遇是完全沒有分別的。假使他們心中存着什麽人比什麽人重要的觀念，那麽他們一定認帶阿克人為最重要的分子，因為他們擔負的工作在全隊中是最勞苦和最重要呀！

先前，我們為巴布愛民族的住居地曾有幾個月的考察，因此，對於他們的民族性亦有幾分的認識。如果拿巴布愛人的性質來與小黑人相比擬，二者的黑白更顯得分明了。巴布愛人是噪急的和衝動的；小黑人則溫和而靜默。巴布愛人遇有機會便要施展出胠篋的手段，他們是極不安定而不能信任的；在他方面呢，小黑人是十分誠實，竟使我們尋不出有一點可以懷疑的地方。巴布愛人是粗暴而喧鬧；小黑人說話的態度則是很柔和的。他們在體格上的分別，亦是很有趣的。巴布愛人，特別是近湖的平原一帶的，往往是身逾六尺的魁梧大漢；至於小黑人呢，大多數不過是在近乎四尺的高度。

小黑人的衣服是非常簡單的。女子所御的不過是一塊短短的腰布，製造的原料既非樹皮又不是從樹皮中抽出來的細筋。他們的頭部，無論是男性或女性，常常戴着一只線製的網袋。他們的頸部大都懸着用種子或黃亮的蘭花梗製成的頸飾，女子的大概是比較美麗些。男子的頭飾也有用各種不同的羽毛製成的，有的是從冠鴕雞或鳳鳥得來的。最奇突的是男子們穿的腰衣，牠們竟是用許多大葫蘆綴成的。每個人的肩胛上都懸着一只布袋，上面用許多野豬的長尖齒裝飾着，有幾只甚至在五十以上的。在這隻袋裏裝的便是他們的僅有的財產了。這些東西是石刀，石斧，烟管，烟葉和其他雜物。還有一隻用蘭花皮製成的小袋，他們也是一刻不離身的。袋裏面放着一隻蠕或鼠藺，他們藏在身畔是當辟邪符用的。他們常常用赭石，黃丹粉或焦炭塗在面孔上，尤其是他們到別村游歷的時候。

他們很喜歡到我們的幕帳裏游玩，因為借此可以看到許多新奇的事物。最使他們驚奇的是在我們打字的時候，這種表示從他們用指尖擊葫蘆的舉動裏可看出的。當許多人一致發出的嗜聲時，我們宛如置身在電報室裏一般。

他們招待賓客的儀式是非常古怪的。在舉行這種禮節時，主人先將中指的指節伸直，被招待的當用中指和食指緊夾主人的指節，收回時，主賓互相用力拔脫，因此常有一種啵啵聲發出。在分別時，雙方必須連喊嗶！嗶！嗶！三聲，

還在他們是當作一種敬語的。

這是小黑人國的通行的風俗，凡遇異客貴臨，本地人必須稍盡地主之誼，至少亦須擔任客人勾留期中的食宿的供給。游歷這回事在小黑人國頗為發達，亦正是因為出門便利的緣故。雖然，我們遠征隊的光降對於他們的園地是一個重大的打擊，友愛的黑人，在我們駐留期中，依然不斷地供給我們許多甘美的番薯和香蕉，他們情願自己的肚子捱苦的。

小黑人的住屋比較巴布愛人已竟精美得多了。牠們是一種橢圓形或長方形的建築。牠們的牆壁是用木板築成的，牠們的地板是用光滑的樹皮鋪成，而且常常掃刷得一塵不沾的。在室的中央處，差不多家家都置有一隻石塊堆成的爐子。每天晚上，家人的全體必圍爐烤薯，有時興至還要唱歌咧。他們的男子和女子是分室住的，但事實上並不禁止異性的闖入。

他們已竟有生火的能力，並且知道熟食的利益了。烹飪的方法是在地下掘一淺坑，四周圍以香蕉葉和鳳尾草。在坑的裏面大概放些番薯和葉，豕肉及其他必須熟食的食物。一切預備後，方始燃火將石塊燒熱，用樹葉包着投入在預備燒煮的食物上面。這樣經過二三次的石塊的更換，食物便可取出充飢了。這種費力的燒食，每天祗有一次，是由女子在傍晚時預備的。

實在講起來，每個鄉村不過是一個部落而已。他們是聚族而居，所以村中的全部居民莫不有血統或婚姻的關係。他們間是互相扶助，不分彼此的。村中的田地是由全體居民共同耕殖，一切的活動凡是有益地方的都是根據公衆的利益進行的。每村有一男人作領袖，他用特具的強力及聰明取得這種領袖的地位。但他並沒有眞實的權力，他的職務大概是僅限於執行公衆的意志罷了。

小黑人大概是一種富於保守性的民族，他們大有生於斯終於斯的傾向，因他們是永不願遷居他鄉的。他們的文化是完全基於農業的，廣大的田地常拓殖在峭險的山脚邊。他們用石斧清除茂密的樹木，用竹片建成防禦野豬的強固的籬笆。清除和築籬的工作是由男子擔任，但播種和收穫的工作則歸之於女子。

他們的大宗而亦最重要的產物是甘美的番薯。其次便要輪到芋艿，甘蔗和香蕉了。有一點使我們很奇怪的，就是在這未開化的地方偏滋生着許多精美的檸檬。烟葉的種植非常廣遍，吸煙的人自然亦非常衆多。大人不要說了，便是二歲或三歲的嬰孩亦會有煙癮的。這種罪惡不能不歸罪於一般的母親，她們在小孩子使性時，往往以給他們吸煙為使他們靜心的方法。

那裏男女人口的分配是很不平均的，前者遠超過後者的人數。因為他們婚姻的組成亦是根據於經濟的基礎的緣故，男子對於女子的競爭是非常劇烈，最後必有許多弱者終其身為曠夫的。就理論講，小黑人是多妻主義者，但在實際上，因女子的稀少，一個人的經濟能力要養活二個以上的妻子是很困難的。伊貢，

托貝村的領袖，在我們留駐他村中三月的時期中，招待得十分殷勤因此我們在離去時送他許多當地土人視爲無上珍品的貝殼。我們問他將如何處置這許多「錢，」他毫不遲疑地回說，他將用以再娶一個妻子。

妻子的獲得在小黑人國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必須具有下列二種資格：第一，他必須擁有富足的財產，能證實他確有養活妻子的能力。第二，他必須經過一種膽力的試驗。當試驗時，他所中意的女子的男族在相隔十數武處放箭向他身上射去，應試者必須放出全身本領來躲避，這樣的試驗整整地要經過一個鐘頭。

當一個青年是被證實適合於做丈夫的條件而獲得對方家屬的同意後，結婚的禮節卽可舉行，但有一附帶條件，在婚禮舉行前，他必須建造一所藏嬌的新屋。禮節的一部是新郎必須用石斧將新娘的任何一個指頭斫下，若非此不足以取信他人者。以後，如果他不幸變成鰥夫，他亦須同樣的經過斫指的儀式。婦女再醮每次都必須經過這種慘酷的刑罰。但依一般言，他們的家庭生活倒是十分快樂的。在理論上，丈夫是一家之長，但我們從未見有虐待婦女事件的發生。在他方面，有季常懼的男子卻未始沒有咧！

愛琴塔哇的村長便是一個很好的咧。他在村中是一個正直的長者，全村的人對於他都是十分敬佩的。他處在這樣優越的地位，每天當他的妻子在整備晚膳時，他還要到樹林中去斫柴，挑回來後還要一根根地劈到燒火適用的長度。這是他每天必須做的工作。一天，他到我們幕帳裏來游覽，竟把這件重要工作忘記了。他的妻子，顯然是個短小的女子甚至在小黑人中，氣悍悍地奔至，給了他一頓痛罵後，隨卽拖了他的耳朵往外就跑。他做完了日常的課程，再到我們這邊來，他那副頹唐的神氣，似乎在告訴我們說：『呀！可憐的我再有什麼話說呢。』

在各村中，犯罪這回事簡直可以說是沒有的。個人的財產固然是有限制，但貪慕他人財產的思想尚未發生，所以偷竊的行爲在小黑人國是絕對沒有的。

野蠻人對於事物只看牠的表面，不去追尋牠的根由，這句話對於小黑人也是非常適合的。他們相信人生的一切災害如暴風雨，疾病饑饉等等都是由於惡鬼的作祟。此外，還有一種善鬼是他們所敬崇的。

當我們離去小黑人國時，伊貢和其村人自動地一直送我們到山脚邊，他們甚至要陪伴我們回鄉。在我們的最後一只小艇將駛離時，我們很可看出他們對於我們的親密的感情。他們向我們告別後，淚珠眞如潮水般的從面孔流下。他們同木雞般呆立着目送我們在湖水中蕩漾。在那時，我們的心田中不禁充滿着這輩矮小的，還在石器時代的男婦對於我們的宏厚的款待的回憶，同時，我們的腦子裏也正在發生一種思念，他們看待我們實在是當作良友而非仇敵呀！

挪威旅鼠的投海運動

遂初

挪威的旅鼠眞可算得世界上一種最神祕的動物了。牠們如果爲着不可思議的天性驅使而決心投海時，即使熊熊烈火亦不能阻止牠們前進的。這種投海的大巡禮每隔若干年舉行一次，每次參加的旅鼠至少有幾百萬隻。至於什麽時候牠們會降臨和什麽地方是牠們的最後的目的地，那是從來也沒有人能考知的。英國探險家人種學家和動物學家卡佛史韋爾斯(Carveth Wells)曾獲得旅鼠五具，製爲標本，攜到巴斯敦陳列，同時又託麥根齊在巴斯敦雜誌上發表其獲得旅鼠遺骸的經過情形一文，予見其新穎有趣，爰爲譯述如下。

在偌大的世界裏，祇有一處地方的母牛是這麽發狂，牠們斷然離去靑草的食場，一致向別處獵取新鮮的肉食。牠們這樣狂暴似的發怒的原因，大概要每隔六十年纔發生一次，相傳在這年誕生的那地的小孩子全是希臘神話上的赫邱利(Hercules)。

挪威的斯達曼格(Stavanger)向來是以產生沙丁魚和鱒酸魚著名的，那里即是母牛向旅鼠作殊死戰的場所，距今三十八年前，斯達曼格的牛羣突然態度激變，牠們離去慣處的食場，結隊到街上向旅鼠作戰。

這種鬭爭恐怕不免要重演咧，當時一般人這樣逆料着。韋爾斯因爲要採集旅鼠做標本，所以託斯達曼格當局，如果下次牛羣再自動地在街上出現時，請立刻發電通知他。果然，電報發出後，韋氏如期趕到，因此能幸運地帶囘這些寶貴的標本。

微小的旅鼠就外狀看起來是十分馴善的，似乎絕不會惹怒他物的。牠們的形態酷肖墮入黃色顏料缸中的豚鼠。牠們的皮毛上雖然滿塗着灰黑色的細點，但因爲每點的頂上都射出一種黃色的光輝的緣故，人們仍把牠們列入黃色動物的一隊中。牠們有小珠般的眼睛，細小的牙齒和像掃帚般的尾巴。

『奇怪的故事是這樣開始的，』韋爾斯說。無窮數的旅鼠突然出現於斯達曼格後面的山凹之中。牠們前進的方向差不多是完全成爲一根直線的，如果大水當前，牠們便游泳而過，如果高山阻路，牠們便攀爬過之。我想牠們如果遇着七百九十二尺高的華爾瓦斯建築當路時，牠們亦必設法爬過，而不願迂迴另覓捷徑的。旅鼠決不因艱難而思繞道的。

當旅鼠進行牠們的長程時，牠們一路孳生小鼠，牠們也到處擇食。牠們的生殖能力是極高的，在四個月中牠們能產生四五簇小鼠，每簇平均約有八頭。第一簇生後八日，第二簇即相繼而至了。

韋爾斯曾設法捉到一隻旅鼠，幷且很想保存牠的生命。每天韋氏用比牠體重超過四倍的食料餵飼四次，方能止住牠的叫聲。一次，韋氏偶然忘記把牠來飼喂，等到想着去看時，這只貪吃的動物已因迫不及待將木籠來充饑而斃命了。

凡是旅鼠所經的地方，可以說無一片乾淨土。你想一隊約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隻旅鼠的隊伍，一頓食糧便很足驚人了，所以不要說花草是吃個精光，就連草根也不留一些的。那裏的牛羣眼瞧牠們恃以爲生的食場一概變成不毛之地，而且來年又要與絕糧之憂，這口氣牠們怎能忍得住呢！

初時，馴善的牛羣還不過向旅鼠提出強硬的抗議，叵奈對方不加理睬，於是牛羣忍無可忍，一齊赤着眼睛實行進攻了。牠們用巨足將敵人踢倒，再進一步使將敵人的頭顱來吃了。

這樣渺小的一點波浪，對於勇敢的旅鼠，可說是完全不發生什麼影響在鐵蹄下逃生的大隊旅鼠依舊若無其事的繼續進行牠們未完的路程，牠們依舊喧賓奪主的掠取他人的食物。

但是旅鼠究竟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這實在是自然界的一個大祕密，從來沒有人能打破的。我們所知道的只是無窮數的旅鼠突然在某處出現牠們勇往直前，一直到達海邊爲止。有時僅僅一次的運動需要二年或三年的時間，但牠們行程的終止也完全和開始出發時同樣的出於突然的態度。據神話上說，旅鼠是從天上飛下的或至少從雲堆裏跌下的。麥格納斯，（Olaus Magnus 十六世紀的宗教家和歷史家，）便是倡持這種主張的一個。

就是牠們在從某地進抵某地的段程中間，也是神不知鬼不覺的。我們要尋見牠們的行蹤，只能靜待時機的成熟，不然，即使你尋遍全球，也許不能發見牠們的蹤跡。有人說：旅鼠在進行長距離旅行的段程時是棲息在地面下的，但據韋爾斯的見解，牠們棲息的地方大抵是擇在草叢或石堆下面的。

現在我們要進一步討論旅鼠的歸宿地了。關於這點也和旅鼠的出發地一樣的成爲歷史上的問題。旅鼠眞是來無蹤去無影的好漢。當牠們的隊伍到達海邊時，牠們一齊縱身跳入海中，這樣的自殺倒有些類似心理學上的變態的行爲。臘布拉多葛雷弗爾（Grenfell）博士在離岸約九里處還看見許多旅鼠勇壯地在海面泳水咧！

述及旅鼠投海的行爲的故事，也有幾件可以供我們參考的。一件故事說旅鼠的投海是受到遺傳性的影響，牠們自身並不想這樣做，不過是不克自持罷了。一件故事則講在過去的黑暗時代旅鼠原是生存在已經陸沉的阿特蘭斯州（Atlantis）或者因挪威的人口的蕃殖情況不能滿意，故而往尋唯一的樂土——阿特蘭斯州。

無論牠們是到那裏去，牠們總是一去不復返了。牠們中的一部，自然，是給海洋中的魚類吞食了；另外一部份也因敵不過洶湧的波浪而沉溺了。至於餘下的能不能尋得棲息之所，這是要留待後日的考古家解決了。

世界上儘有不少的奇怪的動物和匪夷所思的事情像海洋中忽然發現許多非湖水不能活的鰻魚。但是要像旅鼠那樣的神出鬼沒的動物，世界上恐怕還找不出有第二種罷。還有一層，就是旅鼠的出發投海要隔許多年纔舉行一次，這個在每人的一生中至多發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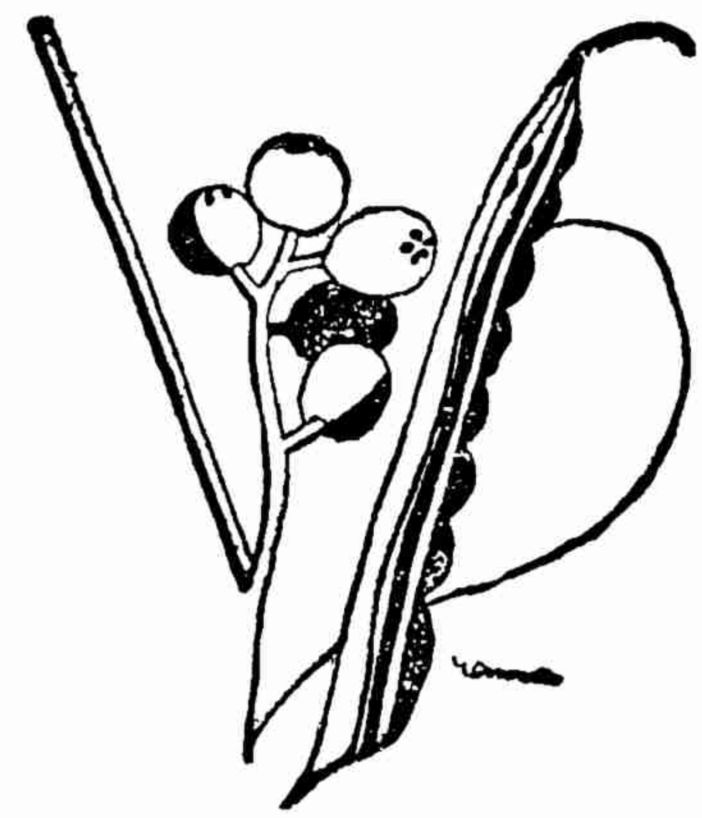
次或兩次罷了，因此韋爾斯得能親覩旅鼠的巡行，幷獵得數頭，實在是人類中的一個幸運兒呀！

在性格上，旅鼠有一點稍和其他動物相異的。在獨身生活時牠們是十分和善的或竟可說是膽怯的小動物，牠們絕不會開罪或攻擊其他一切的。等到進入了結婚的生活，旅鼠的性格上卻發生重大的變化了。牠們是非常凶蠻，不但同類間常常發生劇烈的爭鬭，凡是一切阻礙牠們前進的都是牠們進攻的目標。就是偉大的人類，牠們亦不憚攻擊的。挪威人會用盡各種方法如火攻法等阻止旅鼠的前進，但是不怕死的旅鼠仍是有進無退的。眞實講一句，旅鼠的爲害比蝗蟲更要來得兇烈，凡是牠們經過的地方沒有不淪爲一片荒涼的。

離婚四十年後的復婚者

遂初

在四十年前，當離婚的潮流尚未盛行之時，彼得伍特(Peter Wood)一位橋梁工程師，已因愛情破裂而與後日的克派脫力克夫人(Kirkpatrick)仳離了。到了離婚潮澎湃的今日，男女雙方都各由青春而轉那衰老的時代，他們倒突然在今年一月宣告回復從前的結婚生活。一對鬢髮雪白的男女結婚已是奇事，而他們則又是繼續四十年前的舊情，豈不是一件値得注意的新聞。經過十載的青年時代的結婚生活後，彼得伍特即與其夫人離婚了。離別後，他們各向別人求愛，他們各尋到滿意的愛人，但死神的降臨中斷了每人的第二次結婚的生活。最近，正在大家都感到生活的煩悶時，他們在無意中遇見，談起舊事，情愛頓生，因此他們便在本雪凡尼亞的一個教堂中重新舉行婚禮了。結婚時，彼得伍特已經是七十二歲，克派脫力克夫人亦已有六十八歲了。



綠徽火腿

張資平

一

經過了一星期的海上生活，鄔伯強在日本的橫濱港登了岸。他是初來日本，一句日本話也不會說。他在甲板上和一個紅帽（替客運搬行李的人）筆談了半天，纔把自己的意思達到了。紅帽就替他叫了兩台洋車，把他的行李都裝進車子裏，也叫他坐上去，送他到火車站來。

伯強在上海動身的時候，曾寫了封信給在東京的同鄉，約他們到橫濱來招呼他。所乘的郵船M丸在神戶停泊時，他再寫了一張明片寄給他們。但今天到了橫濱，還是自己招呼着幾件重笨的行李受了稅關吏的檢查後，搬運到車站來。他心裏不免感着一種孤寂同時也發生初適異域的哀愁。

——早曉得他們不來，我在長崎登岸，轉坐火車直到東京就好了。船停泊在長崎時，有個廣東商人勸我上岸，並且答應替招呼行李上火車呢。因爲圖省幾塊錢，多吃了許多苦了。我竟沒有料到由神戶到橫濱的海上風浪還這樣險惡。

伯強坐在洋車裏，定了定神，許多無聊的瑣碎的事情便迴縈到他的腦上來。

——他們要白花車費由東京出來，當然不願意，這也難怪他們。……或者他們今天在學校裏有特別重要的功課也說不定；這更難怪他們了。

伯強又忙這樣地向自己解釋。

到了車站了。

他一個人茫然地坐在三等候車室裏，不知道如何地買車票，也不明白如何地交運行李，一切唯有拜託這個紅帽了。車站鐘樓的大鐘告知他十一點又十五分了。

紅帽的確在熱心地爲伯強効力，跑來跑去，不時又拿着手簿和鉛筆

走到他面前來同他筆談問他餓不餓要喝什麼飲料不要。伯強只望快一點到東京去，什麼都不想吃也不想喝，他祇向紅帽搖搖頭。

在國內，伯強曾聽過人說，日本人比中國人富於熱情，社會服務心也比中國人強。現在看來，果然不錯。伯強想，試看那個紅帽，他看見自己一個人自遠方來，人地生疎，語言不通，便熱心地為自己招呼一切。縱令是自己的兄弟，朋友，也不能像這個紅帽——一個素不認識的異國人——熱心為自己出力吧。

一到車站，由洋車跳下來時，車夫就向伯強討車貲。他不知道紅帽講定的車貲多少，也沒有零碎的銀角子了。他想唯有信賴這個紅帽。他忙取出一張十元的鈔票交給紅帽，要紅帽碎來開發車貲。他望着紅帽，指了指自己手中的十元鈔票，再指那兩個車夫。紅帽微笑着點首，表示領會了他的意思。

兩個車夫跟了拿着十元鈔票的車夫去後，伯強感着十二分的疲倦了。他覺得旅行眞是件不容易的事，旅途中沒有一件事情不麻煩。他靠在三等候車室裏的長椅子上目陰目陽地打了一會瞌睡，聽見鈴聲，忙睜開眼睛來。他駭了一跳，因為擺在自己面前的幾件重笨的行李不知去向了，只留一件被捲在自己肘下的手提皮篋還放在自己身邊。他失悔自己不該這樣疎忽，不該纔坐下來就打磕睡。

——大概給紅帽搬到運輸處去了吧。

伯強坐在候車室裏心懸懸地盼望了好一會，纔見那個紅帽笑吟吟地走了來，在他的小日記簿上寫了「又二十分發車」六個字給他看。他無意識地點了點頭。他祇希望紅帽有關於十元的用途的報告。但紅帽把鉛筆和日記簿插進他的洋背心的小袋裏後，對於十元鈔票的事一點也不提。伯強心裏十二分的納悶，但又不便說出來。

再悶坐了十餘分鐘，還不見紅帽同來。候車室裏的搭客都各持着一枚紅色車票站起來了。查票的柵子門首滿擠了一大堆人。伯強看見這樣情形，更着急起來。

——莫非那個小鬼騙了我十元還不算，又把我的行李騙了去麼。行李裏面有許多衣服，許多值錢的書籍，許多食品，此外還有一條眞正金華火腿！……糟了，糟了！自己不該太信任他了！自己應該緊跟着他去的。但是這個小皮篋雖然小，提着就不容易走路了。手無縛雞之力的自己怎麼能夠提着這個皮篋跟着他跑來跑去呢。

又過了好一會，紅帽還不來。擠在查票口的人羣都進柵子裏去了。聽見開車的鈴聲了，也聽見汽笛在嗚嗚的響。

——不該信他們的話的！他們由日本回國來的都說，行李交託紅帽是萬無一失的，不過要多給點酒錢給他，日本的下等人比中國的要錢還更要得厲害。但是這個紅帽不能如他們所說的靠得住吧。是的，完全是自己錯了！自己太不小心了！他們不是說，交託行李給紅帽時，他有一個小銅牌——刻有號數的——交回來麼。如果行李有失，就可以憑這個銅牌去找警察追問。不向他要回一個憑據來，這完全是自己不小心

了。

候車室裏的人數減少了，空氣轉沉靜下來。再過二分鐘的光景，紅帽來了，交一張輸運處的行李收據和紅色的車票給伯強，並替他提了那件小皮箧，指着月台催他上火車。伯強機械地跟着紅帽走到查票口，剪了票就走到月台上來。不一忽，火車到了，還是紅帽先進滿裝搭客的車裏去，替他找着了一個席位，然後從車窗口伸出頭來向他招手。伯強進車裏來了，紅帽就把他提着的皮箧接過來，安置在上面的網架上。開車的鈴聲響了。紅帽就迎向伯強鞠了幾個躬。隨即又聽見車拿在吹警笛，準備開車。紅帽忙走向車門首跳下月台上去了。火車慢慢地向前蠕動。紅帽站在車窗外再向他鞠躬，臉上也浮着一種討厭的淺笑。伯強一面無意識地向他微微地點首，一面在思索那張十元鈔票的用途。他失悔不該這樣怯儒不敢向紅帽質問，他想此刻來不及了，已經遲了。伯強坐在車中正在呆想，火車走到第二個車站前停了。

二

到了東京，伯強就在神田區住中國留學生最多的一家下宿屋租了一間四疊半的小房間住下了，準備在附近專做中國學生生意的預備學校學習日文日語。在東京的幾個同鄉差不多會過了，也間接地認識了幾個新朋友。伯強到東京時，正是耶穌聖誕節的後一天，各學校都放了假；他們便引着他去逛公園看映戲，鬧了兩個多星期，又是開學的時期了。

伯強也在一家預備學校報了名，學習英文和日語。上課的時間祇有上午的四個鐘頭。每天七點鐘就要起牀，在伯強是件很不容易的工作。後來伯強知道下午也有新設的英日文班，於是他就改到下午上課了。上過了幾天課，伯強覺得日文倒不難學，只有日語不容易記憶。因爲難記憶就生了厭倦。但他也有點擔心怕學不會日本話時，留學就難得留成功了。

同住的十之八九是中國學生，但能够和伯強說得話來的就很少，——實則一個都沒有。伯強看見他們儼然以先進自居，驕心傲氣的樣子，氣不過，也覺得好笑，所以也不願意去和他們接近。

最困難的是不會說話。下女來招呼他時，一句也不能回答。雖然他習了一二句「要茶」「要開水，」「要飯」的日常會話；但一天之中這些話的應用時機實在有限。

他上了兩個多禮拜課，愈覺得日本話難學，同時也對牠起了一種反感。在我們中國一句很簡的話，用日本話說來就囉哩囉嗦地有二三十個音，不容易說下去並且說起來總是 kanata（那位）nakata（中田）katana（刀）tanaka（田中）一類的發音，不容分辨。於是他暫把日語放下不學，把腦力轉向到英文方面去。他的英文是由中學第二年級的程度補習起，但在他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工作。上了一星期的課，覺得 grammar 和 vocabulary 雙方都和日本話一樣地難

得記憶。到後來伯強又厭倦起英文來了。

春漸深了，近一星期來無日不是陰曇天氣。日本的街道一下雨就濘泥不堪，不好走路。並且春冷得厲害，伯強索性不上課了。每日祇一個人把房門關緊，盤腿坐在窗前的一張矮桌子前，翻讀由故國帶來的，自己最愛讀的詩詞和音韻學一類的古書。當他高聲朗讀的時候，駭得和他同住的中國學生吐舌搖頭，不住地打寒顫；也駭得日本下女用長袖掩着嘴，咕嚌咕嚌地暗笑。

讀倦了後，伯強便走到窗前，斜倚窗框，眺望下面街路上的電車，洋車，貨車及行人。有時候看見許多闊裙長袖的女學生成羣地在自己窗下走過去。

——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好呀！好呀！

伯強自己在唱歎；唱歎之後，獨自作豪笑。他只恨這個窗口開得太高了，看不清楚女學生們的臉兒。但單看姿態已經很好的了。他想，不要說女學生，卽就這家下宿屋裏的下女說其中也有一兩個長得滿標緻的，雖不能稱爲美人，但自己從來所見的女性就沒有像他們這樣好的。

——日本有美人國之稱，這樣看來，的確不錯。旣到日本來了，有機會時，該領略領略點日本風味。

伯強望着一羣女學生走過去，忽然地神魂飄蕩起來，跟着那羣蓬萊仙子去了。

——要接近蓬萊仙子，非學好日本話不成功。往後還是要努力用功。

伯強想到這層，忙退回到矮書桌前坐下，把松本龜太郎編的日華對照會話書翻開來念：

——張飛君！在！

——關羽君！在！

——姊姊給我一點茶！

——姊姊給我一點水！

伯強纔念了這幾句，又聽見在外面廊下掃地的下女們的笑聲了。他禁不住臉紅起來，不敢往下念了。他想打開門，痛罵她們幾句。但細心的他，隨卽推想到罵了她們後的結果來。

——用日本話罵，自己近來只學會了一句「馬鹿。」「馬鹿，」「馬鹿，」「馬鹿，」「馬鹿，」「馬鹿」……地罵下去，完全無意思，她們更要笑得厲害吧。用中國話罵她們一點不懂，她們聽見了後還是一樣地笑吧。

伯強剛纔一肚子的憤氣又不知消散到什麼地方去了。

他在這下宿屋裏住了一個多月了。這一個月來就像坐牢一般的痛苦。他還感着一種缺憾就是一二星期間不知肉味了。他常看見同住的中國學生三三五五湊夥買些牛肉猪肉回來，把炭火爐端到房裏，自己燒來吃。伯強雖然羨慕，很想效法，但因旅囊不充，家中寄款不知何時能到，實在不敢浪用，並且說不來日本話，也有許多不便；想到這層，他就懶得弄了。

——對了，我來弄火腿吃吧。若不是看見他們吃肉，我眞想不起來，我

箱裏還有條金華火腿呢。這是動身時一個親戚的贈品。儘鎖在箱裏做什麼。拿出來吃了牠吧。

伯強想及他的火腿，忙從土蓆上跳起來，臉上浮着微笑，走近壁櫥前，打開花紙裝裱的櫥門，他看見盛火腿的那個籐箱了。

由箱裏取出來的火腿滿生綠黴了。伯強隻手提着火腿，上唇左部微微地掀起，臉翻向窗口，望外面的天色。雨停了，祇不見太陽出來，但比早晨就強多了。他想生了綠黴的火腿要曬曬太陽後纔好吃，不然怕中毒。他提着火腿站在房中心籌思了一會，想着矮桌傍右壁上是太陽光最常光臨的位置。他就決意把火腿掛在那壁高頭去。但他同時感着一種疲倦。他覺得這樣工作比暗記十頁的日本語還要艱辛。他看見那壁上，除了掛帽子的一根釘子外再沒有釘子，想把帽子取下來，把火腿掛上，但位置太低了些，怕曬不到太陽。他想這件工作——曬火腿的工作的步驟，第一要放下火腿，把帽子取下來；第二要由抽屜裏取出鐵鉗，把那枚釘子拔下來；第三要把矮桌移近壁邊去；第四再拿鐵鎚，把那枚釘子釘進壁的上部去。

——麻煩極了！這怕要費點多鐘的工夫纔做得了。爲區區的「吃」的問題要費這些工夫，眞不合算。還沒有下手做，已經感着十二分的疲勞了。幸得自己帶了鐵鎚和鐵鉗來，不然要向下宿屋的主人借時，這火腿就曬不成功了，跟着也就吃不成功了。

一鼓作氣，伯強奮鬬了半個多鐘頭，把火腿高高地掛在壁上去了。他的身體也十二分的疲困了。腦膜上像有小螞蟻在蠕蠕地行動，隱隱作痛。他發奮地把精神支撐起，繼續努力，將剛纔丟在土蓆上面的灰泥大帽拾起，塞進壁櫥裏，再把壁櫥裏的被褥搬出來，鋪在土蓆上後，立即滾身進去。壁櫥門大開，也懶得掩回去了。

他不知在什麼時候就睡着了。

三

伯強的父親是前清末年的一位大員，故伯強從小不曾受過一點點的物質的壓迫。天資很好，小時就有神童之稱，所以他的父親對他的期望很大，除教他讀書握管之外，沒有加以其他的身體的鍛鍊；結果是用腦過度，患神經衰弱症，體力也很弱，走過一里半里的路，就氣喘喘地要叫車叫轎了。他不知道人世間有貧苦到沒有飯吃的人，更不知道在讀書應試之外尚有他的種種工作。他知道有做生意的人，但他深信做生意的人不單不苦，還很舒服。至於還有一大部分靠體力爲生活的人們因爲少和他接近，在他腦中沒有半點印象。他的處世立身的祕訣——也是他父親給他的訓條——是讀書，做官，賺錢；有了錢就可以買一切的物品。

十五歲的時候，父親死了。他纔略感覺到家計的不容易了。但十六歲，他就進了學，有了秀才的招牌，加以父親的同年同僚等的援助，走過了幾個省分，不是在某大官的家裏當家庭教師，就在某大員幕中幫文案；

所以他還是感不到物質生活不如意的痛苦。

十八歲那年赴鄉試。以他的才名，誰都相信他必名列五經魁內。他自己也覺得有十二分的把握。但進場後因爲不留心，寫了一個「玄」字，說是犯諱，文章雖好，終被黜了。

經了這回的大打擊後，他纔覺悟到科舉之無聊。於是他決意離了故鄉，走出上海來。他來上海，原是想拜國學大家詹瘋子爲老師，研究國學的。但到上海後，聽見詹瘋子發表了一篇革命的言論，清廷加了一個亂黨的罪名，要通緝他，他就亡命到日本去了。伯強到上海後，翻讀了些關於時事的書籍和報章，纔稍知道天下大勢，也略明白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他想難怪詹先生要主張推倒清廷。於是伯強赴日本留學的意思便堅決了。

他終於到日本來了。但還沒有找着詹先生的住址。

他睡興正濃的時候，給一個下女驚醒了。

『鄔先生，鄔先生！飯端來了，好起來吃飯了。』

下女推着睡在被窩裏的伯強的肩膀說。這句東洋話，他倒聽得出來。他睜開眼睛，看見一個年輕的下女，雖不十分標緻，但也有幾分動人，並且還笑吟吟地望着他。他睡眼朦朧地也望着她。他再看矮桌前的座蒲團（墊子）傍邊有一個朱漆托盆，裏面擺着一個小飯桶，一小碗的醬油豆腐湯，一盤燻魚，一小碟醃蘿蔔，一隻小飯碗，一雙紅竹筷子。

——又是這種滿身刺的燻魚，怎樣咽得下去呢。

伯強看見這些菜就不想吃。並且睡了好半天纔起來，不覺得餓。但他又不能不起來吃，因爲日本的菜飯冷了更難吃。他一翻身就伸掌到下女的紫紅色的頰上摸了一摸。他原來沒有這樣大膽的。後來看見許多同住的都在大庭廣衆之中不客氣地這樣做。就連來訪他的同鄉看見下女到他房裏來時，也同樣地摸着她的頰和她說笑。所以伯強也就照樣試了一回，看見下女並不發惱也不抗拒，祇是笑；於是他大膽起來了，常常摸下女的手和頰。

『討厭的鄔先生。』

下女忙背轉臉向那一邊，不像從前那樣地向他笑了。這時候，有志氣的青年所富有的自負心迫着他從被窩裏站了起來。他伸手到矮桌子上的茶盆裏，把白磁的小茶壺拿過來。他無暇用茶杯了，因爲他的舌頭給一種有黏性的臭液膠住了，很不好過，他急急地在小茶壺嘴上接了一個長期的——半分多鐘——的 Kiss。

下女看不慣他的那種簡便的喝茶的習慣，再背過臉去望那邊。她略抬首就發見了掛在壁高頭的滿染綠黴的火腿。她最初沒有看清楚，以爲是中國的一種樂器，因爲她常在中國學生房裏看見許多樂器，如胡琴，三絃，琵琶箏箏。但仔細一看，明明是條獸類的腿，她便蹙着眉頭翻過來向伯強苦笑。

『鄔先生那是不是 ham？』

有 ham 一個字嵌在話裏面，伯強居然聽懂了。

「是的 haml haml!」

伯強嘴裏的牙齒差不多整部露出來了，望着下女連連地點首。

「黴了，鄔先生。那個東西有鹽分，春天潮氣大，掛在那邊，會弄壞壁呢。」

這樣長的一句日本話，伯強聽不懂了。他祇呆望了下女一眼。下女看見他不懂話，也不再說了。她向着坐在膳盆前的他鞠了鞠腰。

「請慢慢地吃吧。」

她說了後，就站起來出去了。

四

伯強吃過了晚飯，覺得有點肚子發脹，不快活。他想這定是睡了覺不消化的緣故，要出去走動走動纔好。他坐着等了一刻，不見下女來收拾膳盆，也不再等了，披上外套，就往樓下來。當他坐在玄關裏的階段上穿靴子的時候，看見剛纔那個下女坐在帳房裏的櫃檯前望着他微笑。伯強看見她那種無禮的樣子，心裏有點氣，忙穿好靴子，低着頭急急地走出來。

纔踏出下宿屋門，走了二三步，覺得精神舒暢得多了。他想這定是空氣的作用。室外的空氣比室內的清新得多了。

他走了幾分鐘，走到神保町的十字街口來了。一輛貨車在他身邊走過去，他躱閃不及，貨車輪在泥水渦中輾過去，伯強的洋褲筒上濺了不少的泥水，他想罵那個拉貨車的，但不知怎麼罵法「馬鹿」兩個字快要由他的喉頭脫出來了。後來看見那拉車的面貌獰惡，不敢去惹他了。伯強祇低下頭，望着新製的洋褲發癡。

伯強癡站了一會，想橫過電車軌道，到街路的那邊去。但兩方的電車都駛到來了。電車去了後，又來了一羣映畫戲館的宣傳隊，——一隊西洋音樂隊和幾個擔旌幟的人，——把路遮斷了。他只得站着再等一會。街兩傍的招牌上的彩色電燈也亮了。街路上來往的人們都像很忙的。伯強想不出他們所以忙的道理來。他又懷疑，何以自己卻有這樣的閒暇。

他在一家煙草店裏買了一包「敷島」（紙煙名）和一盒洋火，燃了根啣在口裏，一面吸一面走。他吸着煙，免不得又要咒詛自己一回。自己原來不吸煙的。在上海的時候，看見朋友們吸煙，便羨慕他們時髦，所以他就學習吸煙，不知不覺間就吸上癮了。但他又想，吸煙的主要原因還是閒暇和生活無聊。

伯強也知道自己的習性和行動漸趨墮落，很想堅決地振作一番。但終覺自己缺少這種革除故習的勇氣。

他在電車道傍的書攤上翻看了些書籍。有新的，有舊的，有日文的，有歐文的，但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他不能流暢地念下去的。到後來，在一家古本屋（舊書店）裏發見了莊子，管子，列子，戰國策等日譯本。他就像哥崙布發見美洲大陸般的歡喜極了。他想把這些書買回來和中國

原本對照起來讀，那末日本文一定可以以一日千里之勢進步起來，有了這些書，日本文的課眞可以不上了。

伯強先翻開這些書來查看牠們的內容。書的內容是一段漢文一段日文相間地排印。他想這更妙了，連中文原本都可以不用了，對照讀時不必用兩本書，這是多麼便利的事。最後伯強又發見中文段中各字句間有許多「レ」的符號。虧他聰明，他馬上知道這是日本人讀漢文時用的表示文法構造的符號。由這些符號，他又發見日本人對漢文的文法上的解釋有比中國人的新穎得多的。他想這些書是一種價值連城的重寶了。

伯強把這幾部價錢便宜的舊書買了，就急急地回到下宿屋來。走進自己房裏來時，電燈已經亮了。他還沒有坐下去，就看見有一封信擺在桌子上。他忙檢起來看，是在九洲K市高等學校讀書的一個朋友——謝漢華——寄給他的。

信裏並沒有說什麼重要的事，他知道謝漢華不久就要到東京來了。他在K市大學預科畢了業，要在三月以前趕到東京來投考大學。他研究純文藝，想進大學的英文學系。伯強和他算是世交，科舉廢後，他考上了遊學預備科，在省城讀了兩年書，就被送到日本來留學了。

——也好，望他快點來東京同住。我的日常生活也方便些。有事要和日本人交涉時，好請他當翻譯。

伯強看完了信，把牠丟進抽屜裏去了。他在矮桌前坐下，先取出一本莊子來讀。纔翻開書頁，就聽見有人在外面敲門。

「是那一個？」

伯強想敲門的定是同住的中國學生，想進來找自己閒談的。自己正悶得無聊，讓他進來談談也好。

「御免！（對不起）」

外面是日本人的聲音並且是男性的聲音。伯強才站起來，房門已經給敲門的推開了。伯強一看，認得是下宿屋的番頭（帳房）就不免發生一種小小的恐慌，胸口突突地跳動起來。因為這個番頭頂討厭，專愛干涉中國人做的事情。伯強幾次從窗口倒水倒茶滓到街路上，都受過他的干涉；所以伯強見不得他，看見他就頭暈。

番頭很不客氣地一踏進房就跪到伯強面前來，點了點頭，便指着壁間掛的火腿，咕嚕了一大篇話。但伯強完全不懂，他只懂得話裏的一句 ikemasen（不行。）由番頭的神色推想，知道他是說火腿不該掛在那壁高頭。伯強只當完全不懂他的意思，向他搖搖頭，同時臉色也一瞬間一瞬間地轉變蒼白。番頭看見伯強不懂話，又站了起來走出去。恰恰這時候，伯強聽見有人從樓下上來。隨後又聽見番頭在扶梯口和一個同住的中國學生說話。聽他的聲氣，伯強知道是個姓黃的高工學生。果然，不一刻，番頭帶着姓黃的走進伯強房裏來了。他的制帽上貼着一個鑄有「高工」兩個字的櫻花形徽章，還戴在頭上，威風凜凜地走進來。

伯強想，中國人中竟有這樣的賤種，——替這個無聊的番頭當走狗的

賤種。後來伯強纔聽見這姓黃的欠下宿屋的帳欠得一塌糊塗。

據黃君說，——很客氣地笑着說，番頭的意思是勸伯強不要把火腿掛在壁上，還是安放到別的地方好，因爲房壁是新裝裱的，下面是木板，上面裱一重花紙，春天潮氣大，火腿有鹽分，怕裱紙弄壞了，房間就不好看了。黃君說了後，番頭望望黃君，黃君又望望伯強。

「好的，好的！我把牠取下來就是了。這有什麼可以大驚小怪的。」

伯強說了後努着嘴，蒼着臉，不正視他倆。他覺得姓黃的高工生比番頭更討厭。

黃君把伯強的話翻譯給番頭聽了後，番頭叩了叩頭下去了。黃君也得意洋洋地挾着書包，戴着高工的制帽跟了出去。

五

望着番頭和黃君出去了後，伯強想，又有一番麻煩了。

——這個小鬼眞可惡！專找自己做對頭！火腿取下來後掛到什麼地方去好呢。

伯強仰臥在土蓆上籌思了一會。

——明天取下來掛在房門首的簷廊柱上去吧。這條簷廊是這列三間房子所共通的，住在兩側房裏的都是正式學校的學生，並且是官費生，諒不至於偸這條滿生綠黴的火腿吧。

第二天，伯強費了不小的力量，把那個眞正金華火腿取下來，走出房門，把牠掛在簷廊柱上的一個鐵釘子上了。

到了晚間番頭又伴着另一個中國學生走到伯強房裏來。這位中國學生也和昨晚的黃君一樣，戴着學校的制帽走進來。伯強想，他們都像在故意眩示他們已經進了相當的學校。伯強定神一看，他的帽子居然是方頂的，不是圓頂。再注意帽前的徽章，鐫有「明治」兩個字。

——比昨夜的更兇了！昨夜的是專門學校學生，今夜來的居然是大學生了。

伯強心裏暗暗地佩服這個番頭的神通廣大。

「對不起得很。」

那個「明治」跟着番頭也向伯強行了一個日本禮。伯強祇盤着腿向他倆點了點首。

「他要我來替他翻譯幾句話。」

「什麼事？」伯強不等那個「明治」說完，就擺出一副嚴冷的面孔反問他。

「掛在廊下的那條火腿實在太髒了。外面走路的人都望得見。實在有礙觀瞻。」那位「明治」很不客氣地和伯強說。

「是你的意思還是他的意思？」伯強睜圓他的雙眼問那個「明治」。

「當然是他的意思！」那位「明治」臉紅了一紅在苦笑。

「那末，他的意思要我怎麼樣？」伯強說了後緊咬着下唇，向那個「明治」點了點頭，雙眼還在圓圓地睜着。

『他說下面就是庭園庭園外就是條多人來往的胡同。對面是醫學博士的住家，在他樓上望得見你那條腿，——不，說快了，對不起，——那條火腿。並且，……』那個「明治」忽然地笑起來，說不下去了。過了一忽，他繼續着說，『並且靠庭園的左邊是警察區署，由那邊樓上也可以望見那條火腿。給署長看見了時怕要派衛生警察來干涉。所以還是請你把牠收拾起來。』那個「明治」說了後，再嘻嘻地笑起來。

伯強看見那個「明治」傻頭傻腦的樣子，心裏愈覺煩厭，因為精神一緊張，腦裏又隱隱地作痛起來；他眞想一氣地把他倆攆出去。

『房裏面掛不得，房外面又掛不得！那末，請問他要我把牠掛在什麼地方去！』

伯強說了後，很留心地聽那個「明治」翻譯給番頭聽。看見他向番頭咭咭格格地說不清爽，伯強知道這個明治大學生的日本話趕不及昨夜的高工生的流暢。

望着那個「明治」把自己的話翻譯完了，伯強又聽見番頭開始說話了。番頭說話很快，一點也聽不懂。但常聽見有 ikemasen 這幾個音。

伯強聽見 ikemasen，心裏更冒火。

那個「明治」苦笑了一會，望了望伯強，不敢說。到後來，還是伯強催他說：

『怎麼樣？到底掛在什麼地方好？』

『他說……』那個「明治」又不敢說了。他只管舉起他的右手在搔他的短髮。

『他說什麼？』伯強睜圓眼睛，抵着嘴望望番頭，又望那個「明治。」

『他說這樣髒的東西只好掛在廁所裏去。幸得不臭，如果有臭味，掛在廁所裏也不妥當，怕上廁所的人聞着要說話。』

『廁所裏？放狗屁！』伯強的眼睛愈睜得大了，努長他的嘴唇，注視了番頭一會。番頭忙低下頭去，他只知道伯強要發脾氣了，不懂伯強說的話。

明治大學生也像很難為情的，止住了笑，不開口了。

『掛在廁所裏，過幾天後，火腿不變成屎腿了麼？眞是欺人太甚！』伯強再高聲地罵了幾句。

明治大學生先逃了。番頭也只好走了。

經伯強發了一次脾氣後，那個火腿依然掛在那簷廊柱上的鐵釘上。警察署那邊也不見有衛生警察來干涉。伯強坐在房裏每聽見廊下有生疏的足音，便趕快爬起來把房門微微地打開，望望掛在柱上的火腿是否無恙。

——過幾天，等老謝到來了時，請他幫忙吃了牠。留在那邊總不免叫人提心吊膽的。不過，對那個番頭還要復復讎，纔消得了我這口氣。火腿的好味也得叫他嘗一嘗，使他知道牠的價值。

伯強為處置這條火腿，專望謝漢華快到東京來。

六

再過了一星期，謝漢華還不見到東京來。伯強早不願意住還家下宿館了。不過心願未償——尚未請番頭嘗火腿滋味，——不想就搬去走。一天星期日，同鄉的柳子琛來看他。伯強便把火腿的經過和想請番頭來吃火腿的意思告訴了子琛。子琛聽見了後，當然十分贊成；並且表示佩服伯強有以德報怨感化敵人的精神。

「小鬼比我們還要喜歡吃中國菜。請他來吃，那有不來的道理。」

於是柳子琛替伯強吩咐下女買酒買雞買黃芽白菜也幫着伯強把火腿洗乾淨切好了。

火腿雞和黃芽白菜，一鍋熱的燉好了。下女也把飯送上來了。伯強和子琛各喝了一杯酒後，子琛就跑下樓去請那個番頭，說鄔先生要請他喝杯酒和吃點珍奇的中國菜。

恰好今天下雨，天氣轉冷起來，番頭聽見有酒喝，忙把手中的筆放下。一雙凍紫腫了的掌互握着摩擦了一忽，向子琛磕了一個頭，笑容滿面地連說「有難有難」（多謝多謝）後，就站了起來，跟着子琛到伯強房裏來。

「鄔先生這樣厚意，眞感謝了。嘻嘻，嘻嘻！」番頭一進來就跪下去，笑着向伯強叩了幾個頭。

「不客氣，請坐吧。」伯強還是睜圓眼睛望着他，但滿臉浮着微笑向番頭點了點首。

「少一副碗筷呢。」子琛對番頭說。

「我叫她們送來。」番頭一面嘻嘻的笑，一面拍掌。但他的眼睛卻注視到那個熱氣騰騰的洋磁鍋裏的中國料理。一陣陣的雞味和火腿香蒸得番頭幾次把湧到舌頭上來的饞涎再吞下去。

「ha—i! ha—i!」一個下女忙跑上來，把伯強的房門推開。「有什麼事？」她原來站着的，看見番頭也在房裏，就跪下去了。

「你到廚房裏去拿一隻碗一雙筷子來。」番頭翻轉頭來向下女說。

「hai hai!」因爲是番頭的命令，下女恭恭敬敬地答應了後下去了。

伯強傍若無人地在喝酒和吃火腿。子琛怕番頭難爲情，自己儘向番頭談些無所謂的應酬話，去敷衍他。

不一刻，碗筷送來了。子琛便斟了一杯正宗酒（日本米酒）送給番頭。番頭叩了一個頭後，拿起來就喝。

「請請！」子琛提起筷子指着磁鍋，招呼番頭吃。

「不忙！」伯強止住他們，忙提起筷子，在鍋子裏攪了一會，夾起了一塊火腿，細看了一忽，去回鍋裏去，把筷子伸進鍋裏再攪了一會，又夾起一塊很大很厚的火腿來。

「這塊大些，味也好些。」伯強把那塊火腿放進番頭碗裏去。

子琛想用自己嚼過的筷子夾菜給客吃，這在日本是絕對沒有的習慣。此刻看見伯強在行中國的劣習慣，子琛覺得很不好意思，怕番頭嫌齷齪，不喜歡；但又不便和伯強說，因爲他曉得伯強的脾氣歹怪。他試偸

看番頭的態度，像一點不介意般的，笑容滿面把那塊火腿夾過來細細地咀嚼。子琛想番頭大概是看見這許多肉類，喜出望外，再不顧慮到那些無意義的潔癖了吧。

番頭夾着那塊火腿咬了一口，又放回碗裏去，拿起酒杯來呷了一口酒。

伯強夾起一個雞腿，但剛由鍋裏提出來，又掉回去了。於是他用五指了。左手抓着了雞腿，把右手裏的筷子放下，一面咬手中的雞腿，一面哈哈地大笑。子琛看見伯強那種怪狀，也只好跟着苦笑。番頭也表示出一種歡快，湊着笑起來。

過了一刻，番頭的火腿吃完了。伯強看他的樣子還想吃，但不敢伸筷子過來。

『好吃麼？味好不好？』伯強勉強地用他的有限的日本話問番頭。

『好得很！好吃得很！味眞好！』番頭拚命地在稱贊火腿好吃。

『你知道火腿好吃就好了！』伯強望着番頭連連點頭。

『那末，請吧！請多用些。』子琛不得主人的同意，在替主人勸客。

『那末再頂戴（敬領）一塊吧。』番頭嘻嘻地笑着，垂涎欲滴地提起筷子來想伸進破鍋裏去。

『ikemasen！』伯強忙拿起自己的筷子抵住了番頭的筷子，向他連搖首。『你只許吃一塊，不許吃兩塊！你知道這是什麼東西？這是你說頂齷齪的，不該掛在廊下，要掛在廁所裏面去的火腿！你知道麼？你現在知道了牠的價值了，可以下去了！這樣髒的東西是我們中國人才吃的。你們日本人是怕吃得的。』伯強再翻望着子琛，『老柳，請你翻譯給他聽。他當眞我是在請他來吃火腿。這個日本小鬼太可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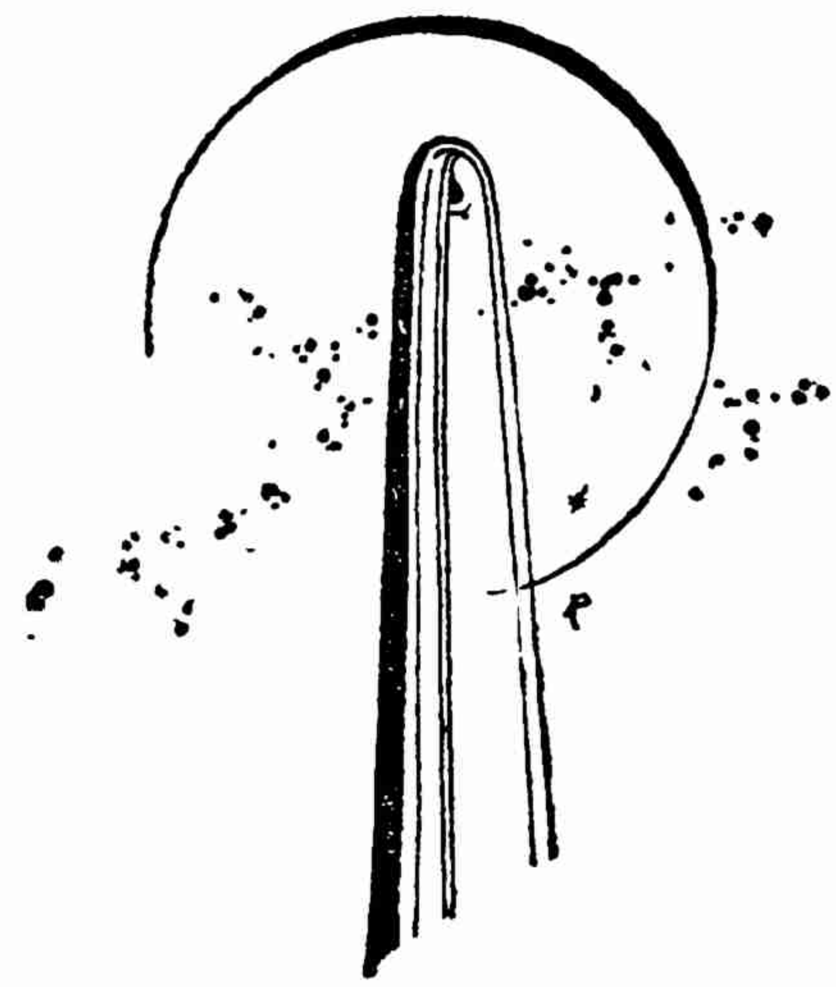
子琛無可奈何，只得把伯強的話一五一十地翻譯給番頭聽了。他很擔心番頭會給伯強下不去。但他偷看番頭的神色一點不變，他聽了子琛的話後，忙放下筷子，向伯強叩頭，並向子琛說：

『柳先生，請你告知鄔先生，那回眞對不住鄔先生了。那是我錯了的，不該說那種無禮的話。我早就想來向鄔先生謝過，不過失了一次的機會後，很難爲情地一個人到鄔先生房裏來。今天眞好，柳先生在這裏，給了一個機會給我得向鄔先生道歉，這眞是我頂欣幸的。』番頭說了一大篇話後，再向鄔柳各行了一個禮，就站起來推開房門出去了。

伯強看見番頭這樣規矩地下去了，心裏反感着一種空虛，興致索然的。他想，這眞難得，日本人中竟有這樣宏量的人。他又暗暗地佩服那個番頭了。

經過這一次的喜劇後，番頭對伯強的態度異常恭敬的。但伯強不情願再住在這下宿屋裏了。他等不到謝漢華到來，就搬了家，不通知他的同鄉們就搬了家。等到漢華到東京來時，找不着他，問他的同鄉們，誰也不知道他住在什麼地方，竟有人說他因爲住不慣日本地方，已經回國去了。

一七，二，一三，于武昌。



餓（日記）（續）

俄國賽米諾夫著
傅東華譯

八月十四日

自從我們有得喫飽到現在不過三日，我們的神氣已經完全兩樣了。我們雖然仍舊是消瘦而蒼白，但是充滿着生氣的。波爾加像是一頭小羊，用他那瘦似釘條的小腿跳來跳去，時時要討「一點兒大餅」喫。媽媽總肯給他的，但我看出來她總喜歡爸爸不在面前的時候給他。可恨的菜羹已經不上桌面了，但是我們桌上的談話也很少了。爸爸喜歡朗誦他的報紙，以代談話。

我已養成一種習慣，每天要照鏡子。我急切地等着顏色回復到我的面頰上。我之觀察媽媽，波爾加，和爸爸也是同樣的急切：他們幾時會健旺呢？三天功夫過去了，波爾加顯然是活潑了許多；媽媽也好了些；可是爸爸身上絕對沒有變化。看他那精瘦枯乾的形像，他那可怕的臉，他那長瘦的手臂，都是令人害怕的。還有那幾個裝糧食的口袋。它們是放在喫飯間一隻角裏。我每次經過它們，總不能不怕生生地回顧一下。

八月十五日

今晚喫飯的時候，爸爸使我們這班餓鬼也喫驚了。他一次喫了大約四磅的麵包，而我從他的目光裏，看出他還可以喫。

八月十六日

我走到局裏，滿身輕鬆活潑，像我住在鄉下時的樣子。我一到就開言道：

「拉爾加，你聽我說，拉爾加！我們今天要有生菜糰子；你曉得餃子是怎麼做法的？」

『哦，餃子我是不會做我只會烤餅，好到要叫你舐指頭。我不歡喜生菜糰子。』

『哦，我是歡喜的，我又歡喜生菜肉捲子。』

我繼續談着餃子和生菜肉捲子，但是不久以前，我是不願意聽這種談話的。彼時我聽見這種談話便要生氣，並且要說這是饕餮者的談話，是只有禽獸纔喜歡談的。

八月十七日

今年夏天我是第一次去看電影。我回家很晚，大約是十一點鐘。我一進門就喫了一驚。亞力山大坐在桌旁，大嚼着一大堆的大餅。他穿着一件不大配身的紅軍的軍服。但我沒有瞥見他的軍服之先，我先看見他那雙裹着褐色裹腿瘦至難以相信的可怕的腿兒，心中便慘痛地受激刺了。他的脚是裝在一雙龐大的軍鞋裏面。

自從馬鈴薯的事件發生以後，他從沒有來看過我們。現在他怕生生的看着我，帶着淚聲的匆忙說道：

『我已被編入伍了。他們後天就要差我到前方去。也許我們從此再不能見面了。』

他拿他的灰色的大袖拭去眼淚。我便被一種不快意的驚異的感情所激。他為什麼要哭？懦夫，懦夫！

我彼時剛剛要發生一種可憐他的心思和對於馬鈴薯事件的悔恨，但是他這樣的形況，似乎將一切都掃抹了。我就差不多忿怒地對他說道：

『哦，如果叫你到前方，你就必須到前方。塞拉薩和凡尼亞都是當志願軍去的。那末你為什麼要板着臉？』

而他用這樣一種含淚的聲音道：

『好的，你的話是不錯，這裏在家中……』

主啊，他開始像波爾加一樣的瞬起來了。就連他的下唇也同樣的顫抖起來了。哈哈！好一個捍衞國家的男子！你對於這樣的人是沒有辦法的。我就恨看見人哭。假如叫他參與攻敵，怎麼樣呢？那時不知他要怎樣的形況？而他竟還算一個工作的人呢！他是害怕着捍衞自家的政府！我就對他幾乎暴怒地嚷道：

『你不羞嗎，你不羞嗎？』

但不過半點鐘後他要臨走的時候，我心中又替他動了一陣憐憫。不過這種憐憫也是含有鄙夷之意的。我終不能勉強自己去和他誠心的親一個吻。我只對他說了幾句作為訣別之言：

『好罷，去罷，願上帝祝福你；別哭，只須記着——寫信……』

八月十九日

爸爸為什麼這樣消瘦而虛弱的呢？他喫的許多，比我們誰都會喫，而他的形況一如從前那樣可怕。我是怕想這些，但是每天夜裏他那脆弱

的瘦骨磷磷的形况總刺着我的眼睛，使我不禁要想。但是這種情形大概不至於持久罷。

至於我，那是眞正回復生氣了。我已有心相去看戲，去看電影。又曾去拜訪過馬露薩一二次。

八月二十七日

亞力山大只來過一封信，從斯莫倫斯克寄的，從此就什麼消息也沒有了。他信裏說他不久就要開到波蘭的前方了。

我知道他若是活着，他是一定會寫信來的。

八月二十八日

爲什麼爸爸身上仍舊沒有變化呢？他還是那樣瘦，那樣萎縮，那樣焦黃。我們都早已變化了，我們都已比較新鮮，比較活潑了；他卻依然是那樣憂愁惱怒。有時他竟整夜的不參加我們的談話一句。他只是靠在火爐旁，手撤在背後，眼睛仰覷着空際。

八月二十九日

凡尼亞夏中寫信來說的包裹，及到今天纔寄到。一看裏面，大約是十二磅的磚頭和八磅光景混着沙土的乾麥。

幸而這包裹不是那幾天打饑荒的時候到的。它簡直要叫我們發瘋呢！

九月一日

啊，主，啊，主啊！糧食不久就要絕了！我們又該回復從前那種生活嗎？又該喫菜羹嗎？可是現在我們已沒有東西可賣了！

說也奇怪：家裏的空氣越發幽暗，我在局裏反而越發高興，越發鬧得起勁。

我常常去拜訪馬露薩，藉以避免家中這樣的夜晚。

還有一件擔心的事：自從我們接到塞拉薩的信，到現在已經三個禮拜了，他向常是每禮拜一封信來得很準的。

我怕想起這些事情。我因得犧牲我的孤癖，應許跟馬露薩去看電影，或去聽戲。而當初叫我要人家化錢，我是心裏不安的。

九月二日

麵包的口糧已經增加了。媽媽和我仍舊每兩天半磅，波爾加每兩天八分之五磅，爸爸憑市民的食劵得四分之三磅，還有……就是那可憐的分外的半磅。我記起這分外的半磅，不覺一陣顫慄通過我的全身。

九月五日

何等的可怕，何等的可怕！

我在郵局裏不見尼哥來、巴夫洛維基已經許久了，但我也沒有注意到這件事。昨天，忽然有一個人說道：

『你們不曉得嗎？他是七月裏死了。是心臟癱瘓病死的。人家說，這是因瘦弱而起的病。』

我大喫一驚。我呆木鷄似的立在那裏，也不懂他的話是什麼了。我凝視着那說話的人，可是並看不見他的臉。突然間他的臉分明了，我也句句話都懂得了。一陣癲狂的並且幾乎是獸性的恐懼抓住我的心……那末我們，我們呢？我們也要死嗎？只等着糧食告絕的時候罷。現在麵粉已經只賸一點，乾麥也去大半了。

於是我覺得一陣羞恥；我就問道：

『這是怎麼樣的？爲什麼的？爲什麼的？』

『這個很簡單。就是因爲完全脫力。他是沒有得喫。人家說他的父親也快死了。』

『他是沒有得喫嗎？』多少簡單！是的，是的，這個簡單得很。我就想我也在挨餓……哦，是了！那一次在局裏他沒有把青魚喫掉，大概就因爲要帶回去跟他父親分了喫罷。可愛的好尼哥來、巴夫洛維基啊！

突然間我臉紅起來了。我心裏忽然想起，如今再沒有人催我讀書了。這樣一想，心裏覺得很舒服。……可怕，可怕！我是怎麼一個壞東西啊！

……

突然間，我的眼淚迸出了。但是上帝啊，我又覺得這是替我自己，替波爾加，替媽媽恐懼而流的眼淚，並非替尼哥來、巴夫洛維基流的眼淚。我們……我們不免也要餓死的。……

我回到家裏，心意頹唐地。喫飯時，我吞着眼淚，不能把尼哥來、巴夫洛維基的死信告訴他們。我覺得他們也須像我一樣的流淚。而且，他們似乎聽見無論什麼事都要非常灰心的。媽媽低聲說道：

『麵粉只夠明天用的了，而且一件東西也沒有了。』

這幾句話不覺使我一震。我不等她說完，便用同樣的低聲道：

『尼哥來、巴夫洛維基餓死了。』

他們大家都把眼睛注視桌上，默然不語。於是波爾加開始啼泣，媽媽阻住他，而爸爸額上的皺紋異樣地動起來了。

明天又是菜羹了，設使還有東西可賣。

九月七日

今天我餓着肚子去工作，晚上有菜羹。

塞拉薩和亞力山大仍舊沒有信來。

九月十日

飢餓，飢餓，又飢餓。我們大家似乎都已懈怠無心了。

九月十五日

已差不多沒有東西可賣了。昨天又有一次慘痛的長時間商議。他們決定只准隔日燒粥一次。

麵包又要隔着許久纔發了。大約隔五六天發一次。爸爸仍有一個分外的半磅。

九月二十日

我的頭在旋轉了。早上起來，紅的，綠的，藍的星點浮在我的眼前。街上人的臉都有兩層了。一切事，一切事，都如從前一樣了。在夜裏——家裏是死一般的寂靜。昨天晚上，我醒來聽見什麽東西響。我聽了好久，要想辨出是什麽。末了我纔聽出，是媽媽在哭。但我並沒有對她說話，只把臉朝着牆壁。

但是爸爸比我們其餘的人還要可怕。他簡直是乾了，瘦了。他從工作回來，形兒實在可怕。他呻吟，喘氣，抱怨他的脚腫了，傷了。但是沒有一個人理他；——一點兒沒有聲息。他……他有一個分外的半磅。

未上牀之先，他背靠在冰冷的火爐上，而手撳在背後。他站在那裏三四個鐘頭。他的如死的寂靜和他的空虛的眼睛，都令人心中發生恐怖。他眼睛凝視着空中，連睫毛也不動一動。

於是，他上他的寂寞的牀了。

九月二十五日

若不是因秋近了，必是因一切東西都似乎餓瘦了。就連那電車，不久之前還是緋紅光采的，現在我走上電車，覺得暗沉沉，暗沉沉了。

思想是沒有了。只在心的極深處，因塞拉薩和舒拉至今沒有信，不免有一點憂慮在那裏刺動而已。

十月一日

差不多兩個禮拜以來，在我們的辦公房裏和郵局裏，人人似乎都特別的激動，興高采烈地在等着什麽東西。他們常常許多人聚集一起，在角落裏耳語，做工時也吱吱喳喳的談天。我看見這種情形，覺得心裏討厭。我默默的坐着，對於他們的耳語和他們的高興，並不現出一點兒的興味。

今天，我們的會計替烏林突然問我道：

『那末，費，你不要白軍來嗎？』

『白軍來嗎？在那裏？』

『怎麽你還不曉得彼得格拉不久就要大變嗎？……宇登尼克進攻了……』

哦！所以他們一逕在耳語，說私話呢！我就想起早就聽見謠言，說白軍進攻了。但我總以為不是向彼得格拉來的，是向遠處去的。

爸爸在家裏並沒有說起。自從最後一手把麵粉喫盡的那天起，他晚上好久沒有對我們讀報了，也不對我們說什麽。白軍進攻了……不會

的，不會的，他們不會來奪我們的彼得格拉的！

我對替烏林說道：

『胡說，他們進兵多回了，都沒有奪去過，這回也不會奪去的。』

那天晚上，我問爸爸道：

『白軍向彼得格拉進兵眞的嗎？』

媽媽擡起驚惶的眼睛先看看我，然後移到爸爸身上。爸爸呆了一會，然後不大高興地說道：

『是宇登尼克。他進攻不止一次了，但總還是退卻的。』

十月二日

我今天早晨遲了些了。我走到辦公房裏，看見大家都到了，卻是沒有一人工作。他們聚成一羣，可是已不是耳語，是高聲談論了。人人的眼睛都很光采人人的臉上都有喜色。我看見這些眼睛和面孔，心裏不覺大怒。我誰也不叫呼，就坐下來工作。我是全局裏唯一做工的人，我一面工作一面聽着他們說話。

那一羣裏的人說，馬上就什麼麵包也沒有了，——什麼都要送到前方去了；又說紅軍的兵士大家都飢餓，年輕，所以彼得格拉要被奪取了。又說白軍來的時候，麵包仍舊要賣三個可貝克一磅，什麼都會充足，共產黨就要完了。

我聽着，突然有一種極大的恐懼爬進我的心。天哪，塞拉薩和凡尼亞都是共產黨啊！怎麼好呢？怎麼辦呢？而且麵包將要斷絕了。我們都要餓死。不，不，他們不會把城奪去的！

我突然跳了起來，向那一羣人奔去，說道：

『你們爲什麼這樣高興呢？他們是無論如何奪不去的，奪不去的！』

他們大家都默然，然後彼此相視一回，笑道：

『哈哈哈！那末我們的費姑娘是個鮑爾希維克罷？……不，不，費姑娘，這一回是要把事情弄好了。』

『決不會的；他們奪不去的！』

我從他們那裏跑開，重又坐下工作。

而我那支筆只管在我手中發抖。我一逕的塗改，塗改，塗改。我是故意如此的。

晚上，爸爸變了尋常的習慣，把報紙拿出來，開始高聲誦讀起來。我們以一種特別濃烈的興味聽着。尤其是媽媽。雖則她對於前方的電報一點兒也不懂，卻是不住的想到塞拉薩和凡尼亞。並且想到舒拉。

十月七日

晌午，報紙送到郵局了。我們從每個屋角裏向那送報的孩子一湧前去，要想先搶到手。但照常是我先搶到，因爲我的坐位離門最近。我就急切地讀將起來。先是默讀，隨卽朗誦。上帝啊，白軍還是在進攻呢！報上說，他們現在已經很近了。

而大家都叫我鮑爾希維克。沒有人知道我心裏是什麼感想。連我自己也不明白我到底是要白軍來不要白軍來？他們說將來麵包要很多。我們都將有充足的喫。但是塞拉薩和凡尼亞呢！他們是共產黨。上帝啊，到底要怎麼樣呢？白軍當真要來嗎？……

似乎媽媽心中也發生同樣感想。今天爸爸正在讀報，牠突然發出一種可怕的聲音叫道：

「啊，見鬼的，讓他們來罷！現在反正是什麼都不要緊了。什麼事都好完了，也太長久了！」

這是怎麼一種可怕的呼聲啊！這是眞正從心裏發出來的。我想朝媽媽的臉看看，但是我不能。我知道，我知道。……他對於塞拉薩和凡尼亞已經想長久了，又想起東西已經賣完餓死的時刻已經在眼前了。凡是這些感想統統都從她的聲音裏洩露出來。這種聲音響了，又息了。她又如常了。

然而我卻還不能如常。我感着這種聲音，卻不知怎樣決斷纔好。

十月十日

他們眞要將城奪去嗎？他們是愈來愈近了。

爸爸今天回家特別激動似的。他不等脫下大衣，便說道：

「他們很近了。也許要有一場接觸罷。」

他呆了半分鐘的功夫，又接着說道：

「現在，媽媽，你聽我說。大家說紅軍的全家屬都要槍斃的，因爲他們的兒子在前方。你最好把塞拉薩，凡尼亞和爵拉的信都檢出來，一齊燒掉它。」

我不等他說完就插進去，忿怒着對他嚷道：

「這個呆子，這個呆子！他們如果要查，反正是要查出來的。」

我很想大聲叫出來，說他是個懦夫，懦夫，懦夫！他連自己兒子的信也害怕。所以會弄到這種田地呢！他現在已經什麼都沒得喫，卻還是怕死。懦夫啊，懦夫！而他驚惶地回答我道：

「你這是什麼胡話？他們怎麼查得出呢？」

「這個很容易。他們就會查得出。是的，是的，是的，他們會查出來的，我自己就要告訴他們，說我是個共產黨徒的妹妹。」

我要面斥這些白軍，他們拿我去槍斃罷！

突然間，爸爸暴怒地叫道：

「住嘴罷，你這話盒子！我說該燒就該燒！」

然而那些信仍沒有燒。大家決定等到最後不得已時再燒。

十月十一日

街角裏有電報貼着，說：『伏洛梭服被敵擒了。』郵局裏人人的臉上都現出光彩。我們的辦公房已變做全區的俱樂部了。他們一早就聚會在那裏，興高采烈地談前方的消息。他們問我道：

『哦，費兒，伏洛棱服被擒了。你還有什麼辯嗎？』

這是替烏林問的，他張開兩腿，叉着兩手，等我的回答。

我看看他的帶笑的眼睛，覺有一陣顫抖的忿怒的緊張湧上我的咽喉。

我跳了起來，很想用一種極尖利的聲音斥他一聲，但是那聲音似乎自然消滅了，我仍又坐落椅上，低聲說道：

『在我覺得沒有兩樣。』

替烏林譏諷地張開兩手道：

『好的，好的，好的！「沒有兩樣。」可是前幾天蹬着小脚說道「他們不會來的，不會來的，不會來的！」那是誰呢！好罷，好罷，費兒你的主見總算堅的了！』

但我只重複道：

『在我並沒有兩樣。』

他笑了笑，又加入那嘈雜的人羣去了。

十月十二日

我們已經聽見槍聲了，近了，近了。

十月十三日

槍聲更近了。麵包是好久沒得發了。主啊，那末塞拉薩呢？那末凡尼亞呢？

十月十四日

我通夜的不能合眼。

我醒着聽，十分近了，砰砰之聲，房子震動了，窗子發出一種微弱的玲瑯聲了。我巴不得他們打中我們的房子！讓他們——讓他們殺盡我們罷，讓一個溜彈直射進我們這裏，射進我的牀下罷，這房子立時化為火焰，一切都崩坼下來，碎作片片我略微有些替爸爸，媽媽，和波爾加感着悲傷。但在我自己——我要將頭去承受崩下的屋椽

十月十五日

然而早晨起來我仍舊去工作，到處牆壁上貼着新的電報『敵軍頑抗。』人們站着伸着頸頸看那黑色的字，急切地讀着，有的幸災樂禍地微微笑着，有的臉上現出憂慮驚惶的樣子。

在局裏，人家對我鞠躬：

『可喜啊，費兒，到底來了。只有幾個鐘頭了。』

散了之先，送報的孩子跑進來高興地叫道：

『吊橋掛起了！吊橋掛起了！』

立時便有一陣歡躍的呼聲從各方面起來：

『啊哈，啊哈！那就快了！』

「他們嚇慌了，這些鬼！」

「他們在跳舞了……我們看罷……」

「我們不久就有白麵包喫了！」

於是他們開始叫出另外一種東西了。我就不懂了。我到家裏的長路上，一路聽着槍聲。我仰頭看看天；這是廣漠無邊，滿是雲罩的，卻並看不見炸彈。只有微微的陣雨，似乎我的脚下潮濕了。到家裏，媽媽指着我。她是喫驚了。

「好啊，謝謝上帝，你來了。我們正在擔心，怕你被人殺了。」

我仍舊還有氣力回答她：

「什麼費話？我是不會被殺的。」

我甚至譏諷地發笑了。

那天夜裏過得很慢，將近早晨的時候，不知什麼緣故，覺得安靜了。但是那種安靜，似乎愈加可怕。

十月十六日

早上，媽媽好久不肯放我去工作。

「不要去罷。也許白軍的騎兵已在第一街了。你看，連爸爸也留在家裏呢。」

但是我去了。街上並無槍聲，似乎有些可異。而且也沒有電報。電車也不開了。人們在街上走，說是局面還未確定。

到局裏，他們用急切的問題接着我：

「費兒，有什麼消息嗎？街上沒有報紙貼着嗎？」

他們今天談話不多了，也並不高興了。他們等着報紙，奇異地靜默。拉爾加和伏爾加甚至動手工作了。

然而不見報紙的影踪。時間已經是過一點了。怎麼的呢？難道是，難道是？

不到兩點鐘，那孩子帶着報紙跑進來了。我一躍而前，把報先搶在手裏。

他們立時將我圍住；急急的問我。那報紙在我手中顫抖。……主啊，這是怎麼說呢？「白軍全線總退卻。我方攻勢大進展。」

「往下讀罷，讀罷！」

我的頭旋轉了。閃耀的眼睛和驚惶的面孔似乎在我眼前一現一滅。

我盡力地對他們叫道：

「白軍到處退卻了！我們的兵士正在擊退他們！你們自己去讀罷！」

我伏在桌上，閃起眼睛。一切都在旋轉了！聲音似乎從霧裏傳出來。替烏林的聲音道：

「他們到底爲什麼打的，這班餓鬼？我恨不得他們差我去——我要指示他們怎樣去打白軍！」

我的氣息回復了。我睜開眼睛。有一個人在對我說話，但我一點兒也不懂他說些什麼。突然間，我的牙齒像熱病中一般打戰起來了。我又睜

開眼睛。紅的，綠的星點。我擦擦額頭要想驅散牠們，而我的額頭滿沾着汗。這使我這樣的喫驚！我對他們不作一言便回家去了。

似乎我走啊走啊，一直走到晚了。我記得我的兩腿搖幌着，一路扶住人家的牆壁。街上卻沒有槍聲。

於是，說也奇怪，我已在家了。媽媽不知對我說些什麼，並且替我脫下大衣。然後她攙我上牀去。

十一月十五日

我整整病了一個月了。我現在還是病。

那天晚上，媽媽攙我到牀上，此外我什麼也記不明白了。……

………………

我的眼睛常要在半夜裏突然睜開。我覺得似乎不是我自己睜開它們的，只彷彿有人從裏面將它們擘開。這已不復是夜了——只是一種廣漠無窮期的黑暗。而我也並非是躺在牀上，只在一個很高很高的地方。我憑着牀沿往下瞰視。黑暗，無盡的。我覺得頭上黑暗中的漆黑無垠的天，似乎逐漸壓落了。而在天上，有一個可怕的漆黑的太陽。我並不看見它，卻只感着它。上帝啊，這要將我壓死了！這要將我壓死了！……而我的心是這樣的疼痛！

………………

於是，我又在一間屋裏了。我醒轉來，哭着。我的聲音是非常非常的虛弱。我哭着，並且覺得有趣地聽着自己的哭。是的，我是在一間屋裏。那邊，在一隻角裏掛着爸爸的大衣！不，不，並不是大衣！那是一個黑色的和尚！但是他爲什麼沒有面孔，而且爲什麼兩手舉到天花板上呢？啊，不是的，……不是一個和尚！這是一個爸爸的影子，沒有面孔的。他伸着他的長黑的手臂給我。爸爸呀，爸爸呀，你別這麼樣！這是我——阿費呀，阿費呀！

………………

於是——白天又到了嗎？爸爸和媽媽的黑影在走動；他們又是沒有面孔的。但是我瞥見那光明的窗口，似乎太陽照在那裏了。於是，似乎又夜了。一切都黑暗了。而在天花板底下，一直在空氣裏，掛着一個小女孩兒，渾身是白的。而在她的衣服的邊上有許多小小的血點。於是，似乎又是白天了，又夜了。我已不記得如此者幾多回數。……

………………

有一次我醒來，還沒睜開眼睛，就覺得房間裏已經是早晨了。我聽見媽媽的聲音：

『她若不快些好，倒不如早些死罷！這是多麼受罪啊！』

我的心起了從前那種慣熟的苦痛，開始顫抖起來。我正要睜開眼睛，但我制住自己。主啊，我爲什麼不死呢？爲什麼呢？

我等媽媽走開，就哭了起來。

………………

於是最壞的時間到了。我忽然胃口大開起來，可是絕對沒有得喫。我

生平從沒有嘗過這樣的飢餓，幾乎把自己的指頭都咬起來了。

我恨不得死，恨不得死，恨不得死……

……………………………………

昨天，我第一次從牀上爬起來。我把衣服穿好，坐在窗前。我把我的手放在窗檻上。院子是空空的。我看見風兒搖動一株樺樹。在我的心裏，空洞洞的，一點兒也無思想。

突然間，我看見窗檻上我自己伸着的手臂，白而瘦的。我從頭到脚的顫震起來。於是，我把手臂移近眼前。這是非常非常之瘦的，皮膚柔嫩得差不多透明。這幾乎是美麗的。

於是一陣暴怒在我心中熾起，——是一陣無底的，可怕的，對於人人而發的暴怒。它一會兒熾着，一會兒熄滅。我搖幌着走到牀前，躺下。我爬進被裏，將臉埋在枕頭底下，嗚咽起來。

十一月十六日

我一點一點的起身，移步。媽媽不住一遍一遍的說，我若不好，就不如死。而我一點兒氣力也沒有。我在房間裏閒走了半個鐘頭，然後躺在牀上，度過其餘的時間。

我覺得凡事都無關緊要，對於一切都淡漠了。無論是旣往的事情和未來的事情，我都一般的淡漠。我日間受着飢餓的苦痛，夜裏夢着麥捲兒。

十一月二十日

還是一樣。一點兒氣力也沒有。

十一月二十五日

媽媽看着我哭。她回數更多的說道：

「你還不如早些死罷！」

有時我並不回答，有時我回答她道：

「在我並無兩樣。」

十一月二十六日

今天早上，我初次記起塞拉薩好久沒有信來了。我急急問媽媽說，我病中有信來過沒有。

立時間，我等不得她回答，便已明白並沒有信來過。她的灰色的眼睛裏登時充滿着眼淚，這就够我受用了。我便再不跟她說什麼，只覺我的心似乎復活起來，充滿着眼淚和一個生物的悲哀了。

那天晚上，塞拉薩不期然的到了。但是他正像我們一樣的消瘦可怕。滿身破零零穿着一套俘虜的衣服。原來他害了兩個多月的瘟症，恐怕我們擔心，所以故意不寫信的。在他病中，醫院裏忽然起火，將他的軍服燒了。幸而他的人還沒有燒死。

他拉鈴的時候，我正如常的躺在牀上。我們想不到會是他的，心裏並不跳，也沒有去應鈴。突然間，媽媽的聲音從廚房裏出來：

『塞拉與加，塞拉與加！』

我起初不懂說什麽，——塞拉薛已經走進，直向我的牀前走來。我開始像中了熱病一般震慄起來突然間眼淚出來了。

塞拉薛大約帶三十磅的麵包回來

十一月二十七日

我從今天起，逐漸強健起來了。三四天後，我就要回去工作了。及到今天，我纔注意到這期間裏面大家都已非常憔悴。尤其是爸爸。他的臉色好像受着死的苦痛。媽媽說他的脚是可怕地腫起來了。

十二月一日

似乎在我生病的期間，他們每星期只喫兩次菜羹。麵包還是照例無定期地分配。有幾天媽媽和波爾加除蘇維埃的飯餐外什麽都沒得喫。

爸爸老是有他的半磅。

他們在這種情形之下怎麽能够生活，我簡直想像不到。

明天是禮拜。我想禮拜一去工作。

十二月二日

爸爸也病起來了。

今天他沒有去工作；他躺在牀上，呻吟着道：

『啊，主啊，主啊……』

我看着他的沉陷骨立的胸膛，看着他的黃色的額頭和一絲絲的皺紋，亂蓬蓬的頭髮；我用一種暗懷惡意的好奇心凝視着。是的，是的，如今你也輪着病了。我病的時候，並沒有那個過餘的半磅。他把他那可怕的遲鈍的眼光轉到我身上時，我就漠然的避了開去。

十二點鐘的時候，波爾加和媽媽的飯從喫飯間拿來了。啊哈！爸爸的食券是在工廠的食堂發的。所以……所以他也要挨餓了。而且他也領不着他的半磅了。

我們四個人坐下來喫兩個人用的蘇維埃飯餐。一會兒——爸爸要想起來。他把那雙枯瘦的黃脚從牀上伸下來。微小的光芒從他的遲鈍的眼睛閃出，像似野獸的眼睛。他扭着他的枯瘦的灰色嘴唇，更響的呻吟起來，並且說道：

『媽媽，給我一個瓢兒……』

媽媽不發一言，將一張板凳移近牀前，從桌上把飯餐搬上去。我們四圍的蹲着。他呢？他也伸着他的瓢兒。他坐在牀上，虛弱的搖搖幌幌；那瓢兒在他那瘦的可怕的手中不住地顫抖，但它仍舊是伸出，伸出……我們喫得很快，他趕不上我們；我看見他那雙死色的眼睛不住地看着那碗可憐的湯。他急急要想吞下去，而那瓢兒在他牙齒上震動起來，碰着

他的下頷；那湯滴在他的骨立的胸膛上，滴在他的膝上——而他的眼睛兀是注在碗裏賸餘之物。我把這些都看在眼裏，當初那種對他的憎恨仍在我心中刺動——可是其中帶有一點疲倦的意味了。而且我覺着這樣的悲哀，我要哭了。但我終不明白：這是爲自己而悲哀呢，爲爸爸而悲哀呢，或爲大家而悲哀呢？

晚上菜羹煮熟的時候，他要我們另外盛一碗放在他牀前。我心中懷着同樣的憎恨和悲哀，拿一碗到他那裏，放在他的面前。他喫了幾瓢，帶一種獸性的恐怖呻吟道：

『啊媽媽，媽媽，我喫不了這種菜羹。你頂好……頂好去買幾個鷄蛋，做一點溜黃菜給我喫。茶裏要放一點酸的東西……』

我立時被一種惡意的愉快所激動。什麼溜黃菜，什麼『酸的東西，』媽媽立時就會教訓他一頓。當我生病的時候，我不曾有過這些玩意兒。果然不出我所料！媽媽氣得臉都發紅道：

『你瘋了嗎，還是怎的？叫我那裏去拿錢買溜黃菜和酸菓呢？你自己也該明白的。』

但他並不明白。他可怕地嚕囌着，叫拿一點東西去變賣。他用他的可怕的眼睛看看媽媽，又看看我。嘴裏斷斷續續的念着。突然間，他閉上眼睛，面朝牆壁，不響了。過一會兒他絕望地用一種疲倦的沙聲口吃着道：

『正不出我所料。希望你們幫忙是無用的。我現在必死無疑了。主啊，饒恕我們！』

媽媽和我聽見這樣的呻吟，彼此面面相覷。但她和我對爸爸都沒一句話。晚上，我親自拿茶給爸爸道：

『你要茶嗎？』

『給……給我……』

我給他一點茶，和我自己的一點兒麵包。這是塞拉薩不知什麼地方拿來的。

十二月三日

今天，是我病後第一次去工作。

我穿衣服的時候，天還是很黑的。爸爸的牀黑沉沉的在一隻角裏。他同是那種樣子躺着呻吟着。我聽見這樣的呻吟，心裏覺得沉重。媽媽是出去取水去了。

我懶洋洋地穿起衣服，不知怎的，竟走到爸爸那裏去。昨天的那點麵包並沒有喫，茶也沒有動過。他臉朝牆的躺在那裏。我恭恭敬敬地對他說道：

『我出去工作了。』

他臉仍朝牆，開始呻吟着說道：

『啊，啊，費兒呀……你病後空着肚子怎麼好出去呢？你須把我留下來的那點麵包喫了——昨天的。我不要它……』

我可怕地喫驚了。這是第一次使我感着他當眞病了，和我一樣的病

了。但我又忽然想道：

『瞎說！他是裝的。』

他又呻吟道：

『你哭了嗎？好罷，你去罷，上帝祝福你……唉，唉，……』

『是的，是的，我哭了，爹爹；希望你好些……我去了。』

我滿心惶惑地懶洋洋走了出來。門口，我遇見媽媽。她正帶着一桶水回來。她十分的佝僂着，可憐人兒。她簡直是移步艱難了。

我依然惶惑地將那桶水接了過來，要想提到樓上去。我可是不能……我對她道：

『他把昨天那片麵包給我了。』

我盼望她會用一種尖利刺耳的聲音回答我的，但她慘然的說道：

『好罷，你去罷；上帝祝福你。』

我坐在辦公房裏，仍受那種惶惑的感情所支配。他們問我道：

『費啊，爲什麼板着臉不高興？』

『沒有——什麼，我的爸爸病的厲害……也許他要死了……』

有一個人帶着忿怒的詫異叫道：

『怎麼看她說得多寬心！誰相信她這種話！』

於是我走回家中，脚上又弄濕了。我想又要生病了，不知爲什麼，心裏覺得欣喜。這一回我總必定要死了。

我愈近家一步，愈相信我此番必死無疑。但是此時已不復感着欣喜，只覺對於人人都有一種疲倦的忿怒：對於爸爸，媽媽，波爾加，甚至於塞拉薩，都覺忿怒了。

一到家，我忿忿地脫下靴子，扔在一隻角裏。塞拉薩躺在牀上，媽媽在廚房裏，爸爸在呻吟着。我不自覺地走到他的牀邊。我看看他，心裏不覺深深的感動。他包在被裏，直包到他的下頷爲止。在他的胸部，那被因他的急呼吸不住地一掀一掀。他的頭是橫放着的，他的飢荒的臉朝着我。眼睛是閉着的，嘴唇一動一動，使得紛亂的髭鬚豎起。一面的太陽穴是看得見的，上面有一層膠樣的黃皮緊緊綁着。疎疎的幾縷頭髮從頭上掛下來，黏在皮膚上。主啊，他的眼睛張開，凝視着我了。現在多麼光耀啊！那嘴唇越發動得厲害，把潮濕的黏牢的髭鬚擘開了：

『費……費……兒……在這……這裏嗎？……』

我便感着一陣眩暈。我好像從霧裏看他。突然間一陣欣喜通過我身上：板凳上有一碗溜黃菜和一小瓶的糖茶放在那裏。是的，是的，媽媽到底去買來了！謝謝上帝！我就跑到廚房，媽媽那裏：

『爸爸怎麼樣了？』

媽媽拿圍裙擦擦眼睛。

『不好得很。他今天到蘇維埃的病院去過了。』

『你怎麼說，媽媽？他怎麼能去的——獨個人？』

『可是他去過了，獨個人去的。……沒有人跟他同去。醫生說：「很危險。」他必須送進醫院的。我們在這裏等着病車。』

「媽媽呀，那病車今天會來嗎？」

「他們答應今天來的。他們在醫院裏說要設法治好他的。」

她看看我，眼睛中現出要我安慰她幾句的神情。

「當然的，媽媽，他們在醫院裏會給藥他喫，醫生每天會看他。在醫院裏總好些的。」

我說了這一篇謊話，因爲這是媽媽的眼光要求我說的。

病車是今晚上十點鐘到的。兩個白衣裳的壯健役夫走進房間。我含着恐怖凝視着他們。他們擇了房間中心電燈泡底下將車放着。

媽媽一面哭，一面替爸爸穿衣服，爸爸的下唇抖得像個孩子一般。他看看役夫，又看看媽媽，喘道：

「你——你們幾時來——來看我？」

「明天——我們明天早上來。大家——我們大家都來。我們只在家裏過一夜，就會來的。你不要怕。我們會來的，我們會來的。」

十二月四日

我早上醒來覺得非常疲倦，到醫院去是經不住了。我寧願照常去工作。我看見塞拉薩和媽媽都預備要走了。我問他們道：

「要我也去嗎？」

他們說他們自己去罷。我如釋重負的嘆了一口氣。

在辦公房裏日子過得很慢。我恨不得天色早些黑下來。我不耐煩看着那些熟悉的面孔。

於是我走回家裏。電車沒有開。我竭力要把脚弄濕，好受寒。我解開我的大衣。風是潮濕而腐氣的，街道是受着微雨而濕的。我想起此番必定得病而死，便覺有一陣奇怪的模糊的欣喜衝上心來。一定的，一定的！我的脚是濕了，我的咽喉寒冷了。

我走到加曼諾奧斯脫洛夫斯基，便是拍脫洛巴夫洛夫斯基病院所在的那條街了。我愕然的停住脚步。爸爸是在那裏。我應該進去看他。但是，啊，我多疲倦，多疲倦！我不能，我不能，……我要往前走。

不知爲什麼，我家裏的門不像尋常那樣鎖着。因其如此，我便把脚步放慢，並且更留神了。我靜悄悄地進了門……屋裏是怎麼一種死一般的寂靜啊！燈也沒有旋開。裏面黑洞洞的。他們都回到房裏去了，我想。哦，不是的，媽媽是在廚房裏。那末她爲什麼不來接我的呢？她爲什麼這樣靜的呢？她的手插在圍裙裏，她的頭垂着。

我怯生生的走近她身邊。她忽然擡起頭來看着我。啊，是怎樣一副抽搐的面孔，哭得發腫了，——而眼睛是這樣的瘋狂啊！她凝視我一會兒，便又回復原來的狀態。而在地板上，她的脚旁，波爾加蹲在那裏。他連看也不看我一眼。

我不敢問什麼事情。我驚呆着，駭異着，小心地開了我們房間的門。塞拉薩仆着躺在那裏；他聽見我的脚步聲，也不將頭旋轉。他，我也不敢問。

我走過牀前，坐在屋角裏。

過了一會功夫，塞拉薩動彈了我的身體已緊張得像一條繩一般他道：

『爸爸昨晚死了。……』

……………………

這句話以後怎麼樣，我就不記得了。我彼時必已倒在地板上亂滾，並且像野獸一般狂叫了及我清醒轉來，我覺得心頭有一種殘忍難熬的痛。我爬起身來，跪在地板上。是的，是的——他被我們追逼死了！我們甚至攆他到病院去死呢！這就是我們的行為，我們的，我們的！……不，都是我，是我！他死了是我的不是！我又倒在地板上放聲狂叫，卻是人類的聲音了：

『饒恕我，饒恕我，父親，親愛的！饒恕啊，饒恕！……』

……………………

似乎我曾要把頭向地板上撞去，發狂似的可怕地叫道：

『饒恕，饒恕饒恕饒恕，親愛的父親，親愛的！……』

塞爾基（附註）彎着身搖著我的肩膊道：『顧着媽媽罷，你要顧着她的。』他這樣懇切地警告地和我耳語，但我不理他，兀是叫道：

『饒恕，饒恕饒恕！……』

……………………

我覺得自己身在一隻角裏，並見媽媽在房裏走動，她是沒有臉的。……

……她在桌上做什麼，於是有一種聲音從空中飄過來，隱約道：

『來喫飯罷！』

『他還沒有饒恕我嗎？』

『够了，你這傻孩子。』

她牽着我的手，拉我坐在桌旁。

……………………

於是他們都睡了，只我沒有睡。我一逕聽着我的心，它在跳着說：

『他沒有饒恕我，他沒有饒恕我。……』

（附註）即弗雷奈甫，她的未婚夫。

十二月六日

爸爸是今天葬的。

早上，我們到病院裏，費了好幾個鐘頭去尋他的尸體。我們走到陳尸所。光着的尸體橫陳在那裏，男的女的混在一起。牠們是堆在架上的，手足懸空的掛下來。有一個尸體的手，又大又闊，好像柴鈀一般，指甲是發藍的。另外一間房裏，尸體都堆在地板上，成為一個大丘，高得幾乎碰着天花板。房間裏只騰一條路可以通人。我忽一失足，仆在一個女人的尸體上面——她的裸露的胸部是龐然腫脹的，而且有一種東西從她胸裏慢慢流出。彌敦乞克在死人堆裏走來走去。他拉拉這個的頭，拉拉那個的脚。經過好久，我們纔尋着爸爸。

我們的死了的爸爸有一條很瘦很瘦的圓的小頸，差不多像是個孩

子的項頸一般。我一看見這條項頸便哭起來了。上帝啊，這是多麼枯瘦啊！他的臉是安靜的，且是至於帶着喜容的。他的頭髮是柔軟得如同孩子的頭髮一般，統是亂蓬蓬的。我跪在他面前，開始吻他的頭髮。怎麼一條瘦小的項頸啊……

於是，我們將他放進棺裏，用一輛小小的雪車拖在我們後面。他是輕的。我不肯讓別人拖他。我拖他經過街道；街上的電車打着鈴，人們的黑影經過。

我們來到禮拜堂。我並不哭，可是媽媽哭得非常哀痛，連那牧師也擡起頭來看了。爸爸似乎從棺材裏擡起他的頸，他的項頸是如此的瘦，如此的瘦……

他們唱着那『無疾苦悲哀地方，不老長生之處』……可是他為什麼不饒恕我呢？媽媽又為什麼哭得這般哀痛呢？哦，是了，是了……他也沒有饒恕媽媽。此所以他的項頸會如此之瘦。啊！彌撒已經做完了……

我覺得經過一陣顫震，似乎已清醒過來了。我用嫉視的眼睛觀察着媽媽。且看她怎麼樣和爸爸訣別。她走上前去，挨近一步，……她彎下身子，……發出一種可怕的難過呼聲。我看見她的嘴唇分開……上帝啊——她是怎麼一個女人！

現在，她最後一次和爸爸親吻了，卻不在嘴唇上，而在額頭上！我多麼恨她啊！

忽聽見賽爾基道。

『阿費，你跟他訣別呀。』

是的，是的，我要一直去親他的嘴唇。不像媽媽的樣子。他會饒恕我的。我覺得賽爾基引導着我。我彎身下去，而他的一隻眼睛是半開着的，他的嘴唇是猙獰地抽搐着的。還有那瘦小的項頸，那瘦小的項頸，主啊！……啊！我也就只在他額上親了一親。我不能，我不能親他的嘴唇。他還沒有饒恕我，沒有饒恕我！

我發狂似的奔出禮拜堂。奔到一段路外，又回頭看看禮拜堂的門。幾分鐘後，他們就要擡他出去了。

爸爸擡到墳墓裏。媽媽緊緊地跟在棺材後面，身子彎到地，像將仆倒的樣子。她一路哀哭，哀哭。我是遠遠的跟着。

於是，好像在夢中一般，我們大家都拿土扔在墳墓裏——我自己，似乎也扔過的。然後我們回到家裏，大家坐下來喫飯。

十二月七日

是的，爸爸沒有饒恕我，沒有饒恕我。

我今天一早起來，八點鐘就去工作。那時天還未亮，微星在高高天上閃耀。昨夜曾下過雪——現在籬笆的椿子都戴着蓬鬆的白帽子。屋檐上掛着一排參差的白色流蘇，在星光底下閃出藍色的光芒。椿子上的白帽子也在閃爍。第一街方面早車的隆隆聲已經聽見。

我經過那黑暗寂靜的衖衕，轉出電車站，亮晶晶的車窗便在一段路

外照來了。從那點着燈的窗裏，已可看出人們的黑的背脊。我爬上月臺，忽然驚懼地卻退。這樣光明的車裏，怎麼也有死人的臭味，像在陳尸所一般！

我將手帕擱在鼻子上，但那臭氣仍從手帕鑽進來。我眩暈了，惡心了。我便跳下車來，步行前去。

在辦公房裏，我整日都覺有腐敗尸體的臭味在我四周。未散工以前，我怕生生地問馬露薩道：

「馬露薩，你覺得這里有什麼氣味嗎？」

「沒有——爲什麼？」

「哦，沒有什麼；似乎有點……青魚的氣味呢。」

我坐電車回來，那臭味還是有的。但在家裏卻沒有可惡的氣味。

我們默默地喫着菜羹。媽媽悄悄地單調地哭着。我覺得我不看她的時候，她的眼眼奇異地探測我。我一看去，她就馬上移開了。當她到廚房裏的時候，我用着一種憎恨的嚴厲眼光瞪視着她的項頸的背後……

（完）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何應欽軍攻下徐州，張宗昌軍倉皇退去，損失頗大。馮玉祥軍繞道攻襲濟寧，圖截斷魯軍韓莊前線與濟南之聯絡。

◉武漢當局接南京政府電令大捕共產黨人，計獲華俄及其他西籍人六十餘名——內俄人十八名。俄領事署因有指揮華俄黨人擾亂武漢嫌疑，亦被搜查，俄總領事普歷黴及副領事美寧夫婦亦被捕押於交涉署。

◉湘鄂臨時政務委員會派員接收湖北省政府，並接收武漢市政府，改設市政廳。

◉國民政府下令，汪兆銘顧孟餘陳公博甘乃光王法勤王樂平潘雲超陳樹人何香凝等於張發奎叛變後，或列席會議，或公然袒護，輿論譁然，疑嫌難釋，特派鄧澤如古應芬查辦呈復，查辦期間，汪等居住所在，應責成地方軍警注意監視。

◉南京各機關之廣東人集合向國民政府請願通緝汪精衛等，對查辦令認爲不能滿意，力求改為通緝，經李烈鈞解釋始散去。

◉東三省有朝鮮人三十萬，推代表向省當局請願入籍。日使芳澤請北京政府拒絕朝鮮人入籍要求。

同　十七日

◉武漢當局將由日租界引渡而來之前財政廳長詹大悲，前教育廳長李漢俊兩人處死刑。

◉汪精衛爲息爭起見，由上海乘輪出洋。

◉國民政府任命張知本熊斌張難先楊再春石瑛王世杰胡宗鐸嚴重李隆建孫繩張九維王恆李世光爲湖北省政府委員，張知本爲主席。

◉張學良因無力攻下涿州，改變方針，使近畿慈善團體及山西同鄉等迭以救濟圍城中難民爲名，設法入城，勸守將傅作義歸降，傅態度強硬。

◉北京中俄庚款委員會開會，討論以後每月撥十五萬元作京師大學經費之問題。

◉上海總商會爲謀解決舊商會地位，召集各省商會聯合會，開會時蔣介石亦到場致詞。

◉革命軍右翼第二十六軍再占宿遷，北軍反攻計劃失敗。

同　十八日

◉馮玉祥電國民政府表示尊重，謂徐州克復，交通可回原狀，嗣後豫陝甘行政事宜，自應稟命中樞，呵成一氣。

◉廣州當局調查共產黨亂事死人民千餘人，被燬房屋一千數百間，財產損失及五千萬。

◉武漢當局又捕拿前省政府要人孔庚李書城。衛戍司令胡宗鐸偕前白俄領事親赴俄領事署檢查。

◉張發奎電蔣介石表示服從，並謂已被廣州政治分會免去本兼各職，戴罪勉維善後，願以黨員資格隨從補過將來。

◉上海俄總領事以蘇俄外交總長姬采林答復撤消各省俄領事之承認之照會送交涉公署，聲明設領係依據北京條約，對國民政府從未承認，對此行動只認爲軍人在帝國主義壓迫下之行動；又辨明俄員未宣傳赤化。

同　十九日

◉白崇禧奉國民政府令赴武漢慰勞西征軍，並代李宗仁指揮第三路軍，準備於必要時率軍攻廣東，白即電辭淞滬衛戍司令兼職。

◉湖南唐生智舊部何健等電國民政府輸誠，允即移師北伐，請改組湖南省政府。

◉朝鮮排華風潮漸平定，計此役華僑被慘殺及重傷者四百人，輕傷六百人以上。

同　二十日

◉國民政府重新編制各路軍隊，任命總指揮，計：第一路何應欽，第二路白崇禧，第三路李宗仁，第四路程潛，第五路朱培德，第六路劉湘，第七路鄧錫侯，第八路李宗仁，第九路周西成，

十一路方振武。

◎徐州何應欽與馮軍將領開重要軍事會議，商定馮軍退徐西，即由徐西攻魯。

◎何應欽及津浦路前敵各將領通電，揭櫫促開中央全體會議，確立黨權，革命軍全體參加北伐，促蔣介石復任總司令，造成廉潔政府，撲滅共產黨等五端。

◎廣州政治分會陳公博等議決阻止商民組織自衞團。

◎湖南唐生智舊部仍用第四集團軍名義從事擴充，新編周斕部為第十七軍，葉琪部為第十八軍，由李品仙何健劉興以第一，三，四方面總指揮名義統率，防止外軍侵入及制止共產黨。

同 二十一日

◎汪精衞赴法過香港，未登陸。廣州最近兩次事變負責者黃琪翔通電聲辨，並未容共，惟自認失察，引咎下野，隨汪同赴法。

◎漢口俄領事普歷澈等被遣抵上海，上海被遣俄員第一批乘輪赴海參威。

◎湖北黨務整理委員會得當局諒解，實行接收省黨部，省農民協會則於先一日被接收。

◎武漢衞戍司令胡宗鐸實行解散各業店員工會，——店員工會為一年來武漢勞資糾紛之策源地，武漢商會曾多次請當局取消而未果。

同 二十二日

◎武漢衞戍司令部令湖北黨務整理委員會及省市改組委員會一律停止活動。

◎廣州政治分會自行免去張發奎陳公博之軍事委員會主席團職，以方鼎英繆培南繼任。

◎鼓浪嶼組織「電燈電力權委員會」，進行收英商承辦之電燈事業。

◎上海財政部鹽務稽核總所開始辦公，各分所亦準備次第恢復。

◎日本田中內閣經濟特使久原房之助自德俄東歸，赴北京晤張作霖，磋商奉天維持奉票價而鑄造之新幣之原料供給及買收東三省大荳問題。

同 二十三日

◎上海俄總領事柯子洛夫斯基實引下旗回國，俄領事署房屋等託由德領事署代為照管。

◎國民政府外交部公布中國與日斯巴尼亞間未訂新約前臨時辦法七條。

◎國民政府司法部長王寵惠請假出洋，往國際法庭任審判官，部務由次長暫代。

◎國民政府電川鄂各將領及馮玉祥一體嚴緝吳佩孚，如有寬縱，以通敵論。

同 二十四日

◎北京外交部向日使抗議朝鮮排斥華僑事件之結果，日使復稱中國方面言之過甚，且歸咎於滿洲華官之取締鮮人。

◎北方外交家向北京外交當局建議，乘南方絕俄機會，實行強硬對俄，以收回北滿主權，但外交當局有所顧慮未能採納。

◎外人調查：廣東張發奎李福林等將捕獲之共產黨人在廣州市內槍殺二千餘人，東北校場及河南亦二千餘人，與在途中擊斃者合計，達五千人。

◎楊森電南京，吳佩孚衞隊武裝已解除，吳本人亦已出境赴綏定。

◎陳調元圖在溧水當塗繳取第十軍楊勝治部槍械，楊得何應欽援助，集大隊於浦口，將兩地部隊救出。

同 二十五日

◎伍朝樞在上海發表談話，對外交，政務，黨務表示悲觀。其主張十七年元旦應開全國代表大會選出新中央執監委員；責黨員附和重要黨員所提倡之主張，及為特別委員會辯護之處，極惹人注意。

◎漢口第三特區局長問題之中英交涉，經新交涉員甘介侯與英領事談判之結果，英領事正式否認英方有派兵來漢收回租界之意。

◎黃紹雄之西路軍攻入三水，對方李福林部退回廣州。

◎白崇禧因上海航業界之請求電南京當局請飭各關保護華商航業，及限制外輪在非通商口岸裝卸貨物。

◎長興煤礦公司董事因浙江省政府取銷其採礦權，呈請收回成命。

同 二十六日

◎上海國民黨「在滬中央執監委員多人」向各報糾正伍朝樞之談話，責伍提出法律問題為一言亡黨。

◎張發奎舊部之第四軍已全離廣州，開赴惠州紫金河源一帶，廣州所存軍械全被攜走。該軍新軍長繆培南副軍長薛岳等通電歡迎陳銘樞回粵主政，並與陳磋商請率軍由海陸豐入省，讓第四軍取道河源與寧入贛，陳因有完全消滅第四軍之計畫，拒絕此項磋商。廣州由李福林之第五軍維持秩序。

◎上海市黨部開促蔣介石復職大會，各方面紛紛發表擁

蔣復職之通電。惟李濟深及白崇禧等西征軍人頗靜默。

⊙奉軍重要將領韓麟春在奉天宴會後忽得暴疾身去，南方傳爲韓爲張氏父子所嫉，被藥中毒所致。

同　二十七日

⊙程潛白崇禧等通電，謂汪精衛何香凝等九人自充執行委員，破壞國民政府，將其府辦監視，不啻囚禁，請將其開除黨籍，通緝拿辦。

⊙馮玉祥及所部各將領通電贊成何應欽之五項主張。

⊙華洋義賑會宣佈山東有四百萬人將成餓莩。惟饑荒原因外人謂由於內戰匪禍及苛捐，省當局則諉爲亢旱及蝗患所致。

⊙涿州圍城事件，經奉方代表之活動，傅作義已允和平解決，雙方條件亦訂定，惟傅竭力反對繳械及改編，最後解決尚有待。奉方已送十萬元支票入城交傅。國民政府亦罷免傅氏，除發令褒其守涿之功外，並派爲軍事委員會委員。

同　二十八日

⊙漢口交涉員與英領事關於第三特區局長問題之交涉告一段落，市政局董事會英籍董事亦因英領事命令，全體出席，正式開會。

⊙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宣告結束。南京各團體歡迎蔣介石前往籌備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

⊙上海各省商會聯合會閉幕，所設總事務所之執行，監察委員選出馮少山（上海）張械泉（漢口）蘇民生（南京）三人爲常務委員，發表宣言，對內揭示謀國人真正團結，謀各階級利益調和，謀全國和平建設，冀商人真切了解政治四端。

⊙上海德領事向交涉署聲明，德國禁止軍火由境出口，近來運華軍火，雖使德製，亦絕非由德運出。

同　二十九日

⊙白崇禧自漢口電何應欽等，對蔣介石復職，聲明早已表示贊同。惟謂領袖出處方式須極磊落；倘將對汪（精衛）派及張（發奎）黃（琪翔）不有明顯態度，恐爲盛德之累。

⊙黃紹雄之第八路西路軍入廣州，李福林軍讓防退河南，李即通電引咎辭職，實行下野，任李濟深派回廣州之鄧彥華爲第五軍第十六師長，代理第五軍長。

⊙廣州俄領事夫婦及隨員等爲張發奎軍於退走時釋放，由香港回俄。

⊙南京戒嚴司令部偵探發覺國民政府參事陳海澄有通敵情形，即將陳拘拿審訊。因有人代陳申明冤屈，未能定讞。

⊙拒毒會恐禁煙由籌餉官吏辦理難免流弊，請國民政府創設禁煙委員會。

同　三十日

⊙國民政府委員會對外交部長伍朝樞，財政部長孫科，次長鄭洪年等辭職，均決定慰留。

⊙黃紹雄抵廣州，令西路軍出發東江，與陳銘樞之東路軍夾擊在惠州河源之張發奎軍。徐景棠復任軍事廳長。

⊙北京外交團會議華北增加外兵及合勦華南海盜事件。第一問題各國希望日本担任，日使聲明須考慮；第二問題因美使欲避干涉中國內政嫌疑，僅主英日組織聯合艦隊消極防止，日使亦謂須請示政府，均未即決定。

⊙雲南龍雲方面宣佈周西成之入滇黔軍爲龍軍所敗，胡若愚張汝驥軍亦潰敗，均向龍雲求和。

⊙北京發表解決涿州圍城事件之兩方將領通電，晉軍守將傅作義電謂：守涿兩月餘，因慈善團體之請，於本日停止軍事行動，將所部挺進軍改爲國防軍，不參加內戰，惟依中央命令應付國際戰爭及地方剿匪，至涿州被災及徵用軍用品損失，則由中央發款賠償。奉方萬福麟通電意旨相同，並聲明政府信用照著，當始終相全。

同　三十一日

⊙伍朝樞在上海發表談話，對於所謂「在滬中央執監委員多人」對彼二十五日談話之糾正，有所辯護。

⊙漢口程潛白崇禧因孫科辭職通電有浙江省政府把持部屬機關截留中央稅款之語，特通電主張嚴辦，並請孫勿辭。

⊙兩月前在上海被捕解押南京之前第十四軍長賴世璜由軍事委員會下令槍決。

⊙日使芳澤謙吉照會北京外交部，謂朝鮮排華風潮已平，仁川等處華僑亦回原處繼續營業。要求中政府令奉吉兩省停止取締朝鮮農民。

⊙鄧澤如古應芬向國民政府呈覆查辦汪精衛等之文件，對汪等攻擊甚力。

⊙上海公共租界納稅華人會宣言：（一）巡捕捐如何繳納，須於審查工部局預算後決定；（二）華董名額依納稅額分配。

外國之部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德國鋼鐵業職工要求自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起實行每日工作八小時制，但雇主則揚言歇業以爲抵制，現由公斷員公斷。

⊙埃及蘇丹喀柴爾省長福格森爲土人所殺。

同　十七日

◉英國潛艇S四號被他艦撞沉，船員四十人，無一遇救。

同　十八日

◉法國顏料托辣斯與法國化學業簽定合同，雙方根據可能的最經濟基礎，自行分配顏料之出售與銷售。

◉俄國共產黨大會通過驅逐反對黨領袖脫洛斯基，加美納夫，賴柯夫斯基等七十五人。

同　十九日

◉蘇俄共產黨第十五屆大會舉定新中央委員會委員，復由委員會舉定九人爲共產黨最高機關之政治部員。被大會議決驅逐之反對黨員加美納夫等，發表宣言自認錯誤，願無條件服從大會決議，但大會不予接受。

同　二十日

◉英國工團總會之行政會多數決定，接受代表資本十萬鎊之僱主團來函，請開聯合會議，共同討論國家所遇之實業難題。

同　二十一日

◉法衆院通過議案，准之本年度依照[illegible]國海軍程序建造軍艦。

◉國際販毒機關破獲，瑞士拘二人，德國拘一人，參預此違法貿易之廠家爲瑞士三廠，法德各一廠。

同　二十二日

◉意政府宣佈恢復金本位。

同　二十三日

◉美國參院外交委員會研究法國外長白里安所提法美間訂立非戰條約之議，主張擴張此議，將世界其他強國包括在內。

同　二十五日

◉法國預算案由兩院反覆討論多日，本日始經兩院通過。

同　二十六日

◉印度國民大會開幕。

同　二十七日

◉從全歐洲至非洲北部，均有極猛烈之暴風雨雪。歐洲各國皆有大雪化水成災之報告。

◉印度國民大會一致通過積極排斥憲法委員會之議案。

同　二十九日

◉蘇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罷免駐法俄代表拉柯夫斯基，及駐意代表加米尼夫之職。

同　三十日

◉全印度自由黨總會，工商業大會，及印度教徒大會均贊成抵制憲法委員會，但回教徒公會態度未決。



原文献残缺